

TONGHAI
DADIZHEN
ZHENXIANG



通海大地震

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

真相

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

杨杨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作者简介.....	4
前言.....	5
一场不为人知的罕见大地震.....	7
开篇：刘心武发现从通海寄到北京的“密信”	7
口述：童年的记忆被震灾塞满了.....	8
口述：震后景象永生难忘，遍地死尸.....	10
发现：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12
笔记：三十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14
震前曾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宏观异象.....	16
口述：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塘子翻底，井水漫过井栏.....	16
笔记：大自然不断向人们发出善意的“警告”	17
调查：大地震前兆现象及地震谚语.....	21
口述：地震科学工作者曾目睹震前异象.....	29
发现：震魔来临之前，李四光盯住了曲江断裂带.....	32
山崩地裂的瞬间——惨状实录.....	34
口述：地震强烈，震级至今仍众说纷纭.....	34
调查：震魔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35
笔记：悲惨世界里的生灵.....	39
发现：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	47
紧急大救援.....	49
口述：救援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效.....	49
口述：感谢解放军，难忘医疗队.....	51
调查：抗震救灾中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53
资料：通海县第一期《抗灾战报》	72
笔记：人民解放军十四军抗震救灾八十天.....	74
笔记：第一个进入通海地震灾区的医疗队.....	76
笔记：北京医疗队在通海的动人事迹.....	77
笔记：上海医疗队与灾区人民心连心.....	81
笔记：四川医疗队二三事.....	83
笔记：勇挑重担的人民解放军零四二五部队医疗队.....	86
发现：战胜“挤压综合症”的经过.....	89
资料：1970年通海地震灾区的标语口号.....	92
在“文革”那样的非常年代.....	94
口述：地震后曾以为是核战争爆发.....	94
调查：“要准备打仗”	95

调查：保护和抢救毛主席像章、“红宝书”及生产队的牛马	98
口述：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100
发现：灾区人民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102
调查：天天晚上忙着抓阶级敌人	103
口述：一个抗震救灾英雄的嚎哭	104
资料：慰问电及慰问信	107
通海大地震——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18
口述：迟到的新闻与社会的进步	118
调查：立碑纪事	120
笔记：四十年前的大地震逐渐成为“热点”	122
发现：“通海大地震”是地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123
资料：实践者最聪明，土办法搞预报——1970 年通海县开展群众性地震预报纪实 ..	125
尾声：我们永远的祝福	131

作者简介

杨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人，青年作家，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巫风蛊雨》，长篇小说《雕天下》，长篇文化散文《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通海秀山》等。曾在《大家》、《花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雕天下》获得第五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08年6月做客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通海大地震真相”。

杨杨通联地址：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古城东路72号99信箱

邮政编码：652700

电话：（0877） 3013128（宅）

手机：13508777472

E-mail: yangyang9964@sina.com

谨以此书献给为通海大地震的抢险救灾、医疗救护、恢复生产与重建家园作出贡献的人们！

向1970年通海大地震的遇难者致哀！

前言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分37秒，云南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震中通海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云南发生的这场大地震并没有多少了解。这次地震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5621多人，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不久之前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发生了——

杨杨说：好多村庄死亡人数，占它的总人数的20%到50%。

一场特殊年代的大救援展开了——

杨杨说：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静地听看凤凰卫视《口述历史——通海大地震解密》，我不平静……这也是我当年的记忆啊。真实、真切、真情，杨杨的双眼蕴含着唤起和希望！我作为通海一分子愿与杨杨携手做好该做的事，这是责任啊！

——中共通海县委书记马文龙

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作家杨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人类是在大地上学会站立起来的，我们恩承大地给我们的一切福祉，我们也得面对大地的变迁，沧海桑田，地壳运动，岩浆喷发，祸兮、福兮，人类只要在地球上生存，势必永远需要面对自然界的一切。面对的姿势体现了人性，体现了人的尊严，也体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过去了，回眸检视与思考文革中的三次大地震之一的通海大地震，其间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内情引起了我们沉沉的深思。

——云南省作家协会《边疆文学》副主编何真

一代人，一场灾难，一个人的命运，一生的曾经——曾经苦难，曾经坚守，曾经梦想，曾经苦盼，曾经孤独，曾经遗忘，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啊？我们都很期待！

——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郑福州

一场导致上万人丧命的大地震的详情，在被严密封锁了几十个春秋后，终于重见天日。仔细阅读杨杨的文章和翻阅那些弥足珍贵的照片，我们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为当年灾区人民的遭遇而叹息，为这一事件迟迟公布而悲愤，为一段历史由虚假回归真实而欣慰……

通海大地震是一面镜子，它映射了中国一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上海《新民周刊》编辑

这部迟到了近40年的纪实报道，也许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以今天的目光审视过去，我们会惊异于我们整个民族会有那么一段难以理喻的时期，然而，我们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无疑，已跨过新世纪门槛的我们正在走向成熟、理性。我们将以包括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在内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告慰过去或未来一

切在不幸中逝去的亡魂。

——山东《济南日报》林浩

通海 7·8 级大地震，这本是一次震撼世界的大灾难，但由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此次地震的真实情况一直被掩盖着。

这次大地震发生时，杨杨不到 7 岁，但他童年的记忆因罕见的震灾，开始变得刻骨铭心。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杨读高中时，在地理老师的引导下，他对这次一直被严密封锁的大地震发生了“兴趣”，悄悄开始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1999 年 12 月，在通海大地震发生 30 周年之前，杨杨撰写了一篇 5 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大劫难的回眸——通海大地震三十周年祭》，把他多年调查采访的“成果”公之于众。作品第一次揭开了“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地震及震灾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荒唐行为。作品还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

2004 年，在通海大地震 35 周年来临之前，杨杨又再次深入当年的地震灾区，进一步调查、采访，翻阅各种地震资料、档案，写出了 22 万字的调查笔记，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记录了通海大地震的全貌。

2008 年，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杨杨又作客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身份，详述“通海大地震”时的种种情景。许多故事，撼动心灵，使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看到，杨杨的叙说几次让记者的眼眶噙满泪花。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杨首次提供了他十多年来收集的关于这次地震的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使这次大地震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

可以说，还没有人像杨杨这样口述和调查过这次地震，他不仅如实地记录了灾难的史实，而且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眼光看到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这部“灾难史”无疑比我们以往更能解读出通海大地震历史的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皮赢

2000 年 1 月 5 日，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杨撰写的《通海大地震 30 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新世纪周刊》记者李梓

通海大地震，一个发生在我们社会非常年代的噩梦，那个年代，那样的故事！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在历史进入新世纪的今天，那场触目惊心大劫难的情景终于得以再现，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因杨杨的调查、记录和讲述得到升华。垂泪掩卷，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作家唯有大爱大悲的情怀，才能痛民之所痛，悲民之所悲，爱民之所爱，才能有大气之作。读杨杨的作品，敬佩至极！

——昆明作家陈约红

一场不为人知的罕见大地震

开篇：刘心武发现从通海寄到北京的“密信”

1970 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主人“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刘心武知道，同事的老家就在那里，家族中曾有一位前辈到过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密信”的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 1 月 5 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他们家族中的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至于受伤者，数不胜数，“兹不详赘”。信末注明的时间是那年的春节。

对于这样可怕的“密信”，如同泄露了国家的重大机密，着实把年轻的刘心武吓坏了，以致 30 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他，对此事仍记忆犹新。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到：“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 1 月 5 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与同事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该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刘心武对那封“密信”的内容一直感到震惊和疑惑。

而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 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并没有多少了解。那次大地震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 15621 多人，仅次于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和 2008 年 5 月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通海大地震，本是一次人类不可抗拒的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灾情被严密封锁，与公众绝缘，成了一段“历史悬案”。

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刚刚坐到电脑前准备写作，十多分钟后，因特网上就出现了消息。此后，电视台、广播电台开始不间断地播发这次地震的有关信息，举国上下及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解放军立即奔赴灾区，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一幅幅拨动人心的画面，一条条充满人间真情的消息，一次次艰险的救援行动，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我稳坐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切，抚今思昔，泪水遮住了视线。同样的大地震，表现和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我是通海大地震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汶川大地震发生 39 天后，我应邀专程从通海赶到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的采访，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了通海大地震的历史真相。我在讲述时，首次提供了十多年来收集的珍贵地震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使那次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一段“历史悬案”逐渐浮出了水面，进入了“历史”，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口述历史：通海大地震解密

讲述人：杨杨（杨家荣）

主持人：陈晓楠

时间：2008 年 6 月 21 日

地点：北京

这个节目共 90 分钟，分为上下两集，于 2008 年 10 月 11 日、12 日和 18 日、19 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引起海内外观众较大的反响。

口述：童年的记忆被震灾塞满了

凤凰卫视：杨杨是云南通海县的一名专业作家，他出生在通海杞麓湖边的六一村，1970 年，杨杨不满 7 岁。

杨杨：那年，我不到 6 岁半，好像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保留我童年的记忆。也就是说，我最有效的童年记忆始于这次大地震，而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记忆了。我童年的记忆被罕见的震灾塞满，那些可怕的记忆伴随着我的成长，一切都让我刻骨铭心，忘记不了。现在回想起了，1 月 4 日那天晚上，我们家在做腌菜。在昏暗的油灯下，父母正忙着把青菜、盐巴、生姜、辣椒、红糖等等，搅拌在一起，然后放进瓦罐里。那一天，我们家做的腌菜特别特别多，好像要装两、三罐。

凤凰卫视：那个时候，春节将近，杨杨还记得，1 月 5 日的晚上，在杞麓湖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家中，为一年一度的春节做准备。

杨杨：当时好像是 10 点多了，腌菜还没拌完。我和姐姐坐在楼梯上，一直看着父母干活。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的心特别慌，莫名其妙地哭闹，不允许父母在楼下再多呆一会。我一直哭，一直闹，闹得不可开交。我还记得我姐姐与我一同坐在楼梯的中部，她不哭，也不闹，很安静的样子。当时，我非常恨她，我在心里想，她也应该像我一样的哭闹，当父母于心不忍时，才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带我们上楼睡觉。后来，我父亲说，是我救了他们，救了一家人。

陈晓楠：杨杨回忆说，那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他的父母终于决定放下手中的活计，带着杨杨和他的姐姐到楼上睡觉。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大灾难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

字幕：

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零分 37 秒云南通海发生大地震

杨杨：我好像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地震就在那时发生了。我实际上也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父亲与同床，姐姐与母亲同睡，父亲当时猛地从床头那边向我扑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放到一个储存红薯的大木箱子里。他放手时，放得不是很重，因为我父亲实际上已被土坯埋到腰肢以上，他只能随意地把我放在里面，也许他认为木箱里相对安全一些。我的脚落在木箱里的时候，就感觉到木箱子没有底，脚总是踩不到可以支撑的地方，我只好两手急忙按住木箱的两边，那个木箱一动不动，我就一直用力拄着它，身子实际上已悬在空中了。因为木箱已在地震中被屋架当空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母亲和我姐姐，连同被子一起，被我父亲从墙体的那一边，活活拽到了我这一边，也就是靠近板壁的这一边。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却落在了我们脚下，动弹不得。我和母亲、姐姐则神奇般地安身于屋架之上，挂在了空中。我抬头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好长时间，才看到我们的上空，出现了星星，天空蓝黑蓝黑的。

凤凰卫视：在杨杨的记忆里，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杨杨：这个时候，我开始听到哭声，我家房前屋后都有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好像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逐渐看到隔壁邻居点燃了一盏灯，是

那种常见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的。但在那时，我感到它太亮了，一闪一闪的，似乎正向我们走来，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但那盏灯最终并没出现在我们面前，它诱惑了我们一会儿，就不知道往哪儿走去了。也许，我父亲也看到了那盏灯，但随着那盏灯在我们眼前消失，我父亲也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一家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自救。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我父亲当时是怎样自己救自己，怎样从土堆里挣脱出来，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他的腰杆、手臂都在当时挣坏了，全身是血。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当空的屋架上搭救下来的，反正我们都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一家人已身陷废墟中，找不到门了，也摸不着出路。到处都好像变样了，没有街道，没有小巷，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东西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整个村庄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知不觉就摸到了另外一家。那家的房屋状况稍好一点，屋架没倒，一家人正在里面惊慌失措地寻找出路。原来，他们全家人已被周围倒塌的房屋和土坯严密包围着，一直没法逃出去。这时，看到我们一家人似乎突然从天而降，感到又惊又喜，问我们是怎么进来的？路在哪里？我父母也说不清，当然也无法找到刚才的来路。我们这才发现，他们手中有一盏煤油灯，一会被风吹熄，一会又被他们点亮，我们也许是受到灯火的诱惑，才莫名其妙地误入邻家的绝境。这家人的老人和小孩已被土坯压死了，他们把几个死人刨出来，放在堂屋中央，举着煤油灯哭喊着。我们进去以后，他们就感到有救了，毕竟看到外来者了。我父亲叫他们带我们出去，他们说往哪里走啊？门已经不可能打开，里外都是土坯。我父亲不太相信，帮着他们寻找出路。果然前门和后门都被土坯堵住了，门板里外全是土坯，把门抵得紧紧的，一时无法打开。我们被围困在里面，急得团团转，真像热锅上的蚂蚁。随着大地的一次次发抖，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往哪里躲？全被吓坏了。好长时间，我们都没能找到出路，大人们也好像镇静了一些。最后，不知是谁从耳房的墙壁上，打开了一个黑黑的大洞，让我们赶快往外钻。钻出去以后呢？也根本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有路可走。事实上，整个村庄都倒塌了，我们一钻出去就到了别家的屋顶上，原来的街巷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大概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我的手脚也时常碰到椽子上的小钉子，还有檩上的大钉子，好在都没把我的身子和手脚划破。

凤凰卫视：那个时代，农村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建造的，大震来临房倒屋塌，很多人被掩埋。杨杨清晰地记得，村中的呼救之声此起彼伏。

杨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老太太，她儿子在外面当工人，她带着两个孙子，其中一个年龄与我相差不多。这个老太太，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因为她曾帮我把脱臼的手腕又摸又捏，弄来弄去，直到让我手腕上的骨头恢复原位，不痛了。那天夜里，她的大孙子其实已被埋死了，还有那个与我是同伴的小孙子与她依偎在一起。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和小孙子竟然被震到自家的房顶之上，无法下来。她一直坐在房顶上求救，不停地求奶奶告老爹。我们从她家旁边爬过，我曾听到有人说要去救救她，另一个人就说，你不能去救她，她是地主婆。之后再也没人去救她了，她一直就坐在那个屋顶上，一直呼喊，呼叫着，声音很悲惨。因为她是个小脚，三寸金莲，她自己是无法走下来的。据说，她一直呼叫到天亮，外面的救援人员进来了，才去把她们奶孙两人救了下来。

陈晓楠：杨杨回忆说，他的父亲从灾难降临的那一瞬间，就意识到发生了大地震，在和家人逃出村庄的途中，他父亲一再向人解释，这是天灾不是人祸，但是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不过，当幸存的人们到达晒谷场上稍事休息，惊魂初定的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必须迅速开展自救，因为还有许多亲人被埋在瓦砾废墟当中。

杨杨：我们从村里爬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有人在组织救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到了村口，怎么也无法下地。因为房屋倒塌了，整个村庄自然形成一片高高的废墟，当我们爬行

到村口时，自然要滑下一人多高，才能落地。我们不敢轻易跳下，非常惊慌。这时，有一个老大爷，我现在仍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很感激他，是他站在村口，不停地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抱下去，无论男女老幼，一个一个地抱下去。在混乱中，我看到有一家人提着一个马灯来了，我因此隐约地看见，也许只有我看见，或者说是我最先看见，那个老大爷的脚下，总是拖着一个什么东西？黑乎乎的一长条。他一直拖着那个东西，一会抱这个下去，一会接那个过来，忙个马不停蹄。他脚下拖着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就着那个马灯火一看，他的脚下原来是拖着一条椽子，椽子上有钉子，钉子已把他的脚掌穿通了。他没有发现，就一直带着那个钉子，拖着那条椽子在救人。我们发现后，有人帮他把钉子拔出来，他说不痛啊，不痛啊。可能是当钉子穿通他脚掌的一瞬间，他已经麻木了，不会再感到疼痛，所以就一直拖着椽子救人。

凤凰卫视：此时，村外的晒谷场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包括杨杨父母在内的一些成年人，做出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村庄救人。然而，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安置好晒谷场上的老人和孩子。

杨杨：那个晒谷场旁边住着一家人，这家人的房子没倒塌。这家人是从个旧市下放来这里务农的，住的是生产队分给他家的平房，是一幢非常矮小的房子。这家人看到我们从村中狼狈不堪地逃出来，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与我们一同聚集在晒谷场上。我父亲就与他们商量，说把你们家的那些被子借出来，让眼下这些老人和孩子用一下。那家人不借，女主人说被子怎么能借呢？一借出来，你们把它放在地上，地上又没铺什么席子？我就的被子还不被你们马上弄脏了？那时他们一家人还没意识到眼前已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大劫难。

凤凰卫视：时间就是生命，杨杨的父母，此时已经无法顾及他们的冷暖，决定马上返回受灾的村庄，晒谷场上的那家人，也拿出自己的马灯和手电筒，跟随救援的人们前往六一村。

杨杨：那家人到村里看了一眼惨状，立即返回来，什么话也没说，赶紧把他家的衣服、被子全弄出来了，叫我们盖上。我们十几个孩子，还有几个老人，因此盖上了一床被子。我们坐在那个晒谷场上，一直坐到天亮。我们父母离开时就说，绝对不允许我们离开那个晒谷场，不允许走出一步，甚至不允许我们随便乱动。我们就一直这样坐着，一动不动。

口述：震后景象永生难忘，遍地死尸

凤凰卫视：杨杨的父母和其他救援的人，不断地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他们一次次往返于晒谷场和村庄之间。随着黎明的到来，天光初现，晒谷场上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

杨杨：天亮以后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嘴巴、鼻子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大家都好像是用嘴巴喘气，鼻子已被尘灰塞满了。因为农村的百年老屋一旦倒塌，墙体的灰尘是相当厉害的，一定是尘灰滚滚，暗无天日，只不过地震发生在夜间，谁也没看见那些可怕的烟尘。现在，天一亮，经过一夜尘灰洗礼的人们，脸全黑了，如同一个个外来的黑种人。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凤凰卫视：杨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他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杨杨就看到让他永生难忘的景象。

杨杨：小孩子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想去外面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天早晨，我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直一条的死尸，路上全摆满了。我非常害怕，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反而越害怕越想看，爽性放任自己，大着胆子，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有的手和脚被折断了，身体扭曲；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但人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这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那些死人中间，密度越来越大。我看了好长

时间，最后被吓得退回到场子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昨夜原来死了那么多人。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父母不在身边，我感到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再也不敢随意走出那个场子了。我听到场子外面时常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凤凰卫视：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一时间人们无所适从。杨杨还记得，晒谷场上的人们都席地而坐，表情麻木。

杨杨：那天，我们一直到中午，都席地而坐，反正肚子也不饿，没有谁想吃东西。我父母救人回来，坐在我们身边，他们既不说话，也不找东西吃，大家都不知道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除了见到民兵，好像就没见到什么领导。那时大家都缺主心骨，都渴望见到自己的领导。我们村还好一些，有一个转业军人，他的工作好像是在县城里边，但他的妻子是在我们生产队，所以他就经常回来。我村里一直传说，他在部队里，是个当官的，至于是什么官，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场子里已聚集了很多，有的背靠背地坐着，有的乱七八糟地躺着。我当时的心理是，非常希望有一个人来讲讲话，来号召一下，让大家振作起来。这位转业军人好像也能理解我们的心似的，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条长凳子，然后站在上面，就开始对我们讲话了。我还记得，他当时一开口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同志同志们，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怕牺牲，随时准备战斗……他的讲话从开头到结尾，都很像广播里经常讲的那样，大家已非常熟悉。但听他这么一讲，大家都觉得好像有救了，有信心了。那个时候医疗队还没来。

凤凰卫视：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确不容乐观，六一村是一个大村庄，当时划分成 8 个生产队。杨杨回忆说，他家所在的生产队总共有 300 多人，地震中就有 91 人遇难，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杨杨：这个数字，实际上我们当时就知道了。因为场子外面摆满了死人，我们悄悄一数，就知道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包括我们那个小巷子里究竟死了多少人？也不能议论。其实，我们那个小巷子里边，住了十多户人家，哪家有几个人，究竟死了谁，我们都能掰着指头清算出来，但是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帐。最后就没人敢说死人的事了。

凤凰卫视：通海大地震发生在 1970 年，那时正值文革，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地震的消息，特别是地震造成的损失，在对外宣传上受到了严格控制。尽管这场地震惊天动地，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震的情况被封锁，甚至被隐瞒，并不为外界所知。

杨杨：在高大乡，我曾采访过一个人，他一直强调不允许我在文章中说他的姓名。他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后，曾负责统计当地的死亡人数，那是一项极其秘密的工作，他对待自己的每一页统计资料都是慎之又慎，每一个数字都是作为“绝密”，不敢泄露。直到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前夕，也就是 1999 年的时候，我让他讲述一下当年统计死亡人数的情况，他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吧！说了就犯法的。

陈晓楠：1970 年，通海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除了和云南比邻的泰国感受强烈，台湾、日本乃至美国的地震观测站，也都测到了大地的震动。1 月 9 号，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对这次地震做了简单的报道，不过消息中既没有涉及震中的位置，对于造成的危害也只字未提，特别是对于地震的级别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震，就在这只言片语中被一笔带过，而通海大地震的真相，是直到 30 年之后，才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杨杨：1982 年，我 18 岁，是通海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一年，地处云南中部的小城通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他们来自 29 个国家，都是地震学方面的顶尖高手。地理老师对我说，这些人是来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地震学术会议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到通海考察，主要是因为发生在 1970 年 1 月 5 号凌晨的那场大地震至今仍迷

雾重重。我的地理老师还十分郑重地对爱好写作的我说，希望你将来有一天，经过仔细调查，能写出一本书来，把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

凤凰卫视：1995 年，杨杨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此时他已经是云南通海的一名专业作家，对于儿时经历的那场大灾难，杨杨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在调查之后，地震造成的危害仍然让他感到震惊。

杨杨：通海的这次地震，有个特点，它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 8881 多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 2400 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 824 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 14917 多人，占死亡总数的 95% 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 7479 人，通海县震亡 4426 人，峨山县震亡 3012 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 30 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 20% 到 50% 左右。如通海县的槽子村，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仅几户人家，地震时有 25 个人，在地震中死亡 20 个，只遗下几个小孩和老人了。彝族聚居的建水县西寨村，原有 129 户，共 557 人，震亡 247 人，其中有 11 户人家全部震亡，震亡率高达 48%。野马村原有 39 户，共 185 人，震亡 73 人，3 户人家全部震亡，震亡率高达 42%。

发现：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数列入国家秘密范畴，在民政部下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列入“秘密事项”，这个规定直到 2005 年才废止。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灾难的真相被完整地保密起来，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翻阅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我发现 1 月 7 日新华社曾播发过这样一条简讯：“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 7 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这则简讯，是在外国有关地震机构测出此地震的震级，并迅速作出相关报道或询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作了批示，才由新华社播发的，目的是通过这条简讯，以回答来自各方的友好询问。因此，这条简讯里只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既没有地震发生的具体地点，也只字不提相关灾情，而且将震级压低为“七级”。《人民日报》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四天之后，才在极不显眼的位置上，转发了新华社的这条消息。同日的《云南日报》也在这天有所反应，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消息”，头版头条是当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同版还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题目是《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整篇报道依然空话连篇，含糊其辞，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情况，讳莫如深，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只表示“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当天的《云南日报》还发表社论《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中似乎透露了一点可供人们想象的事态：“这次强烈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摆在灾区人民面前的暂时困难很大。”

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这地震的报道，但突出的仍是“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清理阶级队伍”、“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

那时，远到会泽以礼河参加水电站建设的通海籍工人蔡家和、倪顺林杨建昌、李汝才也从广播中听到了一点点消息，隐隐约约知道自己的家乡可能发生了地震，但对于具体的震灾情况却无从知晓。当时在以礼河工作的通海人大约 30 多个，他们都听到了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猜测，他们为此忧心忡忡，心情沉重，都担心家中出事。于是，他们邀约起来去向领导请假，说家乡好像发生了大地震，想回去看看。领导也不知详情，有的劝说他们，别相信发生了什么大地震，要以工作为重，安心上班。有的说，震级很高，灾害很严重，通海已被解放军封锁了，在离灾区几公里的地方，就有解放军把守，你们即使去了，也进不了通海，等过一久看看情况再说。而社会上对通海地震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可怕，许多人都认为通海陷落了，活着的人已不多。这群通海工人听了再也呆不住了，决定悄悄逃回去。但当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徒步逃到会泽县城时，就被单位的领导开着大卡车来追了回去。此后，单位领导竟然派专人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再次逃跑。后来，这群通海人有的假装上厕所，翻墙逃出，有的用梯子从窗户口脱身。一次逃不了就逃第二次，几经周折，才摆脱了监视人。出来后，他们吸取上次逃跑的教训，不敢再往会泽方向走，而转至宣威，再从宣威乘火车回到昆明。倪顺林的家在极震区高大公社代办大队，当他辗转回到家时，已是震后十几天了。女儿已被活活埋死，妻子陶秀英也是该村最后一个被救援人员刨出来的活人。妻子见到丈夫时，骂他现在才回来干什么，人都死了，臭了。倪顺林痛心疾首，无可申辩。当我们于 2009 年 8 月 22 日采访他时，他说，如果通海地震时，也像汶川大地震这样，把震级、震中、灾情在报纸上、广播里，说得一清二楚，真实透明，那么我们单位的领导也不至于那样无情，说不定还会派车把我们及时送回通海，参加救人。

我曾经向多位指挥通海大地震的领导询问当年救灾中如何对灾情进行保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老领导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所以，即使身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太清楚地震的具体伤亡情况。时任通海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开疆在后来回忆说，投入救灾后，当时的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传达了上级的两项指示，一是不准宣传死了多少人，二是不准向外透露震级是多少。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对新闻纪录进行了限制，救灾指挥部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和医疗队进行拍摄，而且只能拍物，不能拍人。因此，我们现在已很难征集到当年大地震的现场照片了。因为当时不仅缺乏照像机，而且不准随意拍照。当时的重灾区李浩寨，有一位复员军人，曾用照像机拍下了他家亲人惨死的状况和他家房屋倒塌的照片，后被当地领导发现后，不仅没收了所有照片，而且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现在提起这件事，这位老复员军人不禁老泪纵横，难以平静。

当时可以拍照的地震工作者、解放军和医务工作者，他们拍摄的内容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因此，我们现在看不到一张当时陈尸遍野、欲哭无泪的悲惨景象的照片，仅有少量关于救灾、重建家园及大量地质地震照片，即便有一部分房屋倒塌情况的照片，也是地震工作者从研究房屋抗震的角度拍摄下来的。

2000 年 1 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到来的之时，我采访了许多当年参加过通海地震考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谈到地震保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地震，特别是大地震，是用不着保密的，即使想保密也保不了。因为大地震一发生，全世界的地震台网就立即能监测出来，

震级、震中位置的经纬度，一目了然。但对于震灾情况，却可以保密和掩饰起来。当时，国际社会都认为通海 7.8 级大地震发生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震灾不大。

我国正是利用这一点，才把通海大地震的震灾情况彻底地保密起来。

我现在查阅到已经解密的三份档案材料，一份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云南地震队的《通海地震工作总结》。这份总结材料，本来应该是一份对通海地震最权威、最全面、最真实的总结材料，因为它是代表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地质研究所、北京地理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中南大地的造室、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西南动物研究所、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西南地震地质队、第一物探大队、云南地质局、北京地质局、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大地七队等 16 个单位，460 余人，参与通海地震考察、调查后，于 1970 年 4 月撰写的。但全文只字未提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情况，用十分之一的篇幅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用十分之七的篇幅总结了“云南历史地震的活动情况及通海大地震的某些特点”及“地震是有前兆”。全文不像一份工作总结，却像一篇不规范的科学论文，从中看不出通海大地震的破坏程度和损失情况。

另一份材料是云南省革委会抗震救灾办公室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这份材料仍然只字未提灾情，开头写道：“一月五日凌晨，我省玉溪、红河部分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接着，简单介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立即发来慰问电”，“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个个精神焕发，干劲冲天，决心用实际行动，报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等情况。后面的篇幅，全是抗震救灾的体会。如“这次抗震斗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的英明论断。地震砸烂了不少坛坛罐罐，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地震区各族革命人民，通过这场斗争，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精神财富。在抗震救灾的大熔炉中，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更深，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更高，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决心更大。”等等，全文把灾情完完全全掩盖了，好像这次大地震仅“砸烂了不少坛坛罐罐”。

当时的通海县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在题为《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就能无往而不利》的一份抗震救灾工作总结材料中，没有提到任何震灾的伤亡、损失数字，但对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却罗列了不少数据，如“仅地震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就办过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1295 期，176910 人次参加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大量涌现”。

真实的灾情却被严密封锁起来。最近，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藏 1970 年 6 月 15 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 人；死绝户数：836 户；重伤人数：5648 人；房屋全倒数：166117 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 人；大牲畜和猪死亡数：16638 头。

可见，当时是作了认真、祥实的调查和统计过的。但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 20 余年间，是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

笔记：三十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我从 1995 年起，开始“发掘”记忆中的这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地震细节。

1999 年 9 月至 11 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来临之前，我再次徒步走完了当年的极震区，一路都是震撼人心的故事。于是，我撰写了 50000 多字的中篇纪实文学《大劫难的回眸——通海 7.8 级大地震 30 周年祭》。此篇作品在《边疆文学》2000 年第一期首发。之后，

全国 40 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或摘登。可以说，这部报告文学第一次揭开了“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全景式的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由于作品涉及到了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不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把通海大地震勾勒在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我竭力从对灾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家庭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层面上，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深切的思考，使得那次隐秘了 30 周年而看似很本土化的地震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人获得了科学上和文学上的某些认知。作品一经《边疆文学》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关注，全国 40 多家报刊作了选载。特别在多震的日本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新闻媒体作简要播发或选载。《朝日新闻》的记者专程赶到通海对我进行了半天的访谈，并撰写和发表了一篇关于本次大地震被“发掘”出来的文章，让国际社会初步了解和认识了这场被尘封了 30 年的世界性的地震灾害。后来，日本东京某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

让人永远铭记的是，199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0 年 1 月 5 日，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到来之际，中共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云南省地震局、玉溪市地震局，在通海联合举办了关于那次地震的“新闻发布会”、“纪念大会”、“学术交流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1000 余名与会者还向 15000 多名死难同胞默哀 3 分钟。通海人民以无比的勇气和对人民的生命及财产更加负责的态度，直面那场 30 年前发生的特大地震，观注自然，思考未来，科学、严肃地回眸过去，强化通海人民的灾难意识，搞好防震减灾工作。当时，这些活动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报道。“通海大地震”的真实面容逐渐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4 年 6 月，在通海大地震 35 周年来临之前，我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祭》的基础上，走访当年的地震灾区，进一步调查、采访，翻阅各种地震资料、档案，写出了 22 万字的调查笔记，力图更全面、更真实的反映通海大地震的全貌。

震前曾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宏观异象

口述：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塘子翻底，井水漫过井栏

凤凰卫视：杨杨说，其实后来回想起来，1月5号地震来临之前的几天里，他居住的六一村，已经发生了很多反常的情况。

杨杨：离1月5号还有三、四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突然跑到我们家来，对我母亲说，哎呀，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去看我们家的那些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出来。我和母亲就跟着她去看，果然有许多老鼠，大大小小的，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排着队从洞中出来。当时，我们曾想，可能是她家的环境比较脏乱，不像我们家那样干净整洁，所以在她家出来玩耍的老鼠就多。奇怪的是，那天我们没有追打那些老鼠，要是在平时我们都会把它们消灭干净。这个记忆我非常深刻。

凤凰卫视：除了动物有异常的表现，村中还发生了一些奇特的现象，让当时年幼的杨杨感到不可思议，至今难以忘记。

杨杨：我们家旁边有眼井，平时井水很深，需要借助很长的绳子把木桶放下去，才能把井水打上来。但在那几天，井水却突然高涨起来，不断向上涌出，漫过了石井栏。对此，大人们好像也没说什么，然而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却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好事，我们可以去喝水、玩水。平时，我们想喝水时，常常用一根麻线之类拴上一个小瓶子，放进井里打水。可在那两天就不需要这样麻烦了，我们随便站在井栏旁边就可以用手把水捧起来喝，我为此特别高兴，希望井水天天如此，我们就用不着绳子，也用不着瓶子了。以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村后的一个水塘，很大，是两个双胞胎塘子连在一起的，那几天也突然翻起黑水，里面的鱼蹦蹦跳跳地跳起来。老人们说，那是翻塘子。我不懂什么叫翻塘子，还以为是这个塘子里的污泥积累多了，就让那些有特殊本事的人，深入水里，把塘底翻过来，之后塘子里的水就干净了。那时，塘子里不断涌起一股股污水，鱼随之而跳。我们一群小男孩把衣服、裤子一脱，跳下水中，很容易就捉到很多很多鱼。

凤凰卫视：不过这些奇异的现象，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地震，生活在六一村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就在这次地震之前，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多地小地震。

杨杨：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地震是有人在控制着的。有许多次，我们感觉大地在发抖时，外婆就大喊大叫“地住，地住！”不一会儿，似乎那些控制着地震的人们，听到了外婆的叫喊声，就停止了摇动，大地就平静了。后来，我又多次听到外婆的叫喊声，但大地仍在摇晃，外婆就立即改变方式，喊猫叫狗，地也就不动了。据说是金鸡与地下的鳌鱼打架，打得地动山摇。因为鳌鱼在地下，它一翻身，地就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拼命把猫和狗叫来，鱼怕猫，鸡怕狗，猫狗一同冲上来，就把金鸡和鳌鱼吓跑了。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只要大地一摇，我们就大喊“地住”、“地住”，如果仍不见效，就接着“噉

嗷”地叫狗，“咪咪”地喊猫，很快地就稳住了，我们也就安宁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笔记：大自然不断向人们发出善意的 “警告”

土地，江河，山川；

地震，海啸，火山。

千百次的毁灭，千百次的诞生。

世界因此充满了运动和生机，万物在运动中萌生。

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它的生命活力及本质力量就来自它的放射性。放射使地球产生构造运动。构造运动使地球存在着火山和地震，同时，又使地球上的一切在它的运作之下有序的发生和继续着。当然，在地球重力作用下，高处不断被剥离，低处不断被填充和堆积，地表逐渐趋于平缓。随着地壳中放射性元素的减少，构造运动减弱，地壳温度降低，直至地球变得光滑，成为“水球”，它的“活力”丧失，生命的“大限”将至。

静止是可怕的，唯有运动才充满生命的活力。

地震，就是地壳充满“活力”的表现。但它展示其“活力”的时候，人类恐怖至极的“震魔”就来了。

天气最先向人们泄密：

1968年8月15日以来，通海高大公社一带久旱无雨。1969年又是一个几十年罕见的干旱年。据当地的老人讲，山后的一沟箐水，30多年从未干过，而在1969年9月却干涸了。通海气象站反映，1969年12月31日至1970年1月4日，通海的气温连续5天打破同期历史记录的上限，其中1月2日最高气温达到20.1度。峨山县也同样发生大旱，1969年8月15日以后，久旱无雨，是20多年来最干旱的年份。1970年1月4日晚，在冬季最寒冷的时节，通海、峨山、建水、玉溪、昆明、晋宁的气温却特别高涨，许多人由于天气闷热，久久不能入睡。

水，在向人们示意：

通海县河西公社螺吉村的一口井里，地震前10天的一个下午，忽然翻起一股股红色的浑水，同时散发出阴沟泥的臭味。

1969年12月10日左右，建水县曲江公社龙街大队有一口井，井水散发出农药的臭味，但村民喝了以后并未中毒。

峨山县柏锦乡小新寨内的一口水井，1969年12月下旬以来，井水变黑变稠。经过淘洗之后，浸出来的水，仍是黑色。小海洽乡兴旺村的一口井，地震前5天，忽然枯干见底，该井往年从未干过。而与这口井相距数十米的一个坝塘，水位却相应的升高。

通海县四街公社粮管所内的一口井，地震前3天，水位突然下降，发浑，有泥腥味。高大公社高寨村的一口井，地震前10小时左右，水位突然大幅度下降，水味变咸。高大公社观音山一户农民的住房，地震前两天，突然从墙脚的石缝里，冒出一股小碗粗的清水。六一村飞家营村后的一个水塘，地震前两天，突然冒出一股股黑水，当地农民说，那是塘子翻底。杞麓湖里，地震前8个小时左右，从湖底涌出黄泥水，浑浊得像米汤一样，当地捕鱼的人认为是鱼群来了，立即下网围捕，并无一鱼，以往从没遇过这样的怪事。

大地，在向人们报警：

1969年12月29日下午14时左右，驻建水某部解放军战士坐在楼房里看报纸，忽然感到木屋晃动了片刻。1970年1月4日上午11时，峨山县小街公社甸末村一位60多岁的农民龙春云，静坐在石条上休息，突然感到地抖动了一下。当时，这位农民曾把这种感觉告诉

了在附近砌石基的其他村民。与此同时，峨山县小街公社的一位农民到家里的水缸取水时，发现原来平静的水面上泛起了波纹，像风吹过一样。1月4日14时，西南地质大队的科学家正在峨山附近的大鱼塘开展水准测量工作，发现水准仪和经纬仪出现异常，气泡反复摇动，再三调整都无法使之居中，至使测量工作中断了半天。通海县的一名机关干部，在地震前4、5分钟，踏上楼梯时，突然感到楼房像弹簧似的上下微微颤抖。

地下，散发种种怪味：

1970年1月2日，峨山县一农民嗅到城里突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臭味，中午时，此味更浓。1月4日晚，通海县河西公社的许多人，也嗅到一股火药味，有的人曾说，那种怪味极像六六粉一样的呛人。驻峨山县某部队的许多战士及干部，在地震前半多个小时，同时嗅到一股像枪弹发射后逸散出来的硝烟气味。

蛇，不敢冬眠：

在严寒的冬季，高大、曲溪、馆驿的各种蛇类，从洞中爬出来，乱钻乱窜，不怕人。1月2日—4日，高大公社五街村的黄家才连续3次看到4尺多长的大花蛇爬出洞来。高寨的一个放牛娃多次发现蛇出洞，4日这天特别多，当日中午，蛇不怕他，他曾打死了好几条。

通海城郊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赵洪氏老人，1月3日中午从田里收工回家，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听到老鼠的叫声。她循声望去，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条一米多长的麻花蛇正缠住一只大老鼠。她急忙跑出门来，叫人去打蛇。可当她再次返回家时，蛇已不见了，只有那只被蛇缠过的老鼠还在原地抽搐。她觉得真是奇怪，家里从未出现过蛇，更何况是冬天？

鱼，惊恐万状：

有的鱼不停地翻腾，有的鱼浮于水面，有的鱼昏迷不醒，有的鱼忙于藏身，就像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要来临。

1月初，杨广公社黄龙村的渔民黄正寿，在杞麓湖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小白鱼游向浅水区的水草深处藏起来，有的则在水面上跳跃。他感到很奇怪，以往这个季节，小白鱼都生活在深水区，今年怎么游到浅水区来了？

1月2日至4日，通海高大公社五街大队四队的农民黄家才，发现生产队水田（3.1亩）里放养的鲤鱼连续3天晚上在水面跳跃翻动，其中有不少筷子长的大鱼，把1尺多深的田水都搅浑了。

建水县曲江大兴桥水库的鱼，在震前3、4天从深水区游向浅水区聚集，并不断跳出水面。

1月5日，玉溪化肥厂的张之良，在一个池塘里发现一些大鱼浮出水面，翻跳惊乱。

鸡不愿安眠：

1969年12月底，高大公社观音村陈永树家的鸡，连续几晚都蹲在窝外，赶不进去。同村张秀芳家的鸡也突然不进窝，飞到树上栖息，喂食也不下来吃。

1月1日，峨山县红旗村的刘有才，在塔甸听到公社饲养的鸡在深夜反常地连续啼叫。1月4日，太平村的普施代家的鸡，在当晚23时突然惨叫起来，像被黄鼠狼撕咬一样。家里人起床查看，什么也没发现。同日深夜11时至凌晨，小街公社姜明新家未阉割的小公鸡，两次发出反常的叫声，像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

通海九街公社碧溪大队第九队沈家贵饲养了7只鸡，1月4日晚，他将两只起孵的鸡拴了脚丢在鸡舍的深处。夜里11点多钟，沈家贵从队上开会回来，发现未拴脚的5只鸡突然从鸡舍飞了出来。沈家贵见此情景，感到非常奇怪。

猪，担心受怕：

1月2—4日，通海县高寨村的钱家银发现，集体喂养的肥猪连续三晚在厩内惶恐不安，乱拱乱叫，把厩门拱倒过几次。

1月4日傍晚，解放军驻峨山某部的几个战士看见，部队饲养的一头400多斤重的大白

猪，突然从厩内栅栏惊跳出来。此猪平时卧厩不起，极少活动。在小街附近，也出现大、小猪都不安宁，从厩内跳出，无法驱赶回去。

通海县九街公社六一大队第四生产队集体饲养的一头大白猪，1月4日赶不进厩，晚上一直在外露宿。结果强烈地震发生后，其它几头猪都被打死，这头大白猪却活了下来。

牛马，像失去了理智：

1月4日晚，九街公社元山村，一群集体的耕牛，在回村途中，突然狂躁不安，拉不回村。后来，几个人对它们采取前拖后打的办法，才勉强赶回村中。当夜，这群耕牛在厩内乱撞乱叫，最后，把厩栏撞倒后逃跑了。

水县曲江公社龙街大队的饲养员王应忠，1月4日中午赶着一匹骡马准备到山上打柴，刚到村口，骡马突然惊跳起来，脱缰而逃。后被主人追回，但怎么也牵不进厩，鞭打也不见效。趁主人不备，骡马再次脱缰而逃。

1月2日至4日，峨山县小街公社有8条黄牛，一直连续3天叫到天亮。梅子树村的5条耕牛，在1月4日晚赶不进厩，强行拖进去后，在厩里烦躁不安地走动。

通海县九街公社碧溪村文太品饲养的马，平时很听话，1月4日上山驮柴回家，刚卸下柴驮，马转身就往原路跑了。

九街公社金山村皮少武养的一匹小马，1月4日变得鬼惊鬼惊的，不敢进厩，5、6个孩子来赶它，才把它赶进了厩。

鸦雀，惊慌失措：

1969年12月下旬，峨山县小街公社的常建兴、许家保看见，成群的乌鸦从山中惊飞而出，布满了村寨附近的大树。1月2日以后，乌鸦叫得更厉害，似乎不明白该飞到哪里去。

1月初，高大公社阿板村的农民发现乌鸦成群结对地聚集在山林中，连续3、4天，不分白天黑夜地惊叫不止。

1月4日深夜，四街公社龚杨村的詹正彩到杞麓湖打渔，他发现湖上的北凤雀急促地惊飞惊叫，野鸭也随之扑翅乱飞。而以往要在气候骤变之前，湖上的白凤雀才叫。

建水县曲江公社馆驿村的树上，常常栖息上千只麻雀，鼓噪不休，但在震前几天却不知飞往何处？

树木提前发芽开花：

建水县曲江公社小李寨大队顶上生产队的桃树，冬天开花，1月初就结出了桃子。石屏县龙朋公社六街村的香椿树，在1月初就发芽、生枝，显得春意盎然。这里的核桃树和石榴树，也在这时开花、结果，一切都显得异乎寻常。

震魔来了，灾难就要降临这块土地了。

高大乡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李祖德回忆说，那天上午，他带领群众上山割茅草准备春耕时，天气还比较暖和，但到了中午，山中刮起一阵凉风，顿时，雾气浸满了山川，不禁使人倒吸一口凉气。抬头望天空，满天的云朵变成了阴森森的鱼鳞状，有毛骨悚然之感。

震魔的脚步一步步逼近善良的人们。那个时刻，天气明显反常，各类动物已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

六一村的老鼠在逃亡：

通海九街公社六一大队革委会主任罗朝安，在1月4日下午发现有老鼠一只接一只的从墙洞里倒退出来，一连退出了7只老鼠，出洞后老鼠各自分散跑了。第四生产队的普发德之母也看到，她家堂屋里钻出来十几只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慢慢往屋外爬。她吓了一跳，从家里往外跑，叫邻居们来看。

元山村的狗在逃亡：

奎永贵家的一只母狗，1月4日下午突然两次把3只小狗从家中衔到屋外的草堆里，两次都被主人发觉后，又把小狗抱回来，第二次发现时还把母狗打了一顿。地震发生后，主人

又发现，3只小狗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母狗搬到草堆里，安然地躺着。

大营村的鸽子在逃亡：

四街公社大营村许学留家的7只鸽子，在1月4日晚上一直不入窝，在他家的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后，落到附近的大树上栖息。

观音村的猫在逃亡：

该村的许多农民反映，他们村的许多猫，1月1日至3日，惊慌不安，叫声很惨，见到老鼠也不捉，纷纷逃出屋外。

余家河坎村的泥鳅、黄鳝在逃亡：

1月4日晚上，余家河坎村的两个农民看见，秧田里的泥鳅、黄鳝在慌乱逃窜，他们点上汽灯就去捕捉。

蝙蝠从洞子里飞出来，

狐狸在白林山一带悲鸣，

蜜蜂在曲溪一带围巢惊飞，乱蛰人畜，

青蛙猛然苏醒，跳到院中、田间不停地鸣叫，

蚯蚓爬出泥土，在地表和木板上逃窜。

人类啊，作为地球上的“万物之灵”，是不是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强了？在动物们惶恐不安、纷纷大溃逃的时候，竟然莫名其妙、无动于衷。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或极个别被称为“疯子”的人焦急的说：地要动了，墙要倒了。

高大公社沙田村的阿淑芬5岁的男孩小乔安，1月4日晚上，望着厚厚的山墙，又哭又闹，说墙要倒了。他硬是不到房里睡觉。父母认为他胡说八道，不能顺着他的性子，强迫他到房里睡。结果，地震时被埋死了。

通海地震局老局长曾云文说，陶茂村有一户人家的后山墙，地震前一个月，发生倾斜。他家的一个小男孩说，快搬出去，墙要倒了。1月4日中午，大人正在修补墙体，小男孩前来阻止，说这堵墙今晚要倒了，快搬到屋外去住。家里的人不但不听，还伸手打骂孩子。

据通海画家赵保林讲，通海县城西街有一个晚清儒生，当年已70多岁，街坊邻居给他一个外号“唐学士”。这位老儒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半夜常常起来看书。1月4日晚上12点半左右，他发现窗外突然吹起大风，像狼嚎，像鬼哭，令人毛骨悚然。唐学士已无心看书，多日来他心里早有一种的不祥预感，今晚必有怪事发生。只是他不敢说出来，因为他是个老地主，阶级成分不好，不能乱说话，假如他当初把人们一同叫出来避难，而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那他且不是妖言惑众？说不定要被人们批臭斗死的。那天晚上，他只能一个人悄悄加了件棉袄，抱起被子，独自离开小楼，走到屋后的菜园里，用棉被裹住身子，席地而坐。

高大公社五街下村的吴正亮，地震前1个多月，他对村里的人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大力士来了，大力士一来，地会动，房会倒。他整日忧心忡忡，心神不定，叫村里的人搬到屋外去睡。人们不但不听，还骂他是个疯子。他只好一个人搬到山沟里、山头上、山洞里睡觉，不敢回家。1月4日晚，他家的人到山上强行把他抓回来，锁进屋子里。

大难临头，善良的人们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异常情况，毫无警觉。

此时，天空里，出现罕见的天象——地球心、月球、太阳与通海依次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据理论推算，当时通海附近的地壳成了地球上涨潮最厉害的地方，地面可能上升了50余厘米。

1月5日凌晨，大自然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信号”——

五彩纷呈的地光出现了：

杨广公社东村的赵自德看见，从东向西闪过一道亮光，先是红色，后是兰色。

1月4日深夜，峨山县的施家林和谢云成2人，正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县城外的公路上，他俩同时看到小街方向的上空，闪出一片晚霞似的红光，紧接着听到轰隆隆的巨响。玉溪专

区宣传队员姜明兴，那几天正在小街下乡，在 1 月 5 日凌晨，他忽见小街天空中出现了闪电一样的亮光，先是白色的，接着变成了蓝色，随后又转化成了红色。

解放军战士郭世文和刘正有，正在公路上行走着，忽然看到峨山县小街方向闪现出一片红色的亮光，把山上的树木照得清清楚楚。

高寨的期文贵兄弟俩，看见二、三公里远的地面上，升起一个大碗一样的红球，由北到南落在对面山上。他俩到山上查看，没发现燃烧的痕迹。

收音机的电磁波减弱了：

峨山县人保组干部普天香，有一台春城牌晶体管收音机，平时声音既洪亮又清晰，但在 1 月 4 日 19 时音量开始减小，到了 23 时之后，声音更弱。他不得不把收音机靠近耳朵，但也只能听到微小的声音。

奇怪的地声响起了：

通海县城的苏文忠，听到一种由西向东的声音，好像千百只鸟雀煽动翅膀的声音。

九街公社元山村的谢金荣，正在水坝上巡视，忽然听到群山中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像汽车向他驶来一样，由远而近。

杨广公社黄龙村的朱明，去喂马水时，忽然听到一阵阴冷的风刮了起来，几分钟后，地下又传来嗡嗡的声响，越来越大。

高大公社观音村的普家兴，因为牙痛，无法入眠，忽然看见一道闪电似的白光，接着是炸雷似的巨响。

四街公社龚杨村的龚增旺，也听到地下发出呜呜的叫声，并且越来越大，接着炸开一声闷雷。

峨山县小街营业所干部张正宝，在 1 月 5 日凌晨尚未入睡，他忽然听到一种呼呼作响的特殊风声，就立即跑出室外查看。他发现外面并没有吹风，但响声却延续了约 1 分钟。

这些声响过之后的几秒钟里，震魔开始发作了，苍天悲恸，地颤山摇，睡梦中的人们，被无情地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唯一例外的是，驻军某部的一位特勤战士，因为他经历过 1966 年邢台地震，因此，当听到隆隆的地声和随之而来的地表颤动时，他突然意识到“大地震”三个字，立即边跑边呼喊，将全体战士唤出营房。地震发生时，虽然营房全部倒毁，但无一人伤亡。

调查：大地震前兆现象及地震谚语

通海大地震之后，玉溪专区和红河州都有相关科学工作者到地震灾区调查。经过两个月的寻访，收集整理了数百条地震前兆现象及其它自然现象。1999 年 11 月，我在参与筹备“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祭系列活动”的时候，又再次访问了当地群众和部分地震工作者，根据各种资料，汇集了有关通海大地震震前异常现象和群众归纳的地震谚语。这些前兆现象及其谚语，强化了“地震是有前兆”的最基础的认识。

一、地下水变化

1、通海县九街公社六一大队第三生产队的水塘，在地震前两三天发现水混浊，冒泡沫。（罗朝安提供）

2、通海九街公社三义大队饲养员吴开景饲养着一群水牛，每日赶去塘边喂水。平时塘水很清，在元月二日赶牛去塘边时，见塘中冒出一股股混浊的泥浆水。

3、峨山县宋官等地，4 日下午龙潭水突然减少。

4、建水县官厅一带，有一眼泉水，震前几日上涨了 10 厘米左右。龙街大沙塘有一口井，震前有刺鼻的怪味。馆驿、李浩寨的井水在震前 3 天也变浑。

5、通海西城公社螺吉一队的生产队副业小组多年来用村内一口井水做豆腐，自 1970

年1月2日连续3天做不出豆腐（不会板结），直到1月10日以后才又正常地做出豆腐来。（高家才）

6、1970年1月4日，通海九街公社大河咀四队社员王家寿家的井水突然冒起气泡（像出沼气一样），并有泥腥味。（施顺芬提供）

7、1970年1月4日，通海九街金山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祖荣和社员一起到杞麓湖旁抽水站修理机沟时，发现沟底里四处浸出浑水，几个人干了4小时，也未能将浑水排干。（段维喜提供）

8、石屏县宝秀公社白沙井，震前几日井水大减。

9、通海九街公社碧溪大队第六队在1969年4月中旬，有些社员听到井叫。1970年1月5日地震前井又叫，叫声比1969年4月更大，不少群众都听到过。

10、1970年1月2日，通海四街公社粮管所，饮用井水水位突然下降60多厘米，并发浑，有泥腥味。（四街公社粮管所马兰梅提供）

11、1970年1月初，通海九街公社石头村，用村内一井水煮出的饭变为红色，以往从无这种现象。（陈永树提供）

12、1970年1月4日，通海高大公社高寨大队八队，井水水位突然下降，并且水味变咸。（李祖德提供）

12、1970年1月3日，通海四街公社营业所张正保经过杞麓湖大鱼坝，看见方圆400多米的一片水面下翻起红泥沙，当时无大风，微浪。（张正保提供）

13、1970年1月4日16时左右，通海杞麓湖南面龙潭附近，湖底向上涌起黄泥浆。渔民李云贵等四人认为有鱼群活动，立即下网，并无一鱼。以往从没有见过这种现象。（黄仲寿、黄仲留提供）

14、峨山县木勐村有一眼井，1月初，水位升高20多厘米，曾一度溢出井口。小街一带的水井，也在同期升高0.3至1米，其中有两口井，在4日17时左右，水色突然变成黄绿色。大白邑村的井水在1月3日变成乳白色，不能饮用。同村马启全家的井水，也在同一天变得像米汤一样粘稠。

15、峨山县城里，商业局大院的水井在1月4日10时，水位突然升高3米。在距此不远的公安局和人民银行，那里的水井，水位也在同一时刻升高了3米。粮管所的水井也由于水位不断上升，井水冲出了井口。

群众总结的谚语：

井水是个宝，前兆来得早。

无雨泉水浑，天干井水冒。

水位升降大，翻沙冒气泡。

有的变颜色，有的变味道。

建立预报网，异常快报告。

保证大跃进，生产掀高潮。

天变雨要到，水变地要闹。

水涨三尺三，不出三天三。

井水上涨是前兆，雨要不到地要闹。

地下水，往上冒，井水变化要知道。

地下水，有前兆：

不是涨，就是落；

甜变苦，苦变甜；

又发浑，又翻沙。

见到了，要报告。

为什么？闹预报！

二、动物变化

1、1970年1月2日至4日，通海高大公社五街大队四队，一贫农曾连续3次看到4尺多长的花蛇爬出洞来，往常这段时期，蛇还在冬眠。（黄家才提供）

2、建水县野马村农民刘宝新的女儿，在震前3天发现冬眠中的蛇从家中往外爬。李浩寨的村民徐施文、李满禄等人，都曾在震前几天发现好多条蛇爬出洞来到处乱窜。曲江公社龙街大队农民钱宝生，震前几天在自家的厕所里发现一条大麻花蛇。

3、石屏县异龙湖里的鱼，在震前几天不断向岸边靠拢。

4、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三队很多社员反映，他们1月4日那天中午共同看到队上养鱼塘的鱼往水面上跳，跳的很多，多数社员还认为是鱼发了。结果晚上发生了强烈地震。（专宣队提供）

5、1969年12月下旬，通海杞麓湖的大鱼向浅水岸边游动，很易捕拿，在强烈地震发生前4至10天，一次可捕到30多斤。（一渔民提供）

6、1月4日11时左右，峨山县登云村的水田里出现不少泥鳅、黄鳝，它们不停地翻动，十分活跃。而在以往，黄鳝一般都在夜间出来活动。

7、1969年12月26日，通海古城六队姚家湾社员姚傅其家养的四窝蜜蜂在大地震前全部飞走。（姚全国提供）

8、峨山县九龙营村的杨依金，他家养了10多年的一窝蜜蜂，在震前10天全部迁往异地。同村王天培家的20多窝蜜蜂，也于1969年底纷纷搬家，至地震发生时仅剩下1窝。

9、建水县馆驿村有一农户，养了多年的一窝蜜蜂，在震前几天全部飞走了。

10、华宁县大新寨某农户养的蜜蜂，1月4日下午不回巢。

11、1970年1月初，通海九街公社大河咀二队放养的一百多只鸭子，连续四天晚上赶不进厩，白天不下水，赶下水后常拍打翅膀，惊飞上岸。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一队的鸭子也有上述反常现象。（王建明提供）

12、通海九街公社大河咀大队第三队张继发饲养队上的一群鸭子，1月3日晚上发现鸭在鸭厩里惊得乱飞乱叫，张继发到处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当夜鸭子忽而乱叫，忽而安静。到1月4日放鸭子时，鸭子不下水，乱跑乱叫。当晚发生了强烈地震。

13、通海九街公社长河大队第四队普传玉喂养的两只鸭子，4日傍晚赶不回家。直到晚上11点两个孩子才勉强把鸭赶回家。1点左右就发生了强烈地震。

14、通海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第八队贫农周家平家喂养的5只鸭子，平时傍晚鸭子都回家来。1月4日鸭子不回家，赶也赶不上岸，一直在水里漂了一夜，当晚发生了强烈地震。

15、通海九街公社六一大队第五队的一群鸭子，1月4日晚上在鸭厩里乱作一团，不像平时安静，饲养员以为是有野猫来吃鸭子，但又没发现野猫子。结果当晚发生了强烈地震。

16、驻峨山化念的解放军某部饲养的数十只鸭子，在1月4日晚突然不归家。当晚10点钟，教导员和几名战士打着手电筒去寻找，并强行把它们赶进鸭舍。

17、1969年12月中旬，通海五·七干校里的一只母鸡夜里连续啼叫，赶不进厩，几天蹲在树上栖息。（童永科提供）

18、通海九街公社长河大队有好几家社员饲养的鸡，1月4日晚都不进圈。

19、建水县松山村杨永才饲养的一只母鸡，在震前几天学公鸡叫。李浩寨杨明先家的鸡，过去从未上过树，在地震前却突然飞到了树上。

20、1月4日晚上，峨山县向阳村的鸡，普遍不进圈，村民李忠祥、徐世林不得不把自家饲养的鸡，一一捉拿进圈。

21、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1月4日白天，发现鸽子在天空乱飞，晚上鸽子不进圈。

22、通海九街公社九街大队一队林祖旺养的4只鸽子，每天傍晚鸽子都进圈。1月4日

晚，其中 2 只瓦灰鸽和一支黑鸽不进圈，一直在屋脊头上呆着。只有一只白鸽进圈，结果发生强烈地震，白鸽被打死。

23、峨山县沐勋村晋国友喂养的两只鸽子，从 1 月初开始，几天不进圈，在外惊飞乱叫。龙马槽村常玉先喂养的一对带哨鸽子，在震前几天惊慌不安，飞出飞进，1 月 4 日深夜还从巢中飞走。

24、1970 年 1 月初，通海高大公社五街大队阿板村，上山伐木的社员发现乌鸦成群聚集于山林中，连续三四天，惊叫不止。（黄家才提供）

25、1969 年 12 月下旬，成群结队的乌鸦飞到峨山县小海沿，在村旁上空啼叫，很少停息在树上。1 月 2 日，这些乌鸦啼叫得更厉害。

26、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二队革委会主任周从元家楼上是队里的粮仓，平时有老鼠来偷吃粮食。在 1 月 3、4 日上午老鼠特别多，而且闹，到处惊恐乱跑，但不偷食。到 4 日下午，忽然安静下来，老鼠都不见了。结果晚上发生了强烈地震。（专宣队提供）

27、驻峨山的解放军某部战士，在 1 月 1 日至 4 日，发现放在桌上的食品安然无恙，没有老鼠来偷吃。而在往常，如果不慎把糕点放在桌上，当晚就会被老鼠咬碎或吃光。1 月 4 日晚，登云村的农民柴树仙看到，一只大老鼠带着一只幼鼠，向屋外逃跑。

28、通海九街公社大梨大队在地震前几天，很多社员家老鼠到处乱跑。4 日晚上则不见老鼠，老鼠早已跑光了。其他不少大队也发现了同样情况。

29、1 月 4 日晚，通海九街公社碧溪大队第七队代汝鸿在强烈地震前，铡马草喂马，发现老鼠东跑一只，西跑一个，大大小小的老鼠特别多，不像平时，偶尔才能见到一只老鼠。

30、1 月 2、3 日，通海九街公社三义大队一队张起运发现很多老鼠出洞，一个跟一个跑，到 4 日就一个老鼠也不见了。不久就发生了强烈地震。（吕进英提供）

31、1969 年 12 月至 1970 年 1 月初，通海四街公社大营大队三队，老鼠比往年闹得厉害，而 1 月 3 日起，家中忽然平静，不见老鼠了。

32、1970 年 1 月 2 日，通海高大公社观音大队四队，往常老鼠十分闹，地震前 3 天晚上在室内已看不到老鼠了。

33、建水县铁锁大树村、玉溪县小黑龙潭等地，震前老鼠特别多，大的带着小的跑。

34、峨山县沐勋村的农民晋国良和晋林祥两家饲养的几头猪，在 1 月初就不进厩，主人把它们强行赶进厩后，它们在里面乱叫乱拱，最后将厩门拱倒外逃。解放军驻峨山某部哨兵杨秀荣亲耳听到，小街公社第一生产队的 20 多头肥猪，在 1 月 5 日凌晨地震前几分钟，突然一起嘶叫不止。

35、建水县曲江、东山、李浩寨、铁锁、官厅、普雄等地，在震前几天都曾发生猪不进厩、惊恐不安、乱叫撞门的异常现象。

36、1970 年 1 月 5 日凌晨，通海黄龙大队第一生产队，强烈地震发生前 15 分钟，有人去喂马时发现，两头猪已从圈内跳出，在外乱跳。（朱明提供）

37、通海九街公社碧溪大队第九生产队沈家贵养着两头胖猪，一月四日夜十二时猪进食以后硬不进厩。勉强用棍子打进厩，但这两头猪还是把前脚爬在厩门上，烦躁不安，不愿留在厩里。就在这时，5 只鸡也蹦到厩门前来，刚过片刻，便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38、1970 年 1 月 4 日傍晚，通海高大公社观音大队第四生产队的 13 条水牛，多次围赶都不进圈。（该队社员提供）

39、通海九街公社大梨大队第二生产队饲养的一群耕牛，平时都进厩，1 月 4 日地震前 2、3 天，则不进厩，需要两个人用鞭子赶一条牛，才勉强进厩。

40、通海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第七生产队的一条耕牛，地震前夕是关在牛厩中的。但强烈地震时，这条耕牛不知怎样早已撞出厩来，虽然牛厩倒塌，但未受伤。

41、1969 年 12 月底，通海高大公社观音大队五队，关在同一圈内的 11 条黄牛，在 1

月5日凌晨地震前几天，曾连夜嚎叫不止，往常从无此状。（陈永德提供）

42、通海九街公社长河大队第六生产队有3条耕牛，在强烈地震前两三天就赶不进厩。后来勉强赶进厩，结果强烈地震时，房屋倒塌，3条牛全打死了。

43、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二队革委会主任周从元饲养着队里的一条小耕牛，1月3日赶不进厩，4日连拖带赶才进厩。深夜发生地震，幸好厩未倒塌，这条耕牛未受损伤。

44、建水县东山公社沙头店生产队有一头用来拉车的黄牛，震前3、4天不进厩，跑到远离建筑物的场园里露宿。

45、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三队黄菊仙饲养生产队的一匹小骡子，1月4日无论如何拉不进家，只好让它在外露宿，当晚深夜就发生了强烈地震。过了一个月，2月5日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这次余震前，又再一次拉不进厩。（地震工作队还把这匹骡子照了相，进行观察）。

46、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一匹马，1月4日晚在地震前，从厩中越过半截墙跳了出来。

47、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第二生产队陈宝有为集体饲养的一匹马，1月5日地震前几天，放出去后，就没法赶回来，有时赶进厩，还要跑出来，跑出去一里多路。地震当晚边拉边赶，勉强进厩，结果被打死了。

48、通海九街公社六一大队第三生产队飞正华饲养队上的3匹马。1月4日不进厩，后来勉强赶进厩，当夜地震，3匹马都被打死了。

49、解放军驻建水东山某部，有一匹战马，过去一直听从指挥，但1月4日晚却变得烦躁不安，两耳微张，眼睛发红，拒不进厩。

50、通海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第十生产队张家贵饲养队上拉车马两匹，1月4日晚，马回厩，性情烦躁，吹鼻子，不饮水，不像平时一样安静。当夜地震，墙倒向外，两匹马未受伤。

51、1970年1月2日至4日夜，通海四街大队五队，生产队的马群连夜嘶叫不止。

52、1970年1月4日当晚，通海四街公社大营大队一队的骡子，打了几次都赶不进厩。

53、1970年1月4日傍晚，通海黄龙大队六队，一匹骡马（两岁），平时性情温顺，从未踢过人。当晚拴在树上，突然惊跳起来，挣脱绳结，并踢伤附近一小孩，又闯入一老农家，踢伤了他的儿子。（罗光福提供）

54、峨山县登云村、沐勋村、甸末村都发生多起狗爬房顶的异常现象。震前10多天，牛白甸村民余天荣喂养的一条狗，拼命在墙角刨出了一个大洞，供自己自由出入。

55、通海九街公社九街大队第一队林成龙家喂养的一只母狗，1月1日白天两点钟，突然由矮房窗子跳到大房子顶上，躺着睡觉。两三个人才把它赶下来。4日傍晚，这只母狗又同样从矮房窗子跳到大房子顶上躺着。后来把它赶下来，关锁在房里，深夜地震，房屋倒塌，但这只母狗早已挣脱逃跑了。

56、通海九街公社九街大队林家营小顺六家喂养的一只狗，平时都会回家，4日晚上这只狗不回家，主人使用绳子把狗拴着，拉回家关着。深夜地震前，这只狗乱叫乱咬，最后把绳子咬断，跑掉了。

57、通海九街公社大梨大队在1月4日夜十一点钟，村子里的狗叫得特别厉害。地震前，全大队的狗都跑走了。强烈地震后，房屋倒塌，受灾较重，但没有一只狗伤亡（当时全大队共有60多只狗）。

58、通海九街公社大梨大队第二队文寿家喂养的一只狗，在2月5日白天爬上房子，接着就发生了又一次较大的余震。

59、通海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第十队贫农张家元喂养恶狗一只，平时都有胶皮线拴着。地震前，狗把胶皮线咬断，跑到灶心里躲着。深夜强烈地震时，整幢房屋倒塌，但狗未受伤。（专宣队提供）

60、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革委会主任张太昌家，养狗一只，1月4日这只狗把嘴扑在地上乱叫乱咬，好象地下有什么东西似的。晚上就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工作队已将此狗照了相，进行观察。）

61、通海九街公社万家大队周从元家喂着4个月的一只小狗，2月5日不回家，跑到外边一堆土上睡着。周从元想，是不是又要地震了，果然紧接着就发生了较大的余震。

62、通海九街公社三义大队一队吴永银在1月5日强烈地震发生后到豆田里，发现二只母狗（不知是那村的）在草堆旁生下小狗崽两个。村内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说，从未见过母狗去田里生狗崽。

63、通海九街公社三义大队四队，队上养着一只老母狗，从来生狗崽都在家里，强烈地震当晚，母狗突然不进家，跑到外面柴灰塘中生狗崽去了。

64、建水县铁锁公社黑箐大队农民白广利，在震前2、3天看见自家的大狗背着小狗逃跑。东山公社馆驿村的狗在1月4日晚狂吠不已，有的狗甚至登梯爬墙。

群众总结的谚语：

震前动物有预兆，人民战争要打好。

牛羊骡马不进厩，老鼠搬家往外逃。

鸡飞上树猪拱厩，鸭不下水狗狂咬。

麻蛇冬眠早出洞，鸽子惊飞不回巢。

兔子竖耳跑又撞，鱼儿惊惶水面跳。

家家户户都观察，综合异常作预报。

鸡也飞，狗也叫，老鼠机灵先跑掉。

三、前震、地倾斜、地声、发光等现象

1、1969年12月下旬，通海高大公社观音大队附近山坡上，有一块方桌大的石头，突然从山上滚下去。（陈永德提供）

2、通海九街公社元山大队在后山看守水坝的社员说，在地震前五、六分钟，忽然听到四周群山中有“轰隆、轰隆”的响声，由远及近，紧接着就发生了强烈地震。

3、通海九街公社大树大队在海边看守抽水站的一个社员讲，1月4日晚上10点钟以后，风刮得又大又乱，房子上的瓦楞吹得呼呼直叫，湖里水浪声很响。天是晴的，但觉得很黑。深夜1点钟就发生了强烈地震，风浪连续好几个小时才平静下来。刮风这种现象，群众反映较多，通海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的社员还说，震前风刮得很紧，震时风却不吹了。

4、通海九街公社团田大队一、二队大多数社员在1月4日晚上（约8、9点钟的时候）看到与我县接界的峨山县上空有光亮，好像很多电灯光反射到天空一样，这种光只存在几分钟就消失了。

5、通海九街公社碧溪大队的胡由贵，地震前正在田里放水，在强烈地震前片刻，他见到天空如闪电一样亮，光亮过后就发生了强烈地震。

6、1970年元月5日凌晨，通海九街公社元山大队负责看管水坝的社员谢金荣，在大震前五、六分钟忽然听到四周群山中发出像汽车行驶时的轰隆声响，声音由远而近，一会儿就发生了强烈地震。（专宣队提供）

7、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四街公社的社员在大震前两分钟左右，听到呜——呜——呜的响声，声音沉闷，但越响越大，接着发出闷雷似的巨响声，同时大震。（龚增旺提供）

8、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高大公社观音大队五队的社员普家兴，因牙痛未睡，在大震前一、二秒钟发现闪电似的蓝白光，接着是炸雷似的咚咚响声，紧接着就发生了强烈地震。（陈永德提供）

9、1970年1月5日凌晨，渔民詹正彩在通海杞麓湖南面湖上打鱼，风平浪静。忽然听到像客机似的嗡嗡声，时间延续约一分钟。片刻，船被水浪抬起，升降幅度达一公尺余。紧

接着听到放炮似的巨响，之后，见到由南边山后闪现出一道刺目的蓝白光，一会儿就发生了强烈地震。（詹正彩提供）

10、峨山县城关镇 4 队的民兵钟武贵，在国营饭店前的公路上值班，地震前听到像柴油汽车高速行驶而来的嗡嗡声，但很沉闷。他向公路两方看去，并无汽车来往，片刻就地动山摇。

11、峨山县小街的社员方红清之母，在 1 月 5 日凌晨看到西南上空飘着两个大火球，一瞬间就消失了。

12、在石屏县马格村和建水县馆驿村等地，震前都有人看见空中的发光现象。黑箐公社白沙井村有个老人，在 1 月 4 日下午，听见房子后面有一座山发出呜呜响声。

13、峨山县修缮社的职工石亮成和廖永树等人，在 1 月 5 日凌晨，看到桂峰后山白塔附近出现红色火光，高达 3、4 米，延续 10 多分钟后才消失。

14、1 月 4 日 20 时左右，驻峨山某部一位姓赵的军医，正在公路上行走时，忽然听到一阵巨响，像炸石头似的，由东南方向传来，震耳欲聋。据调查，这一带当晚并未炸过石头。

群众总结的谚语：

地震有前兆，响声是警报。

地下嗡嗡响，沉闷雷声到。

听到地响声，赶紧往外跑。

时间来不及，桌下隐蔽好。

人人都关心，警惕最重要。

响声一报告，地震就来到。

顺着声音找，地震没处跑。

大的声发沉，小的声发尖。

八方来响，在这甬讲。

响得不小，动不得大；

响得不大，动得不小。

响得长，在远程；

响得短，离不远。

响了以后房子再偏，不再咱队在天边。

屋子里比院子里响，院子里比地里响。

先听响，后地动，听到响声快行动。

四、涝、旱、气象

1、1968 年 4 月 24 日在通海部分地区下暴雨，洪水冲倒部分房屋。（杨正文提供）

2、通海高大公社 1969 年 8 月 15 日以来，久旱无雨，是几十年来少见的旱年。（李祖德提供）

3、峨山县和通海县 1969 年度，是 20 多年来资料记载中最干旱的一年。（李敏提供）

群众总结的谚语：

防震抗震大事情，时刻提高警惕性。

洪涝之后大干旱，气象异常要注意。

地震发生不要慌，沉着冷静出主意。

临震不乱快疏散，防火断电牢记心。

民兵医生准备好，抗震救灾任务明。

争分夺秒快抢救，打击敌特不留情。

地震闹，象雨到，不是霪来就是暴。

说明：大雨分成暴雨和霪雨两类。前者来得猛，一过即完，后者在大雨之前先下小雨，

大雨过后仍阴天并零星小雨才晴。地震与此相似，大致也可分成类似的两类：一类是“暴雨”，大震来得突然且猛，大震前没有前震，大震之后没有余震（或余震很小）。另一类似“霪雨”，有前震，有余震，而且余震要延续很久才会停。

雨后阴，震后闹，提高警惕别忘掉。

阴历十五搭初一，家里做活多注意。

抬头一看月儿圆，初一十五有点悬。

冷热交错，地震发作。

春秋地震多，冬夏地震少。

对于诸多异象，通海一带的老百姓只是感到奇怪，并无警觉。许多散布面极广的异常现象，只是零零碎碎地闪现在不同人的眼前。没有一张高效率的监视网来捕捉、判断这一切。

1970年1月5日凌晨0时54分至1时，7.7级大地震发生了。

五、其它地震谚语

（一）关于地面震动

先响后动，先拱后晃。

上下颠一颠，来回晃半天。

响了就拱，拱了就晃。

离得近，上下蹦；

离得远，左右摆。

上下颠，在眼前；晃来晃去在天边。

说明：正像一个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浪一样：在中心的震动主要是上下的，离中心越远则是来回晃动。

慢慢晃，慢慢摇，九十里外等着瞧。

不是蹲，就是蹦，准是脚下地面动。

地打转儿，正当间儿，有响没响就在这儿。

说明：如果感到地面的震动像筛箩一样在打转（厉害时桩柱会被拧成麻花状），那么不论听到还是没有听到地震声音，地震中心就在旁边。

房子东西摆，地震南北来；

要是南北摆，它就东西来。

说明：这仅在某些情况下才适合，不太普遍。如果感到地面或房屋是东西摆动，那么地震中心不是在你北面，就是在南面，如果是南北摆动，则是东部或者西部，这一现象是由地震波的特点决定的。结合到声音传来的方向、长短，就可以大致估计地震中心在什么方向，远不远。应指出，也有某些情况，地面震动的方向同地震中心的方向一致的。

（二）关于地面破坏

缝不过河，劲头儿不大。

说明：由于河岸土质松软，且靠一旁无依托，在地震时河岸很容易出现裂缝，沿河弯曲而延伸。若遇到河已拐弯，裂缝却沿着某一方向切河而过的话，可以判定：不仅裂缝延伸的走向同地质构造有关，而且该地区烈度亦高。

哪低哪有缝，有坑就有缝。

喷沙冒水沿条道，地下正是故河道。

冒水喷沙哪最多？涝洼碱地不用说。

豆腐一挤，出水出渣；

地震一闹，喷水喷沙。

洼地重，平地轻；沙地重，土地轻。

（三）关于房屋抗震

地震再闹，坯箩不倒。

说明：通海一带农村过去盖房用土坯。为了尽快晒干，便将半干的土坯垒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柱形的结构，称作“坯垒”或坯箩，从实践中、从科学道理上都证明：圆柱形结构抗震效果最好。因此一些高大建筑如水塔，烟筒等都要制成圆柱形的，以利抗震。

砖包土坯墙，抗震最不强。

裂缝往哪找？抬头看房角。

大水泡得重，一晃房就动。

房子不怕蹦，就怕来回晃。

输在颠劲上，倒在晃劲上。

女儿墙，房檐围，地震一来最倒霉。

高房顶，抗洪不抗震；

土垛房，抗震不抗洪。

地基牢一点，离河远一点；

墙壁好一点，连结紧一点；

房子矮一点，屋顶轻一点；

布局合理点，样子简单点。

要想再好点互相多学点。

（四）宣传快板一则

社员们，听我言，我把地震谈一谈；

地震闹，劲头大，自然现象不可怕，

地不陷，天不塌，封建迷信别信它，

喷的水，冒的沙，浇地盖房正缺它！

毛主席来引导，地震预报大伙搞！

地震到，有前兆，留心观察有门道：

小的闹，大的到，地震一多应报告，

地下水，往上冒，井水变化要知道，

鸡也飞，狗也叫，老鼠机灵先跑掉，

抬头一看月儿圆，初一十五有点悬。

先听响，后听动，听到响声快行动。

我帮你，你帮他，房子倒了咱再搭。

“家里丢了，地里找”，革命志气永不倒！

抓革命，促生产，胜利红旗迎风展，

东方红，太阳升，永远跟着毛泽东！

口述：地震科学工作者曾目睹震前异象

陈晓楠：通海在云南中部，在玉溪市的管辖范围之内，这里是以生产红塔山香烟而著称的。当年的通海大地震，震中就在玉溪市通海县南部的山区高大乡。杨杨在走访当年极震区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一些惊人的发现。

杨杨：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历史上，这一带多次发生强震。但是从1939年—1940年发生过几次5、6级的地震之后，已持续平静了25年。直到1965年5

月 24 日峨山小街发生 5.2 级地震，才打破了这一带的平静。但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限制，地震专家还很难将其判定为通海大地震的“早期前震”。然而，随着时间不断靠近 1970 年，天象、地象、动物、植物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征兆——曲江河谷地区将有大地震。

陈晓楠：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 1965 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 1968 年年 12 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

杨杨：到了 1969 年 11 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 4 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这个小组一行 6 人，方焱奇任党支部书记，张俊昌任组长。为了了解他们在通海的考察情况，我于 2000 年 1 月曾采访了张俊昌任先生。他对我说，当年他 28 岁，作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云南分队的成员，他们于 1969 年 12 月初到达通海，在考察了杨广大兴、秀山、九街的地质断层带之后，从九街开始步行，翻山越岭，进入高大公社阿尼坊村，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也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仅仅怀疑这一带地质与气候可能发生了异常。而这种怀疑如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提出来，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凤凰卫视：杨杨在调查的过程中，曾经拜访了一位老人，他是当年商业局的工作人员，负责调配物资。

杨杨：这位老人回忆说，1969 年 12 月，通海的确来了这么一支地质考察小组，他们的工作很繁重，生活也很清苦。有一天，地质考察小组的一个同志来到商业局找他，希望给他们批发一台缝纫机，说他们长期在通海工作，衣服坏了要自己缝补。另外一个要求是，他们在通海时间长了，队员们想吃肉，能不能批一点新鲜肉给他们。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 1 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 1970 年 1 月 4 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就是当时的县革委会招待所。那是一个不小的四合院，里边只有一个姓刘的女服务员。这个服务员与考察队员们已经很熟了，因为他们之前在县城考察时曾住在这里，现在从高大公社考察回来，还是住在这里。

凤凰卫视：地质考察小组的成员们准备在县城住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也就是 1970 年的 1 月 5 号的早晨就返回昆明。

杨杨：1 月 4 号的那天，地质考察小组的队员提前买到了 5 日上午 8 时返回昆明的车票。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

凤凰卫视：在通海县城的老街上，几个地质考察队的队员在散步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

杨杨：地质考察小组的队员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回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

无法呆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游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迎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号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凤凰卫视：对于地震能不能预测、预报，地震学界一下在辩论。不过，在很多地震发生之前，的确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杨杨说，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前，这些异常现象不胜枚举。

杨杨：无独有偶，同是地震工作者的杨桂芬，也目睹了震前的一些异常现象。1970年元旦，适逢杨桂芬休假，她从昆明到玉溪玩了两天后，1月3日中午，搭乘一辆从玉溪到曲溪拉糖的汽车，准备回通海老家。汽车行驶到曲陀关时出了故障。在等待驾驶员修车的时候，杨桂芬看到近处山坡上，一棵无叶的树上，开着几朵粉红色的小花，格外醒目。当地的一位农民对她说，今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山那面已有两棵桃梨树开花了。正当她走向山边小道，准备去寻找那两棵开花的桃梨树时，车修好了。她不得不回到车上，与那位驾驶员一起于下午6时到达通海。因为杨桂芬的老家在杞麓湖东边，距县城好十几公里路，当时天已晚了，在这条路上已没有车辆来往。于是，杨桂芬住进了通海县人民旅社，在来客“单位名称”一栏中，她填写“西南地震大队”。旅社的服务员小刘很热情，在与杨桂芬聊天时突然问道：“你是地震大队的，是不是知道我们通海要落下去的事？”杨桂芬惊异地望着小刘，问道：“你说什么？通海要落下去？怎么个落法？”小刘说：“有来这里住宿的人，也是地震大队的，他们说我们这里地下有条大裂缝，通海要落进去了。”杨桂芬当即回答：“那是误传，怎么可能？即便这里有条大裂缝，通海也不会落进去。”小刘又问：“我们这里会地震吗？”杨桂芬说：“地震每天都发生，只是人觉察不到，仪器才能监测出来”。那天晚上，她们聊到很晚才睡觉。4日上午，杨桂芬在城内外转了好几次，一直未能找到可搭乘的汽车。到下午3点多钟，小刘劝她继续住下，她谢绝了。后来，她搭乘一辆马车，傍晚时才回到老家。在老家，有人神秘地对她说，前几天有同学一起去四街看一棵冬天结桃的小树。杨桂芬不以为然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曲陀关的桃树、梨树也开花了。那天晚上，当杨桂芬疲乏地躺在床上睡觉时，一只几乎有兔子一样大的老鼠，从屋顶上掉下来，落在她的枕边，与她擦脸而过。母亲对她说：“这几天老鼠就是多，连猫都不怕，今天晚上更多些。”当时，杨桂芬看看手表，已是深夜12点25分。不久之后，她便又熄灯躺下，但已无睡意。谁能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逼近通海。她忽然听到一阵可怕的“轰、轰、轰”的响声，大约10秒钟后，响声又夹着踩、踩、踩的声音，越来越近。她来不及多想，房子便唰唰地摇晃起来，木头支架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墙上的挂物叭叭地往下掉。那个时刻，仿佛天崩地裂，瓦片坠落，床铺颠簸，让她根本无法坐起身子。父亲说：“是地震了，住年也曾有过，没有这么重，再回一、二次就会安定了。”天刚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父亲开门后，来人慌慌张张地说：“通海全城都倒平了，要赶快去救人。”

陈晓楠：在得知通海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之后，李四光先生痛心地说，云南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地震是有前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能预报出来，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却没有为人民服好务。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根据周总理以预防为主批示，要戴罪立功，我们是有罪的人。李四光先生还说，峨山一通海地震时的损失很大，假若工作开展得早，而且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减少损失。

杨杨：可以说，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前，由于李四光的远见卓识，国家对这一带的异常现象是有所察觉的。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通海周围几百公里内几乎没有地震前兆观测台，而参与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到通海一带考察的科学工作者，

全是半路出家，从相关的地球物理、矿产、测绘部门改行来搞地震研究，他们面对诸如冬季果树开花、水井冒沙、老鼠溃逃等事件，没有意识到这是临震宏观异常现象，没有把这些异常现象与地震联系在一起，直到地震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都是地震的前兆，是应该引起警觉的。而事实上，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宏观异常现象是非常明显，非常众多的，虽然没有“预报”，但它与“预报”几乎是擦肩而过，特别是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对曲江断裂带异常情况的判断和考察是相当准确和成功的。

发现：震魔来临之前，李四光盯住了 曲江断裂带

通海、峨山、建水、石屏，正处在一个地壳运动活跃的地带上。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这一带的地表上“粉褐色的古老的震旦纪沙岩沉积相”与“淡黄色的第三系河湖相泥盆系”和“石炭系碳酸岩沉积相”二者之间，夹着一条绿色澄江岩相，明显地展现出老断层的形态。它沿着曲江，大约南东六十度绵延伸展开来，在中段白林山一带尤其清晰，显示出它作为老断裂带的真实面目。自有记载以来，在这个老断裂带上及其附近，曾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14 次。其中 5—5.9 级 6 次，6—6.9 级 6 次，大于或等于 7 级 2 次。

人们，要警惕啊！这条老断裂带正在慢慢“复活”。它复活之日，就是那个黑色的日子到来之时。

震魔的阴影已笼罩在这块土地。

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同志最先捕捉到这个“魔影”，他用敏锐的眼光盯着这里的山川、河谷，思考着如何对付这个强大的“震魔”。

早在 1965 年 1 月 19 日，李四光在与地质力学所参加西南地震地质工作同志的谈话中就提出地震地质工作应采取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要摸清这些断裂带中哪几点或哪几段现今还在活动。

第二，要确定这些断裂带的伸展地区、方向和范围。

第三，要参考历史地震资料，看是否沿着现今还在活动的断裂带地震特别多而且强烈。

第四，要围绕现今还在活动的断裂带，进行精密大地测量和微量位移测量，并设置地震观测网，进行微观的、宏观的地震观测工作。

第五，对上述观测资料，要进行综合分析，分析现今地应力分布的情况和活动方式，从而明确它们和当地地震的关系，并确定震源的所在和它们分布的范围。这样，就有可能进一步推测今后地震发展的趋势。

他还说：“地震的产生是由于地下岩层发生比较强烈的破坏性变动，由这种变动而产生的能量，以地震波的方式向四周传播出去，直到地表的各个方面。这就像一个人钻到水中去作一个动作，引起水的波动而向四周传播，达到水面一样。由于这种地震波的传播会受到岩石的岩相和地质构造等特点的影响，因此，地震有可能沿某些断裂带，发生特别强烈的破坏”。他还对地质力学所的同志强调说：“如果结合地质构造来考虑，首先要考虑断裂带，特别是现今还在活动的断裂带”。

1968 年 12 月 28 日，距通海大地震 379 天。李四光会见地震地质大队的领导同志时说：“要研究一下西南、西北构造带分布范围有多大，选那些重点地区鉴定活动性构造带。西南有一个山字型，部分南北向构造是脊柱，弧形不只一个，有几个。在玉溪有一个小的，还有大的包着小的。这些地区不是全面撒开，而是按着构造体系使用力量，鉴定它是否还在活动”。接着，他又写信给国家测绘总局第七测量大队，提出“应重视通海地区的地震工作”。为了读懂李四光在上面提到的“山字型”，请看下面的名词解释——

云南山字型构造体系:这是一个山字型前弧的内弧包容着一个规模较小的“通海山字型”构造,它的外弧范围达到个旧西北之建水和红河东北一带,西翼一部分,从石屏向西,经新平伸展到祥云等地,东翼展布地区宽阔,大致从开远往东北,过弥勒、泸西、师宗、曲靖,以达“威宁弧”。脊柱和川滇北向构造带一部分相重接。(见李四光《论地震》)

根据李四光的指示,地质部西南地震地质队云南分队,分设四个小组,于 1969 年 12 月分别奔赴通海——曲溪,石屏——建水,峨山、华宁开展野外考察,以建立地震预报“试验观测站”。

这时,大地测量部门在峨山做过水准测量,发现地壳垂直形变大幅度增长。

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海源寺架设的一台金属水平摆倾仪,也于 1969 年记录到地面倾斜变化前兆异常。

正当地震工作者刚刚结束在曲江两岸的考察工作,以期进一步寻找“震魔”的蛛丝马迹时,通海大地震发生了。

果然,正如李四光估计的那样,这次大地震就是曲江老断裂带活动的结果。从断层四周望去,大片的土地、道路、田埂、沟壑、河床、陡坡,七高八低,波浪起伏,一条堪称地表奇观的地震大裂缝,成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山崩地裂的瞬间——惨状实录

口述：地震强烈，震级至今仍众说纷纭

凤凰卫视：在调查的过程中，杨杨还发现了一个让他迷惑的问题，由于地震强烈，震级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没有一个准确而统一的数据。

杨杨：通海大地震的震级至今仍是个“谜团”。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对此次大地震震级的第一次公布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0年1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请示对外如何介绍云南发生地震情况的《电话摘报》上作了批示，指示新华社发一条简短消息，报道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此后，一切与本次地震相关的抗震救灾的总结材料，都通通回避了震级、灾情和具体的发震地点，只说“云南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民间对本次地震的震级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7.7级，有说7.8级，甚至8级。一直到1982年7月，云南省地震局和通海县人民政府共同在秀山凤仪亭刻立了“通海地震记事碑”，才明确记载“公元一九七零年一月五日（农历己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时零分三十七秒，在通海、峨山、建水三县发生一次七点七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北纬二十四度零六分，东经一百零二度三十五分，震源深度十三公里，震中烈度十度强。”而在相关的著作和地震论文里，则7.7和7.8级都有。时至今日，各级地震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谈到通海大地震时，对于震级依然很困惑，不知到底该说几级？

凤凰卫视：在杨杨所收集的资料中，有一半以上把这次地震定为7.8级，还有一部分是说7.7级。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正规的出版物，那么这次地震究竟是几级呢？

杨杨：我手头有几本来自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专著。最早的一本是1972年11月由《地震战线》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国内地震灾害参考资料》，书中在对通海大地震进行介绍时，所说的震级是7.8级。一本是1984年2月由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震目录》（1970～1979），本书在第一部分强震目录里对通海大地震震级的记载是“7.8级”，编者在“编辑说明”中明确表示，“本目录主要依据《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各省地震局的地震目录、宏观考察报告及国际地震中心的《分区地震目录》等资料编辑的。”1999年12月，我在参与策划“通海大地震30周年祭系列活动”时，对于如何表述此次地震的震级，我依据当时刚刚出版的《中国近代地震目录》的记载，主张7.8级，但到了活动即将举办的当天，有关领导却让我们把震级改为7.7级。事实上，1999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地震目录》是由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是最权威的版本，该书的“内容提要”也明确指出，“本目录是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中国历史强震目录》的续编，是在近年来的新资料、新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地震目录》进行修订、补充和续编而成的。”另一本是1995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防震减灾》，书中有“云南通海发生7.8级地震……周恩来总理对这次地震十分重视”的记述。最近我又从旧书市场淘到一本由温家宝总理（时任副总理）题写书名并代序的画册《艰险的历程，辉煌的未来——中国地震局30年》，书中收有一幅表现地震工作者在通海大地震现场进行考察的照片，下面写到“1970

年1月，云南通海发生7.8级地震。”但在《中国震例》、《云南省地震资料汇编》、《云南省志（卷三，地震志）》和《云南抗震防灾年鉴》等书中，此次地震却被核定为7.7级。对于这种震级上的“混乱局面”，我曾请教过一些专家，有的说，7.7与7.8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都说得过去，没什么问题。有的说，这主要是由具体的小数点的取舍造成的，如果要准确地说，通海大地震应该是7.78级，但对于震级的表述，习惯上一般只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当然如果我们遵守四舍五入的计数保留法，那后面的0.08就不应该舍弃，而应该进一位，从而得出7.8级，这才准确。也有人说，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有关部门的领导，可能认为把地震级数说低一点更好，既然能说7.8，也能说7.7，那就不如说7.7，好像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家丑”，一种羞辱，不应该宣扬。因为在当时的人心印象中，天灾人祸全部是西方国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生的事。

调查：震魔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人类灾难史上已郑重记下：

公元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凌晨1时0分37秒，东经102.35度，北纬度24.06度，在距离地面13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发生了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四百多倍的猛烈爆炸。

整个大西南猛烈地摇动起来。

昆明西郊海源寺里有一个地震观测点，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基准台，由于地震太强烈，这里唯一的一台地震仪都被震得出格了，无法确定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中位置。

美国有关地震台网当日向世界报道：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强烈地震。

日本地震观测站估计震中位于北纬25度，东经103度，震级在7.5级左右。

台湾气象局称：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度，东经100度的大陆西南部，震级7.8级。

泰国报纸于1月6日报道“滇省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接连数天登载有关这次地震的新闻。

这些世界各地的地震台网和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这次地震发生在云南省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和森林地区，震害极小。

我国的新华通讯社也只在1月7日播发一条简短的消息，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凌晨一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这一切，把这次本该让世人惊骇的大灾难掩饰起来，“昆明以南地区”成了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地方，“通海”成了一个谜。

尽管后来把这次大地震命名为“通海大地震”，震级核定为7.8级，但这次大地震依然让外界似乎看不清、猜不透。

真实的灾情究竟如何呢？

至今，我们翻开那一份份“震害报告”，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那数秒钟的震动，是那樣的慘烈和悲壯，是那樣的惊心动魄。

请看有关报告——

《地球的震撼》（地震出版社1982年出版）：

1970年1月5日1时许，正值午夜，云南省南部通海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宏观震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0公里。受害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在极震区，民房几乎全部倒塌，仅剩残垣断壁，偶有木架尚存，

也都七斜八歪。

《通海地震记事碑》(1982年云南省地震局、通海县人民政府刻立):

通海地震造成通海、峨山、建水等县 15621 人死亡, 26783 人伤残, 倒塌房屋 338456 间。

《云南万人震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出版《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1949 年至 1970 年, 中国大陆致使万人以上死亡的单个自然灾害仅两例, 一例为 1954 年长江大水, 一例则为通海地震。

《云南强震纪实》(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4 年 6 月出版):

这是云南省近 100 多年来发生的震级最大、烈度最高、损失最重的一次地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除 1976 年河北唐山大地震以外, 通海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我国也是最惨烈的。

《火山、地震》(中国地质大学 1998 年 7 月出版):

这次地震, 震害波及的范围 8880 平方公里, 其中重灾区约 1777 平方公里。在地震期间沿北西向的曲江断裂带, 产生了一条断层。该断层西起峨山, 向南东经梅子树、通海高大, 至曲江北, 全长约 60 公里, 宽约 20 米, 总体走向为北西 60 度。它不受地形、岩性等限制, 横切谷沟和山脊, 穿过不同时代的断层, 似刀切一般, 展布于曲江河谷北岸。

另外一份补充报告说: 地震科研部门用远台频谱测得这条断裂带的实际长度达 74.5 公里。发震时, 破裂由震中向双侧发展。向西北的一支长 20 公里, 破裂速度为每秒 2.5 公里, 水平错距最大 2.70 米; 向东南破裂的一支长 54.5 公里, 破裂速度为每秒 4.3 公里, 水平错距 2.2 米。同时, 地形发生垂直形变, 通海的高寨地壳上升 25.5 厘米, 建水的曲溪上升 8.10 厘米, 馆驿村上升 9.70 厘米。

地震工作者的实地考察报告:

极震区: 西北至峨山县小街, 东南至建水县曲溪区大甘寨, 顺曲江河谷的狭窄地带(长约 52 公里, 宽约 2 公里, 其东南端为曲溪盆地, 宽达 6 公里), 烈度为 10 度。区内某些地段, 村寨房屋尽毁, 烈度可达 11 度。

区内包括小白邑、牛白甸、大海沿、小海沿、梅子树、水车田、多者、螺师甸、石头村、老茅村、五街、张老村、陶茂、高大、姑娘村、代办、汉滩、白云庵、老马寨、俞家河坎、阿拉寨、新庄、太平庄、曲溪、馆驿等村镇。共有 30 余处较大规模的山坡崩塌, 毁坏农田、水渠、公路。竹居河岸崩塌, 阻河成湖, 水位升高 4 米。盆地北麓俞家河坎之滑坡体, 浮托村寨房屋, 向东南方滑动达 150 米。其上房屋除残存一歪斜之木架外, 均倒平。滑体地面或裂或崩, 陵谷纵横, 局部地陷 6~8 米。曲江河床两岸, 普遍产生地裂缝与喷沙冒水。除此而外, 新产生的地震裂缝带, 由于经过的局部地形、土质条件及活动性断层的地表位置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不同地段的地震裂缝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小白邑——梅子树段为起伏不大的缓坡, 地表松散层较厚, 为北北西——南南东方向张裂缝雁行排列组成地裂带。每条裂缝长数十至数百米不等; 梅子树——小寨段的地裂缝主要出现于河流阶地和阶地后缘坡地上, 地形平缓。主要表现为强烈水平扭动的单条裂缝, 伴生有北北西向土塬状隆起和喷沙冒水带。梅子树附近裂缝两侧顺时针方向扭错为 2.5~2.7 米。小寨以东, 地裂产生于河谷山麓之小山丛中, 主要表现为单条压扭性裂缝, 且断面平整, 垂直错动明显。地裂断面倾向北东, 倾角在 50 度至 70 度间变化, 逆冲距 5~47 厘米, 顺时针方向扭矩一般为 1 至 2 米。除此以外, 石头村、阿板村、汉滩、阎家坡、阿拉寨等地段, 表现为多数雁行状扭张裂缝组成的裂缝带。各扭张裂缝间有相对升降, 表现为阶梯或地堑、陵谷相间。山坡崩滑主要亦发生在小寨以东的地裂缝带附近。本区内沿曲江河两岸石头村、阿差村、观音山、阿泥坊、老茅村、乌刀村、五街村、陶茂村、张老村、普丛村、代办村、姑娘村, 除残留个别已严重倾斜的房屋木构架外, 全部倒平。多座用料粗实、结构严谨的庙宇, 也全部倒平。太平庄, 除

靠山坡的房子还保留一些木架外，其余全部倒平；馆驿村，除质量好的房屋还保留一些歪歪斜斜的木架之外，其余全部倒平；高大村的民房、公社革委会、供销社、粮食仓库等砖木结构的房屋，全部倒平；水车田 90%以上的房屋倒平，仅剩几根歪斜的木架；大海洽村，90%以上的房屋倒平，仅残存几根木架；曲溪糖厂，高 16 米的酒糖塔全部倒毁，高 25 米、30 米的两个青砖烟囱，仅底部残存不到 5 米的一段。

9 度区：西北至峨山盆地西，石碑坊附近，东南包括曲溪盆地，至上寨附近。该区内，少数穿斗木结构房屋墙倒架歪，或脱榫、柱移，局部倒塌等。砖柱承重房屋则多倒毁，余者亦多严重破坏，难以修复。田间地裂普遍，且多喷沙涌水，山坡有较小规模的崩滑。区内的安专村，房屋倒塌 90%，仅剩 4 所质量较好的木结构房屋还站着木架；石碑坊村，抹泥平顶房屋全部倒塌，未下基石的木架砖房大多倾倒；白土寨村，46.5%的房屋倒平，41.6%的墙体全倒、木架歪斜；通海县城，95%以上的房屋均遭破坏，其中，全倒的约占 63.3%，墙体倒塌、木架歪斜、严重脱榫的占 4.4%，局部墙倒、房瓦散落的占 8.4%，山墙掉尖、屋顶裂缝的占 19.2%，其余轻微损坏的占 5%。峨山县城是受此次地震破坏最重的县城，除老街之穿斗木结构房外，砖结构房多受严重破坏。通海县九街，民房多倒塌或局部倒塌，无一完好，烈度高达 9 度，是 8 度区内的高烈度异常地带。

8 度区：东北至通海汉邑、四街、华宁甸尾一带，西北至峨山马洞、小法克、玉溪混水糖一带，西南至清水塘、铁锁一带，东南至高新寨、白云、玉凤庄以西。区内房屋土墙多倒塌，少数穿斗木结构房屋倾斜或局部坍塌，少数砖结构房倒或墙体开大裂。田地中多有地裂及喷沙冒水现象。

7 度区：包括华宁、江川、玉溪、石屏、建水、开远等县城及所属之大部分地区。区内个别土搁梁房倒塌；少数穿斗木结构房之土坯山墙倾斜或上部倒塌；多数房屋土墙裂缝和民用砖砌烟囱上部震倒。华宁县城破坏也较重，少数民房倾斜与土墙倒塌。区内低洼湿地及田地中有地裂和喷沙冒水。

6 度区：包括晋宁、澄江、文山平远街、蒙自、个旧、石屏牛街、新平等地，震时人皆从熟睡中惊醒，跑出室外。个别房屋土墙局部震塌，少数墙裂缝。

5 度区：西北至大姚、姚安，西南至墨江、绿春，东南至金平、屏边、马关、麻栗坡，东北到陆良、禄劝，震时多数人梦中惊醒，偶有房瓦震掉，墙坯掉落。

4 度区：西北至宾川、大理、云县，东北至曲靖、富源，东至贵州省盘县、兴义，西南至思茅、普洱。区内少数人感震惊醒。

我们完全可以从以上这些文字中想象出当时大地痉挛、山崩地裂、房屋倒毁、村庄消失、天昏地暗、尘灰弥漫的地狱世界，看到的是熟睡中的人们被推进了一个宛如“世界末日”到来的时空中。

——余家河坎村座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 26 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 120 米，向南滑移约 200 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 2 米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 16 户人家近 50 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 100~150 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村中 438 人，死 105 人，重伤 71 人。

——大兴桥外的曲江峡谷，地震时山体滑坡，一座三级水轮泵站和 10 名管理人员，刹那间消失在滚滚的泥沙之中。同时，还造成堵河成湖，水位上升 4 米，淹没了曲江盆地 4000 多亩土地，造成云南省最大的地震水灾。

——阿差村，位于曲江北岸的山坡上，地震时，村庄从山上滑下 50 多米，无数巨石从山头上滚滚而下，有的石头大如天井。全村 150 余亩梯田，竟有 120 亩被震垮和击坏。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难。

——通海至建水的公路干线，多为傍山险道，地震时，通海至曲溪约有12公里路段，发生大面积山崩，交通中断。

——王家营村至火焰山之间地面陷塌，产生一个下陷达6——8米、宽50米、长200多米的大坑。而距此坑100多米的一块水田，则拱起一个高1——3米、宽30米、长300米的大土包。

2005年3月至5月，我再次翻阅了已经解密的部分档案材料，试图对这次大地震的灾情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以下是我根据当时作为“绝密”数据上报的原始登记表，整理出来的部分震灾记录：

小海洽：房屋90%以上全毁，仅存个别木架未倒，但已倾斜，人员死亡占总人口的30%。

小坝心：房屋80%倒平，仅5幢木构架尚立，村中130人，死亡33人。

梅子树：除1幢房屋木架倾斜外，其余皆夷为平地，村中154人，死亡55人。

阿依村：房屋全部倒塌，仅余个别木架未倒，但已倾斜，村中368人，死亡102人。

新寨：仅有3栋房屋的木架斜立外，其余皆全部倒平，村中112人，死亡33人。

小五街：房屋全部倒平，村中60人，死亡26人。

水车田：仅4间木架未倒，但已倾斜，其余皆倒平，村中350人，死亡105人。

螺蛳甸：房屋几乎全部倒平，仅有少数木架未倒，寺庙也夷为平地，村中150人，死亡39人。

多者村：房屋及寺庙全倒平，村中202人，死亡78人。

姑娘村：房屋几乎全部倒毁，仅存少数木架，但已倾斜，村中600人，死亡135人。

代办村：80%以上房屋倒平，仅存少数木架，多已倾斜，村中320人，死亡73人。

普甸村：村中25户，除3户木构架房屋严重破坏外，其余皆倒毁，村中102人，死亡26人。

五街：150多户，仅5户木架未倒，但已倾斜，其余皆全部倒平，全村597人，死亡194人，加上外地在本村死亡6人，共计死亡200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32.5%，死绝3户。

建水三中：173间房屋，7栋庙宇，全部倒毁，仅1栋木板壁、木楼房的木架未倒，当时在校150人，死亡57人，伤89人。

俞家河坎：共98户，357间房屋，161间倒平，133间仅存木架，村中438人，死亡105人，重伤71人。

太平庄：少数木架未倒，但已倾斜，其余皆全部倒平，村中291人，死亡54人。

沙沟：共74户，共267间房屋，166间倒平，村中321人，死亡24人，伤37人。

高埂、白家营：60户，共113间房屋，107间全倒，村中268人，死亡94人，伤33人。

大沙塘：共293间房屋，全倒270间，死亡35人，伤40人。

白云庵：正殿全部倒平，两边厢房墙倒，屋架严重歪斜扭动，住有6人，死亡5人。

汉滩：共24户，房屋倒平，死亡27人。

火焰山：共33户，房屋倒平，死亡23人。

右所：共92户，208间房屋，193间全倒平，村中364人，死亡78人，伤64人。

甸末村：简单木构架房屋66%倒平，土墙几乎全倒。村中212人，死亡52人。

年景村：共75间房屋，60间左右倒平。村中418人，死亡108人（其中8户全死）。

安逸村：90%的房屋倒塌，村中189人，死亡50人。

黑白坎：90%房屋倒塌，土墙几乎全部倒塌，村中 87 人，死亡 31 人。

白拉尾：60%的简单木构架房屋全倒平，3 栋破坏较轻，其余严重破坏，村中 79 人，死亡 3 人。

文明村：70%房屋倒毁，清真寺倒塌，村中 1037 人，死亡 125 人。

柏锦村：土掌房全倒，木构架房屋倒塌约 20%，土墙大多数全倒于地，少数局部倒塌，村中 336 人，死 25 人。

莲花村：土库房 10 间全倒，土墙几乎倒平，少数瓦房木构架未倒，土墙局部倒塌，村中 155 人，死 16 人。

由义村：40~50%房屋倾倒，多数土墙倒塌，村中 1000 人，死 120 人。

象鼻岭：共 40 多户，30%房屋全倒，其余墙体全倒或开裂，木架倾斜，死亡 2 人，伤 2 人。

他达：共 22 栋房屋，21 栋全倒平，村中 69 人，伤 35 人，死亡 13 人。

大冲：共 268 间房屋倒平，村中 277 人，死亡 54。

麦冲：大多数房屋墙体倒塌，村中 380 余人，死 14 人。

团山：大多数房屋墙体倒塌，村中 96 人，死亡 5 人。

新安哨：共 91 栋房屋，26 栋全倒，村中 340 人，死 13 人，伤 68 人。

白土寨：共 43 栋房屋，20 栋全倒，村中 187 人，死 12 人，伤 28 人。

石头角落：共 46 户，约一半土房倒毁，死亡 23 人。

十八亩（龙潭）：共 43 户，大多数房屋墙体倒塌，木架歪斜，死亡 9 人。

湾子：43 户，死亡 5 人。者冲：86 户，大部分房屋倒塌，死亡 38 人。

……

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仅仅数秒钟的时间里，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间概念。在这极其短暂的时刻里，山河改形，土地变样，村庄滑移，房屋倒毁，生命消失。

一瞬间之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残缺的高山、大地，残缺的城镇、乡村，残缺的家庭、肢体。

仅仅一瞬间的灾难啊，远远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承受能力。

但是，狰狞的震魔要让我们承受。

笔记：悲惨世界里的生灵

几秒钟之前，曲江两岸的空气中还微微散发着甘蔗和润土的清甜，躺在山坡、河谷上的村庄似乎还有一种远离尘嚣的释然。通海古城，在明明暗暗的灯光中，还显示着古城在夜间所特有的厚实和悠然。几秒钟之后，一切与安静、甜美、明亮有关的事物全部消失了。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里的人们，生与死的距离是那样的近，近得几乎为零。

分分秒秒都有人死去，分分秒秒都有人得救。经历过那个时刻的人，几乎都有一份濒临死亡的体验。在那个时刻，他们才真切地感到，生是那样的美丽，死是那样的残酷，生也艰难，死也艰难，生与死两大主题都同时凸现在自己面前。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一 15 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顶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 个人变成了 15 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火塘附近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馆驿村，原有 548 户人家，共 2373 人，在地震中竟有 38 户全部死难，869

人震亡。这个村的住房绝大多数是夯土墙和土坯墙，毫无抗震能力。在发震瞬间，厚重的墙体顿时倒塌，淹没了熟睡中的人们，许多人在梦中就失去了生命，有的则被尘土窒息而死。其中，马兴和一家9人，全部遇难。马世成一家，也仅有1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幸免于难，其余8人全部震亡。马仲群一家8人，死难6人。林家元全家9人，仅老母和两个小孩幸存。在该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龙东平、马文德，甚至外来走亲访友的49人，也没能逃过劫难。彝族聚居的西寨村，原有129户，557人，11户在地震中全部死难，247人死亡，震亡率高达48%。该村的普兴广一家3人、龙家仙一家4人，全被活活埋死。那天刚结婚的马宗旺夫妇、兄弟、以及前来参加婚礼的4个亲戚，全部遇难。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则住在低矮的“牛棚”。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却全部躲过浩劫，幸免于难。

——位于曲溪的建水第三中学，168间校舍全部震毁，只残存一所古庙的屋架。幸好地震当晚是星期六，师生大部分回家。而住校的150多人中，竟有57人死亡，其中，在一间宿舍里，7个女生齐排排地埋死于墙下。另外，重伤31人，轻伤58人，全校仅有4人安然无恙。校长张耀明在外出差，幸免于难，而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则无一幸免。教师沈泽的4个孩子全部被埋死，妻子悲痛欲绝，造成多年精神失常。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也许震魔不愿伤害这些豆蔻年华的女兵，她们住的营房竟然没有倒塌。姑娘们在极度震骇之后，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幸存者开始集合起来。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本来已岌岌可危的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屋里。震后，部队为她们举行了追悼会，首长为她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帽徽，然后用推土机掘出一个大坑，让百余名风华正茂的女兵长眠其中。

——马家营，村中震开一条大裂缝，恰巧穿过马洪福的楼房，全家4口人全部死难，4具尸体是震后从裂缝中挖掘出来的。

这些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些毛骨悚然的镜头，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而当时正值深夜，因此，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目睹到这“瞬间的劫难”——

一位通海地震的幸存者这样描述：那天晚上，我闹肚子，睡至半夜，睡意朦胧，肚子剧痛，翻身下床赶往茅厕，四周特别安静。突然，“呜”的一声，一个古怪的声音随即而至，但无风动，更不像什么动物的声音。总之，似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种声音。抬头只见，阴沉沉的天空中布满奇形古怪的云彩，说紫不紫，说红不红，变幻莫测，一会儿呈兰白色，一会儿又变成红绿相间，我们叫“火烧天”。四周死一样的寂静，此时，心也莫明其妙地发慌，

怦怦乱跳，恐惧感特别强烈。我慌忙逃进屋里，把门栓上，听见“吱呜……吱呜”的巨响，似数十辆汽车的发动机在同时轰鸣一样。我正在发愣，又听“咣当”一声，大地突然晃动起来，似天旋地转一般，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师回忆说，地震前我一直在看报纸，但心慌得无法静心阅读。没过多久，只听到“当”的一声巨响，就像在地下放了一声闷炮一样。灯火随之熄灭，平时放在桌上的电筒也滚落下地，只感到房子摇动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门窗、土基、瓦片压在地下。当我挣扎起来时，爬过去摸摸那边，不像自己的房间，爬过来摸摸这边，也不像妻子、儿子的住处。我无法辨别房间的方向，头脑里什么也不会想。过了一会儿，我继续摸爬，发现整个房间全是土块、木板。抬头望望，眼前有一条蓝色的影子，可怎么抓也抓不到。我只好向蓝影爬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个大洞，洞外是蓝色的天空。

观音村的朱昌老师说，那天晚上，我住在小学校的青龙阁里，刚刚躺下，身子还没睡稳，地震就发生了。我感到全身失重，像坐飞机一样。当我感到一阵清风迎面吹来时，才发现自己已从三楼上抛到青豆田里，身子仍裹着被子。

俞家河坎的余从宾，是该村大滑移的见证人。地震那天晚上，他到田里放水、巡视回来，刚进家门，随着“轰隆”的响声，他家的房屋移动起来，他摔倒在地，就像坐马车一样，随着他家的房屋滑出100多米。幸而墙从外倒，他才得以存活。震后，他看见他家的楼板，因为滑入一片藕田里，所以从泥土里拱出了一支支鲜藕。

峨山的夏卿贵在地震前已进入梦乡，但随着大地的轰响，他惊醒了。看到窗门一道明亮的白光划破夜空，房屋随即颠簸摇动，房顶上响起一阵冰雹似的打击声。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起床往外跑。可是，脚掌刚落地板，就被摔倒了。爬起来，未等站稳，又被晃倒在楼板上。只听见墙上沙灰块掉落，外面墙倒屋塌，尘土飞扬。他预感不妙，抓起衣裤跑到楼下，楼下隔墙全部倒塌了，周围房屋已成了废墟。此刻大地仍在摇晃，到处是墙壁倒塌的声音。

五街村的皮绍汉，地震那年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1953年他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他说，地震那天晚上房子全倒平了，黄灰雾黑了整个村子，没有月亮，只能黑漆漆地摸着救人。我们不知是地震，以为是战争爆发了。天亮一看，河这边的茅草房都未能保全，山上大石岩都挣裂开了，大裂缝开了又合拢，到处都是死人。

一位幸存的老人说，大地震发生时，他睡醒了一觉，只听到一声巨响之后，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待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别家倒塌的屋顶上，受了重伤。他家7口人，其他人全被压在土墙和瓦砾之中。

通海县城一个姓李的小学生，地震当晚，他姐姐一直在给他讲述自己参加红卫兵大串连的故事，什么吃饭不要钱，坐火车也不要钱，到了北京天安门，还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等等。让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既感到自豪，又非常羡慕。那天夜里，他带着甜美的故事和美好的憧憬安然入睡。可是，时间不长，他就被疯狂的大地颠簸而醒，刺鼻的尘埃让他几乎窒息。当时，他急忙去摸桌上的火柴，想把油灯点亮，但他摸到是一片片土块。他立即呼喊另两张床铺上的弟妹，没有回声。他又呼喊父母和姐姐，也没有回音。不知问什么，他在惊恐中竟然神奇地从倒塌的房屋中摸爬出来。他在大街上呼喊求救，不一会桑园部队的解放军就赶到他身边，奋力搜救他的亲人。但因他家的房屋已夷为平地，他的父母、姐姐和两个弟弟已被深深埋入废墟中，直到第二下午才全部挖刨出来，5个亲人都死亡了，他成了一个孤儿。他说，他的姐姐死得最惨，一根粗重的楼楞恰巧打中了她的头部，模样变得非常恐怖，两个眼珠突出，嘴巴和鼻子完全移位。

高大乡的一位幸存者，心有余悸地说，大地震发生的当夜，他听到炸雷一样的声响，躺着的床顿时颠簸、摇动起来，像在河中的船上一样，房屋随之倾倒。在先后约有2分钟的时间里，他从塌下的房屋空隙里爬出来，发现自己是在屋顶上。他逃到村外，看到四处喷沙冒水。路上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滩滩稀泥，常常有逃难的人陷入里边。

曾云文，原通海县防震减灾局局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为高大乡陶茂村人，地震时约 14 岁。他说，地震前两天，我与母亲、弟弟到十多公里外的山后村做客。地震时，我刚睡下，忽然被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巨响声惊醒，接着村子里一片混乱，大人小孩在外面哭爹喊娘的叫喊着。山后村离极震区稍远，灾情不算太重，只死了一个小孩。而有人家正在办婚事的老毛村灾情则十分严重，当时新娘、新郎正在洞房内向客人敬糖，新郎幸免于难，而就在身旁的新娘子却被压死了。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心急如火，不知在家的父亲、奶奶、弟弟、妹妹生死如何。但天空一团漆黑，余震频繁，我们不敢回家。直至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才出发。只见道路被震得七凸八凹，四面的青山不见了，像被剥了一层皮似的，已不是我们两天前来的那个样子。一路上经过了四五个村子，越往外走越是悲惨。一个个村庄变成了废墟，失掉亲人们的人们哭声不时传了过来。上午 10 点左右，我们回到了陶茂村，进村的大路旁，横七竖八，尸首相枕。我家的房屋已完全倒平，奶奶、弟弟、妹妹已被土墙压死。当时，我们村共计 60 多户人家 320 多个人，就被压死了 170 多人，死绝户多达 11 家。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我们已有 5 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 15 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 7 岁。那天晚上，我们带着 5 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 11 时，才让儿子们去睡觉。而我们夫妇俩却忙乎到 12 点 30 多分。我们刚躺下，正闲聊着，大地震就发生了。我们夫妇俩的身子被土墙埋了半截，丈夫使尽气力将身边的土坯搬开，挣扎着爬下楼去，呼喊房间里的 5 个儿子，可就是听不到儿子们的一丝回音。丈夫只得返回楼上，先将我救出，又一同去救儿子们。此时，儿子们所住的两个房间已被严严实实地掩埋在土块、木头和瓦砾之中。我们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 5 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我们夫妇俩悲痛得几次昏厥过去。

峨山县防震减灾局局长巴玉富说，1 月 4 日那天晚上，小街公社 11 个大队，大多数都在开会，进行上年度的年终分红。发震的瞬间，正在耐心等着领款的社员，迅速被巨大的仓房吞没。当解放军赶来刨开土块瓦砾时，看到一串一串的死尸被压在大梁下面，就像一根线上穿着的蚂蚱，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幸存者艾传贵说，我们普丛村在地震中，死亡 613 人，占总人口的 23%。昔日美丽的村庄，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砖瓦遍地，哭声四起，凄惨之状随处可见。

在通海县高大公社姑娘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杨庆棠说，那天晚上，经过一天的紧张劳动，我一上床就睡着了。正在熟睡之中，强烈的地震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只觉得山摇地动，紧接着轰隆隆的响了几声，我们住的房屋土墙开始倒塌，土坯打在床上。我翻身跑到门外，忽听同院的小姑娘叫“妈，我被压住了，快来救我。”我随着声音找去，小姑娘被土埋得只下头部还在外边了，我赶快用手去刨土，刨了半天，才把她刨出来。随后，我同卢锐明、吕曙红、可家雄等几个青年人分头到村里各处查看。刚出门就听到村民陶兴祥的呼喊声：“快去救救我家三囡！”我和卢锐明一起朝呼喊声奔去，这时到处是一片倒塌的房屋，天空一片漆黑，大地还在不断地震动，每前进一步都有危险。我们两人赶到陶兴祥家，把小三囡从土堆里刨出来了。接着又传来了村民陶兴仁的呼救声：“快来救我！”原来他被倒塌的大梁压住了，脱不了身。我们立即去抬大梁，可怎么也抬不动，用杠子撬，杠子撬断了两根，大梁仍一动不动。怎么办呢？我们急中生智，设法找来砍刀，把大梁一刀一刀地砍断，才把陶兴仁从大梁下面救了出来。

通海县城的杨占禄说，我家 6 口人在地震中遇难。地震时房屋还起火，老岳母被烧，大儿子也被烧。是县革委会的李开疆来把我们刨出来的。6 个亲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6 条死尸摆在那里，怎么办？是一些群众和我的一些要好的朋友来帮忙，到木篙砍了些木头回来，做成 6 口棺材，是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拉出去埋葬了。

七街村的向学陶回忆说，1 月 4 日的午夜，似乎隐约从东边传来一股呼啸声，顿时，山

摇地动，房屋颠簸。我家住房的山墙，随之倒塌下来。房内帐落床摇，烟尘迷漫。我意识到大地震发生了，立即抱着衣被，呼妻携儿，一家人奔出门外，在菜地柏树下瑟缩相对。霎时，地震再起，屋瓦飞坠。一会儿，余震再起，时摇时停，先后不下数十次。由于连续震动，村民均不敢回家。七街村外，南面河埂的地面上出现陷裂，水从凹陷处涌出，有如喷泉，不断汹涌。天亮后，我为了一观究竟，就沿路来到邻村四街，当时，四街村外的阁楼已起火，正在燃烧，西街房屋约倒塌三分之一，北巷、东巷约倒一半；杨下村地质较软，倒塌更多；大营、十街则瓦砾遍地，未倒者已寥寥无几；纳家营房屋则倒塌更甚，听说，死亡者很众，惨不忍睹。我转至大犁、金山，看到房屋大多倾倒，金山公路已经出现崩离凹陷；长河、六一皆则倒塌不堪；通海县城房屋倒塌者亦甚多，昔日整洁壮观的通海县城，已遍地瓦砾，像一片废墟；名胜古迹——聚奎阁歪斜欲坠。沿途死者家属的哀哭声，让我听之心酸垂泪。我听说，地震中心在高大五街，该地灾害更为严重。我们七街的华丕富随刘县长到高大工作，因房屋倒塌致死，还有官泽也在县城遇难身亡。

通海回族干部马恒骧说，1月4日那天，是我刚刚过完6岁生日后的第8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大地、床铺强烈的抖动惊醒，急忙呼喊父亲。刚过而立之年的父亲敏捷地用左手抱起4岁的弟弟，用右手夹着我就往外跑。在慌乱中，父亲的脚被几根铁丝线拌住了，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是我母亲把1岁的三妹放到晒谷场上后又返回来接应我们，从我父亲手中接走了弟弟，父亲才有机会用手去解开铁丝，使我们得以脱险。当我们一家人与爷爷、奶奶、大爹、大妈、四叔、五叔、嬢嬢们一起围拢在晒谷场上时，母亲才发现马喜芳大叔他们还没出来。这时，大地还在不断地震动着，只听到墙倒下去的轰隆声，瓦片哗啦哗啦落下的响声，人们的哭喊声、呼救声，牛、马、狗等动物的惊叫声。在这生死关头，我父亲毫不退缩，勇敢地叫着大伯、四叔、五叔等人，冲向大叔家。一看，大叔家的房屋已完全倒塌。我父亲他们在废墟上大声地呼喊，尽力地刨土，终于将身受重伤的马喜芳大叔和他两岁零8个月的女儿马丽英从土堆瓦砾中抢救出来。接着，我父亲他们又先后刨出纳东存大婶、贵香弟（小我40天），丽秀妹（1岁），但他们都已遇难。那天夜里，三队那边还有一户人家的房子在地震中遭火灾，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天亮后，震灾的残酷面目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庄彻底变了模样，房屋、街道不见了，到处是残墙断壁，歪梁倾柱，土堆瓦砾，一片废墟。1月6日，除古城村和第6生产队的汉族外，纳家营的死难者共117人，全部集中停放在村西，幸存者为他们洗“买衣棒”（尸体），站“者那则”（为死者祈祷），然后，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木板陆续将他们抬到小长山上埋葬，掩埋好一个又去埋另一个。当时，因来不及把坟墓掘成常规的燕子洞式，就匆匆挖成了马槽式的坟，尸体放下去后，砍些石榴树枝来盖上，再加上一层土就算完工了。这次大地震发生的那年，纳古镇还是四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当时有899户，3486人，震亡162人，占总人口的4.65%。

通海画家赵保林在一篇关于地震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家老屋紧挨着周家花园（原通海县供销社），大震发生后，我们立即从家中逃散出来。这时，我们隐约听到从周家花园后院的废墟里断断续续传出“毛主席万岁”的呼叫声。我父亲知道住在供销社后院屋子里的是供销社的一位领导。于是，父亲和我打着手电筒，爬到这位领导被埋的地方一看，那里已房倒屋塌，土堆如山，仅靠父亲和我是无法把他们抢救出来的。不一会，从土堆里传出的“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已经很弱了，再后来，就再也听不到了。

远在极震区之外的李家顺谈到通海大地震波及澄江县时说，我经历的惊恐情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怎能忘记呢？当那似飞机又似大炮轰鸣的地声和紧接着强烈的颠簸摇晃把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之中的人们惊醒时，慌忙夺门而出的人们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人群中，有的在嚷着，敌人的原子弹来了；有的说是龙王爷在发怒；有的在乱叫、乱喊、乱哭……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后来才知，原来是发生了大地震，再往后又知震中在通海高大公社，通海倒了不少房屋，死了不少的人。从此，地震，这个名词就是这样伴着惨痛的记忆走进了

千家万户。

现居昆明的女作家陈约红说，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个旧市的大批居民和机关干部被疏散下放到建水、通海一带。我也在1970年1月1日从个旧护送母亲和弟妹到了建水南庄。生产队先将我们安排在一户老农家，可那摇摇欲坠的几间破屋，猪鸡猫狗人挤在一堆的窘状，已不可能再容纳我家。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搬到另外一位大妈家，在一间小偏厦住了下来。我将家人安顿好，已是1月4日晚，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返回个旧。当晚，我与母亲说了许多话，刚刚朦胧睡去，突然一阵猛烈的摇晃惊醒了我，身下的木床颠簸得十分剧烈。我抓住床档想爬起来，却怎么也坐不稳，墙壁乃至整幢屋子都在摇动。同时被惊醒的母亲慌忙打开手电筒，只见小房间里尘土弥漫，一根挂衣杆在大幅度地摆动，地底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暴跳，不时发出隆隆的闷响。窗外有哗哗倒塌的声音，有什么东西乒乒乓乓地在往下掉。慢慢的震动平息了，周围一片死寂。蓦地，屋外爆出尖锐的哭声，紧接着有了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用力吹哨子，那是叫民兵集合。又过了一会，有人砰砰敲打我们的窗户，并大声吼叫：“快起来，快起来，到甘蔗地里去，还有大地震……”我们急忙抱起被子，跌跌撞撞跑到屋外。屋外乱哄哄的，尽是惊慌失措的村里人。我们跑到村外的一片宽阔的甘蔗地里，正七嘴八舌地说着，大地又抖动起来，天空呈现出一种古怪的暗紫色，密密的甘蔗林哗啦哗啦一阵响，不远处的大山在倾斜起伏，耳边鼓荡着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尖啸，情形十分恐怖。我们坐在甘蔗地里等到天亮，才发觉村里倒了不少房屋。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只垮了一个角，而原先安排我家住的那户老农家，已成了一堆破砖烂瓦，他家昨晚还欢蹦乱跳的一个小女孩，被砸得血肉模糊，早已断气。很快有消息说，震中在通海，距我们这里仅60多公里。这时，公社已在组织救人，部队已出动。我随着村里的一群年轻人，爬上部队的大卡车，一路只见坍塌的房屋，痛哭的人群。车到李浩寨，这里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到了馆驿、高大一带，已看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子。在往前走，到处是残垣断壁、破砖、烂瓦、碎石。由于公路严重变形，车子无法开到震中通海，救灾的部队战士和民兵，很多是跑步去的。那边的人来说，房子全垮了，死了很多人，那个古色古香的小县城基本消失了。

1999年10至11月，我的学生皮赢带我到高大乡调查、采访，他是高大乡人，家在通海大地震的震中——五街村。那段日子，我们时常被一些悲惨故事所撼动。在我和他的笔记本上，曾留下这样的记录：

沙田村有一位老人，因为天冷，把取暖用的小烘笼放在床上，与之同眠。地震时，老人被埋，身子无法移动，小烘笼中的炭火，活生生地把老人的大胯烧熟、烧焦。老人发出的惨叫声，刺破天幕，令人心碎。天亮时，老人被刨出，送到医疗队，后来被上海的医生治好。

老茅村的钱普英，地震时，她与两个姐姐同睡一床。大姐、二姐睡在靠近山墙那头，她睡在靠近板壁这边。山墙倒下，把她们三姐妹埋住。她被一条挂衣服的铁线紧紧勒住脖子，无法动弹。二姐对她说：我们不能这样等死，我用脚蹬你，你使力挣一挣。二姐噤噤地蹬了起来，她这边果然松动了许多，再奋力一挣，身子从土堆里脱出来。她立即去刨姐姐，但由于她幼小力薄，姐姐埋得又深，一时刨不出来。二姐叫她去请人来刨。她好不容易摸到村头，哀求那些正在烤火的人去救救姐姐。有一个人跟着她来了，但推开几个土基之后，又去抢救别人了。她只好爬出来，又去求人。如是几次，她已辨认不了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只见四处是土基，到处是椽子，她胡乱地寻找。当找到她家时，仍听得到二姐在呼喊：救救我，救救我。她边刨边向人们呼喊：你们快来救救我姐姐，她还活着。一直到天亮，等她爹收养的一个儿子从公路7团赶回来，才刨出了她的两个姐姐。大姐的头已被土基砸开，估计没哼一声就死了。二姐已经被压扁，是慢慢断气的。第三天，她刨出了她的母亲、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都死了。她父亲因为在外地赶牛，幸免于难。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新娘子连喊几声：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你快跑吧。他没有抛下她，而是紧紧地把她抱了出来，她的热血流满了他的胸膛和手臂。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让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累得坐下就起不了身。

五街村的陈福军，地震时未满10岁，与姐姐同床，二人被深埋在土墙里。他的嘴刚巧被一口瓦堵住，呼吸极其困难，无法呼救。他的脚掌压在姐姐的屁股上，感受着姐姐挣扎、冒冷汗、流尿，直至死亡的过程。那时每当感到姐姐在向他求救时，他就使劲地啃那口瓦，直至把瓦磨烂了。他被救出来后，嘴唇肿得像猪嘴，没法吃饭。后来，是一个姓杜的昭通医生，帮他医好的。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不幸遇难，别人把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大家都认为娘俩死了，准备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娘儿俩。可是，当人们返回来时，看见那个孩子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槽子村三个幸存者之一的陈惠英，地震那年住在土掌房里，与3个孩子同睡。地震时，只觉得地盘翻过来压在她们身上。她用手臂保护着女儿，让女儿在她的腋下呼吸。而5岁的小儿子则被墙土捂死，7岁的大儿子在土堆中挣命，把她腿上的皮肉蹬坏了。第二天天亮时，她和女儿被公路6连的民工刨出来。她看到是床头一个老式大木柜救了她的生命，所以从此把大木柜视为她的保护神，至今仍放在她的床头，不肯遗弃。

汉屯的皮宗全，地震时被埋在土里，皮绍喜来救他，刨了好一阵，他的头刚露出来。这时，地又摇动起来，皮绍喜慌忙抓一顶笠帽，罩住他的头，然后逃出屋外。待地住了，皮绍喜又爬进来，帮他刨到腰部。这时，余震又来了，皮绍喜只好离开。最后，是皮绍喜邀约3个人来抱住他，把他像拔萝卜一样的拔出来，他的腿因此负了重伤。他家共7人，竟有5人震亡。他只好拄着拐棍，埋葬自己的亲人。

老茅村的吴秀珍，地震时，她与母亲同睡，双双被墙土埋没了。床被打得就像直立起来，她这边升高，母亲那边落下。母亲的头正对着窗台，窗台上放着一罐面辣椒，全部打落在母亲脑上。母亲主要不是被墙打死，而是被辣椒面呛死的。她被刨出来时，眼睛、鼻子、嘴巴、头发里，全充满了辣椒面，脸色青紫，不忍目睹。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我，地震时，他被深深埋在土基中，蚊帐成为一团，堵住了他的鼻子。他听到外边房倒屋塌、哭喊叫嚷的声音，可他无论怎样叫喊，也发不出声来。这时他感到小儿子还活着，正在挣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年仅6岁的小儿子正等待他抢救。他立即拼命用嘴把蚊帐咬碎，让自己的鼻子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之后，他艰难地呼唤儿子，教儿子如何用嘴把蚊帐咬开。儿子成功了，不断向外发出呼救声。他艰难地对儿子说：你没力气叫了，歇一会，喘喘气，我来喊。就这样，他呼喊几声，儿子呼喊几声，直到外面的人听到了，把父子俩救了出来。他说：“不要以为呼喊像我们现在这样容易，那个时候，喊一声是多么艰难，就像大脑里有一块铁坨一样，一喊就掉下来，压住脖子，喘不出气来，全身疼痛难忍。小儿子的处境也许比我艰难，但他非常懂事，我叫不出声时，他就接着呼叫。”

一位现年47岁的妇女向我陈述，地震那天晚上，她同父母一起从废墟里爬出，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全家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木然地站着，看着人们纷纷从土墙瓦砾中爬出来，然后聚集到她们这边。这时，有一位长者告诉她，刚才有一个人到她家倒塌的屋前，焦急万分地呼叫她的名字，也许现在还在呼喊。她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回答说：听不出来，声音变调了。她来不及多问，就要往家里冲去，却被父母、亲戚死死拖住。当天晚上她问遍了所有逃出来的亲戚、朋友，都说：我们没去叫过你。她又去问那位长者。那位忠厚的长者说：我听得真真切切的，不会错，的确有一个人去叫你。后来，她一一列举了一长串有可能去叫她的人，但通过验证后，都没去过。这件事快过去三十年了，她依然记忆犹新，把每一个细节讲得清清楚楚。她说：“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感动。你们想一想，在

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着逃命，而有个人还能想起别人，这个人是什么人，肯定是个伟大的人。后来的日子，不管我遇到多少困难和委屈，只要想起这个人，我就坚强起来”。的确，生活对于她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感动、一种相通、一种幸福。如今，这个神秘的人，你在哪里？

五街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两个小时刚生孩子。地震时，丈夫、婆婆、还有刚生下的孩子，全被打死，仅剩下她一人。是村里的人把她救出，用蓑衣裹着她，把她抱到安全的地方。因为那时天地漆黑，她无法认出救她的那个人。后来，她嫁到了远处，仍然忘记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忘记不了那个救她的人。

六一村的飞家营，在地震中房屋被夷为一片平地。幸存者从各个方向逃向村口。可是到了村口，才发现全都站在高高的废墟上，难以下去。这时，有一位老汉勇敢地跳下去，一个一个地把小孩接下去，又一个一个地让大人蹬着他的肩膀走下去。后来，有一个手提马灯的人发现，这位老汉的左脚拖着一棵椽子，椽子上的铁钉穿过了他的脚掌，鲜血一直流个不停。

的确，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刻不碰到某种动人的事情，或者，自己在那个时刻会做出平时不可能做出的善举。因此，在每个幸存者痛苦的心中都荡漾着许多甜蜜的记忆。当然，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性中的缺陷和丑陋的一面，也在瞬间暴露出来。

在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年人，他家在地震中没有什么伤亡。他们逃出地震现场后，似乎明白了什么道理，大哥带着3个兄弟又冲进了村庄。震后，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兄弟3人是救灾英雄，肯定抢救出了许多人。但后来发现，谁也没被他们刨过、背过。那天夜里，他们去村里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地震后他家很有钱，成了村中的富人。

从个旧下放到农村的赵某某家，当时暂住在生产队里的烤烟房里。地震时，烤房没倒，他们一家安然无恙，而且还搬出了许多家俱和衣被，放在打谷场上。一群逃难出来的小孩，全身精赤条条的，在寒冬的夜空下瑟瑟发抖。许多老人去向这家人求情：把被子借给这群可怜的孩子盖盖吧。可那户个旧人不但不同意，还把求情的人骂了一通。当时，逃难出来的人，大多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无法帮助孩子，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这群小孩发呆。后来，有一位妇女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发狠地冲进村子，要为孩子们取些衣服、被子。但是，她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她被打死在街道上的一堵土墙之下。那户个旧人也许被感动了，最后同意把一条崭新的被子借给了老人和小孩。

还有一位姓柏的男子对我说，地震之后，他估计自家的人活不了啦，因为是双层的山墙把他的亲人埋了几米深。因此，他干脆跑到邻村去救出嫁的妹子。但是，邻村有人说他是来捞死绝户的油水。一气之下，他转身返回。事后得知，那天晚上，他妹子埋得并不深，只是由于头发辫子过长，被死死绞缠在土块、木头、瓦砾中，无法解脱。许多救灾的人，踩着她的头顶而过。天亮时，她才咽气。

馆驿公社革委会主任金桂仙，在地震发生后，她发现一个劳改释放分子不是先去抢救贫下中农，而是在竭力挖刨土里的地主分子。她愤怒极了，立即责令那个劳改释放分子，快去抢救被埋的贫下中农。

通海农民作家杨应昌对我说，地震发生后，甸心大队的治保主任葛建文夫妇，被掩埋在土块瓦砾之下。第二天有人去挖刨他们时，发现夫妇俩已死了，两具尸体叠压在一起，丈夫的生殖器还在妻子的身体中。大家一看，觉得非常恶心，有人当即用锄头去敲打死者的屁股，把他们的身体分开。还骂他们活着的时候作孽，才会遭此报应。

在曲江镇，正当人们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然传来玉溪东风水库倒塌的消息。而曲江镇地处东风水库下游，只要水库大坝一塌，就有全镇淹没的危险。因此，弄得大家心慌意乱，无心救人，纷纷逃离震灾现场。等到弄清东风水库坝体并没倒塌时，人们才返回救人。但已经拖延了宝贵的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镇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大地震之后，我们看见——

许多家庭的门前，摆满了死绝户的尸体；
许多村庄的晒谷场上，躺满了一排排的死者；
许多山脚、路口，堆放着刚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腐尸。
妇女和小孩悲恸的哭声不绝于耳。
目光呆滞，口唇发紫的男人，令人望而退避。
在惨白的早晨，或暗淡的黄昏，我们常常看到——
有人，用老牛车把三、五个死尸拉到村外同埋；
有人，用箩筐前后各挑着一个亲人的尸体去葬；
有人，干脆把死尸放到地震裂缝里，扒土掩上。
幸存者极少的村庄，只能大人葬大人，孩子埋孩子，随便挖一洞，匆匆埋一个人。
震魔张开的血腥之口，一次就吞下了上万个地球的生灵。

发现：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整个灾区上空时常飞过一架又一架清晰可见的飞机。人们都说：毛主席坐在上面，他老人家来看望我们了。也有人说：是周总理坐在上面，他下飞机后，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这里。

这种企盼，并不是奢望，而是当时那种领袖与群众心心相映、息息相通的真实写照，是一种情感上的巨大依托、上下之间的体贴和理解。现在想来，那情景依然能激起通海人民感情上的涟漪，心中涌起一阵春潮。

当然，通海灾区的人民也许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与通海大地震还有以下一段生动的故事：

当大地震发生后仅两小时，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就决定：由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带队，耿庆国和其他几位地震科学家参加，立即飞赴云南地震现场。5日上午，他们飞到昆明，乘车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刘英勇就接到了刘西尧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1月5日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耿庆国在刘英勇身边做着笔录，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1月20日，周总理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又问刘西尧：“云南地震情况怎样？会议（按：指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开得如何？各个省的代表是否都来了？”周总理指示：“首先还是要确定危险区，有重点地布置，不要病急了，才抓医生，要像医治地方病那样，以事先防治为主。地震班子要统一起来，经常住在一个中心，兼管各地。”“现在看来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宣传时注意不要造成恐慌。”

1月24日，刘西尧打电话给在通海的刘英勇，指定刘英勇和耿庆国立即返京出席已于1月17日开幕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向会议代表报告通海地震情况。

2月5日是己酉年除夕，会议代表没有放假。晚上，军代表王克仁和刘英勇告诉耿庆国：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做重要讲话，事先他要刘西尧找几位青年专家给他讲讲有关地震的情况。经刘西尧提名，决定你们几个人作为青年专家，出席周总理的小型召见会，希望做好准备，这两天不准外出，会议日程安排对外界严格保密。

2月6日是庚戌年春节。晚上10时正，由刘西尧率领，分乘几辆轿车从北京科学会堂开至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厅。

一下车，耿庆国就抓紧时间，把云南通海地震的震害照片等，一一悬挂或摆放在周总理

坐席前面。他刚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周总理就微笑着走了进来。

周总理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首先询问在座的同志：“这次云南地震是否比邢台地震厉害得多？有到过云南现场去的没有？有到过邢台现场去的没有？有没有两个地方都去过的？”与会人员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又详细看了全部的震害照片之后，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接着周恩来用了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听取了关于云南通海7.8级地震和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在汇报过程中，周总理总是主动发问，详细了解最新发展情况和每一个细枝末节，而且，一直亲手做笔记。他手头有一张与会者名单，见耿庆国是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任技术台长。就向他询问：“耿庆国同志，你是地质部的。你对地震预报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李四光同志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耿庆国非常惶恐的站起来回答说：“我对地震预报没有什么主张和观点。我完全拥护李老的主张和观点。李老是地质力学、地应力观点，他强调地球自转速度的不均匀性，造成了地壳的构造运动；在研究活动构造体系的基础上，划分危险区，通过测定地应力变化加强过程来预测地震。”周总理要他坐下回答问题。总理说：“耿庆国同志，你是我们培养的？”，“是”。“哪个学校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在北京时的科技大学？”“是”。总理又问：“科技大学有没有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回答说：“没有。”“北京大学呢？”青年专家马宗晋回答说：“也没有。”“地质学院呢？”大家一面摇头，一面回答说：“还没有。”周总理说：“我们国内总可以创办一个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嘛！地应力是肯定存在的，运动的变化一定会有力的表现。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周总理又问：“耿庆国同志，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10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10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于是，大家遵照周总理的提问，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周总理说：“测震，地震台我去邢台看过。地形变搞些什么，归谁管？地倾斜归谁搞？地应力归谁搞？用地磁预报地震何必那么急于否定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提出来研究，看哪一种比重大。地电归谁搞？重力是怎么回事？地下水，邢台地震时变化很显著嘛！冒黑水是什么原因，云南有没有？水化学是什么？氡气是什么，英文怎么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9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凌晨3时30分左右，召见快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对在座的昆明军区代表李德俊说：“我还要向谭辅仁同志道歉呢！”（谭辅仁当时为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周总理接着说道：“河北邢台地震，我去过两次。这次云南通海地震，我一次也没有去成。我是动过念头的，想到云南通海去看一下，但因为忙，没有走开”。停了一下，周总理又重复说：“我是动过两次念头的，都是因为忙，没有去成。如果云南的老百姓责怪我：你为什么偏爱河北？我接受这个批评！”

40年了，周恩来总理向通海人民发出的声音，通过老一代地震科学家耿庆国先生“温馨的回忆”，传达到杞麓湖畔和曲江两岸。通海这块土地上虽然没能留下总理深深的足迹，但这片天空里永远回响着周总理深情的声音。

紧急大救援

口述：救援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效

陈晓楠：经历了通海大地震的杨杨，经过多年的调查采访，对大地震的救援情况已非常熟悉。他说，最早向上级通报大地震消息的，是当时通海县革委会的几个领导。

杨杨：大地震发生后不到 10 分钟，通海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开疆、军代表卫天恩就通过自救，从废墟中挣扎出来，迅速跑到革委会门外球场上。他俩商量，要尽快把到镇海下乡的革委会主任付国林接回来，指挥抗震救灾。1 时 15 分左右，县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张启伦跨上一辆自行车，飞速前往桑园 150 部队，准备借部队的汽车到玉溪专区报告灾情。但是，150 部队的汽车坏了，他又奔向 20 公里之外的河西 169 部队。在 169 部队里找到汽车后，立即跳上去，急速驶向玉溪。1 时 20 分，县革委会常委沈培英从饮食服务公司穿过断墙破瓦阻塞的街道，飞速跑到县革委会，向李开疆、卫天恩汇报了城关镇（现秀山镇）的灾情。他们三人立即分头到各条街道，组织群众开展抢救工作。1 时 40 分，付国林从镇海赶到县革委会，在球场上，他同李开疆、卫天恩交换意见后，作出三条决定：一是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指挥战斗；二是要求各级领导、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坚守战斗岗位，组织群众抢救受伤者和国家财产；三是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严格看守好国家仓库和重要物资。1 时 50 分，军代表吴玉昆接受了付国林交给的任务，背着电话机，跑到 3 公里之外的公路上，搭上电话线，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报告了灾情。正当大家准备分头去传达县革委会的三条决定时，县革委会副主任李朝兴从九街回来了。付国林一见李朝兴就问：“九街情况怎样？现在群众最需要什么？”李朝兴回答说：“九街灾情很严重，现在最需要有坚强的领导班子指挥大家抢救。”付国林说：“对，我们县革委会应当马上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你看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好？”李朝兴想了一想，回答说：“农技站后面那块广场上，场子宽，又安全。”付国林考虑了一下说：“那个场地宽、安全，应当作伤员的救护站。伤病员应当马上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找一个靠近县革委会的地方成立指挥部，让基层的同志和群众容易找到我们。就在这块球场上吧。”于是，通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就确定设立在离往日办公楼不远的球场上。4 时 20 分，付国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县革委会和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5 时，天还未亮，大家带着任务，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

凤凰卫视：通海发生地震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到昆明，云南省迅速组织开展救援。

杨杨：通海大地震，震动了西南，震动了全国。一场全省、全国性的紧急救援于当天夜里拉开了帷幕。那天夜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昆明军区的领导谭甫仁、鲁瑞林、黎锡福等人，被强烈的地震波惊醒，他们立即奔赴指挥岗位。当时，最重要的是弄清发震地点及其灾情，但由于震感强烈，昆明海源寺的地震监测仪器记录出格，一时难以确定震中。他们只好通过省直属机关的电话和部队无线电台来确定灾区。当时，通海，没有信号；曲溪，没有信号；峨山，没有信号；石屏，没有信号。凌晨 2 时 30 分，他们大致圈划出了受灾范围。4 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昆明军区立即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那里救灾。省政府向省、市有关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投入救灾准备。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切都是神一样的速度。省商业局准备日用杂品；省医药公司准

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省石油公司准备 40 部油灌车；省物资局准备救灾物资；省交通局准备 200 辆汽车。5 时，各医院组织的医疗队准时出发，奔向灾区。天刚亮，省政府又组织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医疗卫生组、物资供应组、交通运输组、救灾宣传组、灾情接待组。指挥部成立后，省政府、昆明军区、省军区负责人又立即赶赴重灾区、成立了 3 个前线指挥所。1 月 5 日上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就带领军队干部赶到通海，主持抗震救灾工作。当天，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抗震救灾领导小组。鲁瑞林任组长，昆明军区十四军副政委王玉昆、后勤部政委王之江和通海县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副主任李开疆为组员，领导全县的抗震救灾。

陈晓楠：通海大地震发生后，远在北京的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当时就获知了这个消息。

杨杨：1 月 4 日 23 时，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刚刚原则上通过了拟议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起草报告的耿庆国刚刚睡下，协助执笔起草报告的王树华就来敲他的房门。“小耿，小耿，快起来！”耿庆国以为要叫他连夜突击定稿，便说“老王，先睡一会儿，稿子明天再改，来得及”。王树华焦急地说：“地震了！”耿庆国一听，像触电一般地从床上跳起来，边开门边问：“震中在哪？”王树华说：“云南昆明以南。”耿庆国又问：“多大？”王树华回答：“7.8 级！”耿庆国顿时睡意全消，匆忙穿好衣服来到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驻地的会议室里。不大一会儿，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军代表王克仁，办公室主任刘英勇，还有张魁三、王树华、李国栋等人都来了。刘西尧亲自调兵遣将，指定刘英勇带队，组成“通海综合地震考察队”（15 个单位，250 余人参加），飞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灾情调查与观测等工作。

凤凰卫视：地震发生在凌晨，几个小时后，第一批救援人员就出现在地震灾区。而在这些救援队伍未来之前，村民们已开展非常有效的自救和互救了。

杨杨：获悉了通海地震灾情的玉溪专区革委会，一方面立即派出专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厂矿工人，连夜赶往通海县城。另一方面，他们也设法向云南省革委会、省军区汇报。4 时左右，玉溪专区革委会派来的救援人员就赶到了通海县城，他们立即与当地居民一起抢救废墟下呼救的人们，奋力用手挖刨出许多伤员，并一一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对于刨出来的死者，则抬到环城公路上停放。解放军驻峨山某部自救脱险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率领全体指战员，全力以赴，向人口密集的地区跑步前进，投入救援，当即救出受灾群众 584 人。解放军驻建水部队，一接到命令，连夜赶赴通海，途中因交通阻断，只好下车跑步前进。天未亮就赶到高大乡的各个村寨，把许多废墟下的农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通海、曲江、建水的驻军，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由主要领导干部带领部队赶到重灾区。某团党委，在震后 20 多分钟就召开了常委会，成立前方指挥所和后方救护站，有组织、有领导地投入了救援工作。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云南分队在通海考察的一个小组，在大地震发生后，6 人都幸运地从通海人民旅社的废墟中脱险出来，他们听到哪里有呼救声，就立即爬进那里的土堆瓦砾之中，用手刨土、搬木柱，到天亮时，他们已经救出了 5 个成年人和 2 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妇女因伤势严重，经他们抢救无效后死亡。在高寨附近的公路七团五连和桥工队 200 多职工，在频频的余震中，赶到高寨，把高大公社机关中被埋的干部和高寨村受难的农民刨出来，受伤的抬到安全地带，死亡的集中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两个小时内，大批的外来救援人员是无法迅速赶到灾区的，许多灾民还被埋压在废墟之中，而余震又不断地发生，瓦砾、土块不断地倾压下来。怎么办呢？高大公社的老百姓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自救互救的精神。据通海防震减灾局原局长曾云文调查，高大公社陶茂村的民房多为尖顶穿斗土木结构房，四周为土墙，震后许多人并未被全身埋压。该村的龚玉华下肢被房梁压住，无法脱身，频繁的余震将瓦砾土块向他袭来，他随时都有被全部埋下去的可能，但他没有被吓住，用手不断地清除废土瓦砾，一点点向外挪动身子，最后得以脱身。在五街上村，虽然

全村有 315 人被压在废墟中，但其中就有 121 人像龚玉华一样从死亡的边缘自己挣扎了出来。脱离了危险的人们迅速开展以家庭为主的互救行动。深夜里一片漆黑，村庄已变成废墟，这时，即使有外援人员加入也很难判定受难者的具体位置。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救活动，却准确有效地救出了埋得较轻的人员。经此法救出的人员大多得以生存下来。他举例说，陶茂村的曾云全脱险后，被埋的三叔、三嫂等大声呼救，他循声而去，把他们救了出来。曾云忠及其母亲、哥嫂、姐弟等 6 人虽然没有呼救声，但曾云全根据他们居室床铺的位置进行抢救，使他们得以脱险。当个人及家庭自救脱险后，人们便自动组合，两人一伙，或三至五人一组，听到呼救声便循声而去，或者是在其家庭成员的指引下，及时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和邻居。之后，被抢救出来的人又加入到互救的队伍，使互救队伍不断壮大起来。如牟宝璜，他一个人就救出了邻居 12 人，而这 12 人出来后，又加入了互救的行列。据震后统计，地处十烈度震区的普丛村第一生产队，共 72 户 347 人，在地震中死亡 114 人，但他们通过个人自救和家庭互救却让 113 人脱离了危险，其余 120 人经过近 3 小时的邻里互救，也全部脱险。第二生产队共 335 人，震亡 139 人，通过互救脱险了 122 人。第三生产队共 404 人，震亡 65 人，在互救中脱险了 150 人。第四生产队共 464 人，震亡 141 人，因互救脱险了 199 人。这种有效的自救和互救行动，使该村 77.4% 的被埋者很快脱险，大大减少了灾民的死亡人数。六一村本是一个重灾区，死亡人数高达 197 人，其中有 7 户人家全部遇难，但由于该村的自救、互救活动开展得好，仅地震当天就从土块瓦砾下抢救出了 180 多人。据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李培金后来回忆，地震发生后不久，住在该村检查指导工作的县革委会干部普家寿，就立即找到党支部书记罗朝安，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迅速组织党员、团员、社队干部、积极分子去抢救废墟下的人们。该村的民兵营长罗家富从瓦砾中挣扎出来，顾不得抢救自己的父母，就立即带领民兵开展互救工作，很快就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 7 人的生命。共产党员李正义和他的妻子李王氏在自己脱险后，冒着余震的威胁，勇敢地去抢救邻居，他们强忍着身上和手指的疼痛，用手刨土搬砖，很快把李世贵夫妇从废墟中救了出来。第一生产队的罗兆宽和王得科，自发组织了一支救援队，快速赶到灾情最重的飞家营，成功地救出了 3 个人。的确，从地震后到天亮时，这真是一个与死神搏斗的重要时刻，没有挖刨工具，也没有照明灯，仅凭一种精神、一种胆量、一双手，从通海到曲溪，从峨山到高大，从秀山脚下，到杞麓湖畔，从高寨到观音山，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抢救了多少生命？我们已无法完全统计。1 月 7 日，救援工作达到了一个高潮。那天，中共中央发来慰问电。灾区人民听到了中央的声音，那种激动，那种得到中央关怀的幸福感，那种把电文的每一字、每一句都铭记心中的时刻，让每个经历者，产生了多大的精神动力。至今，许多人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那封慰问信，许多人家还珍藏着那封慰问信。

口述：感谢解放军，难忘医疗队

凤凰卫视：1 月 5，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 72 名队员乘专机达到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一下车，医疗队立即奔赴县城和其它 6 个公社的 8 个重灾区。

杨杨：北京医疗队于 6 日到达通海，我们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会走路的，统统送到了医疗队。上海医疗队是 6 号下午才组建，仅用了两个小时，就把上海各大医院的优秀医生挑选出来，集合到机场，然后奔赴云南灾区，8 号到达通海。四川省由十三军总医院、第四军医大学、四川医学院等 8 个单位，共 128 人，组成四川慰问医疗队，于 9 日赶到通海。此后，贵州、广东的医疗队到了；东川、思茅、曲靖、昭通的医疗队到了；开远、弥勒、沾益、墨江、普洱、新平、澄江、易门、以礼河的医疗队和救灾民工到了。

凤凰卫视：医疗队的出现，让受灾的人们看到了希望。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杨杨：我最记得的，北京的医疗队一来，那些医生就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赶紧向那些医生询问毛主席的身体好不好？村民们也许认为，这些医生既然是毛主席派来的，既然天天住在北京，那么他们就能天天见到毛主席，所以村民表示就非常羡慕，非常佩服，也非常感激。特别是这支医疗队到达通海的那天，也就是6号，刚好有飞机出现在天空，我亲眼看见过两三次，是那种大飞机，飞得很矮的，机身上有些文字，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不认识那些字，因为那当时我还没上小学。许多人看到飞机来了就说，毛主席一定坐在那架飞机上，他老人家来看我们了。飞机很快在我们头顶上飞过，但不一会又返回来，在我们村子上空转了一圈，然后才飞走。许多人又说，毛主席还没看清我们，他还要飞回来，他不忍心看着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还有人说，毛主席肯定想下来看我们，只是我们这里没有飞机场，他落不下来，就只能在飞机上看我们了。接着，大家一起望着远去的飞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小孩也跟着那些大人，大声呼叫。当时，好像声音越大，我们的希望越大，我们的胆量越大，什么也不用担心，什么也不用怕了，大家的情绪自然也就好了起来。

凤凰卫视：发生地震的那一年，杨杨还不到7岁，但是北京和上海的医疗队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记得，当时手术台非常简陋，是土坯和砖头临时修葺的。

杨杨：我们一群小孩子非常好奇，经常悄悄地站在医疗队的帐篷外面，往里看，听说解放军正在里面做手术。我们那时把做手术称为开刀，那是很神秘的事情。我们只能站在外面远远地看，不能走近，更不能进去。我们反复偏着头往里看，其实里边也没什么，就是一个用土坯和砖头砌起来的土台子，伤员躺在上面，医生围着土台子忙忙碌碌的，一直转个不停，那究竟是做什么手术呀？我们一直感到很奇怪。当时，在那样的土台子上抢救了很多，许多从那里出来的伤员都夸赞上海和北京医疗队，说那些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什么病都能医，而且态度也非常好。至今还有还有许多村民记得，当年，那些医生让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那个时候，许多医务人员连续工作40几个小时不休息。据赵保林讲述，他家草棚附近也有一个伤员集中救治点，也是由北京医疗队的一个小分队负责。在他的眼里，北京的医生一进入灾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吃过一顿安稳的饭菜。他们在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不断与死神搏斗，仅仅三天时间，他们就抢救了36个危重伤员。在赵保林的记忆中，有一位看上去已年过五旬的老医生，是分队的队长，他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一整天。最近几年，我在当年的灾区采访调查时，常常听到有人说，感谢解放军，难忘医疗队。我还多次听到有人说：大地震之后，我们这里为什么少有瘫痪的、残废的人，就是因为北京、上海来的医生把我们的伤病治好了，所以许多村民为了表示对医疗队的感激之情，就在孩子的名字上做文章。我家所在的那条小巷里就有一个孩子，被他母亲改名为“小感谢”，其他取名或改名为“小北京”或“小上海”，就举不胜举了。

凤凰卫视：由于地震突然袭击，在当时，灾区的人们吃穿都遇到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惊魂初定的人们开始冒着余震，到废墟中抢出一些衣物和粮食。

杨杨：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听说飞机空投饼干、馒头和棉衣棉被，但仅仅是听说而已，我们什么也没见过，更不用说吃到、穿到、用到了。没办法，我父母只好冒着余震的危险几次钻进我家倒塌的房屋里搜寻衣物和粮食，但收效不大。我十几天都没吃过香喷喷的饭菜了，特别想吃。一天，北京医疗队的炊事员开始炒菜了，那种菜香非常诱人，我们几个小孩子被吸引过去，站在那里不愿走开。医生们开饭了，我们仍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他们吃饭吃菜。

我们这些小孩子中，有一个胆子非常大的小女孩，年龄比我还小，她一直站在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医生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神情，是一副馋极了的样子，她死死盯着那个人碗里的饭菜，人家吃一口，她就随之咽一次口水。那个人抬起头来望她一眼，实在没办法再吃下去，就转身找来一个盘子，分了一点点给她。她接过盘子，用手几下就把饭菜抓吃完了。当时，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个小女孩，十分盼望有人也能分一口给我们吃吃。

调查：抗震救灾中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一）

通海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军代表吴玉昆同志，1970年通海大地震前，随整党宣传队进驻通海县邮政局。

1月4日中午，他感到胃一阵阵绞痛，没有吃进一点饮食，夜里痛得睡不着觉。他睡的床突然强烈震动起来，房屋倒塌了！他忍着剧烈的胃病，敏捷地跳下床，迅速地侦察情况。他发现电话线路中断了，杨本舜等5个同志被埋在土墙底下。吴玉昆不顾胃痛，不怕牺牲，冲入后院救人。

这时余震不断发生，墙“轰隆，轰隆”接二连三地倒塌，房上的瓦“哗啦，哗啦”像雨点般地掉落下来，他随时都有被埋的危险。吴玉昆同志置生死于度外，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奋力抢救，5个同志脱险了。

电话线路在地震时震断了。通海县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同志到杨广公社镇海大队下乡去了，他的情况怎么样？全县16万人民的情况又怎么样？一连串的问题在吴玉昆的头脑里盘旋着。他想：“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我要赶快去县革委了解情况”。他迅速穿越过被土块石头堵塞的街道，直奔通海县革委会。这时，几位副主任已从土中挣扎出来，正着手组织抢救工作。吴玉昆同志提出派车去接付国林主任的意见，马上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他又飞快地越过重重障碍，回到邮电局，组织人力，从瓦砾图堆中挖掘出一辆摩托车，几个人抬着摩托车，翻过车辆无法通行的街道，达到公路上，便飞奔直向镇海，以最快的速度，接回了付国林主任。通海县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集中起来后，一个坚强的“抗灾指挥部”就及时组成了。在抗灾指挥部的领导下，通海县16万人民，打响了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

（二）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深夜1点半钟，一辆卡车急驰在通海县城通往杨广公社镇海大队的公路上。车上坐着县革委会常委张开寿同志。他向身旁的驾驶员说：“快！快！越快越好！”卡车的油门虽已开到最大限度，但驾驶员很理解张开寿的心情，点了点头，紧张地操纵着方向盘……张开与吴玉昆的想法不谋而合，都是要前往镇海接付国林主任回来主持抗震救灾工作。

通海县革委会的大楼被强烈的地震震垮了，张开寿同志被砖土深深地掩埋。后来，他被别人抢救出来，但他马上想到全县16万人民，他大声地对抢救他的同志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了解全县的灾情，赶快找车到镇海向付国林主任汇报情况！”看到同志们各奔一头走了，张开寿同志忍着全身的伤痛，拖着受伤的双腿，投入到抢救阶级兄弟的战斗中。不多一会，有人来向他报告，县革委的小车不在家。张开寿一听到这个话，焦急万分，冒着墙倒屋塌的危险，翻过断墙，越过阻塞的街道，从旅店门口前找到了一辆个旧市云锡公司的卡车，找来了驾驶员。他跳上汽车立即向镇海驰去。仅仅半个小时，他们就和付国林同志一起回到城里。付国林主任立即把脱险的同志组织起来，经过研究，作出三条决定，用以指导全县人民的抗震救灾工作。

天亮了，一个同志告诉张开寿：“西城和东渠大队灾情不轻，你 78 岁的父亲在西城受了伤，你妻子和小孩在东渠家里，不知情况如何？”付国林主任关切地说：“老张，去家里看一看吧！”张开寿同志坚决地说：“全县 16 万人民都是我的亲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只顾家里两三个人，而丢下全县 16 万人。”他对付国林主任说：“付主任，你就分给我任务吧！”付主任想了想说：“好吧！现在就分你到东渠去传达县革委的三条决定。”张开寿同志坐上汽车走了。当汽车路过西城时，司机望望张开寿说：“老张，是不是停一下，进去看一看你父亲。”张开寿同志摇了摇头。汽车向东渠飞驰而去，没有在西城停留一秒钟。

到了东渠大队，张开寿一下车就把那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传达了县革委的三条紧急抗灾决定之后，立即与社队干部们一道投入指挥群众抗灾抢险的工作。直到下午三点半钟，张开寿同志离开东渠返回县革委会的时候，才与妻子、孩子匆匆见了一面，之后便转身走出了村子。为了争分夺秒进行抗震救灾斗争，当汽车开过西城的时候，张开寿同志仍然没有停下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父亲，他于下午 4 点钟就赶到了县革委会。这时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了。当他刚准备吃饭时，又接受了新的任务。通海县革委会决定让他去九街公社组织群众的抗震救灾工作。张开寿同志马上放下端起来的饭碗，立即奔赴九街。

到了九街，张开寿看到村民们还没有搭建草棚，都住在露天场地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与社队干部一起着手研究搭建草棚的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九街公社很快搭起了一批草棚，办起了临时伙食团，为灾民解决了吃住问题。之后，他又与供销社的同志一起商量，决定迅速恢复商场。供销社门市部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打开商店大门，开始营业。

1 月 7 日，张开寿同志和九街公社救灾指挥部的同志在一起，激情满怀，喜读中共中央慰问电，帮助公社领导班子实现思想革命化，带领群众，战胜震灾。这时，突然听到外边人声嘈杂，他马上走出草棚，看见群众惶惶不安，说是“小坝和三岔河两个水库被震塌了，洪水马上就要冲下来。”他想，这可是个关系到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必须马上查清情况。

张开寿虽然是接连几天没有吃好饭，没有睡好觉。但他为了全公社广大灾民的安全，冒着被大水冲走的危险，毅然向水库跑去。经过仔细检查，水库并没有倒塌。回来后，他又立即做安定民心的工作，保证了九街公社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序进行。

（三）

大地震发生后，通海县革委会常委沈培英同志，最早跑到县革委会，参加抢救被房屋墙土埋住的同志。天还未亮，他又主动要求到四街公社去了解灾情。后来，他知道全县受灾最重的是高大公社。那里路途遥远、山高坡陡，电话还不通，群众最迫切需要帮助。于是沈培英便在地震当天下午，饭也来不及吃，马上起程奔赴高大公社。

汽车到了小红坡，山塌路断，过不去了。5、6 公里长的公路完全被震坏，路面上堆满了巨大的岩石。这时已是下午 4 点多钟，但距高大公社还有 10 多里路，沈培英同志眼望高大方向，心如火焚，急不可待。他当机立断，对驾驶员说：“你把车开回去，把情况向付主任汇报一下。我一个去高大。”说完，他冒着时断时续的余震，跨过乱石土堆，朝着高大公社奔去。

山上的岩石和沙土，仍一阵阵崩塌下来。沈培英同志一会儿爬上巨大的岩石，一会儿又沿着陡坡滑下，他钻过树丛草丛，朝着高大的方向不停地前进。他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哮喘病，加上一天没有进食，从凌晨地震后一直劳累到现在，使他浑身疲乏难受。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珠沿着脸颊滚下来。但他脚步没有停息，爬呀爬，手上脚上被石头、荆棘划破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沈培英同志终于在下午 6 点钟到达高大公社。他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到受灾较重的姑娘村生产队，一家一户地看望伤员，组织群众把伤员抬到医疗站治疗。他一直忙到深夜 12 时，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

（四）

大地震前，通海县革委会常委刘为显同志正在高大公社下乡。地震时他受了重伤，可是，刘为显同志一分钟也不能平静，一分钟也躺不住。他分管全县的农业生产工作。这时，他想知道地震后，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想了解水利和牲畜遭到了多大的损失。

他坚决地向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同志要求工作，因他伤势还重，没有被批准。

他第二次请求，仍然没被批准。

第三次他又坚决要求工作，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要耐心养伤。

此时此刻，同志们身上的担子多重啊！自己怎能不为大家分担一点呢？现在群众是多么需要干部的领导和带动啊，自己怎能躺在病床上休养呢？受了伤，算不了什么！

想到这里，刘为显同志忍住伤口的疼痛，下了病床，悄悄走出病房。他忍住疼痛，走到拖拉电站，找到一辆拖拉机就爬了上去，要求拖拉电站的同志们带他去查看地震后水库的情况。他到了西城甸直坝水库，伤口还在疼痛，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可是他尽量不让同志们看出来。在水库上，他看水位，查裂缝，看得很仔细。由于坐车颠簸得厉害，使他的伤口剧烈疼痛，因此他就一跛一颠地步行到其它水库去视察。就这样，他仔细查看了地震后全县主要水库的情况，观察水库是否会有倒塌的危险，他考虑了春耕时这些水库能起多大的作用，有多少水库需要修整……他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归纳得有条有理，然后直接去向付国林同志汇报。

（五）

大地震发生时，普家寿同志正驻扎在九街公社六一大队检查指导工作，他从土堆里爬了出来，就立即组织党员干部，编成两个班，去抢救被埋群众、保护集体财产。接着他又带领宣传队的钟文雅等同志，连夜跑遍了六一大队 8 个生产队和九街公社的 10 个大队。

当他和宣传队的同志来到六一大队第 6 生产队时，队长罗家福同志死了两个小孩，心情非常沉痛。罗家福见到普家寿，难过地流泪说：“现在我们的人压死了，房屋倒了怎么办？”普家寿一边安慰他，一边鼓励说：“老罗，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挺起胸来，关心群众，赶快把群众组织起来抗灾抢险，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普家寿的话句句说在罗家福心上。还没等他说完，罗家福就坚决表示：“老普，你放心，天垮下来，我也一定要顶起来！”说完，他就积极带领群众抗灾抢险去了。普家寿来到第 5 生产队，听到大队革委会主任罗朝安的声音，兴奋得赶紧跑过去。罗朝安激动地说：“地震后，我担心其他生产队的情况，就赶到这里来安排抢救被埋群众。”普家寿马上表扬说：“对！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不顾一切，只顾人民，只顾贫下中农，要尽快把党团员组织起来。这队安排好，快到别队去，立即把被埋群众抢救出来！”普家寿安排好一个生产队，又出现在另一个生产队。

在普家寿同志和大队干部的带领及组织下，六一大队的群众在地震第二天便开始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第三天起就化悲痛为力量，研究当年的生产计划。

普家寿同志的家在灾情最严重的高大公社，震灾夺去了他两个孩子的生命，他妻子也受了重伤。有人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毅然回答说：“考虑我家的事干什么，那是小事，公社那么几万人，那么多贫下中农，这才是大事！”后来高大公社来人告诉他那里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后，他打电话，问的仍然是高大公社集体的事情。六一大队的干部知道他家遭灾的情况后，多次劝他回去看看，他仍然说：“不能只考虑自己家里那点事情，现在灾害这么大，应该先考虑广大贫下中农的事情，要坚守工作岗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一直坚持到六一大队结束了抗震救灾工作，转入重建家园时，才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回到高大公社。但是当他回到高大之后，不是先看自己的家，而是先看望那里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

（六）

通海县商业局革委会主任张汉文同志在地震中被压在土块下面，浑身疼痛，他艰难地爬出了倒塌的房屋。这时，远处有人呼唤，他听出是钱瑞芬同志，便不顾正在倾倒的房屋，飞

快地冲进屋去，救出了钱瑞芬母女二人。之后，他跑了一条又一条街，跑了一个又一个商店，把商业局的所有同志组织起来，与解放军一起，在废墟中搏斗几个小时，抢救出了几十个灾民。

那天夜里，张汉文三次经过母亲的门口，也没进去看看。他的一个孩子被震魔夺去了生命，妻子受了重伤。当通海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关心地问他：“老张啊！家里情况怎么样？”他坚定地回答：“很好！请分配任务吧”。6日早晨，他骑自行车，跑遍了职工家属的住地，挨家挨户进行安慰、询问。看看这家的生活怎么样？摸摸那家的棚子牢不牢？有的人家棚子没搭建好，他就亲自帮他们搭建起来。他看到群众没有盐就送盐，没有菜就送菜。

（七）

1970年1月4日深夜，四街公社革委会主任龚增旺在六街大队开完会后回到家，刚要入睡，突然听到雷鸣般的巨响，山摇地动，房倒屋塌，一场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了！在这紧急关头，他拔脚就往外跑。他堂嫂一把拉住他，指着受伤的父母对他说：“你到那里去，一家老小你不能不管啊！”龚增旺说：“群众要紧，要管群众！”话没说完，他已跑出门外，向四街公社跑去。

北风在呼啸，尘土在飞扬，余震时断时续。他迎着寒风尘土，跑到公社，立即召开了公社干部紧急会议。在会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遭受了地震灾害，现在电话不通，和上下级的联系中断了，情况不明。今天，正是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街道被倒塌的墙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阻碍着龚增旺前进的路。他多想一下就跑遍全公社，了解灾情，与群众一起抗震救灾。他踏着凹凸不平的路，先跑到龚杨大队，紧接着又来到纳古大队，正当他和纳古大队革委会主任纳增厚研究如何抢救被埋群众时，突然听到一个小孩的哭救声，龚增旺立即带领着几个人翻墙进去抢救。之后，他跑到了离公社最远的海东大队，他虽然看见那里的群众已迁移到了安全地带，但他还是不放心的，又与大队革委会主任可仲俊到村里仔细查看了一遍，接着又召开了一次大、小队干部会议，对抢救工作、保卫工作和群众生活等都作了具体研究和安排。

（八）

1月4日那天晚上，通海县电讯局话务员李巧云正聚精会神地守在总机旁边。突然，地震发生，电灯熄了，李巧云被摇晃得坐不稳椅子，四周不断发出墙壁倒塌的“轰隆”声。李巧云定了定神，机警地走到机房门口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余震还在继续，房子有倒塌的危险。当时她想：在这严重时刻，通讯联络最重要，一定要让通海的情况马上汇报上去。她在另一个同志的协助下，找到了一根蜡烛点燃。在烛光下，她平静地坐在总机面前，以熟练的动作打开电键，向各处联系。通过李巧云激昂地连续喊话，很快就和玉溪专区革委会、四街公社革委会联系上了。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把腰杆挺得更直，耳朵和话机贴得更紧了，生怕有一个字听不清，讲不明。按照驻电讯局军代表的意见，她立即把通海的灾情简明地向专区革委会作了反映，帮助专区领导及时掌握情况。几个小时之后，她又认真谨慎地把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辅仁同志的重要指示记录下来，送到通海县革委会的领导手中，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抗震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九）

1月4日深夜，在朦胧中，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公路七团的青年工人何建立即翻身起床，冲出屋外。顷刻间，山崩石滚，房屋倒塌，强烈地震发生了。

有人大喊大叫：“连长受重伤了！”

何建听到连长受伤的消息，心急如火，他想，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尽快抢救当地的阶级弟兄。

一个紧急会议在断墙边召开，一连串难题摆在大家面前：阶级弟兄需要及时抢救，粮仓、银行需要人看守，战略公路要尽快抢修……这时，有个同志说：“连长负了伤，这个千斤重

担谁来挑？”

何建自告奋勇，挑起这份重担。在他的指挥下，人们立刻行动起来，迅速组成几个抢救小组，分头奔赴高大公社各村进行抢救。与此同时，从土堆里爬起来的同志也自发组织起来，手执棍棒，保护着粮仓和银行。

（十）

强烈地震发生后，杨广公社黄龙大队民兵营马上出动，十几分钟就集合了民兵 380 多人，投入抗震救灾之中。

民兵班长肖云华当年才 17 岁，哪里有危险她就往那里跑。五保户刘云满被埋在墙土下，肖云华十分着急，她查清了刘云满的床位，不顾一切带着大家刨土搬瓦，奋战了十多分钟，终于救出了刘云满。这时，他又听到在邮政局工作的刘顺云正在废墟下呼救，便闻声赶去，把刘顺云全家从土里刨了出来。肖云华还不怕脏，不怕累，曾几次口对口地为那些停止呼吸的伤员做人工呼吸，与死神抢夺生命。

19 岁的女民兵班长肖亚楼，胆大心细，带着 4 个女民兵穿梭在废墟中，救人抬人，彻夜工作。

民兵政治员朱明，在抢救阶级弟兄时受了伤，有同志要去照顾他，他急得直叫：“不要管我，抢救贫下中农要紧！”

经过一夜紧张的搏斗，民兵们从土块瓦砾下共抢救出了 60 多个村民。

（十一）

大地震发生后，传来了库南河村群众的呼救声。公路七团 20 连的工人胡思刚和全连战友向库南河村跑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用双手扒开荆棘，冒着被山上滚石砸伤的危险，涉过寒冷刺骨的大河，冲进了库南河村。

全村房倒屋塌，胡思刚身陷一片废墟中，天地漆黑，他越着急越寻觅不到阶级弟兄埋在哪里？他用手摸索着向一堆断木碎瓦爬去，钉子划破了他的脚，他咬了咬牙继续往前爬。在他刚刚找到埋着村民的地方时，余震使一根木头从歪斜的屋架上掉落下来，砸在他的头上，他昏了过去。后来，他迷迷糊糊听到别人的呼救声，慢慢苏醒过来，又强忍着剧痛，用肩顶开断柱，两手使劲地往土里刨，手指出了血还在刨。当第一个阶级兄弟从墙土下被刨出后，胡思刚遍身已被汗水湿透，头部剧烈疼痛。接着，他又循声而去，再次用两手刨土，又救出了第二个村民。这时，胡思刚再次晕倒了。

当胡思刚醒来后，他又听还有群众埋在土里，他从战友的怀中挣扎起来，忍着剧痛，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胡思刚走到一间已倒塌了一半的屋前，听到里面有两个小孩在啼哭。他不顾一切冲了进去，一手抱住一个小孩，冲了出来。正在这时，后边的同志们赶来了，他们跟着胡思刚同志又第二次往屋里冲。孩子的亲人还被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旁边的土墙已经在逐渐歪斜，眼看马上就要倒下来。“跟我来！”胡思刚一声大叫，向快要倒塌的墙扑去，其他同志也跟着冲了过去，把将要倒下的墙顶住了。一部分同志很快把人刨了出来，胡思刚大吼一声“让开！”同志们跑开了，土墙“轰隆”倒了下来。胡思刚由于身体过度疲劳，头部又受伤，行动迟缓，被倒下的土墙又打伤了腰部，他第三次昏了过去。胡思刚的行动激励着全连 200 多个战友，全连同志一夜跑遍了 8 个村寨，来回 60 多里路程，救出了 390 多个村民和大批财产。

（十二）

地震发生时，公路七团七连的浦发建只觉得天旋地转，昏了过去。剧烈的疼痛使他从昏迷中慢慢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被埋在土墙下，头上的血不停地流到脸上，右手被压在一堆火上，要想动一个指头都不可能。火烧着手，他感到钻心的疼痛。火还不断地往头部和胸部延烧过来。他使尽平生的力气，终于把略有活动余地的左手挣脱出来，又扒又刨，在胸前的土堆上掏了一个洞，把毛主席像章摘下，把《毛主席语录》掏出，塞进衬衣里边，紧紧贴近

自己的心口，用身体保护着它们。他放心了，接着他就昏了过去。

当同志们把浦发建抢救出来之后，他还在昏迷之中。他的右手被烧伤，左手还在胸前紧紧地按住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浦发建苏醒过来后，看到含着泪花的同志，说了声：“同志们，不要紧！”就一下站了起来，不等包扎，他就立刻投入抢救阶级兄弟的战斗。这一夜，他一个人就从倒屋下背出了三个贫下中农，并参与抢救了 11 个阶级兄弟。

天亮后，同志们把他送到了医疗队。

（十三）

昆明官渡区人民保卫组干部董国忠，到驻守在通海高大公社的公路工程局七团出差，正准备第二返回昆明，却在夜里遇上了大地震。那天晚上，他从 10 多里外，冒着塌方路断的危险，连夜跑回四连，坚决要求分给他工作任务。他说：“我现在在七连，我就是七连的战士，请让我参加抢救组”。领导派他担任了抢救小组长，他马上带领大家向有人呼救的地方跑去。他一面指挥工人们抢救群众，一面给伤员做人工呼吸。那一夜，他们一共抢救出了 20 多个农民兄弟。

（十四）

解放军七六八五部队 84 分队全体指战员，在地震当天，奔赴灾区，与九街公社的广大群众在抗震救灾中进行顽强的战斗。二排战士在挖掘一户埋在土块砖瓦下的群众时，余震又发生了，还未倒塌的半边房子顿时摇动起来，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生死关头，是离开险区？还是冲向困难？二排同志毫不犹豫，继续投入战斗，个个置生死于度外。副指导员一面用身体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房架，一面指挥战斗。

在另一次抢险战斗中，二排战士正在挖掘一个被埋在土里的麻疯病人。这时，几个老大娘哭着来劝阻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你们不要再挖了，这种病会传染啊……再说人已死在里面了。”但是，战士们早已忘记了个人安危，副指导员朱宗成同志说：“宁愿自己身染百病，也不能让贫下中农再受损失。”于是，他仍然带领三班长李福松、战士黄水泽同志知难而上，终于把死难者挖了出来，并进行了妥善处理。

（十五）

在高大公社陶茂村，60 岁的龚正先到生产队开会刚回到家，正准备入睡时，大地震发生了，一根粗大的椽子掉下来，砸伤了他的头和一只手。他立即向外逃，刚冲出房屋，哗啦一声，房子全倒了，他家的人全被埋在了土里。这时，龚正先听到全村一片呼救声。他摸到一根钢钎，拔腿就跑。他很快跑到了生产队革委会主任曾继发家，奋不顾身地刨起来。他想：“我们队上的工作要紧，抗灾要有人领导，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他抢救出来！”当他把曾继发同志从土堆里抢救出来之后，又急忙去抢救副主任龚有万同志，一看龚有万同志已被别人救出，只是他身上仅穿一件衬衣，见此情景，龚正先急忙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龚有万身上。龚正先看着一个个干部都得救了，想到自己的生产队有了主心骨，心里热呼呼的。此后，他听到哪里有呼声，就到那里救人。在那天夜里，龚正先十个指头都刨出了鲜血，他一个人就抢救出了 6 个受伤的村民。但是当天亮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被埋死了。

（十六）

通海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传到驻守在弥勒的江边林业局，林业局革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对分散在两州三县的 3000 多名职工进行动员，并从全体职工中选派出身强健、品德优秀的同志，登上汽车，争分夺秒地赶到了通海县。

车才停稳，他们就紧张地投入抢险。激烈的余震还在继续，林业局的领导带领着工人们在一阵阵房倒屋塌的响声中，冒着滚滚的烟尘，一个个勇敢地冲进屋去，抢救危难中的伤员。那时，排长罗夔领着一队工人正在刨一个被瓦土掩埋着的阶级弟兄。刹时间，激烈的余震又来了，眼看一堵墙正迎面倒来，旁边的群众急得高叫：“工人同志，墙倒了，快跑开！”这时，

伤员已快得救了，是躲开，还是继续抢救？罗夔同志果断地说：“不能让阶级弟兄再受第二次伤！”就这样，他和工人同志一起，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土墙，快速进行抢救。伤员救出了，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墙倒了，罗夔同志为此负了伤，但他没有撤出一线，继续指挥救人。那一夜，江边林业局的同志们一共把 34 个阶级弟兄抢救脱险。

第二天，抗震救灾仍然紧张进行着，工人们连续作战，忘记了寒冷与饥饿。当天黑以后，他们才发现昨天夜里由于走得仓促，被子衣服都没有带来。此后，他们一连几天没睡一个好觉，88 个工人躺在一个小火塘边，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每天夜里，革委会的领导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到工人同志身上，工人同志接过来又披到领导们的身上。

（十七）

通海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传到了开远县后，转战南北、屡建功勋的老红军战士、开远县革委会副主任高正林同志，立即组织一支救援队到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一路上，同志们心急如火，高正林同志一再催促驾驶员：“把车子开快一些！早到一分钟，就可以救出更多的阶级弟兄。”车子开到王马寨，又发生了余震，顿时山崩地裂，道路阻断。但那里距通海还有 28 公里，怎么办？车子再也不能前进了。高正林毅然决定：“车路不通，我们有双脚，轻装步行，奔赴灾区。”他如同当年长征路上那样，迈开双脚，勇敢前进。

山上乱石飞滚，山间小路已被泥石流淹没，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高正林同志只有一个念头：赶到通海，抢救受灾群众！就在这时，他的胃病又发了，头昏眼花，站不稳脚，刚吃下的一点饼干全吐出来。但他忍住疼痛，仍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通海县高大公社。

在救援中，高正林同志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家劝他休息，他说：“我是来救灾的，不是来休息的。”他仍带领大家开展抢救工作。

在高正林同志的带动下，开远县抗震救灾队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有的同志鞋穿破了，光着脚板干；有的女同志刨土救人，手刨肿了，不叫苦；办伙食的同志，跑 3、4 里路挑米挑菜，不叫累。

（十八）

1 月 5 日那天中午，开远铁路小学学生赵建平放学回家，半路上突然听到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而且从广播喇叭上听到紧急通知：“战地外科救护训练班的同志们带好行李，马上集合，到灾区抢救群众。”赵建平急忙回家，顾不得吃饭就对爸爸妈妈说了一句：“我要救灾去，你们赶快给我打好行李背包！”接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向革委会跑去。到了革委会，他向军代表请求要去抗震救灾。开始时军代表不同意，说：“你年纪太小了，抬个担架都抬不动，去那里干什么？”经过他再三请求，最后军代表终于同意了。他高兴极了，连蹦带跳地跑回来，拿起捆好的行李，与训练班的同志一起集合。下午两点，他们坐上了飞快的汽车，带着开远两万铁路职工、家属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向灾区高大公社奔去。

在曲溪下车，他看见了地震后倒塌的房屋，看见了遇难者的尸体，而且还碰上了两次余震。这种从来未见过的场面使他突然害怕起来。心想：如果再发生一次大地震，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那些死去的人一样见不到亲人了呢？

他们在曲溪住了一夜，第二天汽车走了不远，就被崩塌的山岩挡住了去路。怎么办？当时大家心急如焚，叔叔、阿姨们坚决要求步行，领导也支持大家的意见，决定走路到高大。赵建平当时也鼓足了勇气准备上路，可是突然听到军代表说：“赵建平留在汽车上，前面路陡危险，又远，你走不动！”这下子可急坏了他，他死死地拉住军代表的衣服说：“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我非去不可！就是走不动，也要爬过去！”军代表一看留不住他，只好同意他跟队伍一起走，并再三嘱咐他注意安全。路真是越走越陡，看上面，山还在滑动，看下面，悬崖峭壁，的确有点害怕。可是他以最大的毅力和胆量，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战胜了路陡

山滑的困难，终于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重灾区——通海县高大公社。

他们一到高大公社，就被分配到姑娘村参加抢救伤员。这时，大家看到了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心里难受极了。谁也顾不得长途劳累，一进村，就和当地农民一起投入抢救阶级兄弟的战斗。在刨土的时候，因为人埋得深，从上面刨，困难大，从下面钻进去掏就容易一些，但很危险。赵健平就第一个钻进倒塌的屋底下，用手刨起来。刨呀刨，手刨得痛极了，他也不管它，一直刨到摸到死人的被子，这时他突然害怕起来。一会儿，他镇定下来，下定决心，克服了怕字，终于把一个大死人刨了出来。

（十九）

强烈的地震刚过，驻扎在通海县西城六队的解放军就冲向受灾地区。

当他们冲进一家倒塌的房门时，听见一个老人正在呼救。用手电一照，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被埋在墙下。他们冲过去，拼命地刨。还没有刨开一半，余震又发生了，墙土瓦片纷纷坠落。为了安全，组长派了一名战士放哨，监视周围房屋的倒塌趋势。哨兵才到岗位，余震再次发生，旁边的房子卡嚓嚓地压了下来，眼看就要压着正在抢救的同志和已经受难的老大爷。就在这时，哨兵英勇地冲过去用肩头顶住了下塌的房架。房上的土块、瓦片纷纷下落，砸到他的头上、背上。哨兵紧咬着牙齿一动不动，高喊：“快！快！快救出老大爷！”哨兵的英雄行为，鼓舞了旁边抢险的战士们，他们更加拼命地刨土，终于救出了老大爷。这时，哨兵才机智地向旁边一闪，屋架倒塌了，战士们和老大爷都安全脱险。

这位英雄哨兵就是昆明 386 部队 18 岁的五好战士王云华。

（二十）

一瞬间袭来的大地震，把睡梦中的解放军某部二连女兵班班长靳秀爱埋在了两尺多厚的土堆里，她被土块、瓦片砸醒了。这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班班长，立即想到了同屋的战友，她们都是自己的阶级姐妹，应立即抢救她们。想到这里，她咬牙忍住疼痛，用两臂把土块砖头推开，自己爬了出来。一看，营房全倒了，战友们还埋在里边。她不顾刺骨的寒风，穿着衬衣衬裤，光着双脚，冒着不时发生的余震，钻进废墟里，抢救战友。没有亮光，她听到哪里有声音，就往那里跑；没有工具，就用自己的双手刨土。脚划破了，她也不顾，手刨出血了，她也不管。她越刨越快，不一会儿，就救出了两个战友。她感到手疼腿软，头晕眼花。但是，她仍把抢救战友的力量全部集中在两只手上，刨啊！刨啊！一个战友得救了，又一个战友又得救了！她一夜之间救出了 6 个战友。

（二十一）

通海四街公社龚杨大队社员施汝东刚从垮下来的房子底下钻出来，就听见在磨房里工作的两个同志痛苦的呼救，施汝东来不及抢救自己的孩子，就与另外几个村民向磨房冲去。地还在动，墙还在不断地倒塌，磨房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危险。在这生死关头，他们来不及考虑更多的问题，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要及时抢救出埋着的两个阶级兄弟。他们满头大汗，手上刨出了血，终于把两个贫农的儿子从很深的墙土底下刨了出来，两个阶级兄弟得救了。这时，施汝东同志才返身回到自己已经倒塌的家里，抱出了自己的孩子。

（二十二）

高大公社阿板村生产队革委会主任白飞祥一家人在地震中被埋在土里，生死关头，白飞祥首先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挣扎着从土堆里爬出来，明明知道自己一家人还埋在土里，可是他却丢下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刚刚脱险出来的大队革委会委员白顺祥。他们一同冲进正在倒塌的房屋，救出了 6 个群众。最初脱险出来的人很少，要及时抢救埋在土里的村民，他们感到人力不足。于是，白飞祥和白顺祥同志商量以后，决定由白顺祥同志负责村里的抢救工作，他和另外一个村民赶到猛蚌村，把在那里搞副业的 10 多个青年叫回来。猛蚌村山高坡陡，他们两人拼命往上爬，互相鼓励，勇敢前进。这时，大地还在时断时续的震动着，每震动一次，山上的岩石就崩塌下来，在山坡上滚个不

停。他俩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平时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爬到山顶，那天夜里他们只用了 20 多分钟就爬到了。他们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把 10 多个青年叫了回来，大大加强了抢救的队伍。经过一夜奋战，刨出了 30 多个村民。

阿板村革委会原有 9 个成员，当晚地震时 2 人遇难，剩下的 7 个同志，又有 2 人身负重伤，但他们并没被灾害所吓倒，而是坚定地率领群众，与自然灾害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当天晚上，白顺祥同志，一直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共同抗震救灾。白凤生同志头部受了重伤，医生要他休息，但他坚持工作了 10 多天，一直不下火线，直到最后头痛得无法支持，才在医生的强迫下离开了抗震救灾第一线。队革委会副主任白汝祥同志，家里的亲人都被压死了，自己也受了重伤，但他没有泄气，仍然率领群众积极抢救其他村民。白汝祥同志看到有的村民因为死了亲人，精神不振，他就现身说法，鼓励他们说：现在我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也要和大家一起，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女社员白桂仙家里死了人，自己也受了伤，深受感动，也振作起来，投入抗震救灾。七队的政工员白光银家中死了人，他说：“我家里的亲人死了，但是，村里活着的社员就是我的亲人。”白兰芬孩子死了，还主动照顾其他孤儿。贫农社员白成祥，4 日晚上住在通海城内马店里，地震时，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他奋不顾身地抢救出了两匹马和一辆马车。当他听到有人呼救时，又和其他人不顾生命危险，刨出了两个阶级兄弟。白成祥同志心里挂念着自己的生产队，他赶着马车，连夜奔向阿板村。一路上，大地在剧烈地震动，山崩地裂，乱石飞滚，随时有被打死的危险。但他千方百计保护着集体财产——拉着马车东拐西绕的赶回了阿板村。当他看到自己的房子倒塌了，亲人也遇难了，心里很悲伤，但他没有泄气，而是与其他村民一起，投入了抗震救灾之中。

（二十三）

1 月 4 日晚，天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里山公社高家庄民办小学教师、下乡知识青年周允秀同志，白天和小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教小学生唱革命歌曲，带领小学生参加劳动。那天晚上，她在煤油灯下认真地批改完了最后一本作业，刚刚入睡，突然“轰隆”一声，把她从梦中惊醒。墙倒了，土坯打在她的脚上，她立即扒开压在被子上的土块，忍着剧烈的疼痛，赶紧去看望贫下中农。这时，风大，天冷，房子倒了，路更难走。周允秀不顾自己的伤痛，冒着危险跑到贫农洪大妈家。洪大妈和小女儿被深深地埋在墙土底下。周允秀同志手中没有掘土工具，她就使劲用手刨，手指刨破了，咬咬牙齿忍住疼痛照样拼命地刨。洪大妈和她的小女儿终于被刨了出来。周允秀搀起洪大妈，紧抱小女孩向外走。这时一阵余震袭来，断梁残壁摇摇欲坠，周允秀紧抱着小女孩，沉着勇敢地把洪大妈和小女儿带出危险的地带，送到安全的地方。

（二十四）

昆明警备区某部二连新战士周伯礼同志，自接到抢救地震灾区人民的光荣任务后，他和全连战士一样，心情十分焦急，盼望一下子就跑到受灾地区，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出发前，他拿出自己身上十几元钱交给党支部，请党支部转送给灾区人民。

灾区就是战场，工作就是战斗。他在抢挖尸体的战斗中，不怕苦，不怕脏，哪里艰险哪里走，哪里困难哪里上，为了完好地挖出被掩埋的群众，他不用锄头，用手扒，手破了，鲜血直流，全不在乎。

（二十五）

通海县高大公社曲江大河沿岸是通海大地震的中心，受灾最严重。由于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电话不通，影响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进行。为了及时了解这一带人民群众受灾的情况，昆明军区决定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沿河两岸迅速调查清楚灾情。1 月六日夜，某连二排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英雄的战士们翻大山，攀峭壁，涉急流，走泥滩，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有一天，小分队来到一个地方，路被震断了，前边是一个七、八十度的大陡坡，下面是滚滚滔滔的曲江大河，爬坡太危险，河深过不去，头上乌云翻滚，雷鸣电闪，暴风雨

就要来临。但是，困难再大，也吓不倒人民解放军；困难再多，也难不住顶天立地的人民子弟兵。共产党员所汝荣背着 80 多斤重的粮食和行军锅，挺身而出，爬上陡坡探路，大雨倾盆而下，他的右臂被沉重的行军锅扭伤了。他忍着剧痛，继续前进，探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迎着狂风暴雨，胜利地通过了陡坡。

（二十六）

大地震给通海县高大公社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由通海县城通往高大公社的公路被震断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队、外地救援人员和药品、物资都进不去，里边的伤病员又不能及时送出来。千万双焦急的眼睛盯着那条布满大裂缝、土堆和岩石的公路，无可奈何。解放军 0272 部队接受了抢修这段公路的艰巨任务，副指导员李盛龙同志作了简短而有力的战前动员之后，战士们便跑步来到了公路边，只见公路被震得张开了巨大的裂口，上边的悬崖绝壁上横担着许多未坠落的石头，塌方仍不断发生，碎石经常往下滚，下边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当时，狂风呼啸，飞沙滚滚！战士们望着断路两端停满的汽车，多想一口气把路修好。战士们置生死于度外，挥舞着铁镐，冲向险区。突然，一块石头滚下来，打在五好战士杨再发的肩上，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额头上汗珠直冒。他看看公路两端的汽车，想想灾区人民的疾苦，咬紧牙关，继续猛干。在悬崖上，人站不住，立不稳，战士们就用一只手抓住藤子，一只手拿镐头，拼命地挖，镐头被滚下来的石头打掉了，就用手扒，手扒破了，鲜血直流，就用脚蹬，脚蹬累了，又用手扒。就这样，0272 部队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把这段需要两天半才能修好的公路，只用 10 多个小时就修通了。

（二十七）

1 月 5 日凌晨，山崩石滚，地震把通向高大公社的公路截断了。解放军某部 11 个战士，接受了抢修公路的任务。副排长童九皋，一个箭步跃上峭壁，接着，班长陈夷华、战士董盘生、张运雍、郑义康也快步跟上。童九皋手握钢钎，拉开弓步，站在峭壁边缘拼命撬石头。有一块岩石，悬在高空，为了撬下这块巨石，让同志们安全施工，童九皋和董盘生两个争着上去，用一根细棕绳系在腰上，悬空而下，钢钎在石上当当响，汗水在脸上不停的流。撬呀撬，只听得“轰”地一声，飞挂在空中的石头滚落下去了。刹那间，断裂的土层也陷了下去，童九皋、董盘生悬空了，怎么办？峭壁上三个战士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心贴着心。陈夷华用尽全力将童九皋、董盘生死死拖住，张运雍、郑义康紧紧拉住系在童九皋腰上的棕绳。细细的一条棕绳，把张运雍的手勒出一道道血痕，一百多公斤的重，把他的胳膊捏得青肿。

一个战士被石头击破了头部，昏倒后，醒来第一声就是：“快抢修公路，抢救灾区人民要紧，别管我！”

经过半天多的英勇战斗，公路修通了。之后，医疗队开进去，救灾物资运进去。

（二十八）

第一次紧急抢险发生在地震的当天下午，解放军某工兵排在曲江河流堵塞地段炸开了一个 4 米宽的流水口，进行应急排水。以后，又配合一个民兵连，在零下 2 度的深水中，昼夜奋战。在 9 天里用了 8 吨炸药，排除了滑入河中的泥沙 35 万多立方米，挖通一条长 120 米，宽 7 米，深 9 米的排水道，使曲江河道畅通，消除了云南省最大的地震湖——曲江地震堰湖。

（二十九）

大地震发生后，公路七团 20 连的全体工人接到团革委会的紧急通知，立即赶到 0809 公路某段，抢修那里因地震塌方阻断的公路。工人们一听到通知，立即捆好背包，跳上汽车，在连长的率领下，飞快地向险区奔来。

到了险区，汽车刚一停下，工人们一个个从车箱里跳下去，直奔塌方地段。冲在最前边的是青年工人杨润。原来的公路已变成了碎石坡，余震还在继续，山崖顶上的大小石块，还在不停地沿着斜坡滚下来。一辆辆汽车，满载着医药、粮食和其它救灾物资，等待开往重灾区，现在都被都被阻挡在这里。看到这种情况，杨润和同志们心里非常焦急，他手持铁锹和

全体工人一道，立即投入抢修公路的战斗。在这里，常用工具使不上，只有用一双手、十个指头作武器，刨碎石，搬巨石；在这里，随时有被山上飞滚而下的石块砸伤的危险。杨润和同志们面对这样的险境，面对“苦”和“死”的考验，勇敢地迎了上去。指头刨破了不停手，飞石滚下来不惧怕，尘沙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糊满了工人的全身。但同志们仍紧张地战斗着。

炊事员挑饭来了，吃饭是他们一天 24 小时唯一停止工作的时间。这时工地上没有人，杨润想：现在正是排除险石的好机会。于是，他放下了饭碗，叫上几个同志又往斜坡上冲去。他们把一个个险石推下山沟。险石被排除了，施工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1 月 7 日下午，杨润所在连队负责抢修的那段公路胜利地修通了。正准备通车的时候，半山腰突然滚下一块石头，这时，山下有几个同志正在那里工作，没有看到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看到这种危急情况，杨润一边放开嗓子喊：“同志们，赶快闪开！”一边向滚着的石头扑了上去，用两手抱住了石头。山下的同志得救了，杨润同志却受了重伤躺在山坡上。

（三十）

强烈的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就迅速赶到了灾区。0281 部队医院的同志赶到了，43、60、62、69、70、80、142 等医院的同志赶到了，昆明军区门诊部、云南省军区门诊部的同志赶到了！他们风尘仆仆，风雨无阻，奔赴高大、九街、四街……。

0281 部队医疗队的同志，经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来到了灾情最重的偏僻山区——高大公社观音大队。一位老大妈看见解放军医疗队来了，感动得热泪滚滚，走到叶其理主任跟前，拉住叶主任的手说：“解放军同志，你们来得这么快，是走来的还是飞来的！”话没说完，她激动得咽喉哽住了。解放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放下背包，迅速救援行动。他们爬山涉水救亲人，搭起草棚作病房，忙得不吃不睡。大家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不能耽搁一分一秒！”叶其理同志 40 多岁了，他每天翻山越岭，往返十几公里路，把药送到 7 个生产队。每次送药回来，不管天晚夜黑，他总是要走到群众中去，鼓舞群众，提高群众战胜疾病、战胜灾害的斗志。

解放军 70 医院的同志们面对大量的骨折内伤病人，在条件差、药品缺乏的情况下，医疗队的同志不辞劳苦，爬高山，攀绝壁，采集了 170 多种、约 2000 多斤的草药。但是，草药采来后能不能用，效果究竟如何？他们还不太清楚。因此，每次采药回来后，他们都要先尝尝，试出效果后，才拿去给村民们治病。同志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试出药物的效果。”医生何佳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护士彭济呈身体也不好，她们为了试验出毒性很大的山乌龟的作用和剂量，出于及时给灾民治好病的迫切心情，一次就吃了一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中毒，上吐下泻，心跳肉颤，昏迷不醒。但同志们并没被困难吓倒，经过多次的试验，终于试制成了 20 多种有效的中草药。

有一天，九街公社三义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董美英产后大出血，血色素急剧下降到了 5 克，病人处于严重休克状态。如果不及时进行输血，就有生命危险。看到躺在面前的灾区产妇，生命处在垂危之中，住在九街公社的 43 医院医疗队的同志们焦急万分，人人争着献血。医生黄明贵同志患有严重的胃病，一天连饭都吃不下去，但他坚决要求给病人输血。为了输血，他守在病人床前不离开半步。输了血，他又把自己的营养补助费拿去给了董美英。董美英病好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她出院后，叫自己的丈夫提了 50 个鸡蛋，写了一封充满真情的感谢信，送给医疗队。

（三十一）

1 月 6 日中午，一架架飞机满载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穿云过雾，来到了高大公社上空。

高寨山头，群情振奋，哭着的小孩擦干了眼泪，受伤的社员站了起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人奔走欢呼，抬头仰望。一架架飞机盘旋低飞，空投下大批馒头、面包、饼干……

山头沸腾了，一个个在重灾面前不屈服的硬汉，激动得热泪滚滚流。

在阿家村，贫农周大妈分到了毛主席派飞机送来的馒头。她双手捧着一个馒头，两眼噙着泪花，仰望着北京城的方向，万分激动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在通海的山沟里受灾，您老人家在北京也看得见；我们这里桥断路断，您老人家就马上派飞机送来粮食，您老人家时时刻刻把我们贫下中农放在心上，真是比娘老子还亲啊！”

大妈的心再也不能平静，她把捧着的馒头留下来，用一块干净的布小心翼翼地包好。她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馒头，我要把它永远留做纪念，看到馒头，我就想起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无比关怀。”

（三十二）

强烈的地震，使通海县高大公社的公路下陷，交通中断。

天蒙蒙亮，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解放军六〇三部队三连共产党员李清波同志，他忘记了胸口的疼痛，忘记了连夜苦战的疲劳，最早来到飞机空投现场，当他看到一包包、一袋袋食品时，内心无比激动。他扛起一袋 40 多公斤重的慰问物资就走，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把食品尽快送到受灾人民手里。

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险，李清波的胸口也越来越疼痛，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几次晕倒在地。其他同志看在眼里，被深深感动了，关切地劝他说：“班长，你胃疼，早上又没吃饭，是不是吃上一块饼干，歇歇再走吧？”李清波看着一包包馒头，一袋袋饼干，心潮滚滚，很长时间，他才激动地说：“我们背的干粮，不是普通的干粮，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深情厚意啊！就是一个馒头、一块饼干，我们也要完整无缺地把它们送到灾区人民手中。早一分钟送到，就能早一分钟使灾区人民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就这样，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了 48 里路，终于把慰问物资完完整整地送到了灾区人民的手里。他深夜赶回连队，第二天又出现在抢救集体财产的战场上。

（三十三）

地震发生的当天，四街公社七街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听到其它地区的灾情比自己大队严重的时候，就要去支援。大队革委会根据贫下中农的意见立即把 150 多个青壮年组织成“抗震救灾突击队”，由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带队，高举红旗，向通海县城奔去。

一路上，他们以临战的姿态，哪里最需要，就留下一些人在那里开展救援。他们在龚杨和金山大队抢救出了很多村民和集体财产之后，又以惊人的速度赶到通海县城，看到倒塌了的仓库里，成堆的红糖和白糖被埋在里面。大家心急如火，立即冲进仓库，背出了一包又一包，把仓库里的 3 万多斤糖和其它物资全部抢救出来。

四街公社纳古大队是受灾较重的大队。1 月 6 日那天，七街大队突击队的同志们又赶到纳古大队，抢救出很多集体财产。到下午回七街的时候，人人全身被汗水湿透了，嘴脸被灰土糊住了。

1 月 8 日下午，突然下起雨和冰雹来，当他们知道四街烤烟站仓库震裂漏雨，如果不把烤烟赶快搬出来，就会被打潮时，大队革委会主任董怀有立即率领 260 多青年奔赴烤烟站，顶冰雹、冒危险，冲进快要倒塌的仓库内，背出了大包大包的烤烟。经过一整天的奋战，把 14 多万斤烤烟抢救出来，并搬到一里以外的安全地带堆放好，才放心地回去。

（三十四）

大地震发生的当夜，解放军六九医院医疗队就迅速赶往通海，被分派到高大公社普丛大队。他们一进村就投入紧张的救援工作。就在这时，他们在倒塌的一幢房屋前发现一个临产的受伤妇女。医疗队的同志们立即组织抢救。刘淑员、王边建等同志日夜轮班看护着这个妇女，两天以后，这个妇女的伤养好了，婴儿也顺利地诞生了。

可是，医疗队突然发现新的情况，婴儿腹部彭胀，没有大便，有生命的危险，怎么办？

同志们一查看，发现初生的婴儿没有肛门，需要很快进行手术。可是要给刚出生 20 几个小时的婴儿做手术，困难简直难以想象。于是他们把婴儿抱到高大公社与昆明军区总医院的同志诊治。抢救新生婴儿的消息传开了，上海医疗队派人来支援，上海儿童医院也派专科医生来支援。各医疗队的精兵强将共同完成了一次精心的手术，婴儿终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三十五）

有一天，已下午 6 点半了，解放军某部二连战士雷有德把刨出来的最后一件家具交给了受灾的群众，然后来到副指导员面前。副指导员把刚刚接到的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交给他：“雷有德同志，你把毛主席给受灾人民的慰问电拿去给贫下中农读一读。”雷有德接过慰问电，心情无比激动，他转身就往村里跑去。同志们叫他吃了饭再去，他头也不回，飞也似的跑去找贫下中农宣传去了。

雷有德跑遍了全村，把特大喜讯传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当他带着喜悦的心情往回走的时候，猛烈的北风卷着灰尘呼啸而来，乌云似乎夹着雷雨，马上就要倾泻下来。看看天色，雷有德正想加快脚步，忽然看见田边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这不是曾荣福大爷吗？曾大爷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呢？他一打听，才知道曾大爷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修建。于是雷有德回去与班长商量后，全班战士齐出动，忍住饥饿，顶住寒风，奋力帮助曾大爷修建房子。当时，天已黑了，风吼得更凶，战士们不怕困难，扛草的扛草，抬土的抬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搏斗，终于搭建起了一间简易住房。最后，雷有德帮曾大爷铺好床，把曾大爷扶进屋里，然后从怀中掏出毛主席的慰问电，望着曾大爷，一字一句地读起来。

（三十六）

高大公社阿家村生产队有一个牛厩在曲江对岸的山脚下，大地震那天，厩里的耕牛全被山石、泥沙掩埋了。

解放军某部一炮连赶到阿家村后，组织了一个突击组准备去抢救厩里的耕牛。当时余震还不断发生，碎石不停地从山上滚落下来。特别是牛厩上边几百米高的半山上，有一块震裂了的大岩石，随时都有滚下来的危险。听说突击组要到山下抢救耕牛，村民们关切地说：“解放军同志，过河救牛太危险了，厩里的牛也许已被压死了，你们不要去了。”但突击组的同志们想到耕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是贫下中农的宝中之宝，多救出一头耕牛，就为贫下中农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多增加一分力量。于是他们拒绝了贫下中农的劝阻，由共产党员杨家荣带领全组同志，冒着早晨的霜冻严寒，涉水淌过曲江河，来到牛厩边一看，里面竟然还有 3 条牛活着，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山上的坠石依然不时袭来，但战士们一心想的是抢救耕牛，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牛厩里的石头一层一层刨掉，把压垮了的木板一块一块地拉出来，很快抢救出了两头耕牛。

当战士们正准备抢救第三头耕牛的时候，突然“轰隆”一声，余震又发生了，从山头上滚下来的石头顿时堆满了牛圈边，原先半山腰上那个被震裂的大石头更显得摇摇欲坠了。如果再发生一次余震，那块大石头就会往下滚，大家就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没有知险而退，而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又继续投入战斗，终于在下次余震到来之前把第三头耕牛救了出来。

（三十七）

当杨广公社镇海大队第一生产队革委会主任岳邦优知道了高大公社遭受严重震灾，贫下中农和外地来前来支援的同志吃不上蔬菜时，心里很着急，立即与村民们商量，决定把生产队的蔬菜送去支援。

1 月 9 日上午，镇海一队的手扶拖拉机装满了蔬菜，向高大公社飞奔而去。岳邦优刚学会开这种拖拉机，在平坝宽敞的公路上驾驶还勉强可以，可是到高大的公路，路窄坡陡弯急，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乱石丛生的河沟，在平常就是很熟练的驾驶员通过这段公路也要加倍小心。岳邦优驾驶着拖拉机到了小红坡，看见前面石头不断地从山上向下滚，陡峭的地方随时都有塌方翻车的危险。他双手握住操纵杆，奔跑在崇山峻岭间，奔跑在悬崖峭壁上，冲

过一条条裂口，闯过一道道险关，转过一个个急弯，终于把一车蔬菜送到高大贫下中农和医疗队的同志们手里。

（三十八）

1970年2月8日，金色的太阳当空照，高大公社的大路上正走着路南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复员军人程国保同志，他刚从银行里走出来，手里拿着100元复员费。他目睹了高大公社受灾后得到四面八方支援的情景后，心情无比激动，他毫不犹豫地用红纸包上两枚毛主席像章和1000元钱，放到高大公社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办公桌上，很快就走了出来。

办事组的同志发现纸包后，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写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在旧社会是最穷最苦的人。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我们贫雇农，我参加了伟大的人民军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到农村继续干革命。我想，什么是幸福？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就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前途？把‘三个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最大的前途；什么是光荣？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而辛勤劳动，不为名，不为利的人最光荣。我是人民勤务员，毛主席、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是大救星，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给我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群众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群众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群众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毛主席和党中央发来了慰问电，我激动得眼泪流下来，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立即向贫下中农宣传中央慰问电，大家都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了人民，我愿贡献自己的一切。现在把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给我的报酬，作为向灾区人民的支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山崩地裂，永远忠于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永不动摇！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在信的最后署名是：人民的勤务员。时间是：伟大的七十年代、元月八日。

办事组的同志立即追查这份不署名捐款的来历。他们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到各地询问，最后到银行查看，才知道高大公社路南一队的程国保刚刚取走1000元钱。办事组的同志找到陈国保，反复问他：“这1000元钱，是不是你捐的？”程国保坚定地回答：“没有，没有啊！你们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天晚了，我还要赶回生产队去”。这事经过反复调查，才证实捐款人的确就是陈国保。

程国保同志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立过大功。1969年7月光荣复员。

（三十九）

通海县城关镇一街工人王桂英，她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

那是1月4日晚上，她在弹花社工作的儿子主动代替会计孔凡云值班看仓库，不幸在地震中遇难，但是，孔凡云和他的两个孩子却因此幸免于难。

失去儿子的王桂英十分坚强，当分配救灾物资时，她的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儿，高兴地拿着米袋就往外跑：“妈妈，毛主席给我们送大米来了，赶快去领”。王桂英一把拉住女儿的手，说：“这些大米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我们家还有一点，不要去领”。

街区又传来分油的消息，这次小女儿没有再往外跑。

接着街区分发救济棉衣，母女二人坐在火塘边，王桂英说：“我们的困难可以自己解决，不要去增加国家的负担”。

（四十）

彭绪金同志是解放军0272部队二连一班的新战士，入伍不久就随部队来到了通海县高大公社普丛生产队抗震救灾。他没有口罩，但他不怕臭，不怕脏。他生病了，流了许多鼻血，但他用棉花塞住又继续工作。有一天晚上7点多钟，其他班战士都收工回驻地吃饭去了，他仍坚持工作，把大牲畜的尸体从废墟中拉出来埋掉，把集体的财产抢救出来放到安全的地方，

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多钟，战士们都睡了，他才回到驻地。这天晚上，他没有吃上饭，但他不吭一声，第二天照样继续工作。

（四十一）

通海县西城公社螺吉大队第5生产队的胡荣芬要生孩子了，但因地震时房屋倒塌打坏了她的盆骨，需要输血，才能安全生产。这个消息被解放军驻西城的三八六部队的两个战士知道后，马上告诉了部队。部队的战士们闻讯后立即跑步到大队卫生所，争先恐后地要求为胡荣芬输血。教导员陈锐首先脱掉棉衣，卷起袖子，连声说道：“我是万能血型，先让我输血。希望医生尊重科学实际，只要血型对，一定要让我输。”医生对他说：“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不合格。”他坚定回答：“白求恩同志50多岁了，还给中国人民输血，为什么我的血不能输给贫下中农姐妹，你说服不了我。”全体战士都一拥而上，团团围住医生，人人伸出手，个个要献输。医生说：“解放军同志随时有战斗任务，不能输血。还是让我们医疗队和宣传队的同志来输吧。”医生再三劝说，战士们还是坚决要求输血，医生只好为他们验血。经过验血，凡是O型血的同志都手舞足蹈，高兴地说：“我的血型对了，先抽我的，先抽我的。”那些血型不配对的同志则拍腿跺脚地说：“糟糕！可惜了，不能将自己的血献给贫下中农了”。

（四十二）

1月28日晚上8时，高大公社普丛大队发生流感疫情，各医疗队赶来参加会诊。北京医疗队的张东翔同志忍住胃痛，参加了疫情讨论。当时，张东翔的胃发生穿孔，他被送往高大公社。张医生病了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公社、全县。解放军战士闻讯赶来，贫下中农闻讯赶来，社队干部闻讯赶来。

昆明军医总医院孙副政委，彻夜不眠，一直守护在张医生身边。求救的电波传向通海，传向昆明，祖国边疆的每一个医疗单位都在作好抢救张医生的准备。

为了抢救张医生，孙副政委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立即组织抢救小组，准备手术室，组织输血队！”解放军七〇医院的同志们发出庄严的术前保障，昆明传来了救援的电话，通海送来了电吸引器。

9点钟，张医生病情开始恶化，血压下降，处于休克状态。怎么办？解放军七〇医院的医生们互相对视着交换会诊的意见：“立即输血！”“是！输血是我们解放军白衣战士的光荣职责”，总医院的同志们个个卷起袖子，“输我的”，“输我的！”不一会贫下中农也闯进手术室，高喊：“张医生是为我们贫下中农累坏的，应该输我们的血。”工程兵40名战士赶来了，他们势不可挡地齐声叫着：“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输血是我们的责任。”北京医疗队的同志们一个个挽着解放军和贫下中农的手，流着热泪说：“张东翔是我们队的好同志，输血应该让给我们。”

争着输血的人们，你推我拥，争相上前，抱在一起，挤在一堆，泪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裳。可是谁也无法前进一步。

在帐篷里，解放军战士的鲜血流进了张东翔同志的血管里。年轻的女护士程焰，第二个上了抽血台，她的血管细，粗针扎不进去，一次又一次，她面带笑容，无比兴奋，血管被扎了20多次，胳膊扎肿了，但她一声不吭，执意要求抽出血来。解放军战士的血一滴滴流进张东翔的血管里，张东翔的病情迅速好转了。

当夜，贫下中农在寒冷的夜里淋着霜露一直守护着张医生。夜间张医生冷了，贫下中农又送来了热烘烘的炭火盆。第二天贫下中农又从50多里外的红山大队，送来了鸡蛋红糖。年轻的战士杨崇礼把组织上分给他的一罐炼乳，悄悄留给了张东翔。张东翔同志在集体力量的医护下，经过手术，疾病减退，慢慢恢复了健康。

（四十三）

入夜，寒风呼呼地刮着，早晨刚下过冰雹，天气显得格外寒冷。高大公社阿家村群众都

已经入睡了，上午刚赶到那里参加抢险战斗的某部一炮连指导员正准备解开背包休息。一排长刘染远忽然想起了住在观音山生产队的思茅专区医疗队的 40 多个同志，因为急于赶来抢救伤员，来不及把被子运上山，晚上睡觉只盖着一些稻草。他连忙把这件事告诉全连同志。

一炮连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着急，他们想，医疗队的同志们肩负着抢救受伤群众的重任，可不能让他们冻坏了。党支部立即召开支委会，决定从连里抽出 21 条被子，顶着寒风，摸着黑，爬上 1 公里多的高山，把被子送到医疗队住地。思茅专区医疗队的同志们看见一炮连的同志把被子送到身边，非常感动。他们想到解放军抢险救灾，任务最艰巨，绝不能让解放军受冻，再三推辞，不肯收下被子。战士们对他们说：“关心群众生活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今天我和灾区人民并肩战斗，心想在一起，汗流在一起，都是为了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最后，医疗队不得不收下了那一条条被子，在寒冷的冬夜里享受着解放军送来的温暖，而一炮连的指战员们则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迎来了黎明。

（四十四）

1 月 7 日傍晚，解放军〇二七二部队八十一分队的同志们看到通海城关镇的居民有的还没有住处，就立即帮助居民搭建了 100 多公尺长的草棚。之后，又看到 5 车食盐还没有卸，他们就主动去卸。卸完食盐，还没有顾上吃饭，又接受了巡逻执勤任务。战士们三天三夜没有很好地休息了，但是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说：“为了人民吃点苦，再苦心也甜”。

接着，他们又接受了一个任务，帮助粮食局从倒塌的仓库里刨粮食。战士们立即奔赴现场，歪歪斜斜的房子，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土块又多又深，粮袋又大又重。15 名战士和粮食局的两个同志一起，面对着艰苦危险的工作，艰苦奋斗两天，抢救出了 16000 斤粮食，及时供应给灾区人民。

西城公社甸心大队第八生产队的老大妈奎巧仙在地震时，左大腿骨被打断。医生已经为她做了复位手术，上了夹板，但因没有病房，只好让她回到家中边治疗，边休息。

驻在西城公社的北京、上海、四川和成都军区医疗队的负责人，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借来了 X 光机，对西城公社 27 个骨折病人进行复查。1 月 30 日，经 X 光检查，发现奎巧仙的大腿骨折错位 1 寸多，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变成残疾。

伤员家属怕太麻烦医生，对医生说：“她年纪大了，怕难治了”。

医疗队的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奎巧仙再次动手术！决不能让她留下残疾！

他们做出决定之后，一场抢救阶级姐妹的大会战开始了。

医生们反复细致地讨论手术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胫骨上打洞，在 X 光照射下，用钢筋把腿骨拉复原位。本来这是最理想的方案，既减少伤员的痛苦，又可以不流血，但骨折错位已近 1 个月，成功的希望不大。于是又制定了第二套方案：把大腿的肌肉全部切开，把错骨拉回原位，再用不锈钢拉住。但这样做一要大量的手术器械，二要给伤员输大量的鲜血。很不理想。

这时，北京医疗队送来了他们所带的骨科器械，四川成都军区医疗队也送来了他们全部的骨科器械，专医院派来了骨科医生，送来了药品和采血瓶，没有采血针头，就把输液针头做成采血针头。通海西城小五金社也在上海医生的指导下，连夜做好了为伤员做手术的支架。

经过 21 个单位的共同努力，团结协作，苦战两天，终于做好了手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2 月 2 日 7 时，手术按第一套方案进行。胫骨打穿了，一切正常。错骨开始拉动，一切正常。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战斗，错骨拉回原位，手术获得成功了。顿时，手术室内外响起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

（四十五）

高大公社五街大队第 2 生产队女社员龙秀兰，地震后在土里被埋了 12 个小时，当 she 被抢救出来时，已经昏迷不醒，大脑失去了记忆能力，病情极为严重。她神志恍惚，忘记了自

己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她父亲来看她，她也认不出来了，过去的事情她全部忘记了。

曲靖专区医疗队的同志们面对着这样严重的病情，同其他医疗队一起会诊，决心千方百计治好龙秀兰的病，让她早日恢复记忆力，恢复健康，迅速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抢救龙秀兰。当时，龙秀兰生命垂危，小便极少，但又不会喝水，他们就想法给龙秀兰喝牛奶；龙秀兰手脚不能动弹，他们就天天给她洗脸、梳头、洗脚；龙秀兰解的大便，他们就用瓦块拾去倒掉，让病人床上保持清洁卫生；当病人需要输血的时候，他们个个做好准备，争着为病人献血，有的同志还抽出自己的鲜血配好，一旦需要就输送给病人。他们在上海医疗队的帮助下，用两瓶血浆注射在龙秀兰身上。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精心治疗，龙秀兰神志渐渐清醒，身体渐渐恢复。

经过 13 天认真治疗，1 月 19 日，龙秀兰感到这一天太阳特别明亮，特别温暖，她完全恢复了记忆力。

（四十六）

1 月 22 日凌晨，“哗哗”的大雨声惊醒了解放军 O 二六八部队 85 分队驻西城公社东渠大队的战士们。同志们立刻想起附近烤烟站一大批等待外运的烤烟还堆放在公路两旁。“赶快抢救，不能让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刻从温暖的被窝里跳起来，顾不得漏雨的棚子淋湿自己的被盖，一个个冲向堆放烤烟的地方。这时附近生产队的部分社员和烤烟站的一些同志也赶来了，大家一起动手，背的背，抬的抬，踏着泥泞的道路把一包包成捆的烤烟运到棚子里。战士兰介川、徐令生、周学贤等同志最近都在生病，有的同志还在拉肚子。他们已经好几顿没吃饭，但也积极地参加抢运烤烟，背起每包 5、60 公斤重的烤烟就跑。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但仍有很多烤烟放在外面。怎么办？战士们马上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迅速地盖在烤烟上面。烤烟站的几位工人同志也把自己的被子和垫毯拿出来盖住了烤烟。雨，很快地淋湿了同志们的衣服和帽子，但是，再也淋不着集体的财产了。

（四十七）

1 月 16 日，驻高大公社的一支上海医疗分队，翻山越岭到克呆生产队，热情地为彝族人民治病。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之后，他们发现一匹受伤的马。一了解，这匹马是克呆生产队地震后仅剩下的大牲畜。马腿受伤，伤口发炎发臭，脓液很多，伤势很重，如不及时医治，这个生产队唯一幸存的一匹马也要因脓毒血症而死。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正为此着急。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兽医，怎么办呢？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说：“虽然我们不是兽医，从来没有替马看过病，开过刀，但是，只要贫下中农需要，我们就要学习干。”

第二天，上海医疗分队的同志们带上手术器械再次来到了克呆村，仔细地检查了马的伤口，发现坏死组织很多。他们在饲养员的共同配合下，为马做了手术，清除了大量的坏死组织和脓液，终于挽救了那匹马的生命。

（四十八）

大地震使高大公社阿家村生产队的仓库倒塌了，1000 多斤种籽被压在很深的土墙下面。0272 部队某连七班的同志们想到，种籽是粮食增产的必要条件，粮食又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因此必须把种籽掏出来。副班长杨家荣，带领战士们爬上摇晃的屋架，冒着倒塌的危险，把瓦一块一块地搬下来，把木料一根一根地撬开，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边。从很深很深的老墙土底下，掏出了种籽。战士们连续作战，把掉在土堆缝里的和地面裂缝里的种籽，用手指一粒一粒地掏出来。大家说：春种一粒籽，秋收一担谷。我们多掏出一粒种子，就为一九七〇年大丰收增加一分力量。

（四十九）

高大公社五街大队有一条 8 公里长的水渠，被震垮了，如果不及时修好，春耕就要受到

影响，贫下中农心里很着急。0272 部队某连的同志承担了修渠任务，二排长钱光友带领战士们爬上悬崖陡坡，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突然一阵狂风袭来，小石头从 50 多米高的山顶上像雨点一样飞滚下来，恰巧有一块石头打在了正埋头刨石块的五班长周汝诚脚上，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看都不看一眼，一个劲地刨石头。紧接着，又是一块石头打在他头上，他顿时觉得耳边“轰”的一响，两眼直冒金星，站立不稳。同志们急忙上去将他扶住，叫他赶快去休息。他推开同志们，抢着走到危险而艰巨的地方去战斗。这时，在险峻的山腰上开渠道的一排长钱立峰和战士蒙炳华，随着倒塌的泥石一起滚下数丈深的悬崖，摔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他俩从泥土石块中爬起来，继续挖沟不止。

同一时间里，炊事班的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证让修水渠的同志们按时吃上热菜热饭。一天，雨骤风狂，炊事班的同志背起行军锅，到野外去煮饭。同志们刚刚把灶支好，灶窝里马上就积满了雨水。风又大，雨又急，柴禾淋湿了。眼看开饭的时间快到了，可是火怎么也生不着。大家一起脱下雨衣，挡住炉灶。经过一阵忙碌，饭按时煮好了。他们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的崎岖小路，爬陡坡，钻刺丛，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修水渠的战士面前。修渠的战士们虽然全身湿透了，一个个冷得手发僵，脸发紫，但吃着热菜热饭，心里却热呼呼的。

经过两天的艰苦奋战，水渠全部疏通了。清清的流水带着人民子弟兵对灾民的深情厚谊，哗哗地流进了田里，流到了山区农民们的心中。

（五十）

大地震之后，高大公社沙田生产队的一些干部，面对着倒塌的村庄，紧锁双眉，说道：“村子变成了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一无工具，二无种籽，三无耕牛，生产怎么抓？”大家感到困难多，压力大。正在这时，解放军〇二七二部队二连赶到沙田生产队，把村民们编成了劳动组、宣传组、保卫组、生活福利组。工具坏了，他们组织人上山伐木，自己修理；种籽埋在倒塌的房子里，他们日夜奋战，抢刨出来；耕牛死了一些，他们就发挥人的力量。在地震后的第 3 天，沙田生产队的社员就挑着粪桶，下地劳动。生产队革委会主任艾传朋走东家，串西家，问暖问寒，了解哪家还缺什么工具，还有什么困难。保管员杨春运，地震后第二天就下田了解灾情，看见水沟震裂，水流中断，地里缺水，就带领 50 多名群众抢修了一条两公里长的水沟，把水引进田里。

（五十一）

大地震过后，一辆辆汽车把外地支援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来。司机们争分夺秒，奋战在运输线上。

有一天，深夜 12 点，有一个满载着药品、食物等物资的车队，在西城公社的公路上疾速奔跑。也许，最后一辆车觉得自己快掉队了，就加大油门，想尽快赶上车队，但由于车速太快，在拐弯处冲出了路面，把路旁的草棚子也撞坏了。草棚里闻声钻出一个青年小伙，用手电筒环射了一下。只见一辆挂有拖兜的卡车斜卧在沟中，物资撒满了周围，自家草棚的木梁也被撞断了。司机当时又怕又急，正围着汽车团团转。小伙子已明白这是抗震救灾的车辆。于是，他走上前去，亲切地叫道：“同志，别急，我来帮助你。”边说边到草棚里拿出两把锄头来，与司机一道为汽车开路。

冬天，北风呼呼，夜里更是寒冷。小伙子挥动锄头在车轮前方挖槽，由于车身离地面很低，站着不好挖，他就一条腿跪在地上弓着腰挖。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泥水粘满了他的全身。经过他俩的共同努力，路槽挖好了，但要把车子扶正站起来，仅靠他俩的力量还不行。小伙子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等一等，我去叫人。”他到附近各草棚里把青年们叫起来，跑步来到横卧的车前。

人多力量大，他们很快就把挂兜摆脱，卸下物资。接着又找来了皮条、绳子拴住车梁，推的推，拉的拉，终于把车子拖上了公路。之后，大家又齐心协力把车兜拉来挂好，把一件

件物资整整齐齐地重新装上汽车。司机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并且要赔偿撞坏草棚的损失。小伙子对司机说：“我叫贫下中农的小学生，我们都是为了抗震救灾，草棚坏了点没关系，我们自己修。快开车吧，运送救灾物资要紧！”司机点头赞许，回到车上，迅速发车，向前驰去。

这个小伙子就是西城大队的回乡知识青年吴永昌。

（五十二）

大地震发生以后，在抗震救灾中，通海县 16 万人民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品。这份礼品来自北京部队，来自首都钢铁公司，来自战火纷飞的珍宝岛。

1970 年 3 月 18 日下午 5 时，通海各族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收下了这份礼物。

这份珍贵的礼品——几个苹果，是由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战士转送开滦煤矿等四个单位之后，又转到了首都钢铁公司，再由首钢工人转送给珍宝岛的英雄战士。守卫珍宝岛的勇士们怀念着祖国千千万万的工人阶级兄弟，于是，这份珍贵的礼品爬千山，过万水，又先后经过了武汉钢铁公司等 7 个单位。通海大地震发生后，这份礼品又途经贵州转送到云南昆明机床厂，再经昆明市围海造田指挥部经玉溪、峨山转赠给通海地震灾区军民。

（五十三）

2 月 25 日，解放军 0272 部队 78 分队三排的战士，来到四街公社二街大队五保户黄大妈家，帮助她修复被地震震坏的房屋。黄大妈当时已经 70 多岁了，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一天，解放军同志来帮黄大妈修理住房，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含着热泪一个劲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对贫下中农照顾得多周到啊！”

修理工作进展得十分神速，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但战士小赵一不小心，脚踩着钉子，脚掌被戳伤了。黄大妈一见，十分心疼。她想，要赶紧想法子把小赵的脚医好才行。黄大妈知道一个民间单方——鸡蛋煮草果，吃了伤口不会发炎。于是，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两个鸡蛋，加上草果煮熟后，双手端着来到部队驻地。黄大妈见到了指导员，她说明来意，希望帮助她找到那个战士。指导员感动地说：“大妈，你的心意我们收下了，鸡蛋还是你自己吃了吧！就是找到小赵，他也不会吃的。”

“咋个能不吃？吃了伤口不会发炎。”黄大妈已经等急了，一个劲地催指导员：“快把那位战士找来！”

指导员被黄大妈关心人民子弟兵的热情所感动，就叫二班长去喊小赵。小赵一跛一跛地走来了，黄大妈一见，走上前一把拉住小赵的胳膊，一定要小赵吃下鸡蛋。

（五十四）

1 月 17 日深夜，通海县人民医院的电话铃响了，县革委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去领取解放军 0268 部队某部给伤病员送来的一筐鲜鱼。人民医院的同志到指挥部一看，是一筐大鲤鱼。对此，人民医院的同志感到很奇怪，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部的同志给他们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大地震发生后，0268 部队某部一个班的战士，为了抢救灾区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杨广公社黄龙大队，他们一到村子就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在倒塌的房屋下抢救出一个个受伤的群众，抢运出一袋袋沉甸甸的粮食，顶着寒风、淋着雨水帮助贫下中农重建家园。一件件动人事迹，让黄龙大队的贫下中农真切地铭刻在心，军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一天晚上，黄龙大队贫下中农在一起商量，怎样来表示对解放军亲人的一点心意呢？大家决定下湖捕鱼来慰劳亲人。寒冬季节，水冷鱼藏，要在晚上捕到鱼很不容易。但大家说干就干，50 多岁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黄家贵，立即站起来，扛上鱼网说，“走！解放军为我们吃尽了苦，我们下湖打鱼还怕什么困难？”

夜黑，风大。贫下中农怀着对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划着打鱼船，顶狂风，战恶浪，下网

捕捉。不多一会，小船载着一大筐鲜鱼而归。他们喜气洋洋，敲锣打鼓地把鲜鱼送到解放军驻地。可是解放军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送鱼的村民中有的急得哭了起来说：“这筐鱼你们说什么也一定要收下，它代表我们全体贫下中农对子弟兵的一片心意呀。”战士们推让再三，只好含着激动的泪花收下了。

解放军深知这些鲜鱼来之不易，立即开展了“拥军爱民”的讨论，他们说：“贫下中农的心意我们牢记下。鱼，我们不能吃，应该转送给受伤的阶级兄弟，让他们吃了早日恢复健康，投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战斗。”这样，他们又把鲜鱼连夜送到抗震救灾指挥部来。

指挥部的同志对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请把这筐凝结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鲜鱼，转给伤病员吃吧！”

（五十五）

当四街公社七街大队春节拥军慰问队向解放军驻地出发的时候，一个老大妈双手抱着一个沉重的咸菜罐，迈着一双小脚，跟在队伍的后面。

到了部队驻地，老大妈一见连队指导员，就把咸菜罐放在前面说：“指导员，把这罐咸菜拿去给同志们吃，要不是地震，鸡蛋啊，鸭蛋啊……好吃的一定会给同志们送些来，现在就请你们收下这罐咸菜吧！”指导员想了想说：“老大妈，灾区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代表同志们收下了。咸菜，你老人家留着吃吧！我们部队有菜吃，请大妈放心吧！”大妈可急坏了，左说右说，一定要指导员收下。指导员只好叫一个同志去找秤，以便称了重量付钱给大妈。大妈知道部队的同志要付钱给自己，急得满脸通红，怎么说也不要钱。停了一下，大妈深情地说：“我们这里地震才一发生，你们就从几百里路上跑来，连气都忙不得歇一口，就帮我们救人刨粮食，又帮我们搭棚建屋，当我们住上了草棚，你们还在露天底下睡觉。你们把我们贫下中农当成亲骨肉，这些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指导员，不要说为你们送一罐咸菜，如果打起仗来，大妈还要帮你们煮饭，送弹药呢！”指导员听了大妈这一席话，深受感动，收下了那罐咸菜。

资料：通海县第一期《抗灾战报》

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大地震发生了，通海县革命委员会于震后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成立了抗灾指挥部，抗灾指挥部于第二天（1月6日）出版了第一期《抗灾战报》，其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准备打仗。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

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要用政治来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谈不上领导。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编者的话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在我县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地震灾害的情况下，各级革委会、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严重困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自然灾害的锐利武器，是指引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路明灯。为了进一步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夺取抗灾斗争的胜利，我们特编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教导，供同志们活学活用。

抗灾战报创刊说明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抗灾斗争，在抗灾斗争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我们编印了《抗灾战报》。战报的任务

是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鼓舞我县革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灾害。她将宣传我县各族革命人民在抗灾斗争中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鼓舞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让我们进一步锤炼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头脑，夺取抗灾斗争的伟大胜利！

笔记：人民解放军十四军抗震救灾八十天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立即组织部队奔赴通海抗震救灾，干部战士争先恐后，积极请求战斗任务。

四十二师医院院长张振东同志生病刚作过手术，正在住院休息，听到地震的消息后，他带领医疗队立即出发。他们被分派到通海县高大公社，在途中，公路因地震塌方，已中断。他跳下车，背上急救器材，带领大家急行军前进。驾驶员王祥甫，有病发高烧正在住院，他听说要组织医疗队到灾区，他坚决要求开车赴灾区，路上打一针开一段。一一九团驻华宁盘溪部队某营，1月5日凌晨1点15分得知地震发生的消息之后，营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没有上级的命令怎么办？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同志们说：“毛主席早已下达了命令：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灾情就是敌情，灾情就是命令。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立即组织战士，15分钟时间结束了党委会，1点30分就出发了。那时，连队战士更是心急如火，多么希望插翅飞到灾区，抢救灾区的阶级兄弟，他们挤在党委门口，请求战斗任务。已宣布复员的老兵，坚决要求上“前线”，表示“只要革命需要就继续超期服役”。平时规定一辆南京牌夏斯车不能超过25人，这时已超载到66人。驾驶员开得又稳又快。政治工作人员在行驶的车上，带领着战士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二炮连副政治指导员站在车门外踏板上，手扒车门，做政治鼓动工作。

部队到了灾区，见到群众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派我们来了！”群众一见部队到了，很多人热泪盈眶，无比激动，拉住战士的手问：“北京有没有地震？毛主席可在北京？”战士们告诉群众：“云南地震的消息已报告毛主席、党中央了。毛主席在指挥我们战斗。”群众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部队看到灾区情况，都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多想把力气全部使出来，把心掏给人民。”“为了贫下中农少吃一点苦，我们愿把天下苦吃尽。”当时余震还在继续，震坏了的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解放军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那里有呼救声就往那里去，有的钻到倒塌的房屋里，有的爬上歪斜的楼房上，工具不够用，就用手刨，十个指头刨出了血。那天夜里，他们组织群众一起战斗，在天亮前把被压埋的人全部抢救出来，把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伤员也得到了很好处理。三个炮兵连队共抢救群众280人。一炮连老战士林盛球，听到一座楼上有人呼救，楼梯断了，楼房倾斜，他奋不顾身爬上楼去，把一个生病的老大妈抢救出来。就这样他连续抢救了8个群众。通海四街公社十街大队贫农苗洪有个1岁多的女儿被埋在倒塌的房屋中，被部队抢救出来后，经医疗队急救，终于救活了这个婴儿。

地震破坏了交通，为了使灾区人民不中断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通讯兵翻山涉水抢修线路。为了把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物资及时送到贫下中农手里，一一八团八个连队投入了紧张的抢修公路的战斗。地震还在继续，高山陡壁上被震松的石头不断滚下来。四连副连长李世达哪里危险那里上，他用绳子拴住腰，由山上吊到悬岩处去放炮爆破。平时需要十天才能完成的工程，战士们和民工一起奋战，只用一天半就通车了，使救灾物资能及时运到重灾

区。公路没有修通时，有三辆汽车救灾物资停放在山上。160个战士，白天参加紧张抢修劳动，夜间冒着危险把这三车物资用肩背过7公里的严重塌方区，送到了重灾区高大公社。有的村民领到这些救济物资后，舍不得用，要保存起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恩情。

高大公社乌刀村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了，通向乌刀村的木桥也被震断了，村里的伤员送不出去，外地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去。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要进村来，都得淌过齐腰深的河水。三连三排指战员赶到了河边。大家看到震跨的小桥和村里的受灾群众，心里都很焦急，个个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把桥修好。可是，水深流急，天气寒冷，木料缺乏，工具不全，怎么办？排长陈祖恩带领全排战士在河边高声宣誓：为了抢救阶级弟兄，为了把毛主席的关怀带给受灾群众，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一定要把桥架起来。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战士们一个个脱掉衣服，跳下河里，把震垮的桥木从河底捞起来。湍急的河水，给架桥带来极大的困难，桥梁一次次搭好，又被激流一次次冲走，但是战士们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冲倒一千次，我们架起一千次。”共产党员马小学，架桥时从桥架上摔到河里，爬上来又继续战斗。共青团员胡丕喜，在抢救贫下中农的战斗中，脚板被铁钉刺穿，但一直坚持在水中作业。战士们在水中工作，冻得浑身发紫，但谁也不肯休息一下。经过9个小时的连续作战，一座长达50米长的木桥，终于架起来了。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扛着红旗走过桥去，一队队医务人员走过桥去，一挑挑救灾的棉衣、粮食，挑过桥去。这座桥被当地群众称为“爱民桥”。

1月7日，一炮连二排接受一个任务，要他们沿着重灾区曲江大河两岸前进，到每一个最偏僻的山村，去宣传中央慰问电，把毛主席的关怀带给贫下中农，同时查明灾情迅速向上级报告。道路被严重破坏，沿途经历了许多艰险，大家表示：“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山崩地裂何所惧？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们通过多处塌方、泥潭、急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很多连队连续战斗50多个小时不休息，很多战士，刨出村民的尸体，用双手抱出来，细心地给他们擦洗、穿衣、入棺、埋葬。有的战士不吃饭，不休息，连续战斗。群众劝他们回去吃饭，他们说：“阶级弟兄没有抢救出来，我们怎能吃得下饭？”医护人员千方百计抢救伤员，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医院卫生员邱平华、××师医院医生施昌廷，为了解除伤员的痛苦，用手给伤员一点一点掏大便。有一个伤员呕吐，所长申家廉就用双手接起，一捧一捧掬到草棚外边倒掉。在挖掘物资时有的同志负了伤，如班长罗朝贵、新兵梁勤辉，脚被钉子扎了一寸多深，他们负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广大指战员自觉与灾区广大群众心连心，肩并肩，日夜奋战，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痛苦我痛苦，人民困难我困难”，全体指战员想灾区人民之所想，急灾区人民之所急，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哪里艰苦哪里上，哪里危险哪里冲。许多同志因极度疲劳几次昏倒过去，苏醒后不顾战友的劝阻，继续坚持战斗。许多连队为群众搭建草棚，安排好群众生活，自己却露宿在外。许多同志生了病，负了伤，坚持不下战场。只要能减少人民群众的一分困难，就是吃尽天下苦也心甘情愿。子弟兵掏尽红心为人民，人民更加热爱子弟兵。通海灾区处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抗震救灾的动人情景。○二七二部队指导员陶兴同来到通海县城关镇，一头扎到贫下中农中去挨家挨户问寒问暖，在他帮助一个贫农老大妈搭建棚子时，他看到老大妈在一旁冷得发抖，就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衣穿在老大妈身上。他从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不吃饭不喝水，为老大妈建起了草棚。当他刚要往回走的时候，由于极度疲劳，又冷又饿，昏倒在地上。像这样全心全意为灾区人民服务的动人事迹，真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军民共同奋战，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受伤的群众得到救治，遇难者得到掩埋，交通邮电得到恢复，群众吃住得到解决，中央的慰问电家喻户晓，救灾物资分到了受灾群众手里，群众受到了很大鼓舞。

1月15日昆明军区鲁瑞林副司令员对大队、部队营级以上干部传达了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灾区工作的8点意见，并把通海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作交给十四军负责。以王玉琨副政委为首组成了指挥部（王副政委2月4日调走后，由军区后勤部王之江政委负责）。

指挥部首先抓了组织统一、思想统一，军队和地方、外援单位和当地单位都要在各级革委会抗震救灾指挥部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们进一步学习、宣传、落实中共中央慰问电，在搞好春耕生产、小春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解决群众住房问题，为春节后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作好准备。到春节时，超额完成了省革委会提出的每户有一间住房的要求，全县灾区平均每户达到 1.8 间。

春节后的中心是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抓住这个根本，他们普遍召开了讲用会，召开了抗震救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举办了各种学习班，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军民一起进行了两忆三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广泛发动群众，一个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春耕生产高潮出现了。当时，小春丰收已成定局，大春增产措施也得到落实。

在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战斗中，部队起到了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的作用。春节当天，很多生产大队与解放军部队一起召开大跃进誓师大会，送肥改土，围海造田。一一八团一枪连经过两天苦战，修通了普丛的水沟。部队始终坚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提出了建房要建思想，发展生产要发展社会主义。城关镇有个妇女在群众掀起生产自救高潮中，思想不通，不参加集体劳动。部队宣传队和革委会的同志找她谈话 10 多次，启发她回忆对比，提高了她的思想觉悟，让她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挤出一间房子让没有房子住的阶级弟兄来往。部队同志见她提高了思想觉悟，很高兴，对她说：“大家主要不是要你挤出一间房子，而是要你挤出脑里的私字，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有一个单位原计划花 12 万元重建房屋，部队领导知道后，帮助这个单位的革委会举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教导，提高了职工的觉悟，使这个单位 3 次修改了建设方案，最后只花了 10.01 元钱就建盖起了 10 间房子。

部队分散到各村各队，和群众“五同”，组织群众，大闹春耕生产。广大贫下中农说：“受灾也要大跃进，地震夺去的，要叫地球加倍偿还。”

自 1 月 5 日至 3 月 25 日，解放军十四军先后到达通海参加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共 4000 多人（到峨山、建水县的未计算在内），在中共中央慰问电的指引下，在昆明军区党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十四军在灾区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胜利，好人好事大批涌现，部队受到了一次良好的锻炼，战备工作受到了一次最接近实战的检验，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笔记：第一个进入通海地震灾区的医疗队

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夕，昆明军区总医院正在学习元旦社论，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他们说：“地震灾害虽然来得突然，但接受战斗任务，我们早有思想准备”

昆明军区总医院接到奔赴地震灾区进行抢救阶级弟兄的通知后，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仅用 10 分钟的时间，就全部上车出发。沈秀英、程迪金、欧劲儿等女同志，家中没有人照看孩子，她们就把小孩交给邻居就跟上队伍出发了。医生陈治龙的妻子已临盆，莫宽、据前等同志身患重病，但他们说：“自己的事再大，也决不能影响战斗任务。”

在行车途中，他们飒爽英姿，斗志昂扬，进行战前动员，把党、团员组织起来，发挥他们在抗震救援中的骨干作用。在车上，一切准备工作就已就绪，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刚进入灾区，他们就开始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投入抢救伤病员的战斗。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总医院一支分队开往高大公社的医疗队，在公路严重塌方的情况下，身背医疗器械，在孙副政委的带领下，徒步前进。

灾区有些伤病员，病情重、变化快，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是没有医院，设备缺乏怎么办？往后方转移，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会造成伤亡，因此指挥部决定就地开设医院。总医院的同志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披荆斩棘，白手起家，迅速动手建盖医院。年轻的女战士，脱下鞋子跳到冰冷的水里托土坯，全院同志日夜不休地赶建病房。他们说：“贫下中农需要，就是战备需要，再大的困难也要干。”他们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两个“战地医院”。为了抢救贫下中农，手术室设在低矮的草棚里，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这正是打仗所需要的作风。村民洪家才患阑尾穿孔合并腹膜炎，就在那样的草棚里成功地做了手术，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高大公社的肖万有地震受伤，脾脏破裂，满腹绞痛，处于昏迷状态。医疗队立即决定为肖万有做手术，当时，没有麻醉医生，一个护士就大胆地给病人上了全麻。没有拉勾，就用手代替了拉勾。没有胃管，就用输液皮管代替。经过4小时战斗，完成了手术，抢救了肖万有的生命。总医院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克服种种困难，为60多个危重伤病人作了手术，抢救了37名垂危病人的生命。

在高大山区，九街平坝，人们传颂着解放军医生“起死回生”的神化般的故事。三义大队有个妇女，因地震受伤，引起流产大出血，处于休克状态。总医院的同志就在低矮阴暗的草棚里为她作手术，千方百计抢救阶级姐妹，使病人转危为安。碧溪大队有个不满1岁的儿童叫金秀，由于长期消化不良，急性腹泻，重度营养不良，又并发肺炎，呼吸困难，出现白血病反映。金秀的妈妈看着面色苍白的孩子，失去了求医的信心。总医院的同志在巡诊时发现了，抱起小金秀就往“战地医院”跑，金秀的妈妈说：“解放军同志！孩子怕是不行了，不要多费神了！”总医院的同志奋力进行抢救，把自己的鲜血输给患儿，经多方抢救，使小金秀获得了新的生命。

有一个挤压伤病人，下肢瘫痪，卫生员傅解民把她背进厕所，又扶着她坐在便盆上。病人解完大便，傅解民又把她背回到病房。病人背回去了，但便盆没有处理，难道留给别的同志吗？小傅又走进厕所把便盆倒掉清洗干净。路南大队欧阳宗有一个出生仅3个月的男孩欧阳学明患中毒性肺炎，处于昏迷状态。欧阳学明的妈妈丧失了信心，不让医治，孙副政委和冯爱荣医生等同志找她谈话20多次，帮助她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请她相信解放军医疗队会千方百计把孩子的病治好。冯爱荣医生仔细观察，精心治疗，患儿不脱离危险不离身旁，他们一直守护了3天3夜，想尽了一切办法，挽救了欧阳学明的生命。

昆明军区总医院的同志还大力推广中草药和新医疗法。他们在门诊当中做到对80%的伤员用新医疗法，大多数能马上见效。不少人痛苦而来，愉快而归。有一个贫农社员扭伤了腰，总医院的同志用新医疗法治好了她的腰痛，她因此成了义务宣传员，逢人就讲新医疗法的好处。九街公社金山大队有一妇女因地震房倒使她的第十胸椎骨折，引起尿滞留，病人一昼夜解不出小便，非常痛苦。医生林成虎用新针为她治疗，15分钟就治好了。林成虎医生还送给她一颗银针，交给她扎针技术，让她为人民服务。总医院的同志们用中草药抗感染、外伤消肿，都有很好的疗效，做到了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少花钱，多治病，克服了缺乏药品的困难。特别是他们在野外无化验设备的条件下，在治疗“挤压伤综合症”过程中，中西医结合，克服了钾中毒、尿毒症、肾功能衰竭种种难关，成功地抢救了钱国荣等四个阶级弟兄，为医治未来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挤压伤综合症”积累了初步经验。

笔记：北京医疗队在通海的动人事迹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参与通海县抗震救灾的北京医疗队共72名队员，他们乘专机于1

月6日夜12时来到灾区，分布在通海县的6个公社。

从接受任务到出发离开北京，仅仅1个半小时，许多医疗队员个人或家庭都有些困难，又来不及安排。出发的那天早晨，陈鸿义同志的母亲及弟弟刚刚从南方来到北京治病，陈鸿义同志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就离开了北京。徐起明同志的妻子病重住院，出生才3个月的小孩托付在别人家里，北京又无其他亲人照顾，但他看到救灾任务急迫，毅然决然来到了抗震救灾第一线，他说：我个人的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由于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崇高的威望，通海的群众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医疗队，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热情地称他们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这支医疗队一到通海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杨广公社医疗小分队提出了三个必须：即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分秒必争，必须风雨无阻，必须人人开口，要做到不漏村，不漏户，他们组成一个3人小分队，打起背包，进入山区，每日早出晚归，爬山涉水，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天黑了，就暂宿在那里。

高大公社小分队，第一天接连赶路，走了20多里山路，在下午4点多钟才到达驻地，放下背包，就出去宣传，直至深夜才回来，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走两天的路，用了4天半的时间，走遍了全公社的村村寨寨，遇到山路塌陷，走过去；遇到地震造成的5、6尺深的裂口，跨过去；遇到雨后的泥泞山路，踏过去。一天，他们跨过祁家河的铁索桥，越过高高的峻岭，来到远居山顶的大水管，72岁的彝族老大妈，两眼含泪，拉着医疗队员的手说：“毛主席连我们深山里的5户人家都想到了。”大水管的生产队长表示：“我们要迅速挖出粮食，养好牛，发展生产，支援兄弟生产队，支援国家建设。”驻在里山公社的医疗小分队三次走进一个只有一户人家的自然村去宣传慰问。

医疗队员徐启明同志尾椎骨折，一步一跛，领导及同志们决定让他不外出，至少不上山，但他拄着棍子和同志们一起翻山越岭去为群众诊治，没有掉过队。有一位贫农大嫂，失去了母亲、孩子，自己也负了重伤，悲痛使她3天未进饮食，医疗队员见到后，拿着飞机空投下来的馒头说：“大嫂，这是毛主席派飞机送来的馒头，你把它吃下去，养好伤，参加生产，才能报答毛主席的恩情啊！”大嫂点着头，把馒头一口一口吃下去。

1月7日中午，北京医疗队刚刚来到十街大队，就送来了一位腹部感染多时的危重病人——女社员纳文玉，她在地震时，腹部受重伤，腹痛呕吐不止，病情已经恶化，脸色苍白，腹部拒按，血压下降，脉搏增速，明显脱水，嘴里还不时吐出紫黑的血液。到底是那个脏器破裂所致？只有作剖腹检查，经手术治疗才能挽救生命。但当时设备简单，血源困难，手术的危险性也相当大。于是，北京与昆明两支医疗队联合起来，就地取材，努力克服器械简陋的困难。在手术中，医生们虽然对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反复检查，但未能发现病源。这时部分同志担心手术时间太长，提出患者可能是腹膜炎，并非内脏破裂的意见，因此建议关腹停止手术。许多同志们认为，没查清病源就关腹，怎么能算为人民服务呢？因此，手术台上的同志继续为纳文玉做更仔细的检查，最后在膀胱底部摸到一个只有指头大小的破口，病源终于找到了，医生们虽然疲劳，但无比快乐。经过精心手术和护理，纳文玉恢复了健康。出院时，她拉着医疗队员的手说：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感谢北京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次外出巡诊途中，天气突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夹着冰雹向他们袭来。医疗队员张东祥同志正想躲进草堆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时正是贫下中农最困难的时候，他冒着大雨冰雹，跑到一里多外的村子里，和解放军一起为贫下中农建盖窝棚，一边劳动，一边宣传，带动了群众。

医疗队员张武同志，看到一户贫下中农正在从倒塌的房子里抢搬粮食。当时，地震刚过，余震不时让本来已摇摇欲倒的房子更加危险了。那家人的粮食放在二层楼上，上去取粮，危险性非常大，但是张武同志毅然走上前去和那家人一起抢搬粮食。

在里山公社的北京医疗小队队员与解放军、当地干部组织了三结合的战斗队，深入大队

及生产队工作。他们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上，搭起了草棚，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大力宣传十六字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一位生产队革委会主任，在地震前两个月，就躺倒不干了，发誓把头砍掉也不任那个职位了，地震后领导班子瘫痪，生产无人过问，经过办学习班，几次个别谈心，启发教育，并宣传中央慰问电后，这个同志由躺倒不干脆一跃为挺身而出，带领社员连夜修好仓库，建盖牲口棚，大搞水利建设，扩大水稻面积……生产劲头很大。重建家园时，他组织群众发挥集体力量，每天从早7点苦干到深夜10点。

在红山大队进行宣传的时候，贫下中农看到医疗队员翻了四座大山，走了4个多小时，到那里不吃一口饭，不喝一滴水，就传达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听到阶级弟兄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全队社员集合在山顶上，在队长带领下，面对医疗队员说：请你们把我们的决心带回北京去，告诉毛主席，地动，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动；房倒，我们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意志永不倒。我们决心变灾年为丰收年，穷队变富队，在当年要实现每人向国家交粮1000斤的生产目标。”

为了迅速宣传中央慰问电的精神，1月8日，驻九街公社的医疗小分队员一起床，就顶着大雨冰雹，奔往距驻地60华里以外的救灾第一线去。途中遇到一条没有桥的大河，水深流急，河水寒冷刺骨，面对滔滔的急流，眼望对岸受灾的村庄，队员们脱下全身衣服包好药箱，顶在头上，跳进急流，强渡过去。在这支队伍中，一位年纪49岁的老医生赵中岳同志，手拄竹棍和大家一起从齐胸深的急流中淌了过去。上岸后，雨淋路滑，一不小心就跌倒了，滑出了很远的距离。大家把他拉起来后，穿着水淋淋的衣服继续直奔目的地。到达那个山村，他们立即投入工作，直到深夜12点多钟才返回驻地。水塘大队的贫下中农感动地说：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有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

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上，驻九街公社医疗分队的两位女同志，外出搞防疫工作时，发现一个14岁的小孩，正躺在门口晒太阳，小孩的精神和面色都不好，脉搏摸不清，她们用耳朵贴在小孩胸前一听，心跳极弱，他们立即帮助家属把孩子背到住地进行抢救。这时，小孩突然脸色青紫，呼吸停止。在这个小孩生死垂危的紧急关头，医疗队员郭庆新和杜如同志，明知小孩患的是严重的结核病，但却毫不犹豫地上前作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全村的贫下中农知道后都极为感动。医疗队员张爱华同志为了使一位急性腹痛的重危病人能得到明确诊断，及时治疗，他在没有手套的情况下，为病人做了肛门检查，他手上沾满了病人的大便，而病人却得到及时诊治，病情很快好转。

城关镇三街有3个聋哑病人，医疗队员为了帮他们治病，先在自己身上试针，再取得经验后才为病人治疗，每天为聋哑病人进行一次针灸、两次发音训练。每次，刘维同志都是风雨无阻，按时到病人家里去。其中有一个病人脾气不好，在一次训练中发起火来，不仅不配合，还把医生推出门去，刘维同志体谅病人的痛苦，改变方式，继续耐心地教他们发音，最后终于收到应有的效果，这个病人生平第一次呼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

驻杨广公社医疗队员屈汉廷同志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发现一位瘫痪的贫农老大妈，就为她进行针灸治疗，他每扎一个穴位，就作出标记，教会她的儿子，并送一枚针给他，让他继续给老大妈治疗。

医疗队员苗静安同志为了说服一个脱肛的患儿愿意接受治疗，就在自己身上做针灸试验给他看。

医疗队员们送医上门，送药到手，不管天黑，路远，山陡，只要是贫下中农需要，就像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立即执行。

按照“以防为主”的方针，医疗队员亲自参加了所在社队的常见病调查，对饮水、粪便进行科学管理。为了预防灾后常见的感冒、痢疾、流行性脑炎等传染病，医疗队就地取材，进入深山采药，熬成大锅药，端着送给村民们喝，收到了较好的预防效果。

为了巩固合作医疗制度，医疗队与当地赤脚医生共同开展中草药治疗，带着常见病及备战的需要，互教互学，培训了各个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并开展新医疗法，治疗慢性病等工作。在驻杨广公社医疗分队的指导下，两名“赤脚医生”已能成功地完成眼脸外翻手术。驻西城公社医疗分队在两个生产大队里就培训了 18 名“赤脚医生”。在培训中，他们始终贯穿从实践中学，到实践中去，就地取材，大力开展中草药治疗，初步掌握了常见病的诊治，为当地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当他们了解到当地少数人垄断中草药知识的情况，就与“赤脚医生”一起采集了 130 多种中草药标本，贴上标签，送到各个生产队巡回展出，以便群众性地开展中草药治疗，并根据常见病的需要，泡制了黄连汤、驱蛔汤、高血压、神经衰弱药酒、跌打损伤外用等制剂，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当时，北京医疗队的成员，虽然绝大多数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能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与灾区人民共同战斗的日子里，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教导，不断地从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中找差距，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挖根源，从毛泽东思想中求动力，提高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自觉性。

高改弟同志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实习医生，在和贫下中农一起修厕所时，她曾想：别人知道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在这里修厕所多不好意思啊！因此思想斗争很激烈，她一边劳动，一边拿自己与贫下中农相比较，找到了根源，她说：今天，我们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抗灾第一线上，要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经过思想斗争，她故意把白帽子戴在头上，让大家知道毛主席教导下的知识青年放下了臭架子，与贫下中农一起抗震救灾，她心情十分舒畅。

张东翔及张珊文两位同志，一次在路上看到解放军正从废墟中挖死难者的尸体，他们也准备上前一起干。这时，他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已是死后第 4 天了，全身渗水，腥臭冲鼻，两个人迟疑起来，要不要用手抱？带不戴口罩？这时他们看到解放军战士为了抢救群众，日夜奋战，已三天没有休息了，手上打满了血泡，一天只吃一顿饭，他们感到，在英雄的解放军的高大形象面前，他们不再迟疑了，走上前去，双手托着腐臭的尸体，把她安葬在山脚下。

张齐联同志身体不好，但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处处事事找自己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与解放军的差距，自觉地接受再教育。一次，他要去一个最偏远的生产大队宣传慰问。据当地村民讲，去那个村庄，由于路途遥远，一般需要两天时间，今天去明天才能返回。可是由于当时任务急迫，医疗队要求张齐联他们当天就必须返回驻地。那天，他与同志们一早起来，就赶赴那个山村，山高坡陡路险，他越走脸色越加苍白，他忍着两次剧烈呕吐及腹泻的痛苦和同志们一起到达了目的地。在那里，他与灾民们一起栽洋芋。施肥时，他看见人尿、马粪、牛粪混杂在一起，用手去一把把抓起来放在土里，他感到实在恶心。但村民们却一手抓粪，一手抓洋芋，愉快而又自然地干着那一切。张齐联想到正是贫下中农用粪浇灌出粮食，才养活了自己，因此他自觉地挑选了抓粪的活儿。那一天，在帮灾民种完洋芋之后，他们连夜返回了驻地。虽然非常劳累，但大家都很开心。

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北京医疗队员在艰苦与生死的面前，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共青团员张东翔同志给大家作出了榜样，他从未考虑个人安危，抢救阶级弟兄尸体的是他，顶着冰雹给贫下中农送药的是他，冒着风雨给贫下中农搭建草棚是他，给集体的粮食遮雨的还是他。他带病坚持工作的顽强意志，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北方来到南方，他的胃溃疡复发，每餐只吃一点点饭，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同志们给他煮了一点面条，他硬是不肯吃，他说：“灾区贫下中农这样困难，你们照顾我怎么行呢？”让他吃药，他说：“不要紧，吃药没用，我的病少吃点饭就好了”。他只请同志们给他做做按摩，实在痛得厉害时才肯吃一片药。他的病情逐日加重，但他仍坚持爬山宣传，出诊为村民治病，挑水劳动，事事走在大家前面。1 月 22 日那天，天不亮就下起雨来，他的胃疼得让他一夜未眠，这时他听到雨声，想起场上晒的稻种，雨淋后会出芽，

贫下中农的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他赶忙爬起来，跑去遮盖稻种。就在1月28日晚，他的病情发生变化，剧烈疼痛。但就在胃穿孔的时候，他还正在为一个贫下中农会诊治病。后来，他病倒了，需要及时手术和他输血。他看到解放军、贫下中农、领导及同志们那样关心他，争着为他献血的时候，他感动得两眼落泪，他说：“我没有为灾区贫下中农作什么事情就倒下了，不要给我打这么多针，药留给灾区的贫下中农用吧！”

一天深夜，一个急性腹痛的女社员正在急待救治，北京医疗队蒋建瑜同志和昆明医疗队的黄忠娴同志闻讯立即出诊，中途带路的人问“我们走那条路？”原来，一条路近些，但需要穿过快倒塌的房屋，有危险，另一条路从村外绕行要多花些时间，但比较安全。他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一条路，穿过倒塌的房屋，冒着危险，争取了时间，使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

为了抢救中草药，队员们经常进入深山密林中，有一位女队员、藏族斯郎旺姆同志，患有关节炎、溃疡病，也和大家一起上山采药。有一次，为了采到某种草药，她在一段从来没人走过的悬岩峭壁上，艰难地爬行了很长一段距离。

蔡必进同志，在路上遇到一个病人，脚上扎了钉子，当时没有破伤风抗毒血清，他为病人作了伤口处理后，再三叮嘱病人要去附近医疗队打针。当时他觉得自己已做得很负责任了，但回来后一想，怎么也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针药走了十几里路，找到那个病人并为病人打了针。

桂金莉同志是一个刚刚毕业两年的护士，毕业后没有做过护理工作，这次在抗震救灾中，她负责护理一位挤压综合症的危重病人时，发现该病人已经身上生疮，她每天为病人端屎端尿，擦洗按摩，体贴入微。没有平时在医院用的气圈，她就自己动手用纱布、棉花缝个垫子，这个垫子病人感到不舒服，她就再缝一个塑料垫，并经常拆洗，不怕脏，不怕累。

40 多年过去了，北京医疗队的感人事迹仍流传在通海县当年地震灾区的群众之中，他们非常想念那些医术高明、亲切可爱、认真负责的北京医生，每每提及，常常为之感动不已。

笔记：上海医疗队与灾区人民心连心

1970年1月6日晚6时半，上海市革委会指示各大医院要在2小时内组织一支精干的医疗队到云南支援抗震救灾，抢救阶级兄弟。接到通知后，各医院迅速组织人员，准备抢救器材。为了保证完成这次抢救任务，上海市革委会要求各医院挑选人员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医疗技术过硬，身体健康。各医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并向全院作了动员，同志们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有的已下班了派人去叫，有的还未下班，别人主动顶替。由于时间紧迫，同志们来不及回去一次即上汽车了，有的同志虽然家里有小孩正在生病，妻子正在发烧，也顾不上了，一边说抢救阶级兄弟要紧，一边就出发了。有的同志妻子不在上海，小孩在家无人照管，但也顾不得回去安排一下就走了，有的计划最近几天就要结婚，也推迟了婚期。就这样从26个医院抽调了260名医务人员，编成了26个医疗队，并由驻卫生系统工军宣队和卫生局革委会负责同志带队，组成了共有266人的上海赴滇医疗队。仅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机场，在未上飞机前革委会负责同志亲自交待了任务，指出这次任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去云南抢救因地震而受灾的阶级兄弟的生命，是带去党中央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是带着上海人民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去的，这是一件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因此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到“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灾区人民服务。根据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各队利用待机时间主动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期望，要在对灾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中立新功。

上海医疗队的全体同志星夜兼程赶到了重灾区通海县。他们看到了由于地震而造成的人

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心情既沉重，又焦急，要求立即投入抢救战斗，他们纷纷写了请战书，按照通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决定，将 26 个医疗队编成 7 个分队，分别去城关、九街、西城、四街、杨广、里山、高大 7 个公社。他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急速赶到了各个公社和大队，随即投入紧张的救援工作。他们整夜未眠，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如分派到离县城最远的西城和高大公社的两支医疗分队，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 12 点了，但他们不肯休息，立即抢救危重伤员，为贫下中农看病治病。

第二天清晨，各个点的医疗队顾不上吃饭，与解放军、兄弟单位一起不怕山高路远，翻山越岭，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慰问电。许多同志们根本没过高原，身体极其不适应，爬山时非常吃力，爬到山腰，脸色发白，心跳增快，但他们依然克服这些困难，冒着冰雹和大雨跑遍了当地的每个生产大队，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慰问，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带给灾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

全队自 1 月 8 日至 1 月 22 日共诊治了 41185 人次伤病员，抢救 3204 名阶级兄弟，进行了 39 次治疗性手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没有病房自己动手建盖，并把帐篷让给病人住，自己却头顶蓝天，迎着冰霜露宿。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许多同志连续工作了 40 多个小时不休息，守护在病人身旁，同志们越干越有劲，把一个个阶级兄弟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

螺吉大队贫农社员胡扬芬，因地震引起骨折，过期孕娠，不能正常分娩，严重威胁了她和胎儿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怎么办？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抢救阶级姐妹。共产党员和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寸步不离，病人睡在床上，他们睡在地下，很多同志还争着献血，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下午，他们用引产方法使婴儿终于诞生了，母子安然无恙。

城关医疗分队与解放军及兄弟医疗队一起战斗，抢救了一个触电的工人。医生邓奋刚同志急工人同志所急，冒着触电的危险，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站在最下层，用肩膀搭人梯，把工人兄弟从电线杆上抢救下来。时间就是生命，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全力以赴，终于将处于昏迷和休克的病人抢救过来了。九街医疗分队郭玉清等同志救活了一个本来家属认为没有希望准备去埋葬的患中毒性肺炎的病人，当那个小孩得救而醒过来时，她的母亲含着眼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抢救治疗危重伤员中，医务人员破除迷信，打破常规，没有手术刀用血管钳夹着刀片开，没有肠钳用开放办法做，没有手术床用木板当手术床，没有电灯用电筒。九街公社六一大队医疗分队的同志，为一个患急性肠梗阻的 76 岁的贫农病人及时作了手术。手术后医务人员深有体会地说，过去在上海要开这样的刀，先化验后培养，这准备那条件，而今天他们照样作了，只要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在抢救病人的战斗中，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如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陈广煊同志以及陈继光、顾上林、严敬明、缪维州、刘婉芳等同志对危重伤员进行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还有张红妹、王明芳、徐世明、蒋结芳、郑月玲、毛招娣、黄文义、范兆曾等同志为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1 月 26 日凌晨，上海医疗队的同志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杨广公社东村四队的社员李福兵的妻子因肺结核病发，吐出大量鲜血。上海医疗队立即动身赶到现场抢救。当医疗队的同志来到病人身边时，病人呼吸十分困难，打强心针，送氧气无效后，周文清、陈克慧两个医生，就用自己的嘴在病人嘴上作人工呼吸，一口口鲜血吸出来再吐出。村民们看到这种情景，感动得流泪，有的人说：“医生，去漱漱口吧！”医疗队的同志豪迈地回答：“阶级姐妹的血，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干净”。

在灾区，他们自己动手建盖病房、手术室，在医疗器材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因陋就简，土洋结合，自己动手制作骨折牵引和固定器材，用盐水瓶装成了胃肠减压和吸引器，为伤病员解除了痛苦，并帮助通海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修建房屋和恢复正常工作。

同时，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积极进行防病治病工作，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大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坚持送医送药上门，山高比不了他们的积极性高，路远挡不住他们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如在杨广、里山、西城等公社工作的同志不怕山高，坚持每天上山巡诊，往返少则 10 至 20 公里，多则 30 至 40 公里，脚底起了血泡，强忍着疼痛，拄着棍棒前进。一些村民看到这种动人情景，幽默地称他们是“三条腿的医疗队”。五山大队有个老贫农激动地说：“在旧社会，我们有病用轿子请医生也请不来，今天毛主席派来了医疗队，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四街公社医疗分队还与赤脚医生一起把全大队 49 口井进行了清理消毒，帮助贫下中农挖厕所，并上街宣传卫生知识，对传染病采取隔离治疗。

上海医疗队还开展了新针疗法和采用草医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利用官教兵、兵教官和兵教兵的方法，向赤脚医生和当地的老中医学习，上山采药熬大锅汤，送到贫下中农手里，预防和治疗流行疾病。

在完成医疗预防工作的同时，他们还主动参加了修桥、铺路、建房等劳动，帮助贫下中农重建家园。在劳动中，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纷纷表示要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决心要和这里的贫下中农一起重建好家园，不完成任务决不回上海。延安等医院的同志还提出要求留在那里安家落户。如队员陈老英同志已 39 岁，本来决定要在 1 月底结婚，她把个人私事置之不理，她说：这里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有的负了伤，还去抢救阶级兄弟，他们不是先抢救自己的亲人，而是先抢救别人，他们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以实际行动向他们学习。又如庄悦祥同志，有一天，看到天要下雨，他就想起了白天看过病的老贫农可能要受影响，他想到如果不去看看，就不知道老贫农的房屋是不是经得起风雨的冲击？老贫农的病情怎么样了？去吧，路太远，虽然白天刚去过，但现在实在放不下心，于是他连夜赶到了老贫农所在的山村，帮助老贫农修理房屋，作了一些治疗，直到天明才回来。

上海医疗队在短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改变了城市医院的工作作风，打破医护界线，为伤病员理发、洗血衣、洗身子，样样都干。

在抗震救灾中，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办学习班，开讲用会，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地头学习毛泽东思想，忆苦思甜。他们每到一个生产队，首先作社会调查，对贫下中农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并请贫下中农给他们讲新旧社会对比，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工作上碰到问题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驻在螺吉大队的同志们，还开展了创四好争五好的活动，推动了医疗队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建设。

在通海灾区的那段日子，上海医疗队的同志们下了决心，与贫下中农心连心，一起度过了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成了一支深受灾区人民欢迎和好评的宣传队、医疗队、劳动队和工作队。

笔记：四川医疗队二三事

1970 年 1 月 7 日，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拟派 50 余人的抗震救灾代表队，赶赴通海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工作并向灾区人民进行慰问，他们就此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当即作了批示，指示军委办事组以电话答复同意，并提出 50 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 200 人。8 日，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首长紧急指示，由十三军、军区总医院、第四军医大学、四川医学院等 8 个单位 128 人组成的四川医疗队，带着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四川省七千万军民对灾区人民的亲切慰问，于 9 日赶到了通海地震灾区。

在灾区，他们说：灾区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灾区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为灾区人民多做一件好事，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时，经常发生余震，凡是发生较大的余震，医疗队的同志们马上跑到村里，看看房子倒了没有，有没有伤人。下雨天，大家就立即出动，帮助贫下中农搭棚建屋，收东西，牵牲口，有的同志还把自己的雨衣铺在贫下中

农漏雨的棚子上。对伤情较重，行动不便的伤员，同志们总是热情地迎来送往、背进背出。有一次，军区潘克权、胡邦才碰到一位 70 多岁的贫农老大娘，患严重眼病，行走困难，他们认真替大娘治疗后还不放心，又背着大娘爬了十几里山路，送到家后又帮助大娘挑了水。感动得老大娘不断地夸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四川医疗队的许多同志在医疗工作中，把贫下中农看成自己的亲人，把群众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彝族贫农社员普惠英患胆道蛔虫，几天没有吃饭，痛得死去活来，并发早期休克。医疗队的两个同志和贫下中农一起抬着病人，深更半夜从 20 里以外赶到三分队医疗点。第二分队的同志闻讯后及时带着器械和药品赶来支援。动手术时许多同志积极要求献血，护士陈学兰第一个给病人输了 200 毫升鲜血。动手术后，他们担心病情发生变化，许多同志宁肯自己不休息、不睡觉，忙着为病人搭棚子，生火、喂水、喂饭，昼夜精心护理，有的同志连续 30 多个小时不休息，使病人很快地脱离了危险。思茅专区医院护士长王顺芝同志，远道赶来抗震救灾，在帮助贫下中农重建家园中，不幸被严重压伤，脊柱骨骨折，下肢瘫痪，急需手术。四川医疗队的同志们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决定为王顺芝同志施行手术。人人争先恐后要求为王顺芝同志献血，护士沈兰清同志毫不犹豫地为伤员输了 150 毫升鲜血。在专区医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和兄弟医疗队的密切配合，经过 3 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成功地施行了脊柱骨折复位手术。有一次，贫农社员师必可，患肺炎合并中毒性休克、中毒性脑病，昏迷不醒，一家人都觉得无望了，失声痛哭，准备办丧事。四川医疗队的同志决心把老贫农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经过屈燧林、刘树坤等同志一天一夜的抢救，终于使师必可转危为安。另一次，有一位患破伤风的重病人，由于吐不出痰而休克，在这紧急关头，军医罗永礼毫不犹豫地口对口地把病人的痰吸出来，使病人恢复了呼吸。有的伤病员骨折，痛得不能翻身，同志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方设法到 10 公里以外的山上挖来草药为伤病员治疗。许多同志还经常为病人理发、洗脸、洗脚，甚至帮助伤病员洗尿裤，用自己的面盆给病人当尿盆用。护士长施畅庭同志，是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同志。一天，两位贫下中农女社员负伤住院，肚子突然痛了，腹部胀得厉害，大便解不出来，灌肠、服药等办法都用了，仍无效，怎么办？这时施畅庭同志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办法只有一个，用手把大便一点一点的掏出来，当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时，羞愧得他面红耳赤，“我是个男同志，可她们……。”最后，施畅庭同志下了决心，用手把病人的大便一点一点地掏出来，再用手一捧一捧地捧到厕所里去，终于使这两位女社员得救了。四川医疗队全心全意为灾区人民服务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着贫下中农的心，群众在感谢信中写道：“采遍高山顶上的红山茶，摘尽青松树下的杜鹃花，唱上千万支最美好的山歌，也表达不了我们对亲人的感激之情。”

四川医疗队的同志们来到通海地震灾区，住在窝棚里，睡在稻草上，工作担子很重，但他们做到了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山高路远，都满怀热情为贫下中农服务。不少同志经常冒着严寒半夜出诊，保证随叫随到。有的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一天走了 40 多公里，胃疼了就捂着肚子；有的女同志主动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她们背着背包爬山，累得心跳气喘，脸色发白，到目的地后一刻也不休息，又到家家户户巡诊。军医刘墨森帮助贫下中农修筑房屋，被落下的瓦块打伤了头部，但他没有被危险吓倒，而是忍着疼痛，继续坚持工作。司药王金良为了减轻贫下中农伤病员的痛苦，在探索一种中药的效能时，不顾被药物灼伤的痛苦，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至腿部皮肤被腐蚀，引起成片的水泡。医生周宗友、牟至善，当贫下中农窝棚不慎起火时，他们勇敢地去扑灭烈火，保护了贫下中农的生命财产安全。

来到地震灾区，没有医院的高楼大厦，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更没有特别的抢救设备，唯一的设备条件，就是随身带着的一些普通手术器械和药品。他们没有高压消毒锅，就用蒸笼；没有玻璃管，就用竹管；没有夹板，就用竹板。有些伤员和危重病人，急需手术，没有手术室，医疗队的同志们就自己动手，连夜搭起草棚，甚至有时就在露天床铺上做手术。为了防止灰尘下落，同志们就用自己的塑料床单合起来钉在棚顶上，把草席垫在地上，洒上水。没

有手术台就用板凳或门板代替，没有无影灯，就用电灯和手电筒代替。在抢救妇科大流血病人时，缺乏吊腿架，他们坚持用手抬着病人的腿动手术。有的骨折伤员，需要做肢体牵引，缺乏牵引架，他们就把青霉素瓶打通底当滑车，用砖块做重量牵引。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开展各种手术，及时抢救地震伤员和危重病人。对于一些脊柱骨折伤员，按照书本记载和以往的经验，需要上石膏背心，睡几个月的硬板床或是手术治疗。但在灾区，是按书本上墨守成规的干，还是大胆创新，为病人早日解除痛苦呢？四川医疗队的同志们决心抛弃框框套套，大胆采用了罗汗松根、新针疗法配合体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这种疗法，有的伤员一周多就能拄着拐棍下地，多数伤员半月左右就能下床活动，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

有一位贫农社员全身 40% 擦伤，广泛化脓，按照以往在医院的办法，需住隔离室，按烧伤办法治疗。但在野外条件下，既没有隔离室，又缺乏严密消毒的条件，经医疗队的同志们慎重研究，决定采用暴露方法，将伤员多次抬到帐篷外晒太阳，在帐篷内用电灯烤，创面反复涂龙胆紫，促使干燥结痂，仅一周后 80% 的创面愈合，20 余天即痊愈出院。在他们所做的 500 多例大小手术中，没有一例发生感染。在抢救 20 多名危重病人中，没有延误治疗，许多群众很快恢复了健康，投入新的生产生活中去。

中医中药和新医疗法，易于掌握，效果良好，来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野战条件下药材不足的困难。因此，在本次抗震救灾中，他们大量采用了中医中药和新医疗法，为灾区广大贫下中农医伤治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分队的同志虚心向当地中草药医生和兄弟医疗队学习，采用罗汉松膏（罗汉松根加仙人掌、松节油配制而成）治疗各种外伤 50 余例，均有明显止痛、消肿、促进骨折愈合的疗效。有一位严重腰椎骨折、伴有脱位的伤员，伤部剧烈疼痛，不能动弹，如按西医办法，需上石膏至少三个月后才能活动，这次他们为伤员敷上罗汉松膏，8 小时后即能自行翻身，二周后即能扶棍行走。有位工人脊髓震伤，致使下肢瘫痪，如单纯按西医办法，是待其自然恢复，需数月才能逐渐好转，搞不好还会终生残废。医疗队的同志们参照治疗小儿麻痹症的经验，同时采用弹拨、埋线、经络注射、新针和内服中药等综合治疗办法，仅 3 周时间就使这位下肢瘫痪的工人站立起来了。

张文洲等领导同志，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几次亲自带领大家到深山老林采药，第一次就采集了防治流脑、流感、驱虫等中草药 10 种，共 40 多斤。据三个分队统计，共采集中草药 50 多种，900 余斤。同时，应用新针、水针、耳针、经络注射、穴位结扎等新医疗法，有效地防治了许多地震外伤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保障了贫下中农的健康，促进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另外，四川医疗队各分队普遍和当地“赤脚医生”一起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并帮助“赤脚医生”掌握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治疗方法。医疗队的许多同志白天和“赤脚医生”一起上山采药、门诊、巡诊、参加手术，手把手地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小型手术和医疗知识。晚上，又根据白天的医疗实践，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并少而精地传授一些预防和治疗技术。驻石碧大队的同志还教给“赤脚医生”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战地伤员的救护常识。在传授新医疗法时，他们还主动让“赤脚医生”在自己身上扎针练习，使“赤脚医生”认识到开展新医疗法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并很快地掌握了扎针要领。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四川医疗队培养了 31 名“赤脚医生”和 63 名卫生员。这些“赤脚医生”不仅可以医治一般常见疾病，有的还能做眼睑内翻倒睫矫正等小型手术。

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四川医疗队在通海灾区为群众治病 20000 余次，开展各种手术 500 余例，抢救危重病人 29 人，治愈了 126 名地震重伤员，参加重建家园劳动上百次，光荣地完成了通海抗震救灾的艰巨任务，给通海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笔记：勇挑重担的人民解放军零四二五部队医疗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零四二五部队党委，在获悉通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迅速组织了医疗队，于1月6、7日先后分两批出发，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了通海县四街公社。这支医疗队共33人，先后分布在一个面、五个点上（即一个公社，三个大队，一个中心医院和一个卫生所）。医疗队的同志们进入灾区之后，他们忘记了疲劳，马上投入了抢救伤病员的战斗。

面对大量重伤重病社员，他们一边开展抢救工作，一边又投入了一场解决伤病员吃住问题的战斗。没有住的，他们自己动手建，领导带头干，大家齐动手，一边找材料，一边建房子，以最快的速度建起了两大间简易病房，让伤病员住下来。医疗队的同志没住的，就暂时挤在病房里住。伤病员逐渐增多了，医疗队的同志就搬出来，重新建房子住……短短4天的时间里，医疗队的同志搬了5次住处，建了近400平方米的房子。解决了住的问题，吃的问题又怎么办呢？开始的时候伤病员少，与医疗队一道吃，后来伤病员多起来了，才分灶吃饭，医疗队派专人根据民族生活习俗不同，办了回、汉两个食堂，拿出了钱和粮票帮助解决伤病员吃的问题。同志们看到自己的战果时自豪地说：“这是一次战地抢救工作，又是一次成功的战备拉练。”

当时，抢救重伤员和危重病患者的担子很重，各医疗分队都抢着挑，争着干。他们一致认为：“不能让外地医疗队挑重担子，我们是人民军队的医疗队，应该挑重担子，冒风险，毫不犹豫地就把全公社的重伤员、重病人集中住院治疗。”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落实抗灾自救方针的需要。医疗队的同志分成小组深入各大队查伤治病，了解情况。在医疗队领导的率领下，周荣九、阎振明、寸尊信等同志挺身而出，各带一个组分别到各重灾区去查伤治病，把重伤病人逐个接回住院治疗。外地医疗队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向解放军学习！”、“为革命乐于挑重担。”

这支医疗队所收的伤病员中，压伤者58人，各种骨折伤员32人。为了让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投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战斗，他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将骨折伤员分别在X光透视下手术复位，用夹板或石膏夹板固定。同时，外敷中草药和内服中草药，加速了骨折愈合，促进了骨痂的形成，治疗效果显著。为了解决骨盘骨折诊断难题，在缺乏物质器材的条件下，如没有X光机，刘朝鲜同志就到某医疗队借用。在没有防护的条件下，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常用高毫安量透视会诊，工作往往持续3、4个小时，经过透视仍有少数伤员还确诊不了时，就主动请外地医疗队前来会诊，他们总是想尽办法为伤员解决诊断问题，使骨盘骨折伤员早日治疗痊愈出院。在治疗护理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各种骨折伤员时，做到了：好（服务态度好），细（工作作风细），高（治疗护理质量高），送（送毛泽东思想），体贴入微，关心备至。一位70多岁的贫农施朱氏，在震灾中受伤，右股骨骨折，合并急性菌痢，每天拉脓血十余次，病情危重。医生陈琼芳、周从华、杨振芬等同志，密切观察这位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认真的处理，在没有预防传染的条件下，不怕臭、不怕脏、不怕传染，精心护理，为病人倒大小便、洗晒被子、洗头、洗脚、搞卫生、喂水、喂饭，亲如亲人，极为关心。在部队医疗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终于使这位病人转危为安，病愈出院。施大妈十分感激地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亲人解放军！”、“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解放军做到了我的儿女都做不到的事情。”

1月15日下午，部队医疗队正在吃晚饭，一个社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四街公社贫下中农余立明病重不会说话，全身发僵，人事不知……。当时叶浩、赵振明、付丽萍等医生立

即丢下饭碗，身背急救包，手拿单架，跑步前去。这时病人呼吸困难，处于严重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他们立即进行了抢救。几分钟后，病人睁开了双眼，发出了呻吟声。他们根据病情迅速决定把病人抬回医院治疗。途中，因病人胃病及哮喘发作，又昏过去了，他们又进行了抢救，病人再次苏醒过来。“快抬！”“快跑！”，终于平安地把病人抬到了病房。在成晋临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医疗队的同志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工作，边检查，边抢救，群策群力，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痊愈出院。半月后，余立明又患机械性肠扭转并发其他疾病，病情相当严重，再次入院治疗。医疗队的同志们立即为他补液调整电解质平衡之后，进行了手术。手术中，病人情况不好，又组织输血。手术后3天发生肠麻痹，他们又想方设法为病人纠正。随之又发现病人胃出血，他们又采取措施进行了处理，使病人病情大有好转。病人十分感激地说：“毛主席从旧社会把我们解放出来，给了我第一次生命，现在我两次生病，是解放军从昏死中把我抢救过来，又给了我第二次、第三次生命。”

又一天上午，传来了紧急电话，驻纳古大队某医疗队正在抢救一个刚满3个月的小孩马润泉患肺炎并心衰，急需抢救药物，要求支援。当时，他们也没有这些药物，便立即派人专车寻找，终于在通海县某医疗队找到了急需的药物并及时送去。随后，又需要氧气，他们又派专人专车找到氧气送去。与此同时，医生田效金同志亲自到纳古大队与某医疗队的同志一道投入了抢救工作。经抢救，在小孩病情稍有好转之后，部队医疗队的同志认为自己应当为贫下中农负责到底，主动把小孩接了回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护理，小孩痊愈出院。

一天晚上，有一个社员来到部队医疗队说：他妻子难产2天多了，目前已严重威胁着大人和胎儿的生命安全。田效金、周荣九等医生听后马上出诊接生。经检查研究，找出了难产原因，为了保护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他们采用了人工拨直胎位，使婴儿安全地生下了。

部队医疗队的同志们事事处处体现对贫下中农的关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员不够用，就一人当几人用，哪里忙，就哪里上，不休息，不吃饭，夜以继日地工作。杨树华是化验员，又是宣传员，又是卫生员，还是草药医生，一身多职，一人当几人用，忙而不闲。大量护理工作怎么办？医疗队的同志们不怕苦，不怕累，主动工作，积极肯干。送药、打针、端水、送饭、提尿壶、抬便盆，样样工作抢着干，做到嘴勤、手勤、脚勤，不顾腰酸腿痛和身上疲劳，一切为了伤员，他们曾一度每晚抬便盆70余盆。值班人员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怕脏、不怕臭，问寒问暖，精心护理。此外，他们还常给伤病员洗头、洗脚、洗衣服、搞卫生，数九寒天常给病人生火烤暖，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使伤病员就像生活在家一样。同志们无病拼命干，有病坚持干，老同志身体不好带病干，新同志生病坚持工作。杨振芬同志在完成抢救伤员的战斗中，深有体会地说：“尽管条件差，困难多，经验少，遇到困难，就发动群众，摆问题，想办法，群策群力，在简易的草棚里完成了一个个艰难复杂的手术，抢救了一个个危重病人，做了大量的诊治工作，使抗震救灾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着。”

但是，有少数伤病员在部队医疗队的同志进行一系列宣传教育工作后，仍思想不通，不配合治疗。怎样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呢？部队医疗队的同志采用个别谈心，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社员常桂芬地震受伤，造成右肱骨外科颈粉碎性开放性骨折，合并肩关节半脱位。1月12日检查发现伤员用草药治疗无效，便将伤员接回住院，是采用手术复位好，还是手法复位好呢？他们认为手术复位好，但伤员不愿接受，要求手法复位。经过做思想工作后，病人仍想不通。他们只好用悬掉石膏固定复位，但失败了，因此，必须施行手术。伤员一听要动手术，旧事涌上心头：过去，丈夫患肝病，小病拖成大病，1958年只得开刀，但也没能挽回她丈夫的生命。她说：现在我必须手术，万一……怎么办？为了解除伤员的思想顾虑，医疗队的全体同志三番五次做工作，对她说：“你的伤不动手术，就会残废。”但伤员思想疙瘩仍未解开，她说：“宁愿残废也不愿开刀死，残废了还可以帮助儿子喂鸡喂鸭。”她便偷偷地跑回家不来了，还叫儿子来把行李也收拾走了。怎么办？医生阎振明和卫生员张新平亲自跑到伤员家里去办学习班，做思想工作，但她一直想不通，不愿再回来住院。后来医疗队的领导成晋

临、陈传贵同志又亲自到常桂芬家里，把生产队队长、医疗队医生、病人的亲戚朋友请来开会，做她的思想工作，坚持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解除各种顾虑，部队医疗队的同志一再向她表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想方设法为你做好这个手术。最后经过医疗队、生产队、亲戚朋友一番苦口婆心的工作，常桂芬在家住了三天，才主动地回来住院。这时，医疗队已经经过 14 天对她进行了成百次的思想教育，才使她最终同意接受手术治疗。在伤病员中，还有一个骨折伤员沐秀凤，某医疗队决定送她到昆明手术治疗，但她母亲刘顺英因手中无钱，无粮票，便不愿送她到昆明治疗，因而把孩子送到了部队医疗队住院治疗，同志们了解这事时，刘大妈也直爽地说：“我是贫农、军属，我把这个孩子送到你们这里治疗好不好？行不行？请部队首长拿个主意，帮助解决一些困难。”部队医疗队的同志们仍然尊重某医疗队把病人送到昆明治疗的意见，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帮助刘大妈解决了钱和粮的问题，让沐秀凤到昆明进行手术治疗。还有一个伤员徐可氏，因家庭不和睦，影响了治疗和出院，医疗队的同志们发现后，及时地做了她儿子的工作，出院时，医生刘汉昆同志又亲自护送徐可氏到家，与她一家开了团结会，全家老少都非常满意。许多贫下中农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我们的贴心人。”

为了解放劳动力，实现农业大丰收，部队医疗队对于影响生产的社会疾病，普遍开展了新医疗法，治好了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七街第 5 生产队的刘大妈双眼患翳状赘肉 12 年，看不见东西，她心情十分焦急，曾多次到城市医院求医，但她的眼病一直没治好，而且越拖越严重。医疗队刘守廉同志采用新医疗法，拔掉了她双眼的翳状赘肉，治好了她的双眼。刘大妈带着全家人，举着红旗，提着咸菜，拿着感谢信，前来感谢部队医疗队。

部队医疗队还根据当地所发生的流感、流脑、肝炎、痢疾等传染病，在 3 个片区、7 个生产大队（七街、四街、龚杨、大营、十街、纳古、四寨）开展了防治工作。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掘中草药和土方土法，把积极预防和医治传染病结合起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对传染病坚决扑灭。他们发掘祖国医药宝库，就地取材，向山要药，积极推广新医疗法，搞好预防工作。医疗队的寸尊信、刘守廉等同志在工作实践中，针对四寨 200 多病人中，感冒患者就占有 40%—50% 的情况，与大队“赤脚医生”一道，到深山采药 830 多斤，熬成大锅药口服。全大队 1800 多社员前后服了 5 次，收到了较好的预防效果，使传染病没有发生，常见病的发病率也显著下降。他们总结了这个大队的经验，先后在四街、七街、龚杨、大营、十街和纳古等 6 个生产大队推广，对预防流脑等传染病，效果很好，成绩很大。

同时，他们根据省、市革委会和军区领导的通知，开展了以防治冬春传染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确保 1970 年春节前做出成效。医疗队马连敬同志先在四街大队第二生产队搞卫生试点。他把卫生防治工作与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任务结合起来，把防治传染病与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提高认识，发动群众，大搞四个卫生（即窝棚、环境、水井、厕所卫生）和四个处理（即垃圾堆、污秽沟塘、人畜死尸），移风易俗，使该生产队卫生状况出现了新面貌，促进了抗灾自救十六字方针的落实，成效很好。四街大队在大队革委会上总结了第 2 生产队的经验，并召开了现场会，在全大队推广。部队医疗队在大队革委会的支持下，抽出了一部分力量协助各小队开办学习班，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广大群众一道掀起了冬春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潮。互相参观，各生产队互相检查，互相促进，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大队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四街公社革委会又以四街大队为典型，召开了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公社的冬春爱国卫生运动，受到了云南省革委会文卫组的表扬，并在《云南日报》上加以宣传推广。

解放军零四二五部队医疗队在通海抗震救灾期间，共诊治伤病员 8326 人次，抢治入院重伤员 92 人，抢救危重病人 15 人次，进行治疗性手术 170 人次，培训赤脚医生 31 人。在抢救治疗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失误，没有一人残疾，也没有一人死亡。他们圆满而光荣地完成了抢救与防治任务，为通海的抗震救灾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立下了新功。

发现：战胜“挤压综合症”的经过

通海等地发生强烈地震后，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来自解放军及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医务人员，到了祖国西南边疆，与通海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谱写着一曲抗震救灾的胜利凯歌。

在他们抢救受伤群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挤压综合症”的问题。1970年1月14日以前，在高大公社有两位社员被“挤压综合症”夺去了生命，同时还有4个伤员受到这种病症的严重威胁。开始时，他们感到困难很多，缺乏经验，缺乏药品，又没有化验条件，但他们最终没被困难吓倒，高大公社抗灾指挥部立即组织了由各主要医疗队参加的抢救小组，向“挤压综合症”开战。

从1月14日起短短的10余天中，抢救小组在指挥部医疗组领导的支持下，与广大医务人员一起，深入调查研究，了解重灾区“挤压综合症”的发展规律，对4个重伤员进行了群众性会诊，想尽一切办法抢救阶级兄弟。为了发扬祖国传统医学，更好地适应战备要求，他们用中草药内服外敷，使伤员钱国荣的下肢迅速消肿。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他们对14日以前死亡的两个病例进行了群众性认真讨论和总结，同时他们又到建水县58医院医疗队参观学习。经过10余天的努力，4个重伤员的病情都明显好转，并脱离了危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次地震发生在深夜，事先没有任何戒备。高大公社又地处山区，地震时山路塌陷，交通中断，外援人员进入困难，伤亡人数高达40%。医疗队刚来时把注意力放在颅脑外伤、骨折、内脏破裂及单纯挤压伤等疾病上，忽视了“挤压综合症”的存在。1月9日后，“挤压综合症”才相继出现，成为他们急待解决的问题。

所谓“挤压综合症”，就是肌肉丰富的肢体遭受较长时间的重压（一小时以上）后，出现的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点的一系列病症，如未及时发现或处理不当，死亡率很高。1月12日、13日在高大公社先后有2例“挤压综合症”伤员死亡，另有4位伤员仍受到“挤压综合症”的严重威胁。

这6位社员都是在地震中受到2—12小时的墙土掩埋，被刨出，早期表现都是无尿或少尿，有的甚至出现血色素尿；都有程度不同的血压下降，有的甚至出现休克；肌肉丰富的臀部和下肢都受到长时间挤压，伴有麻木疼痛和活动受限，但在外观上仅有轻度擦伤肿胀；都有口干、恶心、呕吐。随后病情加重，肢体更肿，血压升高，烦躁，处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无尿或少尿期，若不及早发现和处理，伤员可能突然死亡。例如伤员白××和周××由于入院很晚，加上早期没有及时治疗，死于血钾过高和脑水肿。

由于地震重灾区“挤压综合症”的特点是挤压时间较长，挤压部位肌肉丰富，早期体征不显著，仅有轻度擦伤和肿胀，因此早期极易被忽视。在1月14日以前，他们把“挤压综合症”的早期误认为是“软组织挫伤”，再加上患“挤压综合症”伤员，早期都认为自己伤情不重，故求治不及时，这就更造成了他们在抢救上的被动。死亡病例的出现，使他们对“挤压综合症”的警惕性大大提高了，对本症做到了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

通过医务工作者群众性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归结起就是要求医疗工作更加“完全彻底”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在没有化验的条件下，他们重视观察分析临床症状，掌握“挤压综合症”的变化规律，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走在疾病发展的前面。在抢救小组成立后，在抢救4位“挤压综合症”伤员的过程中，他们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克服困难，使伤员顺利度过了尿毒症、高血钾等几个大关，挽救了社员的生命，使之没有发生死亡。下面把他们的抢救过程作一点简介。

例1，钱国荣，男，22岁，1月5日地震房倒屋塌后，腰以下肢体被埋，左髋被木头挤压6小时。伤后神志清醒、无尿，下肢痛疼，活动受限，38小时后入院。检查：左臀部与

下肢稍肿，有擦伤无瘀斑。入院诊断：双下肢及左髌挤压伤，左趾骨骨折（X 光证实）。输液 1000CC 后，膀胱穿刺抽出 600CC 血色素尿。1 月 7 日、8 日能进食，但经穿刺和导尿之后，分别仅得尿 100CC 与 500CC，下肢肿胀渐重。9 日、10 日给甘露醇和高渗葡萄糖液，尿量增至 1000—1500CC/日，11 日便暗红色血 200CC。12 日起烦躁、腹胀、食欲减退，仍有便血，下肢肿胀更重，血压 140—150/90—100，乃按“挤压综合症”治疗。15 日呕血一次，暗红色 10CC，阴囊亦肿，尿量开始增多达 4000CC，加用局部外敷和口服草药治疗。以后尿量 3000CC—6000CC/日，自觉下肢不痛，汗多，阴囊、下肢先后逐渐消肿，精神好转，能进食。乃每日给补液 2000CC 左右，给氯化钾 2 克，并适当输血浆。19 日停止输液。下肢已消肿，尿量正常。从 25 日起已能站立。

针对钱国荣伤员的病情，他们采取中西综合治疗的方法，使伤员转危为安，这是中西医紧密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一曲胜利凯歌。中草药治疗的过程如下：

1 月 15 日正式开始治疗。

1 月 15 日晚，伤员两下肢肿疼，左侧为重，一般情况不佳。

治疗方法是：

1、用雪上一枝蒿药酒擦全身（舒筋、活血、止痛）。

2、用竹筒蒸气在两下肢肿疼处拔（先用三棱针刺，小口），拔出血液带有泡沫（作用是消肿）。

3、内服汤药：川芎三钱、木贼二钱半、杜仲一钱半、乳香二钱、杉树寄生三钱、车前草三钱、地榆三钱、断续三钱、茜草二钱、竹七二钱、夏枯草三钱、木通一钱半、马鞭稍五钱、和尚头五钱、抱田鸡刺根二钱、土党参三钱（熬水兑童尿内服）。

4、外敷消肿药物（接骨）：

绿葡萄、王瓜筋、飞龙斩血、小血藤、山乌龟、散血丹、水麻叶根、叶下花、夏枯草、奶浆藤、介子叶、接骨丹、杉树寄生、爬山虎、小毛毛草、车前草、鹅不食、苦马菜。用药后三个小时左右全身出汗、发热。

5、针对病人尿多、血压高、口干等症状，内服下方：

（1）降压方：马鞭稍、夏枯草、甘草、萝芙木熬水服。

服后病人自觉舒服，血压由 160/80 降至 144/80。

（2）减少尿量方：小野落生棵熬水服。

1 月 16 日，针对病人大便干、解不出，服下药：

仙人掌熬水吃，以后共陆续吃了三次，见好转。

1 月 17 日，外包消肿药，测量下肢周径（髌骨上 10 厘米处），与 15 日对照如下：

1 月 15 日，左 45.5 厘米，右 44 厘米。

1 月 17 日，左 44.2 厘米，右 43.2 厘米。

在第一次外包药中加用下列二味药（适量）：

苦马菜、蓖麻叶，不用酒炒外包。

1 月 18 日，内服跌打药酒 20CC，跌打药酒成分为：

川芎、红花、茜草、六子叶、土茯苓泡酒，泡三、五天后内服，内中加 1%的雪上一枝蒿，有镇痛作用。

病人情况明显好转，自觉舒服，不痛，消肿。

1 月 19 日，测量大腿周径：左 44 厘米，右 42 厘米

外包消肿药，在 17 日外包药的基础上加两味药：牛丹杂黄，黄龙虎掌草（适量）。

以后陆续外敷此药四次，隔日一次，逐渐消肿。

1 月 23 日服黄龙虎掌草加童尿（止痛解毒）。

病人已脱离危险期，可以行走，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例 2, 陶维留, 男, 53 岁。1 月 5 日地震房倒屋塌后, 胸以下被土埋 9 小时, 当时神志丧失, 被刨出后开始清醒, 觉右胸痛, 活动受限, 无尿, 7 日入院。经检查: 左臀部与下肢有凹陷性水肿, 无擦伤与瘀斑, 血压 130/70。左上胸有骨擦音。入院诊断: 左臀与左下肢挤压伤, 左 3、4 肋骨骨折。10 日以前一般情况尚好, 能进食, 唯尿量一直少, 14 日仅有 200CC, 下肢肿加重, 12 日精神淡漠, 不进食, 导尿仅有 150CC, 常规检查见蛋白××, 红、白细胞××, 呈酸性反映, 乃按“挤压综合症”治疗, 行肾夹周围封闭, 给利尿合剂一单位。13 日起胡言乱语, 手抖颤, 腹胀并出现肠型, 肠鸣音减弱, 血压波动于 150—180/70—100。14 日呕吐咖啡样污物达 600CC, 呼吸深百十万, 乃给予适当补液, 同时给乳酸钠, 甘露醇, 利尿酸钠, 氢化可的松, 丙酸睾丸素, 并调整抗菌素用量, 适当给予降压药物, 尿量每日 1500—1700CC, 15 日下肢肿开始消退。16 日神志清醒。18 日后停止输液, 而尿量维持在 2000CC 以上, 下肢逐渐消肿。精神已正常, 尿量正常, 并已能坐起。26 日已能站立, 27 日扶拐杖行走。

例 3, 普美英, 女, 30 岁。(从略)

例 4, 吴家定, 男, 37 岁。(从略)

当医疗队的同志们接触这些“挤压综合症”伤员时, 病情的较严重, 症状也较复杂。在野外无化验设备, 其它条件也差的情况下, 是束手无策还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进行治疗? 当时, 大家怀着一定要救活受伤的贫下中农的深厚阶级感情, 据临床症状和体征来分析判断病情, 并用以作为采取治疗措施的根据。诊断时, 他们认为: 有挤压伤史, 肢体肿胀、尿少、尿有变化、血压增高, 说明有挤压综合症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存在, 尿少精神不正常、恶心、呕吐、腹胀、便血是尿毒症的表现; 呼吸深而坏, 说明酸中毒已相当严重; 挤压伤引起组织破坏, 细胞内钾释出, 而尿又少, 必然不能将钾排出, 就会出现高血钾引起钾中毒。在处理挤压综合症的过程中, 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急性肾功能衰竭, 在每日尿量少于 400CC 的少尿或无尿期, 往往因酸中毒和血钾过高而引起死亡。在这一阶段治疗的主要措施是:

1、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伤员, 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内因作用, 战胜疾病。方式是组织伤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忆苦思甜等。

2、控制输液量, 原则上宁少勿多, 每日的总输入量, 宜以基础量(即 500—600CC)加显性排除量为要。

3、促进排尿, 交替静脉滴注各种利尿剂, 如少尿早期用 20%甘露醇一次, 250CC 静脉滴注, 利尿合剂 125%葡萄糖液 500CC 中加普鲁卡因 600 毫克, 咖啡因 2CC, 铵茶碱 250 毫克, 维生素丙 2000 毫克, 每日 1—2 剂, 利尿酸钠 50 毫克, 50%葡萄糖 40—80CC, 以及应用中草药等。

4、防治高血钾:

(1) 用 5%重碳酸钠或 11.2%乳酸钠 100—200CC/日, 静脉滴注, 同时可以纠正酸中毒。

(2) 10%葡萄糖酸钙 50—100CC/日静脉注射。

(3) 10%葡萄糖液 500CC 加 20 单位胰岛素静脉滴注。

5、维持营养, 尽可能进食高糖、高脂肪、低蛋白的饮食, 还可用促进蛋白合成的药物如丙酸睾丸酮 50 毫克/日肌注, 口服开胃药和中药。如不能进食则给高渗葡萄糖注射。

6、抗感染, 应用不影响肾脏的抗菌素, 如青霉素、氯霉素、红霉素等。

7、抗毒血症, 用氢化可的松 100—200 毫克静脉滴注/日。

8、局部处理, 对下肢肿胀, 可用抬高患肢, 外敷中药, 内服中药等来消肿。

9、如有条件可用透析疗法(腹膜或直肠)。

在伤员度过了少尿期而转入了每日尿量超过 500CC 的多尿期时, 可能因失水和大量电解质的丧失而死亡。每日尿量超过 3000CC, 则钾、钠、碳酸根离子大量排出, 而这时所排的尿又含有肢体肿胀中的一些水分在内。因此采用以下办法:

1、适当的补液，补液量应少于尿量，在无明显失水的情况下，一般可给 1000—1500CC/日，相当于每日尿量的 $\frac{1}{3}$ — $\frac{1}{2}$ 。

2、补给钾、钠、盐，每日尿量在 2000CC 以上时，应及时补钾盐如氯化钾 2 克/日和氯化钠 5—10 克/日静脉滴注。

3、尽量鼓励伤员进食，由胃肠道补给电解质。

4、密切观察症状以防低钾和低钠综合症的出现。

对于“挤压综合症”的预防问题，关键在于加强保护肾功能，才能预防“挤压综合症”的出现，为此，医疗队的同志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1）对挤压伤病员，要深入了解挤压伤部位、力量和时间，注意早期症状如休克、尿少等。有利于估计病情和早期预防，早期治疗。

（2）对挤压伤病员，如无尿或少尿，可留置导尿管，以便每小时观察尿量。

（3）采取中草药外敷、口服办法，有利于利尿和局部消肿，对保护肾脏有很大的意义。

（4）服用大量碱性药物，如重碳酸钠，使尿碱化，同时可降低血钾，防止高血钾。

（5）服用适当利尿剂，迅速排出体内毒素和酸性产物。

（6）对早期无尿或少尿伤员，应鉴别是血容量不足、休克、生理性少尿，还是急性肾功能衰竭，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

（7）在地震活跃地区，今后盖房宜建较矮，房顶较轻，用木板或竹子作墙，这样地震发生时可能大大减少挤压伤。

（8）今后奔赴地震灾区及战备医疗队药品配备，应备有治疗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药品，如碱性药物（重碳酸钠、乳酸钠），利尿剂（甘露醇、利尿合剂、利尿酸钠、高渗葡萄糖），胰岛素和激素，同时带尿比重斗、比色纸、导尿管等。为了便于在农村和野外条件下进行透析疗法，建议制造包装的透析粉，以便随时加水配制大量透析液。

在医疗队抢救四个社员的过程中，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过去在大城市中对尿毒症、酸中毒、高血钾的处理，都离不开化验，但在地震灾区，他们只有使自己的工作更好适应战备需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没有化验的条件下，更加细心观察病情，通过现象看本质，了解和掌握疾病的规律，走在“挤压综合症”发展的前面，中西医结合，大胆使用当地草药，最终战胜了“挤压综合症”，取得了显著成绩。

资料：1970 年通海地震灾区的标语口号

地震是个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地震，震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

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

跟着毛主席，天塌能顶，地陷能填！

心中想着毛主席，天摇地动何所惧！

主席思想来武装，敢叫日月换新装！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动！

地动，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动；房倒，我们继续革命的意志永不倒！

山可崩裂房可倒，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倒！

迎着困难走，战天斗地球！

向地球开战！

地震，震不垮人民公社！
地震，震不掉革命干劲！
有震不乱，沉着应战！不怕地震，准备地震！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不靠天，不靠地，全靠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英雄汉！
毛泽东思想威力大，战天斗地全靠它！
红心忠于毛主席，战天斗地全无敌！
物质支援是有限的，自力更生是无穷的！
冬天更知太阳暖，受灾倍觉毛主席亲！
你震你的，我干我的！
天塌不怕，地震不怕！
地震夺去的，我们叫地球加倍偿还！
家里丢了的，地里找回来！
你冒水，我浇地；你喷沙，我盖房；你把房子全震倒，我用房土做肥料！
贫下中农骨头硬，受灾也要大跃进！
地震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坚决贯彻周总理对地震工作的重要指示！
大打一场地震预报的人民战争！
搞不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
掌握地震规律，战胜地震灾害！
为毛主席站岗，为贫下中农放哨！
学习老愚公，“下定决心，征服地震”！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主席最亲，解放军最好！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
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要准备打仗！
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零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在“文革”那样的非常年代

口述：地震后曾以为是核战争爆发

凤凰卫视：地震发生后，六一村幸存的人们逐渐聚集到村外的晒谷场上，当时正值冬季，云南素有四季如春的美誉，但是在杨杨仅存的记忆中，那个夜晚只有寒冷。

杨杨：地震后，我们从村中逃出来，全都是赤身裸体的，小孩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上下身都光溜溜的，很少有穿裤衩的人。那天夜里，人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现在想一想，那是1月5号，是严冬，是寒夜，又没穿衣服，怎能不冷呢？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禾，一堆一堆，松枝、杂树、茅草都有，大多已晒干了。看到它们，我们就像看到了一堆堆篝火，看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用火柴点燃起来。火苗红艳艳的，欢快地跳动着，有时还发出一阵罕见的爆裂声。大家围着那堆大火，感到非常温暖，似乎火光就是一种能被我们的身体完全吸收的美味食品，让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从未有过的兴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验到了一下子从地狱里跳进天堂的感觉，享受到了最纯粹的温暖和幸福。但时间不长，就有两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我们就要被炸死。大伙一听，吓坏了，立即行动起来，几下就把火打熄了。我父亲是军人，他在东北当兵的时候，曾搞过空军地勤工作，比一般人多了一些见识。他对大家说，明摆着是发生了大地震，怎么说成是战争爆发呢？再说在这样漆黑的夜里，飞机是不可能飞到云南这边来的。等民兵一走，我父亲又把火点燃起来，我们又回到温暖之中。但过了一会儿，民兵又来了，而且人数特别多，好像有十几个，可能是有组织的，他们一到火塘边就大声说，上面来通知了，绝对不允许燃火。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火一灭，冷风就吹来，我们的身子马上变得冰冷，不停地发抖。

陈晓楠：1969年3月，也就是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前的一年，在中国的东北边陲，爆发了珍宝岛之战，使本来已经降到冰点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而到了这一年的10月，整个中国都处于战争状态，各地的备战备荒运动也进入高潮，尽管杨杨当时还是一个不到7岁的孩子，但是当时备战的宣传，还给他留下了独特而鲜活的记忆。

杨杨：那一年，广播里和大人们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最可恨的敌人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常常在墙报上看到一些漫画，把“苏修”画成一群拿着枪、扛着炮的坏人，又矮又黑，鼻子老高，样子难看极了。我们一直以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那几个丑陋的小人，看他们无论站着还是爬在地上，都是一群歪歪倒倒的病人，哪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能对付他们，打赢他们。我外婆则说，那些敌人是小猪，黑黑的小猪，我们国家为啥要跟黑猪打仗呢？外婆是个文盲，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当时，大人们三天两头被召集去开会，一开会就要高呼口号，什么“打倒赫鲁晓夫”，什么“赫鲁晓夫穿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什么“修正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路”等等。外婆在跟着别人高呼这些口号时，往往稀里糊涂地把“打倒赫鲁晓夫”说成“打倒那个黑黑的小猪”，她一直没弄懂赫鲁晓夫是个什么东西，她曾问我，黑黑的那个小猪怎么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搞什么？小猪为什么要穿外衣呢？我当然回答不了。事实上，那时

的许多老人和孩子都不明白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要打仗了。

凤凰卫视：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不少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

杨杨：不可否认，地震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战争爆发了。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因为以往的地震，一般都比较轻微，老人们一叫“地住”，一喊猫叫狗，地就好像稳住了。这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地震并不可怕，是人们可以掌控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了，来得这么凶猛，这么突然，一瞬间倒了那么多房子，死了那么多人，不是战争是什么？再说，5号凌晨地震，6号中午飞机就飞到了人们上空。其实，那是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军区派出的飞机，要把昆明市饮食公司、贸易公司连夜为灾区赶制的50000多斤食品，空投下来。但当人们刚发现飞机时，还以为是敌机来了。一个当年的民兵告诉我，他曾用一支步枪，瞄准那架飞机。我问他，步枪能打下飞机吗？他说怎么可能？他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当时只是下意识地行动，似乎敌机来了，就要用手里的枪对付它，也好像只要用枪瞄准飞机，它就有可能被打下来。紧接着，就有人跑来对他说，敌机来了，要赶快躲起来。躲到哪去呢？有人躲到河谷里的甘蔗林里，有人躲到山头上的松树林中，长时间不敢出来。本来那个时候，村里还有许多人等待救援。

凤凰卫视：人们刚刚经历了大灾难，惊魂未定，再加上关于战争的传言，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杨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如果有女人穿红衣服，马上就有民兵来叫她脱下。理由很简单，因为红衣服太显眼，容易被敌机发现。我曾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中年妇女，任凭民兵怎么劝说，她都拒绝脱衣。当民兵表示要强行为她脱衣时，她才苦苦哀求说，我没有其它衣服了，从土里只刨出了这件紫红色的上服，你们就让我穿着吧，我保证躲在树林里不出去。民兵说，不行，不行，红衣服在树林里更容易暴露目标，影响别人的安全，群众不答应的。听民兵这么一说，我们顿时觉得这个穿红衣服的中年妇女是个危险人物，只要她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可能被敌机轰炸。于是，我们都站在民兵一边，随声附和，下令那个中年妇女赶快脱衣。也许是迫于众人的压力，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同意脱衣了，但怎么脱呢？一个女人总不能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的上身脱得光溜溜的吧？大家思考了好一会，觉得应该让男人们回避一下。当男人们走开后，一个老太太突然来了灵感，从地上捡起一块黑黑的木炭，在那个中年妇女的红衣服上不停地涂来画去，直到让红衣服变成了黑衣服。民兵们看后，无话可说，离开了。

调查：“要准备打仗”

从1969年8月开始，中国的政治又多了一份重要内容——“要准备打仗”。因此，当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不少干部、群众都认为：核战争爆发了。

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在一份材料中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打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

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

一位当年的民兵回忆说：地震第二天，天上飞来了大飞机，我们以为敌人来轰炸了，立即跑到甘蔗棵里，用一支没带子弹的老式步枪瞄着它。

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在极震区的一个小山村，一位姓普的妇女说：“那天晚上，不准我们点火，不准哭喊，不准救人，叫我们活着的人赶快逃到山里，躲起来。直到第二天，有人说是地震，不是战争，有人来支援我们了。我这才从山上返回。但我的两个亲人已被埋死了”。

地震当天晚上，十之八、九的人，都认为是战争爆发了，原子弹打到村子里了。这个错误的认识，使许多农村干部和群众没有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让许许多多身处废墟之下的人，被死神拉了过去。

高大乡一位民办教师心疼地说，地震后，他从土基堆里打洞爬出来，到河边上求援，叫那些正在烤火的人去救他的妻儿。那些人置之不理，还笑话他。他只好找来一根椽子，放到火塘里点燃，然后举着火把去学校里抢救亲人。他把火把放在屋前，照着他钻进洞中，寻找妻子和儿子躺着的床，但总是找不准位置。当他找准方位，并听见妻儿的响动时，外面来了一个气势很凶的人，喝斥道：“谁点的火？快打熄，不怕敌人来空袭吗？”他出去看时，那人已经走了，火也被打熄了。他又跑到河边，想重新点火，但到了河边，看到那塘火也被打灭了。他忙捡起一个红焰焰的柴头，跑到学校找来一些报纸点燃，趁着火光，开始刨人。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命令他把火熄灭。如是几次，报纸烧完了，火种也没了。天地一片漆黑，他再也找不到学校的位置。天朦朦亮，他看到自己的房间全被余震倒毁了，妻子、儿子被压在楼盘底下，楼盘上全是墙土瓦片。刨开一看，是两具一大一小的尸体。

通海县城一个姓张的幸存者说，地震那天晚上，他家像往常一样，什么异样的感觉也没有。他是长子，带着两个弟弟住在耳房里，奶奶住在大楼上，父母则带着妹妹住在小楼里。全家人像以往一样，甜甜地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他被一阵巨响惊醒了，身子被什么东西压住，不能动弹。他首先想到的是战争爆发了，苏联的原子弹打过来了。于是，他大声叮咛两个弟弟，快用被子捂住头脸。他当时根本没注意两个弟弟是否有回应，只顾自己躲在被子里不敢出声。他还想呼唤楼上的父母、妹妹和老祖母，也叫他们用这种方法避难，但转念一想，父母比自己更有经验，说不定他们早已用被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了。此时与他们说话，他们根本听不清。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此后所有的余震他都感受到了，但他的确不知道这是地震。而他家的房屋其实已完全倒塌，他被土块瓦砾埋了整整一夜一天，直到1月6日下午5时才被解放军抢救出来，被及时送到医疗队救治。7日上午，他挣扎着从医疗队出来，回到自己家门口，看到6具尸体已赫然摆在那里，用白布裹着，露出头脸。那正是他的父母、奶奶、妹妹和两个弟弟，他们的头脸已血肉模糊，不成样子，特别是其中一个弟弟和奶奶的额头已被压成了畸形。15岁的他，坐在6个亲人面前，目光呆滞，哭不出声。

小街乡的李永生，地震时是小街公社的文书。他说，那天凌晨1点，我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房倒屋塌。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和“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的教导，使我想到是美帝、苏修对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连忙跑到宿舍拿枪，刚跑到宿舍门口，有人大喊：专宣队（玉溪专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滕被埋了，赶快来救人！我想，老滕是专宣队的中队长，现在战争爆发了，没有指挥员可不行，我们冒着房屋还在不断倒塌的危险，冲到老滕的住处，砸烂门窗，从土块中把他抢救出来，可他已经昏迷不醒，我们立即背起他向卫生所跑去。半路上，我们得知卫生所已全部倒塌，通往县城的路也中断了。我们又把老滕背回公社，这时县革委会副主任孙××已到公社召集脱险的干部开会，他当时也认为是战争爆发了，随即决定让我和3个同志分头去找县革委。我们仅用30多分钟就跑了6公里路，来到峨山车站，找到了县革委会的领导，这才知道是发生了大地震。下午，我返回小街公社开会，有人告诉我，我妻子和4个孩子都在地震中遇难了。

地震那年刚满 14 岁的通海画家赵保林回忆，1 月 4 日晚，他 8 点多钟就洗脚上床睡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似梦非梦之中，隐隐约约听到风雷一样的响声。紧接着，大地颠簸，房屋摇晃，百年老屋所积淀的尘埃，全被抖落下来，他被呛得一阵干咳。当时，他好像感到尿急，就下床撒尿，似乎发现屋顶没了，又似乎看到了满天星星。之后，楼下传来母亲的叫喊声，“打仗了，打仗了……快起床！”当时他正睡眼朦胧，困倦得很，只觉得母亲的叫喊声犹在梦中。他再次上床，蒙头大睡。这时，一次强烈的余震袭来，轰的一声，将他所住的楼房震塌了一角，他也随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床上翻滚下来，整个身子从倒塌的窗口落到了楼梯上。母亲连喊带哭地前来救他，但此时的他已从楼梯上滑到了堂屋里，正站着发抖。后来，整个大院里的人都在黑暗中从倒塌的房屋里爬出来，陆续集中到堂屋里。一位老太太正在大声地呼猫叫狗，拼命地喊“地住，地住！”赵保林的父亲打断那位老太太的叫喊声，说道：“不要再叫喊了，大家赶快找块毛巾，用水打湿后捂住鼻子，这是美帝苏修向我们放原子弹了。”老太太不同意这种观点，申辩说：“这是地震，要喊猫喊狗，才能镇住金鸡鳌鱼。”赵保林的父亲又与老太太争论了一番，老太太不听劝告，继续呼喊她的猫和狗，而其他人则纷纷找来毛巾，蒙住鼻眼。

峨山县委办公室副处级调研员袁玉章说，地震那年，我 32 岁，在县农科所工作。那天晚上，我被埋在沙土中，无力自救，是我单位的一位同事循声找来，把我救出。我看看手表，已是 1:50 时，一算才知道自己被埋了 40 多分钟。我摸摸身上，竟没有一处受伤，暗暗庆幸房子里的桌子、家具挡住了屋架，使我得以死里逃生。当时，县上的一位军代表对大家说：“苏修搞鬼，放原子弹，赶快疏散。”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 315 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 121 人，许多人却被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 60 多人。

总之，地震发生那个时刻，极少有人知道是发生了自然灾害——地震。

即使后来知道了，人们仍是用战争的眼光来打量它，用战争的方式来抵抗它。

当时的一些口号是：以战备统帅抗震救灾，通过抗震救灾加强战备。把灾区当战场，把灾害当作美帝、苏修，把抗震救灾当作战斗任务。以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敌人从天上来，叫他在天上开花；敌人从地上来，叫他回不了老家；敌人从海上来，叫他喂鱼虾。

今天，当那个时代的风云已经消逝，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1969 年的几个时事热点：

印度政府指使暴徒和西藏叛匪袭击我使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苏军入侵我西北边疆；

苏军入侵我八岔岛地区。

众所周知，自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的对峙不断升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8 月 28 日，《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醒目标题出现在《华盛顿明星报》上。文章称：“据可靠消息披露，苏联决定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数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等重要军事基地及北京、长寿、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1969 年 8 月 28 日）：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

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行动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海人把“大地震”误认为是一场战争，或者，后来把抗震救灾当作一场“人民战争”，就顺理成章了。1970年2月19至21日，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谭甫仁到通海地震灾区视察，先召开了3次群众大会，他在讲话时依然强调“要准备打仗”。他说：“九大期间毛主席发出了这个号召。这个问题是当前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把通海变成救灾的战场，同时也要准备把我们的通海当着打仗的战场。当前，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们在那里拼命地扩军备战，用那样多的钱去制造飞机、大炮、坦克、原子弹，搞那样多的东西干什么？那些东西既吃不得，又玩不得，他们主要的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现在重兵压境，在我们中苏边境，调集了大批兵源，准备好了一种打的架势，这个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绝不能麻痹大意。我们军队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就要开得起，打得准，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地方上也同样要准备打仗，就是要把生产搞好，一旦战争爆发了，只要伟大统帅一声号令，我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粮有粮，要什么有什么。军队也好，地方也好，我们要立足一个‘打’字，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常规战、又打核战争。只要我们各方面准备好了，如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敢于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直接指挥下，不管苏修也好，美帝也好，其他各国反动派也好，来多少我们就把它消灭多少，把它打得头破血流。特别是在我们通海这个地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在这次救灾中建立起来了战斗友谊，有了更多的粮食和物资，就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调查：保护和抢救毛主席像章、“红宝书”及生产队的牛马

当年的《抗震战报》及《抗震斗争英雄谱》宣传的是这样一些事迹：

——李某某从土墙堆里、乱瓦底下挣扎出来，身体被严重压伤，胸脯肿痛，头昏眼花，站立不稳，跌跌撞撞地用手指从倒塌的房屋下刨出了红宝书。

——强烈地震发生后，九街公社金山大队第二生产队60多岁的共产党员贫、农老大妈吴元珍的房子被震倒了。她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的光辉塑像、画像。她不顾生命危险，抢出了解放军赠送给她的两座毛主席的光辉塑像，反转身又冲进屋去，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抢了出来。这时，她又想起毛主席的画像还贴在墙上，必须取下来！她第三次冲进屋去，余震突然发生了，哗啦一声，震塌的门板砸伤了她的手臂，她忍住疼痛，飞快走到屋子中央，把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取了下来。后来，有邻居关切地问她伤得怎么样？她说：“毛主席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救星，是我最亲的亲人，为了抢救出毛主席的光辉塑像，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闯！就是死了也心甘！”

——九街公社九街大队第5生产队的饲养员杜映芬被震垮的屋梁土坯沉重地压在下边。地还在震，她隐隐听到外面有人来抢救的声音。在这生死关头，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的饲养员杜映芬，脑子里想的不是自己。她想：“农业要增产，离不开大牲畜。”她一心挂念着自己喂养着的生产队的那三头大牲畜的安危。人们赶来抢救她时，杜映芬在沉重的屋梁土坯底下焦急万分地说：“你们赶紧去抢救队上的牛马，不要管我！不要让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贫下中农深受感动，不怕危险，迅速把她抢救出来。她脱险后，不顾家人还埋在土里，强忍着被压伤的疼痛，赤着脚，直奔畜厩。由于跑得太快，她的脚被椽子钉一下戳个对穿，血流不止。但她一步不停地赶到畜厩。她咬紧牙关，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她看到3头大牲畜还活着时，顿时感到无比高兴，迅速排除障碍，把牲口牵了出来。天亮后，人们发现在杜映芬走过的路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四街公社龚杨大队第一生产队15岁的龚永春，从震倒了的风房子里冲出来，忙不得照管还没有跑出来的父母弟妹，就冒着生命危险，把集体的耕牛从快要倒塌的厩里牵出来。贫农黄增林全家只抢出来一床被子，当天晚上天气很冷，北风呼呼，寒气刺骨，他怕生产队的牛冻坏了，就赶紧把被子拿去盖在牛身上。他说：“我们要搞大跃进，要夺得七〇年大丰收，就得很好保护耕牛。”第5生产队革委会主任郑文谦同志，家里的房屋全被强烈的地震震垮了，全家人都被埋在里边。他用尽平生力气从土块底下挣扎出来，顾不得抢救老婆和孩子，就向快要倒塌的马厩冲去。他刚把马拉出来，哗啦一声，马厩就倒塌下来，将他的双腿打伤了。

——强烈的地震把一幢幢房屋震塌了，高大公社普从大队革委会主任曾继发同志被土墙和木料掩埋了，他全身不能动弹，昏迷过去。村民龚正先把他从土里刨了出来。他刚一苏醒，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选集》还埋在土里。他挣扎起来，想冲进屋去。这时腰部一阵剧痛，站立不稳。房上的土块和木料还在哗哗地往下落，他毅然冲进屋去，把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抢救出来。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龚有万同志也被倒塌的房屋埋住了，腿部受了伤。地还在猛烈的震动，房屋不断的倒塌，但他没有立即离开，他扒开了塌下的墙土，找到了两本《毛主席语录》。刚要走时，他又想起还有一张毛主席像在里面。他又很快把木料和土坯扒开，找到了那张毛主席像。

——通海县里山公社芭蕉大队17岁的女民兵班长李秀珍，经常爱听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常常用李铁梅的形象来鼓舞自己。1月5日地震时，她被一阵墙倒屋塌的响声惊醒了，拿起枕边的电筒一照，看见墙壁已经倒塌。“是不是阶级敌人在捣鬼？”她脑里闪过这个念头。她想到了民兵的职责，翻身下床就往门外冲去，她准备把民兵立即组织起来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冲到门外，地又震动了几下，这时她才明白过来，是发生了地震。她转身往后一看，她家的房子已经歪斜，在余震中房上的瓦片不断往下落，整间屋子在摇晃。她习惯地往衣袋里一摸，发觉《毛主席语录》还在屋里。她一回头，闯进摇晃着的房子，从枕边捧起红宝书就往门外冲出。

——纳古大队饲养员马春华一心为集体，毫不顾及个人安危。地震时，他被压在屋子里，他儿子前来救他，他却大声对儿子说：“别管我，先把生产队的牛、马放出来！”他的儿子立即调头去开厩门，救出了队里的牲畜，保护了集体财产。

——黄龙大队基干民兵刘春福，地震发生时，正在守卫仓库。他听到本院楼上有孩子在哭，他立即去把那个孩子抢救出来。这时他突然想起仓房里还有毛主席的光辉塑像和红宝书。“即使把我砸死，也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受损。”他这样想着，又返身冲进还在摇摇晃晃的房屋，抢救出了毛主席塑像和15本红宝书。

——馆驿公社革委会主任金桂仙，在地震发生时，她首先把家里的毛主席塑像抢救出来，细心擦掉上面的尘土，然后把它放在人们经常过路的地方。她说：“这个时

候见到毛主席，就像他老人家亲自指挥我们战斗一样。”这次地震夺去了她家4口人的生命，但她非常坚强，为了抗震救灾，数次从家门走过而不入。她说：“有毛主席领导，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应该擦干眼泪，挺起胸膛，继续前进。”

——张某某，50多岁了。地震夺去了他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生命，他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抢救国家财产。他牢记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教导，几次冒着危险爬上倾斜的屋顶去取螺丝钉。同志们劝他：“不要爬了，几颗螺丝钉不值几文钱。”他说“一颗螺丝钉虽小，也是国家财产，也要尽力抢救。”

我在整理这些40年前的“先进事迹”时发现，即使是现在还活着的当事人也觉得“恍若隔世”，更不用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思议了。但在那个时代，这些事迹却是一种庄严神圣精神的写照，是强大的“精神动力”的真实注解，是合乎时代、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热情”，是需要宣传并使之成为众人行动的“指南”。

口述：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凤凰卫视：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杨杨：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不完全统计），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主动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它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不仅被掩盖了，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各地群众因此很少组织捐赠活动，只是一味的“投其所好”，组织大量的“红宝书”和慰问信运往灾区。结果，通海县前后收到祖国各地的捐款仅9673.9元，而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38亿元（按1992年比价计算）。当我们于2000年1月公布这个捐款数字之时，通海县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抱着极其怀疑的态度，竭力想推翻这个“无情”的数字，一再要求我们反复核实，反复调查，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的登记非常认真，没有任何含糊，真实收到的捐款就是这个铁打的数字。此后，又有许多记者、企业家和各界朋友问我：“那个捐款数字恐怕是打印错了？是不是后面少了几个零？”我说，我们已反复核对过多次，当年的捐款数额就是这样一个让当代人想不通的数字，大家如若不相信，可到地震部门、档案部门或民政部门核实。

凤凰卫视：除了九千多元的捐款，当时国家还拨出救灾专款85万元，与此同时，还发放了各种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222.5万元。

杨杨：灾区人民当然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谁不想吃饱一点，穿暖一点？我所在的六一村，是极震区外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死亡197人，受伤500多人，但国家分给的棉被仅有200床，军大衣300件，人民币15500元，再把这些钱物分到6个自然村、8个生产队，就显得微乎其微了。而对于其它灾害稍轻的村庄，国家给予的援助更少，如甸心村，当时领到的援助物资是：粮食213市斤、盐巴20袋、鸡蛋280个、桔子14个、红糖10斤、马灯1罩、蜡烛5包、草席280床……等等，这些物资却救济了258户灾民。但对于我家来说，虽然房屋全部倒塌，但由于没死人，就属于轻灾户，任何救灾钱物都与我们无缘。说实话，我当时看到那些重灾户领到钱粮时，多么羡慕，多想拥有一套厚实一点的衣服，吃上一顿有一点油水的饭菜，但一切都是空想或梦想，是无法实现的。整个灾区都在片面理解“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抗震救灾方针，极力夸大主观的自救能力。那时，地震前不是在宣传苏修的原子弹要打过来了吗？大家都已明白原子弹的威力，说它一瞬间就可毁灭一座城市，太厉害了，厉害得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地震后则宣传，我们需要的是精神原子弹，我们的精神要像原子弹一样的强大和厉害，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战胜。地震算什么东西？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在每一个村子的早晚都时常发生，非常凄惨悲凉。是啊，在大地震面前，人们依然感到非常脆弱，非常渺小，非常无助。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 500 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 500 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大多是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许多灾民都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惨不忍睹。还有一类住房，是解放军帮助建盖的，他们利用房屋倒塌后的废旧椽柱和残砖剩瓦，不打地基和石脚，直接在地面上打几个洞，在洞上竖立起柱子，然后搭起屋架，建成简易瓦房。这中房子，时间不长，埋在土里的柱脚就开始腐烂，整幢房子摇摇欲坠，有的甚至彻底垮塌，给灾民带来再次伤害。

凤凰卫视：通海大地震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创痛，不过对于杨杨来说，那段特殊的生活，留在记忆深处的也并不都是恐惧和悲伤。

杨杨：在抗震救灾的岁月里，像我们这样大的小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等着各地的慰问团或慰问队光临。那时的慰问团队来得很多，这里的刚走，那里的又来了，接二连三的，非常热闹。他们都带着大量的“精神粮食”，主要包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还有大量的毛主席像章和各种红红紫紫的慰问信。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最不喜欢的是领导们长篇大论的讲话和分发一捆一捆的“红宝书”，我们最喜欢的是排着长队，代表自己所在的家庭去领毛主席像章。那时的毛主席像章种类特别多，各式各样都有，塑料的，铝制的，石膏的，应有尽有，特别是还有彩色的和夜光的，那正是我们所盼望领到的稀罕之物，是我们的快乐所在。如果有幸领到的是夜光的，那么我们拿着那个散发着荧光的像章，就会快乐几天几夜，反复观赏，爱不释手，夜间也要把它放在自己枕边，伴随我们入梦。另外，我们还盼望着，在哪一天能领到一个最大的毛主席像章，有碗口或瓷盘那么大，把它挂在自己胸前，到街上一走，就会引来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的目光。据说，那样大的毛主席像章，常常被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们先领走了，所以那些领导的儿女们胸前几乎都挂着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而老百姓的子女却永远别奢想得到它。但我一直没放弃那个梦想，每次慰问团一到，我就跑到最前面去查看有没有大毛主席像章。事实上，每个慰问团的到来，都常常带来几个大毛主席像章，摆在桌面上，诱惑着我们，但最后就是不分发给我们，一直摆到最后，而我们手中领到的依然是各式各样的小而又小的毛主席像章。这样的日子不长，我家就领到了两箩筐还多的毛主席像章。此后几年，这些大小、形形色色的毛主席像章就被我们小孩到处抛撒，随处可见。

发现：灾区人民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全国处于极度紧张的战备状态中，由于“文革”武斗迭起，社会混乱，生产锐减，物资奇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也拿不出更多的物资和经费来帮助灾区。再加上压低震级、保密和掩饰灾情，拒绝国际援助，致使地震灾区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但是，在灾民最缺乏填充肚皮的食品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支援”：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143514封慰问信。

灾区人民似乎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完全超越了一切，“灾难”已经不成其为“灾难”，人们自然而然地“旷傲而崇高”起来，塑造和提倡“天塌下来自己用脊梁顶着”的所谓“硬骨头精神”，已成为了灾民们必须默守的“准则”。灾区人民除了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之外，还提出“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云南省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关于各专州市提出向灾区捐献问题，省核心领导小组、昆明军区负责同志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 1、这种精神是好的，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 2、党中央对我省灾区极为关怀，中央已经对我省灾区照顾安排得很周到；
- 3、各专州市主要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 4、明确规定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 5、各专（州）、市、县派出到灾区的慰问团，一定要事先经过省革委、昆明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批准。

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2月7日）

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

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

建水县退还1.3万元，粮票7313斤；

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

高大公社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

而在这“精神支援”和貌似强大的“精神力量”背后，却是残酷的事实：饥饿、寒冷、冰雹、大风、雷电，许多人被冰雹和雷电击毙，狂风把简易的茅草房、油毡房连同木柱一起刮飞、吹倒。而且简易住房多用稻草、油毡铺顶，多家一幢，成排建房，屋内马灯、锅堂、床铺杂乱，容易失火，余家河坎村失火，烧29户；四街、观音村失火，各烧10余户；新街失火，延烧一大片等等，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在没有内、外援助的情况下，灾民只有一条路：等待国家拨款和援助。当然，国家当时也的确调集了222.5万元的物资和85万元的专款，帮助通海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根据“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这些物资和专款基本用于抢修农田水利设施、整治田地、整修厂房、修理机器、抢修供电设备等，极震区的灾民人均仅得到1.4元至5元不等的救灾款，这对于解决灾民眼前的困难，可以说无济于事。

历史将作何评价？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的“风格”，是中国长期处于弱小地位而发愤图强的傲然形象。一位社会理论家说：思想虽幼稚却赤诚，国家虽贫穷却有国格，民风虽愚鲁却醇厚。

调查：天天晚上忙着抓阶级敌人

1970年1月7日，昆明军区政治部在下发的一份《关于抢险救灾宣传要点》中的第5条，要求各地“要狠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反复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教育群众要增强敌情意识，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严防他们趁灾造谣破坏。对于趁机造谣、挑拨军民军政关系，以及趁灾盗窃等，应立即予以揭露并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或组织民兵坚决打击。”2月21日，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谭甫仁在通海地震灾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也说：“这一次我们通海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地震灾害，在这个抗震救灾的战斗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一些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趁着我们遭受了一些损失，受到了一些灾难，就从中进行破坏活动，挑拨离间，他们要变天，企图要把我们夺得的政权再夺回去。因此，要求同志们提高警惕，严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那种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准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讲，在必要的时候，派民兵把他们监视起来，加强对他们的专政。因为这些坏家伙，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整他，他要整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越困难的时候越要抓阶级斗争这条纲，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

通海农民作家杨应昌对我讲，地震发生后，他所在的村子既要忙着抗震救灾，又要忙着天天去抓阶级敌人。当时，村里的民兵们把全村所有的地主富农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村头的大草棚里，目的是防他们趁地震之机搞破坏活动。每天晚上，民兵都要进入草棚检查。有一户人家，带来了一个黑色旧木箱，里面装着一些旧衣服。民兵营长杨维雄在检查这只木箱时，翻得很仔细，最后从箱底的一个绸布包里，查出了一对翡翠手镯。民兵们纷纷责问，这一定是土改时偷偷隐藏起来的，现在没处藏了吧？这样的东西要没收上交，人还要挨批斗。这家人被吓得瑟瑟发抖，连连求饶。后来，这两只美轮美奂的玉镯，有说交给了解放军宣传队，有说交给了治保主任，有说交给了大队革委会，最后竟然不了了之，失踪了。

其实，据震后调查，灾区社会秩序井井有条，灾民们循规蹈矩，听从指挥，服从安排，没有哪个县哪个村发现一起哄抢、破坏事件，但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存在，有的公社就把从地震废墟中刨出来的一些老账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坏枪支，作为阶级敌人妄图变天的证据，摆在“五类分子”面前，让“革命群众”接受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例如，地震后不久，通海县革委会在全县举办阶级教育巡回展览时，就有这样的例子：

地震后，城关镇五好民兵赵之林与部队的陈班长，在一次执勤中，发现伪保长许××鬼鬼祟祟地在他家屋前转来转去。赵之林与陈班长叫他到外面与群众在一起集中生活，他嘴里说着“是啦是啦”，但不见行动。后来，这个家伙干脆在自家大门口搭了个草棚子住下，把大门锁得紧紧的，还时常留着一个人在大门口守着。这些现象引起了赵之林的怀疑和警惕，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赵之林就到群众中调查了解，群众揭发说：“这个家伙还藏着武器呢，清理阶级队伍时斗争过他，叫他交出来，他死不承认。”赵之林即时把这些情况向街区革委会反映。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由赵之林带领民兵，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对这个家伙采取突然行动——到他家进行搜查。结果在这个家伙的家里，挖出了武器零件、子弹、刺刀、短剑等，街区革委会立即召开斗争会。赵之林把这个家伙押上审判台，交给群众狠狠批斗。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个家伙不得不低头认罪。尽管狐狸怎样隐藏，也逃不了猎手的眼睛。

地主分子马××与他的老婆飞××，秘密绘制“变天图”，把他家土改时被分掉的田地的亩积、座落全部绘制下来，并注明“本已祖遗”，连同契约、剥削账本等，用铁盒装着埋

藏起来，妄图伺机反攻倒算。

地主曹××埋藏了大量银元、反动证件、非法物资，特别是印有蒋介石狗头像的书籍、邮票。当这些罪证被革命群众揭露出来后，他还想继续狡猾抵赖，负隅顽抗，反映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的痴心妄想。

逃亡地主马××，在他家夹墙里隐藏了 2160 发子弹，妄图有朝一日，依靠帝、修、反，反攻复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

反革命分子向××，把一支十响枪藏了 20 年，转移了三个地方，至今还未生一点锈。

这些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啊！一旦帝、修、反发动侵略战争，这些家伙就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就是一小撮汉奸卖国贼。

口述：一个抗震救灾英雄的嚎哭

凤凰卫视：2000 年，在通海大地震发生 30 周年之际，通海县决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祭”。在筹备过程中，有人提出，应该邀请当年的抗震英雄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杨杨：是啊，应该让那些抗震英雄在如此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活动中，隆重登场，回忆过去，展望未来，那该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幕啊！但是，当年那些赫赫有名的抗震英雄，几乎只有两类，一类是凭借着他们在地震中抢救“红宝书”或毛主席像的“英雄行为”，让自己高大和辉煌起来。另一类是，他们在地震中脱险后，不去积极抢救自己的父母和儿女，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生产队的牛马牲口，这种“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使他们与众不同，突然纯粹和高尚起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个人”，受到各级革委会的表彰奖励，其英雄事迹被写入各种《抗震救灾战报》、《抗震救灾画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抗震斗争英雄谱》等等。这些“英雄”大多数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平步青云，辉煌一时，而如今仍健在。他们的人生大多在时间的淘洗之后，一一褪尽“英雄”的光环，逐渐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如果把这样的“英雄”请上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心舞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黑色幽默”？当然，谁也不能表演这样的幽默，怎么办呢？我们不得不去当年的地震灾区寻找那些真正的抗震英雄。

陈晓楠：杨杨说，在寻访英雄的过程中，只有一个人让他出乎意料，尽管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老人的与众不同。

杨杨：2000 年 1 月，云南高原上的冬日，依然是天高云淡，暖意洋洋。我们从通海县城乘车南行，穿过新生代以来被大地构造运动塑造出的盆地和山谷，到达高大乡。在中国行政区划图上，通海高大乡是个不会被标示的地方。但在中国大地震示意图中，通海高大乡及其相邻地区，将是最醒目的位置。表面上看，那场大地震的痕迹似乎已经消失了，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月亮依旧从西方落下，地表裂缝已被侵蚀填平，人们在地面上耕田劳作、修公路、盖房子。高大乡在大地震中有 2300 余人死亡，但自那以后，灾区的人口增长又抹平了这个数字。人类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历程中，总是以死亡和新生相伴随。我们看到，曲江河谷宁静而安详，河谷不宽，旱季的河水舒缓清澈。公路沿着山谷南岸的山壁开凿，地质学上的曲江断裂也与河谷呈同一方向在北岸延伸。汽车在高大乡一个小村庄旁的公路边停下，一条宽宽的大地沟槽从西北方向延伸过来穿过公路，终止在公路东侧不远的地方。沟槽边缘是被大地的扭动错开的红色与蓝色相间的第四纪地层，形成彩色土林。当年地震造就的这片破碎的地貌，成了一大地质奇观，这种奇观在通海高大乡比比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让当地的一位小学老师把我们带进了一幢土木架构的老式房子，见到了我们要寻访的一位老人。那时，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位长者，一位地震亲历者，一位知情者。我们坐下去，静静地听他讲述通海大地震时高大的情况。他一开口就说，那年大地震发生后，天亮一看，

对面的整个山头都变了，太难看了，像脱光了衣服，像蜕了一层皮，全都改天换地，变了模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房子也倒完了，死了很多人。他讲得很轻松，很平常。然后我们询问他家的情况。他说，6个孩子，死了5个，母亲也死了。他讲得太简洁了，好像没什么故事或细节可供他展开来讲似的。我们再进一步询问其它情况，他好像有点不太愿意讲下去，只说就是这些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因此没记下多少内容，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回到县城后，我们与人谈论起那个“有趣”的老人，说他讲得过于简单，以致我们忽略了他的姓名。有人提醒我们说，啊，那个老人，你们怎么不知道呢？他就是地震时高大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叫李祖德，是当年名气最大的抗震英雄。

凤凰卫视：杨杨翻阅了历史资料才知道，在当年的抗震英雄谱上，李祖德的名字的确赫然在列。杨杨一调查，发现他的经历非同一般。

杨杨：后来，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去调查李祖德在抗震救灾中的先进事迹。果然，在各种资料中，常常出现李祖德的大名、照片或画像。我们在当年极震区的许多村庄走访，也不止一次听到李祖德这个名字。但当地人对他似乎颇有微词。极震区一位老生产队长说：“地震后生产队用提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到野猪坝买木料来建盖救命房（防震房），一年只有能力建盖两排，许多人家一直没能住上新房。但我们每年上交25万斤余粮的任务，一斤也不能少，照样交给国家。当时社员们生活很困难，背完语录就去干活，一天挣来的公分只能分到2、3角钱。而公社革委会要革命，李祖德要面子，他们把救济款全部退了回去，而毛泽东选集和语录、纪念章每家都有一大箩，每次慰问团来慰问，都要按人头分发许多给我们。如果当年李祖德不把那些救济款、救济粮全部退掉，那么我们高大乡的老百姓，就可以住上好的房子，日子就可以比现在过得好。”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个赞扬李祖德的故事，说他在抗震救灾中，了解到观音大队第二生产队（阿尼坊）的群众生活一时有些困难，他就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那个月，他领到工资后，除留下自己的伙食费以外，全部送给了阿尼坊的社员。后来，阿尼坊的社员又把钱如数退还给他，同时送了他一部毛主席著作和一枚毛主席像章。李祖德感动得热泪盈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又用那些钱购买了一些农具，再送给阿尼坊的社员群众。我们再次来到李祖德家里，想对他进行深入采访。这一次，我们了解到李祖德后来担任过通海县林业局长，60岁时退休回家，老两口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了一大片桔子树。他第二次见到我们时，好一阵子没说话，忙着为我们烧水倒茶。不一会，他似乎向我们解释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历史的因素……。”我们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话开始他的再次讲述，但我们明白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试图用这种沟通方式让我们对他消除那些一直横加在他头上的许多偏见。我们连忙答道：“其实，人们都很理解你，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也只能做那个时代的事情。”李祖德好像看出我们对他很理解、很尊重，他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激，把他在地震前后所经历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他说，地震头几天，井水就浑了，五街的龙潭还出红水，狗上房顶，田里冒水。林彪下达备战指示，公社忙着动员群众搞积肥，宣传备战备荒搞运动。4日晚上，他从山中割草回来，公路七团来人说，他们那里当天出了一起罕见的人命案，起因是有人怀疑27岁的保管员利用工作之便，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就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保管员受不了这个气，一怒之下，挥动斧头，连砍7人致死，然后自杀身亡。他到公路七团处理完此事，很晚才回到公社，妻子让大儿子到公社来叫他回家吃饭。那时夜已深了，他就让大儿子留住在公社，自己一个人回家吃饭。凌晨1点地震发生了，大儿子被打死，他被四叔和邻居救出后，就立即组织了十几个年青人去救人，并设法与县革委会联系。他说，当时没人想到是地震，只想到是原子弹打过来了，否则不会有那么厉害。对面的山像蜕了一层皮，出现了一条两三丈深的裂缝，牛都掉得进去。天亮了，有人说，不是苏修的原子弹，是发生地震了。后来统计了全公社35个村子，倒平了32个，死了2300多人，死绝达100多户人家。马脖子村45个人只活了3个。他母亲死了，6个孩子也死了5个。他说，在公社革委会的小场子上，堆放了几百具尸体。他担心瘟疫发生，掩

埋死者成了最首要的事情。但活着的人多少都受了一些伤，要完成埋人任务，困难不小。他不得不每天带头去做这些事情。6号中午，飞机来了，他派人到供销社刨出几匹白布，抱到山头上铺了一个大十字，再烧5堆火，引导救援飞机空投食物和药品，做这些事情时，他们都费了很大的劲。那几天，医疗条件跟不上，受伤的人还在死去，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有一天，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到高大慰问时，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到处哭得阴风惨惨的，让人受不了，希望能给一个高音喇叭，压一下阴气。

凤凰卫视：李祖德的事迹，当年被编成花灯剧，在遭受地震灾害的乡村演出，李祖德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杨杨：李祖德的故事的确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地震时，他家10口人全被埋在废墟里，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从土堆里脱身，但身体被严重压伤，胸脯肿痛，头晕眼花。他妻子对他说，我们还能听到孩子和你母亲在土里的声音，你赶快来救救他们。但此时的他马上想到自己是革委会主任，要赶紧组织党员和群众，去抢救别人。他找到一根木棍，拄着来到公社驻地，一看公社的房屋全倒塌了。他大声对公社几个脱险的同事说，赶快把电话机刨出来，这是关键时刻，要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电话机刨出来后，他们立即连线，但没有信号，线路已中断了。他立即派出3个人，跑步到30余公里外的通海县城向革委会汇报灾情。接着，李祖德又转身直奔公路七团驻地，看到那里有10多个民工，他就问，这里谁是你们的领导？民工回答说，我们的连长、排长都不在这里。李祖德就说，我现在就是你们的领导，听我指挥，快去村子里救人。之后，他把15个民工编成几个小组，分别到高寨、大寨、普丛、五街、观音几个大队去组织救援。接着，他一拐一拐地走完了5个生产队，每到一地，他迅速发动各村的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他到乌刀村的时候，一位老大爷发现他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就把自己的鞋脱给他穿，但由于路面坑坑洼洼，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地震裂缝，加之他又急于赶路，那只鞋只穿了一会就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当他急匆匆地返回家中，刨出土里的母亲和5个孩子时，他们都已断气了。接着，他又获知，自己的妹妹也在地震中遇难。天亮了，他在组织高寨、湾子和公社机关干部开了一个抗震救灾动员会后，向救灾指挥部请了半天假，去掩埋自家的亲人。他挖了一个大坑，把母亲和自家的5个孩子，加上普家的3个和侄儿家的1个，共9个孩子、1个大人全放在那个坑里，用一床草席从一头盖到另一头，然后铲土埋上。李祖德说，母亲呀，妈妈，你就领着这9个孩子去吧！这些孩子会照料你的，你也好好照管这些孩子，你们好好地去吧！停了好一会，他接着说，我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我还要领着群众重建家园。那些日子，我白天当着群众的面不能哭，也没有哭过。如果我一哭，大家的勇气就没了，精神就倒了。我们3个月就架通了从高寨到观音的高压线，修复了公路，修通了40多条沟渠，当年还保证交清了全公社应交国家的150多万斤公余粮。那年，某乡借口地震灾情，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我们高大公社的干部群众知道后，无偿地支援他们，敲锣打鼓地为他们送去了粮食，用实际行动为他们上了一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教育课。那些年，我在梦里是会哭的。我原来不抽烟、不喝酒，但在没人的时候，一想起死难的5个孩子，心里就难受得像刀绞一样，只能抽几口烟，喝一点酒，叹一口气。李祖德在讲述他的这些经历时，言语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但绝不是装出来的。这些主要情节，在后来都被编成一部花灯剧，在各个地震灾区巡回演出，李祖德的英名越传越远，妇孺皆知。在我们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深入调查时，曾听到有人说，当时他把母亲和5个孩子刨出来后，曾抱着他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尸体，去找当地的赤脚医生，说孩子还活着，你能救救他吗？那个赤脚医生一看，说孩子早就断气了。这个时候，他非常痛苦，他不相信小儿子已死了。他对赤脚医生说，孩子的身体还热乎乎的，怎么会死了呢？后来，他又抱着去找那个医生，那个医生仍然告诉他，孩子真的已死了。这件事没编入那部花灯剧，也没写进他的英雄事迹，但它深深感动着我们，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忘记这个顶天立地而又心怀柔肠的男子汉。

凤凰卫视：杨杨说，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李祖德能带我们到他埋葬亲人的地方看看。让杨杨没有想到的是，李祖德很爽快地答应了。

杨杨：李祖德说，30年了，他没去看过母亲和孩子们的坟墓，一次都没去看过。我们试探性地说，我们想去看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他说，可以的，路很近，一会就到了。当年他草草掩埋母亲和孩子们的地方，现在已是通海四中的校园范围，学校当然是地震后建立的，据说建校时为了表示对震亡者“生命”的尊重，小山包被保留下来了一部分，那里的土层下面，不知埋葬着多少在地震中死难的亲人？我们慢慢来到通海四中，学校的一位老师叫人打开了一道上锁的铁门，那片山地已被学校承包给私人种植柑桔，但当年的坟山还保存完整。我们放眼一看，没有坟茔和墓碑，几乎看不出墓地的一点痕迹。李祖德匆匆走在最前面，他在一片荒草从边站住了，低头思索着，寻找着。我们也跟着寻找着，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看他如何分辨出哪一块是他家的墓地，所以一个人也没与他说话。突然，他一下子靠在一棵松树上，叫了一声：“妈，我来看你了！”便失声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声他叫得非常凄惨，哭声更是让我们惊心动魄。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嚎哭过，从未见过，我们一下都惊呆了，任何人也不敢轻易去劝阻他别哭了。我们都悄悄站到一边，让他一个人淋漓尽致地哭诉。哭过之后，他一一呼喊5个孩子的乳名。我们都知道，30年了他没这样哭过，他是英雄不能哭的，而且他也说过，他白天从没哭过，只在梦中流过眼泪。这一定是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凭着这一阵悲恸的哭声，我们相信他说的30年来没有哭过的事实。此前，我们还在思考，这个世界上也许真有像他那样钢铁一般坚强的男人。后来，泪痕满面的李祖德被我们搀扶着走出校园，一个“热心人”见此情景，主动走过来为我们补充讲解建校时的一些情况，最后他不无遗憾地说：“这个荒山头，其实没多少坟墓，前些年学校建盖房子的时候，就应该下决心把它挖掉，这样学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狭窄。”我们都惊讶地望着他，问道：“你不是本乡人吧？”他回答说是某乡的。我们立刻联想起来，“热心人”所在的某乡，正是李祖德先前说的那个震灾较轻反而向国家讨要救济粮的乡。我们因此对他很冷漠，不再与他搭理。此次调查采访结束了，我们已完全明白，与当年那些冲进屋子里抢救领袖像章和靠大吹特吹而特意拔高塑造起来的抗震英模们相比，李祖德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抗震救灾英雄。

资料：慰问电及慰问信

（一）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罗马尼亚等领导人和政府分别来电，对我省部分地区发生地震灾害表示慰问

新华社北京二十四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收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打来的电报，对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一月五日发生强烈地震造成灾害表示慰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的电报中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我国领导人和灾区全体人民表示最深厚的同情和支援。电报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党连结在一起。无论在美好的日子里，还是在困难的时刻，我们都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完全相信，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巨大关怀下，用毛泽东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灾区人民，不怕困难，在全体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

军的全面支援下，必将迅速消除地震后果，恢复正常生活，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在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的慰问电中表示坚信“在以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灾地区的正常生活将会得到迅速的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在给周总理的电报中说：“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向您并通过您向受灾地区的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杨·格·毛雷尔在给周总理的电报中表示相信，云南省南部地震灾害造成的困难将得到克服。

（二）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按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下面这封信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伟大真理。

云南省灾区广大贫下中农：

元月五日，在你们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很大的损失。我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是人民的子弟兵，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们革命战士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遵照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我们紧握手中枪，保卫好祖国，用实际行动支援你们。为了表达革命战士对灾区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这五十元钱就请你们收下吧！

此致

敬礼！革命的战斗敬礼！

革命战士

一九七〇年元月五日

（三）

灾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同志们：

首先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正当我们满怀革命豪情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以通海、峨山、建水、华宁等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震，使一些地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我们对受灾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表示极大的关切，特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这次滇南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灾区人民极为关怀，特地派来了工作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让我们怀着无限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对灾区人民十分关切，立即发出了抗灾抢险的指示，云南省、昆明市派来了慰问团。滇南驻军和滇南各级革命委员会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和昆明军区党委的指示，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了抗灾抢险工作。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省革委的昆明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团结一心，正在和自然灾害进行英勇的搏斗。我们向战斗在抗灾第一线的军民表示崇高的革命敬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们一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尽最大的努力，支援你们，帮助你们，和你们肩并肩，为战胜自然灾害，重整家园而战斗到底！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的中国人民，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有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援，天塌下来顶得起，地陷下去填得平！只要我们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什么自然灾害，什么帝、修、反，统统都不在话下！我们深信，灾区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元旦社论”的巨大鼓舞下，一定能够彻底战胜自然灾害。

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希望战斗在灾区的广大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来统帅抗灾抢险工作，紧密团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作战，克服自然灾害。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在灾害平息后，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把抗灾斗争作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实际行动，作为加强战略、狠狠打击帝、修、反的实际行动，以大跃进的姿态，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 0268 部队全体指战员

一九七〇年元月五日

（四）

云南省通海、华宁、建水、江川、玉溪、峨山、新平、开远等县各族人民，

亲爱的同志们：

当通海等地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消息传到我部以后，全体指战员非常关切。我们特向灾区各族人民和驻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亲切的慰问！

地震发生后，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抗灾自救，英勇奋斗，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充分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边疆各族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全体指战员满怀崇敬的心情，向你们致敬！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热爱群众，最关心群众，永远和群众心连心，心贴心。你们遭到地震灾害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立即派出了慰问团，调拨了大批救灾物资，给你们送来了温暖、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紧跟毛主席就是方向，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导下，狠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领，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邢台人民为榜样，天大困难脚下踩，“敢叫日月换新天”，叫天低头，地变样，山换装，水让路，克服地震灾害所带来的一切困难，更好地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创造出更大更好的成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部队曾在伟大祖国的云南边疆和你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十多年，深知云南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阶级敌人斗，和自然灾害斗，曾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去年你们又战胜了多年不遇的旱灾。我们坚信，具有高度觉悟的灾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群策群力，一定能够战胜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把社会主义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〇〇一〇部队全体指战员
一九七〇年元月六日

（五）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昆明军区救灾领导小组转云南地震受灾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惊悉一月五日，云南玉溪、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发生罕见的强烈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贵州省军区全体指战员闻讯之后，心情极为沉痛，谨向受灾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致以亲切的慰问。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地震灾区军民无限关怀，发出了慰问电，这是灾区军民战胜地震的无穷力量，是灾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前进的指路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战胜自然灾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全力以赴，支援你们，迅速医治地震创伤，夺取革命、生产的更大胜利。

贵州省军区
一九七〇年一月八日

（六）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云南省驻军：

得悉你省部分地区遭受地震灾害，我们特向灾区军民表示深切慰问！

我们确信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你省广大军民，是完全可以战胜灾害的。

同志你，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灾区人民需要什么，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给予支援。我们已派专机送省革委会常委唐忠富、王敬等三位同志并带一医疗队前往你省，慰问灾区军民。

让我们在伟大的七十年代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驻军
一九七〇年元月八日

（七）

昆明军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我们以极其关切的心情，得知云南省玉溪、红河两个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我们代表四川七千万军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受灾的阶级兄弟表示最亲切的慰问！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空前繁荣富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更加亲密团结。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不幸遭受地震灾害，我们非常关切，现特派出慰问队和医疗队前往，表达我们的心意。我

们决心，努力搞好四川的革命和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

我们深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兄弟的云南人民用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战天斗地，必能迅速消除地震灾害的影响，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

一九七〇年元月八日

（八）

1970年1月11日，通海县九街公社抗灾指挥部的同志正在吃饭的时候，接到一件署名“解放军战士”交给“灾区人民”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着15元6角人民币和10斤3两粮票，还夹着一封慰问信：

地震灾区的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献身。我怀着对灾区人民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把我这个月的津贴十五元六角和节约下来的十斤三两粮票寄给你们。东西很少，但这是我对灾区人民的一片心意，请你们收下吧。

毛主席的战士、雷锋的战友

1970年1月9日

（九）

地震灾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

首先，我们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这里报告你们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当我省受灾地区广大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慰问电的鼓舞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战灾害，重建家园的时候，广州军区给昆明军区送来部分橘子，昆明军区首长指示将它转送灾区受伤的阶级兄弟，并向你们表示再次慰问。这是广州、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对受灾地区阶级兄弟的关怀和鼓舞。千里迢迢送深情，阶级情谊暖人心。让我们高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一定同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团结起来，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云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十）

云南受灾地区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们：

正当全国亿万军民迈步跨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迎接新的战斗的时候，在全国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战备中，今天早上战斗在珍宝岛地区的边防战士在广播里听到了你们遭到巨大的地震灾害，并听到了你们英勇抗灾救灾的动人事迹。当我们听到阶级兄弟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边防战士的心和你们紧紧连在一起。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与屈服。你们这种勇于战胜灾害，战胜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战斗在珍宝岛地区的反修战士向你们——我们的阶级兄弟，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致以最亲切的慰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这次地震灾害给你们造

成了很大的损失，带来了困难。你们的损失和困难，也是我们的损失和困难。你们英勇抗灾救灾的精神，使我们感到十分敬佩。在这次强烈地震面前，你们为什么能不被困难所吓倒、屈服，而英勇进行抗灾救灾呢？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的实际行动，雄辩地证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是最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抗灾救灾斗争中，你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怀揣宝书，在困难面前看到了成绩，看到了光明，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谱写了一曲毛泽东思想胜利凯歌。

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们：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你们一定能顶得住，继续发扬英勇奋斗的精神，用准备打仗的观点去指导抗灾斗争。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你们的抗灾斗争，全国亿万军民支持你们的抗灾斗争，战斗在反修前线的边防战士支持你们的抗灾斗争。

战斗在祖国珍宝岛的边防战士，坚决以实际行动支持你们。我们边防战士在反修斗争中时刻牢记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的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把一切工作放在“打”字的基础上，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我们对苏修同仇敌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不辜负全国七亿亲人的信任和委托，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把一切敢来侵犯的敌人消灭在反修前沿上。宁愿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让国土丢寸分！这就是我们边防战士的豪言壮语。

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夺取抗灾斗争的胜利！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

致以

要准备打仗的战斗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珍宝岛地区虎头边防站

九十一中队一排一班全体战士

一九七〇年元月九日

（十一）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转灾区全体人民：

得悉你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曾受过地震灾害的邢台地区四百万人民对此极为关切，特向你们表示最亲切的慰问。

邢台人民与你们是阶级兄弟，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备战、务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灾害，发展生产，积极完成“九大”和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优异成绩报答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并充分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河北省邢台地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十二）

邢台红卫兵小将来信

云南省受灾地区：

当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你们地区在本月5日凌晨一时遭受强烈地震灾害袭击的消息以后，心情不安，焦急万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虽隔千山万水，但是一颗忠于毛主席

的红心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战天斗地的彻底革命精神，并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

我们相信你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阶级兄弟，一定能够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元旦社论精神的鼓舞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教导，以顽强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战胜自然灾害，重建家园。

忆往昔，在我区遭受特大洪水和严重的地震灾害的袭击以后，一方有灾，八方支援，其中就有你们及时给我们送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大批物资的支援。当时，我们真是心潮澎湃，万感交集，热血沸腾，喜泪流连，止不住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啊！如今你们遭了灾，也是我们的灾，你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没有收入，为表达我们的心意，今给你们寄去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三元钱十斤粮票，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请你们一定收下，一定一定不要寄回。

我们邢台地处祖国边疆地区，守卫着世界的革命中心——北京，直接肩负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前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妄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实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和独霸世界之狼子野心。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如果帝、修、反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只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要立即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奔赴前线，把入侵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叫他们有来无回，把他们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请你们放心，假若人民需要我们献身，我们坚决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洒尽鲜血为人民，彻底埋葬帝、修、反，让毛泽东思想光芒普照全球。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邢台阶级弟兄

一九七〇年元月九日

（十三）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昆明军区：

我们对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极为关切，除了派医疗队面致慰问以外，谨在这里代表上海市全体革命人民，向正在英勇抗灾的云南省广大军民，表示最亲切的慰问。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信心百倍地克服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对此，我们热烈地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坚决以实际行动支持你们的抗灾斗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坚信你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斗争中，一定能夺取更伟大的胜利！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

（十四）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灾区革命群众：

得悉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我区各族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灾区的英雄人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在云南省各级革

委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投入抗灾斗争，并获得显著成果。

我们坚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你们一定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会很快克服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夺取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保卫祖国北大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一日

（十五）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云南各族革命人民：

亲爱的同志们，得悉昆明以南地区遭受强烈地震的灾害，受灾地区各族革命人民正在胜利地进行抗灾救灾斗争的时候，我们谨代表新疆自治区各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受灾地区各族人民表示最亲切的慰问！向战斗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广大军民致以战斗的敬礼！

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战斗在援越抗美前哨的云南各族英雄儿女，一定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灾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战胜暂时困难，夺取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祖国形势大好，新疆的形势大好。我们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保卫祖国的西大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让我们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取更大胜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一日

（十六）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闻悉云南部分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抗灾救灾工作正在胜利地进行。福建省一千八百万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受灾地区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

我们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云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你们一定能够战胜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在抗灾斗争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定以最大努力支援。云南、福建两省人民担负着守卫边疆，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充分作好反对帝、修、反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二日

（十七）

敬爱的云南昆明以南受灾地区的革命战友们、贫下中农同志们：

你们好！

我们首都中学七连三排四班全体革命战士，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崇高的敬礼！致以战友般的亲切慰问！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你们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你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风吹浪打，不怕狂风恶浪，不怕天寒地冻，与天斗，与地斗，在困难面前不动摇，战胜了种种困难和艰险，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你们这种战天斗地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虽然和你们远隔千山万水，不能亲自到灾区支援你们，但是我们的心是永远永远连在一起的。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支援你们。我们四班全体革命战士，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一定把和平时期的政治、作风、生活、工作落实到战备上。总之我们要以临战的姿态出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准备与美帝、苏修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早日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而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以至生命！

解放军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争取更新、更大的胜利。

此致

革命敬礼！

北京首都中学七连三排四班全体革命战士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

（十八）

亲爱的各省、市、军区慰问团的同志们：

通海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和县属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正当全国军民满怀革命豪情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一月五日玉溪、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于一月七日特别发来了亲切的慰问电，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灾区军民的关怀，给我们指明了战胜灾害的方针，指引我们战天斗地夺取新的胜利。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灾害发生后，全国兄弟省、市，兄弟部队，发扬了团结友爱的共产主义精神，派来了医疗队、慰问团，送来了各种救灾物资。今天，中央卫生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广州军区、成都军区、贵州省军区又派出了慰问团，带着毛主席的关怀，带着兄弟省、兄弟部队广大军民的深情厚意，不远千里来到灾区慰问，你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援，是我们战胜灾害的强大动力。我们参加抗灾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灾区广大革命人民，热烈欢迎你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忠心感谢各省、市，各军区对灾区军民的热烈关怀！向亲人们学习！向亲人们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心和灾区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在和灾区广大革命人民并肩战斗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灾区人民，在特大震灾的严峻考验面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团结战斗、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不气馁，不动摇，不退缩，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和高昂的斗志，与特大震灾进行英勇顽强的搏斗。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人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好汉。灾区广大革命人民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抗灾斗争的全体同志，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抗灾

斗争中，紧紧地同灾区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自然灾害，并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创造四好连队，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下，我们灾区军民坚持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天崩地裂无所畏惧，秦山压顶志不移，天塌下来顶得住，地陷下去填得平。敬爱的同志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们，请你们转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转告党中央，转告各兄弟省、各兄弟部队领导同志和广大革命军民，请毛主席他老人家和党中央放心，请同志们放心。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慰问电的巨大鼓舞指导下，我们战斗在灾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决心同通海县十六万革命人民一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和党中央慰问电统帅抗灾斗争。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决不辜负慰问团亲人们的期望，以思想革命化的成果和抗灾斗争的伟大胜利，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誓和灾区革命人民肩并肩，心连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感谢各省、市，各军区对灾区军民的热情关怀！

向亲人们学习！向亲人们致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通海抗灾部队全体指战员

1970年1月13日

（十九）

云南省革委会並告地震灾区各级革委会、各族革命人民：

在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胜利开幕之际，我们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一月五日以来你省遭受地震灾害的各族革命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向这次被地震这个自然界的敌人夺去生命的革命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我们坚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各级革委会的直接领导下，灾区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一定能够战胜地震灾害，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差很远。这次滇东南强烈地震给人民带来了损失，我们地震战线每个同志都感到十分沉痛。地震发生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指示我们：“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可预防的，可预报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记取这次血的教训，坚决贯彻执行总理指示，与震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共同战斗，认真总结经验，化悲痛为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早日在我国实现地震预报，以保障阶级兄弟

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免遭地震灾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全国地震工作会议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二十）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按语：上海、通海心连心，阶级情谊比海深。让我们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通海负责同志：

听到你们受灾的消息后，我心里很不安。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不能像战友们一样奔赴灾区，但我的心和你们的心连在一起。为了表达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工人的心意，现寄叁拾元人民币给灾区的阶级弟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伟大的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今天，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盼望受灾的阶级兄弟早日恢复健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此致

敬礼

革命敬礼！

上海虹口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队、共产党员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八日

（二十一）

湖南省长沙小学红小兵来信

亲爱的灾区人民：

首先让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敬祝我们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前几天听说而且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你们那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很不安。但我们坚决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人民，一定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在这里，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并把我们几个合起来的钱（二元）送给你们，表示我们对你们的一份心意。收下吧，战友们，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道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此致

革命敬礼！

毛主席家乡的儿女

毛主席的小学生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通海大地震——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口述：迟到的新闻与社会的进步

凤凰卫视：因为种种原因，当年通海大地震曾经被淹没和封存，真相难以公诸于世。不过对于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们来说，大地震是心中一道永存的伤痕。

杨杨：这些年来，我常常漫游在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我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朗诵著名诗人艾青的经典之作《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今，通海大地震 40 周年的忌日即将来临，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经悄无声息，但遗留在地表的地震断层，虽经风雨剥蚀，仍然让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 40 年前那一瞬间大地扭动的痛苦。在极震区的村庄里，我们再也看不到大地震遗留下来的痕迹，它们已被坚强的灾区人民消除，被万能的时间消解，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丝丝伤感。前几年，在一个忌日里，我亲眼看见，极震区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点燃几炷香烟，在一冢重新修建的坟墓面前，一声声呼唤着她儿子的名字，没有眼泪，似乎也没有悲伤。她儿子在震后第 4 天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刨出来以后，匆匆埋葬在村后的地震裂缝里。震后 10 年，她曾到裂缝附近，挖了两天，挖出了一堆白骨，但终究无法辨认是不是儿子的骨头。她望着那些骨头后悔不迭，责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去用手掏个洞，把儿子轻轻埋上呢？她刻骨铭心的悲痛不是失去了儿子（因为失去儿子的母亲太多太多了），而是至今才能让儿子安身。这种无法表露的悲痛，已经撕咬了她 30 多年。又是一个忌日，我看到一位 67 岁的老汉，面对着一座不高的土山，摆上一地供品，然后，磕头烧香，并在山脚下立起一块石碑。石碑显得极其粗糙，没有文字，也没有任何标记。这位老汉说，地震后，他从土堆中挣扎出来，先刨出了妻子，但妻子似乎已经咽气。他立即把她抱着到一个僻静的山脚放下。然后，又匆匆去抢救邻居。天亮了，他来寻找妻子时，发现妻子躺身的地方，已滑移成了一座小山。山上的土块、石头还在不停地滚动、跳跃。29 年过去了，他没给妻子烧过一张纸钱，也没磕过一个头，但他没有再婚，一直守着一张从土堆中刨出来的照片。现在，30 多个年头了，他也老了，小山已被灌木丛完全掩盖起来。他亲手打制了一块石碑，竖立在这座小山面前，把小山当作妻子的坟墓，每年 1 月 5 日到这里祭奠，直至他去逝为止。眼下，我们再次来到曲江两岸，寻访那些留在高山之间但已日渐吻合的地震大裂缝，只见大裂缝两旁常常出现一座座坟茔，那是 40 年前死难者的归宿地，在夕阳的余辉中，坟头荒草摇曳，富裕起来的村民或地震遇难者的后代已把许多坟冢修葺一新，我们望之既欣慰，又感慨，拿出笔来，记录下一座新墓室的有关情况，它重修于 1999 年 4 月，死者生于 1897 年，死于 1970 年 1 月 5 日，如今有子孙 4 代共 43 人。在五街村，我们见到了老村长吴云生，地震那年他刚 9 岁。他说，他的孀孀、姐姐都在地震中死了，村中与他同龄的伙伴也大多在地震中遇难了，只存活了 5、6 个。多少年来，他常常做梦，梦见村里的房子和街道还是原来的样子，他和死去的小伙伴

们还像以前一样在街上跑来跑去。女作家陈约红告诉我，地震后，她在建水县遇到一对从个旧市下放到通海县的夫妇，他们的4个孩子都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夫妇俩刚刚把孩子们掩埋了，正准备返回个旧。当时，夫妇俩孤苦伶仃，神情悲恸，凄惨极了。前几年，她在建水又偶然遇见夫妇俩，往事依然不堪回首，夫妇俩对她说，他们每年有5个刻骨铭心而又无法回避的日子——4个孩子的生日和地震忌日。此时此景，我回想自己多年来，总是不停地把我调查、采访和收集到的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成果”，公诸于众，它们成了人们渴求知道的“新闻”，被媒体誉为“真正迟到的新闻”。《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2日针对这样的“新闻”发表了一篇短评《不再隐瞒真相是社会的进步》。文章说：“通海大地震被人为地保密了30年，并已渐渐淡忘。直到30年后，我们才有勇气承认历史！我们愧对死者，那15621个不肯瞑目的灵魂！我们可以告慰死难者的是，历史将不会再惊人地相似了。这个迟到了差不多30年的祭奠，使我们回到了真实，回到了一个社会对待灾难所应有的人性反应。死者逝矣，往事已矣，当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报道方式和产生那样的报道文体的动机和时代已矣。我们该想的是今天。在今天，我们应当能够避免它们再次发生——确保不在隐匿那样重大的真实，不再发出那样没有新闻要素、实际上剥夺了读者知闻权的新闻。人民，应该有最基本的知闻权利；舆论，应该有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媒体，应该有最基本的规范。这些远没有当年报道中人定胜天那般豪迈和高大，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人性社会的基本条件，因为它们是人类的基本反应。”这篇短评，还作为反映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思路、新观点、新争论的“声音”，收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0年第10期，在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以及社会文化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回想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数天，我几乎稳坐电视机前，目睹着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不凡的表现：从地震发生的那天下午，当即公布震级和震中，此后24小时滚动播出，逐日公布震亡人数……中央政府在抗震救灾中，反应之快，行动之敏捷，组织和调动各方力量的措施之有力，解放军在灾区的表现之优秀，全民祭奠的情景之庄严，各地赈灾活动的浪潮之高涨，让我为之动容，感慨万千，荡气回肠，热泪滚滚。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新闻，这才是我们共同面对灾难的姿态，这才是我们对生命负责及尊重的态度。追昔抚今，我真诚的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这个美好的社会，感谢这个日益强盛的国家，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进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陈晓楠：1975年9月，在大地震的震中，五街上村，村民自发地竖立了通海第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上面不但记录了地震的惨烈，还镌刻了194个死难者的姓名，而且他们还在铭文中写道：为给后辈知此事，留此碑记万古传。

杨杨：民间对于1970年通海大地震的震亡人数的种种猜测，一直不断，有说一万多人的，有说两三万的，甚至有说五万的，云里雾里，道不清说不明。这种猜测直到1981年国家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厅重新调查核实这次地震的震亡人数时，才逐渐水落石出。我曾经翻阅过云南省档案馆所存的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统计表》，上面详细记录了当时通海地震灾区各村的死亡人数、死绝户人数、重伤人数、房屋完全倒塌的间数、遗下孤老孤儿人数等等，但许多数字涂涂抹抹，改来改去，前后不统一。近年来，我又先后查阅到几份原始档案，一份是建水县1970年5月4日上报的《地震受灾统情况计表》，一份是通海县1970年6月10日上报的《关于受灾情况的汇报》，一份是峨山县1978年12月10日上报的《一九七〇年通海峨山地震灾害统计数》，另一份是1981年6月25日玉溪地区行政公署所作的关于通海峨山地震时《玉溪地区地震灾害统计表》。这些档案都在上面注明“绝密”字样，一直被严格封锁着。当然，民间却无法忘怀那些令人伤痛的数字，那是一个个依然活在幸存者心目中的亲人。事实上，民间为了表达自己对死难者的哀悼和怀念，早在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5个年头，即1975年9月，在位于震中的高大公社五街村就刻立了有关通海大地震的第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首次“泄密”了该村的死亡人数。这块碑很受村民们“欢迎”，他们常常带着孩子和外地的朋友来到碑前，找到死难亲人的名字，讲述那段让人永远心痛的

历史。

调查：立碑纪事

在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的 20 年里，从民间到官方，从官方到民间，先后三次对那次大地震进行立碑纪事。如今，这三块特殊的纪念碑，毫无疑问已成为通海极其难得的一份历史遗产，它既不是“功德碑”，也不是“政绩碑”，而是“灾难碑”，是我们的含泪的记忆，更是我们心灵的诗歌。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说的那样，灾难对历史和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今天瞻仰或抚摸着这三块纪念碑，心灵的潮声依然跌宕起伏。

三块地震纪念碑，分别竖立在三个年代，是我们三个历史阶段的“心灵史”：

七十年代（1975 年 9 月），位于震中高大乡的五街村，刻立起了通海县第一块纪念 1970 年大地震的“地震历史记载碑”。碑上记载了当时解放军、医疗队参与抗震救灾的经过，详细记录了该村的伤亡损失情况，特别难得的是，对于该村的全部死难者，一一铭刻其上，一个不漏。该村的人说，这份碑文是吴家才老师“眼含热泪”写下来的，目的是“为给后辈知此事，留下碑文万古存”。

八十年代（1982 年 7 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人们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和姿态也在改变，根据 1981 年重新对通海大地震灾情调查核实的数据，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人民政府联合在美丽的历史文化公园秀山凤仪亭，竖起了一块巨大的“通海地震记事碑”。碑中镌刻了中共中央慰问电全文、1970 年大地震的震级、波及范围、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和救援情况，以及通海地震历史资料摘录。在当时，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政府第一次公开披露有关通海地震的信息，是对通海大地震的一次局部性“解密”。这事在一定程度上震惊了四方百姓，许多人远道赶来，为的是想看一看这块碑，究竟透露了一些什么秘密？从碑文上，人们第一次获悉了通海大地震的一些准确情况。

九十年代（1990 年 7 月 16 日），九街乡六一村（现属秀山镇）当年的一些地震幸存者，以六一村党支部、村公所、老体协的名义，刻立了一块“地震记事碑”。碑中记载了该村 1970 年大地震时的伤亡损失情况、抗震救援经过，以及“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该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农村面貌更新，地震造成的破坏痕迹，已经绝灭”的新气象。

三块地震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一）五街地震历史记载碑：

七〇年震灾为罕见，地裂房倒人畜伤，无衣无被人哭喊，无水无米受饥寒。中央闻之亲人到，人力物力来支援，战天斗地前头走，十六字方针记心间，第一感谢党领导，第二破除迷信知灾情，为给后辈知此事，留此碑记万古传。

一九七〇年元月五日凌晨一点，本地区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房屋倒平、水沟倒塌、水源断绝、人畜伤亡，轻伤者搬开石头、土块救亲人，因灾情严重，本村原有人口五百九十七人，死亡者一百九十四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牲畜死亡三分之二以上，伤者无数。第二天党中央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医疗队，埋葬死者，医治受伤的社员，从北京送来面包、衣被，各地开来救灾大军，修水井盖房子，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战天斗地与震灾作斗争，到处传颂着共产党恩情深似海，毛主席情意比泰山高的颂歌。

死亡亲人名单列下：（略）

后辈儿孙须牢记，

前辈泪迹留后人。

自力更生立壮志，
披星戴月建家园。
全村社员同意定，
眼含热泪写碑文。
人人都应同保护，
不许损害碑和文。
外地在本村死亡六人，
共计死亡二百人。

以上死亡亲人最大年龄八十四岁，最小的出生两小时。

五街上村

一九七五年九月

（二）通海地震记事碑：

慰问电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昆明军区并转地震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月五日玉溪、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

通海地区历史地震摘录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一五一七年七月十二日），通海河西七度地震，坏房屋，有被压死者。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一五六〇年），通海河西间七度地震，北关村民居尽圯，压死数十人。

隆庆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九月九日），通海八度地震，有声如雷，坏城雉、官署、民居千余所，压死数十人。

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八月九日），曲溪九度地震，通海震声如雷，山木摧倒，湖水壅流，城垣官署民居皆倾圯，死者甚众。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一七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玉溪古城八度地震，通海官署倾圯。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江川通海间九度弱地震，通海城楼、垛口、寺观、衙署、民居倒坏甚众，压死八百余人。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一七八九年六月七日），华宁通海间九度地震，通海雉堞、城楼尽圯，城垣、官署、庙学、民房坍塌甚多，压死三百余人。

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峨山九度地震，通海县署房屋震倒，民房毁，西区九街等共震倒民房千余间，压死九人。

公元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农历己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时零分三十七秒，在通海、峨山、建水三县发生一次七点七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北纬二十四度零六分，东经一百零二度三十五分，震源深度十三公里，震中烈度十度强。

通海地震使曲江河谷一带受到严重破坏，一条近五十公里长的地震裂缝沿曲江断裂发育，显示以右旋水平错动为主，兼有北东盘上升的特点。最大水平错距出现在峨山县梅子树村附近，为二点一公尺；通海县白泥山山嘴位错二点二公尺；最大垂直距离为零点四公尺。

地震断裂不受地形条件限制，穿山过岭，横断山谷，透过不同时代，不同岩性的地层，错开山嘴、山脊、沟谷、树行、阶地，断面光滑，形态可观。

通海地震造成通海、峨山、建水等县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人死亡，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人伤残，倒塌房屋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间，受灾面积一千七百七十六平方公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抗震救灾工作得到全国各地大力支援，一百七十二个单位的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人奔赴通海地震现场抗震抢险，大量物资运到灾区，使受灾群众的生活生产得到妥善安排。震后，经过十多年努力，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城镇农村面貌更新。目前，地震造成的破坏痕迹已不多见。

云南省地震局

通海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七月

（三）六一村地震记事碑：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一时零分三十七秒，在通海发生七点七级强烈地震。六一村死亡一百九十七人，其余六户全家死绝，受伤五百余人。牛死十九头，猪死二百三十二头，马死四十五匹，房屋基本倒平，灾情十分严重。七日，党中央向我灾区人民打来慰问电，鼓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抗震救灾工作得到全国各地大力支援，大量物资运到灾区。我乡（现为村）得的救济物资是棉被二百余床，军棉大衣三百余件，盐、化肥等；人民币一万五千五百元。并派上海、北京医疗队到我乡抢救重伤员，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工帮助建设家乡。使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震后，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农村面貌更新，地震造成的破坏痕迹，已经绝灭。为了地震考查，特立此碑文留与后人存阅。

六一村党支部、村公所、老体协同立石

公元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六日

笔记：四十年前的地震逐渐成为“热点”

10多年来，一个个失落在乡间的地震“故事”，被我一一拾掇起来，经过用心“编制”，成为了一篇篇“触目惊心”的文本，当我把它们一一“奉献”给读者之后，它点燃了人们探索那段历史的激情，引发了人们对那次灾难的重新思考，我也因此同“通海大地震”这个名词紧密的联在了一起。

据我所知，这10年来，先后有《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日报》、《中华工商时报》、香港《大公报》、《新民周刊》、《长江日报》、《济南日报》、《文摘报》、《作家文摘》、《炎黄春秋》、《山茶·人文地理》、《边疆文学》、《百姓》、《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大观周刊》、《玉溪日报》、《滇池晨报》、《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生活新报》、《云南画报》等20多家报刊，都发表或转载过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文章。2008年6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的于文华、《新世纪周刊》的记者李梓、《云南日报》的李梓熊玲、李悦春和众多的网民，纷纷采访我，或就我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祭》一文中的“故事”发表见解，对“通海大地震”的关注逐渐升温。这种勇敢地挖掘历史“新闻”的行动，正如山东《济南日报》资深编辑林浩所说的那样，“也许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以今天的目光审视过去，我们会惊异于我们整个民族会有那么一段难以理喻的时期，然而，我们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无疑，已跨过新世纪门槛的我们正在走向成熟、理性。我们将以包括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在内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告慰过去或未来一切在不幸中逝去的亡魂。”的确，通海大地震是一面镜子，它映射了中国一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给人的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

如今，我已经能比较“完美”的讲述那段人类的灾难史了。在我刚刚结束“口述历史”的采访之后，多家媒体的编导、记者和专栏的编辑又悄悄盯上了我。

发现：“通海大地震”是地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以 1966 年 3 月 8 日 5 时 29 分的邢台地震为标志，20 世纪中国地震一个罕见的“高潮幕”随之来临。

1967 年 3 月，河北河间发生 6.3 级地震。

1969 年 7 月，渤海发生 7.4 级地震。

严峻的地震形势引起了政府的极大关注。从 1969 年 10 月起，拟议中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这时，通海大地震发生了。

全国震惊，全国的地震工作者震惊。

在党和国家正百倍关注地震工作的时候，时代选择了这个边远的地方——通海；

在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下这个敌人”的时候，大地选择了这个美丽的地方——通海。

在这之前，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了周总理极大重视。周总理希望将地质力学理论引入地震预报的实践中，曾多次指示在大学里要办一个“地应力”专业。邢台地震后，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观点非常欣赏，当场表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气，解决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难题。

地震预报，的确是一个世界难题。

各国科学家都感到“上天有路，入地无门”。

从 1957 年 10 月 4 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 1969 年 7 月 21 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地学发展的缓慢和天文学发展的迅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对地震及火山机制的了解，在许多方面还只是猜想。

中国地震科学家怀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抱负，决心“首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

通海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从那时起，“通海”二字已经深深地铸入了中国地震工作发展史的里程碑上，毫无疑问地成为一颗“明星”。

地震发生后，周总理在听取通海地震情况汇报后做出重大决策：立即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

1970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9 日，中国地震工作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289 名代表出席会议。

1 月 25 日，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从通海地震灾区返回北京。26 日，在

大会上作了“通海地震”的报告。

2月5日，周总理在听取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关于通海地震情况的汇报时说：“中国的地震有悠久的记载，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过去我们又不研究历史，现在研究了吧！”

2月7日，周总理在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时又说：“今年1月5日云南地震损失比邢台大得多，以后还有余震。从这几次经验，从中国历史积累的经验，从有科学仪器记录以来，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

周总理讲完以后，李四光又说：“这次，云南地震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和同志们一样，心情很沉重。事情过去了，我们只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会后，广大地震工作者表现出了博大的胸襟与无私的献身精神，他们舍弃原来熟悉的专业，离开多年工作的故土，按照地震工作归口大联合的统一部署，毅然踏上地震预报的征途。

通海，成了他们向往的地方；

通海大地震，成了他们的重点调查和研究课题。

一大批地质地震研究专家站在通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一大批地震预测预报专家从通海窥视“震魔”的机密。

有的用专著论述“通海”；

有的用“通海”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他们热恋通海，关注通海。

“通海”在他们心中永远是闪亮的名字。

一位地震科学专家说：“的确，通海是中国地震研究的舞台，为中国地震研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是新中国地震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闪亮点。

在地质地震科学界有一种说法：对“通海”一点不知的人，不配做这项工作；对“通海”一知半解的人，没有资格站到地震科学研究的讲台上。

在这里，我不得不讲一讲耿庆国的“故事”：

耿庆国是颇受争议的地震预测预报的专家，更是“通海地震”的研究专家，原先在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任技术台台长，后调国家地震局工作，现已离休。

1972年，在一个酷热的夏天，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老农长叹一声说：“俗话说大旱不过阴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阴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过一场雨。唉，今年呐，大旱是早定了”。

老农接着又说：“我活了67年，还没赶上像今年这么早的，这可是个大早年哟！”

耿庆国听后，心中不禁一跳，他顿时联想起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回去后，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别人的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113万4千平方公里，当时天天都能听到广播里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大寨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耿庆国在1972年12月召开的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作了“旱震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新的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至3年半往往是早期，旱区面积越大，则震级越高。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1972年大旱后的1至3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果然，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县发生了7.3级地震。由于地震工作者的努力，2月4日10时30分，辽宁省人民政府通过电话，发布了临震预报，使得辽宁省南

部 100 多万人在震前两个半小时撤离危险区。世界奇迹降临到了海城。

另外，在距唐山大地震 4 天的 1976 年 7 月 24 日的会商准备会上，一位专业人员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 1976 年 7 月 26 日±2 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 4 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说：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 5 级以上，我就敢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 6 级以上地震，时间是 1976 年 7 月 29 日之前。

晚上，他又对父母说：“当前震情紧迫，几天之内就有可能发生强震，要波及北京，要晃房子。我要随时准备出差去现场考察。”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他的哥哥见到他，激烈斥责说：你原来知道有地震，既然你能通报家里，为什么不能通报唐山人民？”

耿庆国呜呜地哭了。

他能说些什么呢？自从通海大地震发生以来，他开始研究“早震”关系，对地震气象学入了迷。但他仅仅是从气象异常这一角度提出问题，理论依据还不完全。因此，有过成功的喜悦，更有过失败的痛苦，特别是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失败，让他和他的朋友们饮恨终生。

毕竟，地震预测预报是“入地无门”的事业。

为了这项“悲壮”的事业，多少地震工作者一直把目光放在“通海”——“唐山”，“唐山——通海”，想从这里找到更多的“入地”之策。

1980 年 1 月 5 日至 11 日，通海大地震 10 周年之际，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地震局及其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大地测量队，四川、贵州、陕西、广东、上海、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等省、市地震局，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的地震科学工作者 106 人，在昆明举办了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通海大地震 10 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又到通海进行了两天的实地考察。这些地震科学家陆续在全国几十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上千篇有关“通海地震”的论文和各种考察报告。

国外地震科学界更是把“通海”视为一块神秘的“圣地”。从 1973 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的格如贝克博士、英国剑桥大学的麦肯齐博士，以及日本、前苏联、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印度、土耳其、希腊、伊朗、瑞典、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等世界各国的地震研究专家、学者，纷纷前来通海考察。特别是美国，已经来过 3 批，他们认为“通海地震”很典型，曲江断裂带堪称地表奇观，他们要通过考察“曲江河谷”去认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得力斯”断裂带。

说“通海”是地震科学界的“显学”，一点也不过份。但这样的“声名”是大自然让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她本身已经肩负着一个使命——认识地震。

资料：实践者最聪明，土办法搞预报 ——1970 年通海县开展群众性地震 预报纪实

从 1970 年 3 月开始，一个群众性的土法上马、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做好地震预报工作在通海县开展起来，群众性的地震预报网逐步形成，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全县共创造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土仪器 100 多件。如木器社、烟丝社、百货社、农机合作工厂、罗吉大队、古城大队、黄龙大队，他们不但制作出了土仪器，而且还用“光放大”来计算震级的大小。西城公社、罗吉大队、九街公社、三义大队、石碧大队、汉邑大队、碧溪大队、七街大队、大营大队、大梨大队、黄龙大队、古城大队、木器社、烟丝社、百货社、农机合作工厂等单

位除了有土设备外，还坚持天天观测，天天收集情况和坚持汇报制度，人人观测，专人负责。

自通海县开展群众性地震预测预报以来，随着各级地震预报组织的建立，逐步对地震展开了预测预报，摸到了一些规律。

1970年3月19日，通海发生了一次4.5级的地震，另外还有3.6和3.5级两次有感地震。

在这3次地震前，有大量的前兆反映：

3月17日，里山公社反映中铺一队坝塘翻底，鸡上树；九街公社反映六一大队三队和四队多用水井发混、起泡沫，社员打起水来不能吃。18日，里山反映公社门口有狗爬房子，公社对面山有响声，声如吹风；九街反映大梨大队有两眼井水下降30公分；“五·七”干校反映井水早晨上涨10公分，晚上上涨23公分；气象站反映井水下降25公分；通海中学土地电南北向有一个上升下降凸起。19日，四街反映十街大队狗爬房子，杨广反映姜家冲龙潭水发浑。

当时，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收集到上述反映，没经验，不敢作肯定预报。但是，三义大队凭借他们观测到的异常现象——狗爬房子、井水上涨11.5公分、云彩特殊，就大胆准确地预报了这次地震。为此，九街公社革委会在全公社的大会上表扬了三义大队。

4月18日晚又发生一次4级地震，另外早上还发生一次3.9级有感地震。

这次地震前也有明显的异常反映：

4月15日，西城公社反映甸心七队酒房井水早上发浑，郭××家狗爬房子；九街公社反映万家四队王××家狗爬墙，万家一队井水下降10公分，长河五队猪爬楼，有一头牛不进厩。16日，里山公社反映王家冲井水下午4点突然变浑，浑水由中间涌出，周围尚清；高大公社反映红山大队出水秧田突然干了，牛不进厩。17日，高大公社又反映观音大队老毛村井水突然上涨漫出，红山大队已动员群众撤出屋子；九街公社反映大梨大队井水上升起泡沫；四街公社反映二街大队五队井水下降，土地电上长14微安。18日上午，九街公社反映大梨井水发浑，牛减食。

根据上述反映，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曾意识到可能有较大的地震，并在17日晚带着情况与地震台联系。

红山大队这次群众性预报十分准确，并且采取了措施，17日晚动员社员离开房屋。

总结3月19日4.5级地震和4月18日4级地震前兆反映，研究这一段来地震强度和前兆反映的关系，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感到：凡4级以上的地震，震前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常反映，只要认真发动群众，仔细观察，即时向上汇报，4级以上的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上述两次地震，红山、三义都自己大胆准确地做了预报，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普及地震知识，利用土仪器、土办法，即时向上反映地震前兆，细心分析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各单位都能自己测报地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通海县农机合作工厂的职工在学习上级革命委员会关于开展群众性地震预报预防工作的指示后，发挥了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创造发明的本色，开始了对地震测报工作的研究试验。工人童永云为了研究试制土仪器，起早贪黑，经常干到深夜12点以后，有时他聚精会神地琢磨试验，多少次忘记了吃饭。段长昌老师傅等职工，为制造土仪器而抓紧时间精心加工零件。由于农机合作工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工人們的埋头苦干，全厂职工协同配合，经过几天的昼夜苦战，反复实验，他们终于成功地试制了地倾斜测报器、弹簧式地震测报器和各种灵敏的警报器，并且安装了土地电，初步建立了一个自制土仪器的地震测报点。

现将通海县农机合作工厂制造出来的几种地震预报土仪器简介如下：

第一种是地倾斜测报器。这种测报器为什么可以预报地震呢？一般认为，构造地震是由

于地球内部应力积累，导致地壳形变，当这种形变超过它的弹性范围时就会使地壳（脆弱部分）发生相互移位，从而引起地震。因此，如果能正确地观测到与地震前应力积累相联系的地壳形变，那么，就有可能预报未来的地震。根据通海县对地倾斜的观测，凡 4 级以上的地震，在震前半天到一天半就会有明显的倾斜速度变化的异常，所以，地倾斜测报器只要能很好的运用它，就有可能预报未来的地震。

第二种是漏斗式地震警报器。这种警报器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在地震前给人们发出信号的一种警报器，只要有 3 级以上的地震它都可能测到。这种警报器的制造非常简单，也便于群众性的推广。

第三种是弹簧式地震测报器。这种测报器主要是根据地震纵波、横波、面波的速度特点来测报地震的。因为地震发生以前，从震源的深处都会传出三种震波，其中传送速度最快的又是纵波，这种震波要是在土仪器的安装上没有特殊的考虑，那么，地震的情况是无法即时反映出来的，因此，在警报器上装上弹簧，就能够解决纵波传送接收的一些弱点，使在弹簧上的东西很快的就能与电流接触而发出地震预报的信号。这种警报器，它对地震纵波、横波、面波的接收都有同样的灵敏度，因此，弹簧式地震测报器一般还是比较灵敏，它的制造非常简单，人人都可以制造。

第四种是大地自然电流测报器（简称“土地电”）。“土地电”是采用小极距观测地下自然电流变化来预测地震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成本低、便于群众掌握，简单可行的方法。“土地电”观测预报地震的方法是河北省香河县城关公社西南街大队地震科技组贫下中农社员发明的。其设备有：

微安表：量程在 500 微安以内的均可。

导线：用多股铜丝的塑料绝缘线。

电极：一般用碳和铅板，它们的优点是不易生锈。

土地电的安装，地址最好是选择在干燥的地方，布极方向一般与地质构造的断裂方向平行或垂直为宜。两极之间的距离一般可定为 30—100 公尺。极的两端一端用一块铅板水平放置深埋在 1.5 公尺以上作负极，另一端埋碳棍作正极，并用塑料线把两端的电极接到微安表上即可。安装时必须注意：测量电极的点一般应选埋在周围环境安静，以不灌水的地方为宜。为避免渗水的影响，测量电极应远离水渠、水田 100 公尺以上，还要远离变电器、鼓风机、路灯等电器设备的接地点，以防止游散电流的干扰。埋电极时，要避免两种材料同时与土壤接触。故导线和电极的焊接处应把导线金属露出部份裹起来或涂上沥青绝缘，这样可以使自然电流稳定，提高观测质量。另外是要严防草根树叶及石子等与电极接触，因此，在埋电极时，要一边放土，一边踩实，使电极与土壤接触良好。线路接通以后即应规定好方向（如定为“十”）。如果以后自然电流减小直到指针偏到零以下无法读数时，则应将表头后的接线反过来，此时指针又回到度盘中，但从此的读数都应冠以“—”（负）号。

土地电为什么能预报地震？怎样观测“土地电”呢？

在震前，大地自然电流都要产生异常的变化，只要能正确的掌握到它的规律，那么，未来的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从许多地区观测土地电的结果来看，凡 4 级以上的地震，土地电都有不同程度的前兆反映。这种“前兆”的异常反映持续时间是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一般不超过 20 个小时，当然有些也会提前到震前 30 个小时就会开始有异常反映，异常结束后数小时到 20 几小时内就会发生地震。由于“土地电”异常持续时间短，因此，观测“土地电”的时间不宜相隔太长，最好每个小时观察一次，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观测的时间最大间隔也不宜超过 2 小时。

这些土仪器通过 5 月 1 号的地震，证明效果良好。

5 月 1 号早上连续发生了三个有感地震，震级分别为 3.9 级、4 级、3.6 级。

早在 4 月 30 号下午 6 点半左右，地倾斜讯号灯“1”号（绿）、“2”号（黄）都亮了。5

月1号早上8点50分左右，“1”号（绿）、“2”号（黄）、“3”号（红），三个讯号灯都同时发出讯号，约10分钟之后，连续三个地震就发生了。

另外，在5月3号早上发生一次2级地震前，“1”号（绿）讯号灯也发出了讯号。

但是，工人们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果，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制造了长管式地倾斜仪、杠杆放大式自动记录倾斜仪，力争更准确地实现地震预报。

5月22日22点零5分，在峨山化念发生了一次4.4级地震，通海县木器厂的地倾斜测报器在5月21日中午准确地预报了这次地震。当时的情况是，5月21日中午11点木器厂发现重锤式地倾斜仪垂直点发生偏离，表明大地向西南方向倾斜，可能会发生地震。他们把这个情况向通海县地震办公室报告。5月22日22点零5分果然在西南方（峨山化念）发生了4.4级地震。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周总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报的”论断的正确。木器厂的职工学习了通海县地震工作会议精神之后，也开始试制土仪器，他们制成了自动指示讯号的重锤式地倾斜仪。这种地倾斜仪经过5月22日4.4级地震检测，证明性能良好，反映灵敏，进一步鼓舞了职工摸索地震规律、实现地震预报的胜利信心。

对于5月22日4.4级地震，西城、九街等震前也有不少异常反应：21日西城公社罗吉大队发生狗爬房子、鸭不下水、蜜蜂乱飞现象，石碧大队扩音机、收音机三次中断、塘子起泡沫混、鱼浮于水面、狗爬房子；22日九街公社大河嘴土地电下降，三义大队井水（测量地震专用井）下降10公分、狗不吃食、不回家，大梨大队狗爬房子，九街邮电所土地电东西方向大幅度下降。

木器厂是继农机合作工厂之后群众性地震测报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几次预报了有感地震。烟丝社也报准了一次2.2级微震。

西城公社是后来居上，该公社地震领导小组几次综合汇总分析全公社的地震前兆现象，也准确地预报了地震。西城公社革委会办公室的童永科同志，他虽然没有参加公社地震领导小组，但是，他经常积极主动与搞地震工作的同志配合，在向各大队了解生产情况的时候，同时也搜集地震前兆情况，经常向通海县革委会地震办公室反映，其他下乡抓生产的同志，发现地震前兆情况也能及时向公社管地震的同志反映，整个公社的地震测报工作，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认为：

- 1、每次地下水的下降均发生地震。
- 2、水位大体下降4公寸左右为一个震级。
- 3、近震水发臭，远震（200公里左右）水不发臭。
- 4、从水位开始下降到发震时间大约为一个月。
- 5、多数对应西南方向，普洱一带。

此外，他们利用罗吉大队二队小叶沟里的水进行了26次预报，对应了21次，经分析，他们得出：

- 1、水清或水纯绿不会震。
- 2、棕黄色，有水纹，变化在4天以上，有4级左右近震。
- 3、棕黄色，无水纹，变化在3天以上，有3级以下近震。
- 4、水变黑，无水纹，变化在4天以上，有4—5级近震。
- 5、整沟变黑，变化在5天以上，有5级地震。
- 6、水色变化无常，变化在五天以上，有4—5级远震（200公里外）。

总之，西城公社地震测报室的同志们综合研究各种宏观现象，进一步找出这些现象与地震之间的相联系，从个别的特殊情况的累积中寻求普遍的规律，对突破地震测报“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杨广公社古城大队革委会主任亲自动手搞地震预报，并召开了大队小队地震工作会议，他们在短短的5天内，就安装了“地倾斜测报器”，“土地电”，同时对地下水、动物都展开

了普遍观察，形成了一个地震测报站。九街邮电所天天观测记录，从不间断，积累了资料，多次准备地预报了地震。杨广和高大邮电所，虽因“土地电”反映不灵，未作过预报，但他们坚持了天天观察和记录，也积累了资料。农机厂、木器厂是全县地震预报工作的两个先进典型。菸丝社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精神，制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土仪器”，也为地震预报提供了前兆反映。通海县商业局、税务局等单位也制作出了地震预报的“土仪器”。

杨广公社黄龙大队于 1970 年 7 月安装了光放大地倾仪。他们安装的具体方法和过程是：把吊线陀装在用木制的四方框内。内框 75 公分，垂直线全长 247.5 公分，灯光到垂直线的距离 15 公分，垂直线到光放大读数距离 66 公分，尺子上的基数为 10 公分，四方框起固定的作用，利用正负交流电极，当地壳发生倾斜碰电，电铃响时起到警醒人的作用。设置的指示灯，以便观测，若倾斜那个方向，那个灯就发出指示。根据地震前，岩层发生错动，水位上升下降，若下雨温度下降，天晴温度上升，电极随之上升下降时会发生冲击，促使土地电发生变化，他们的土地电是四个组，每个电极距离 40 公尺，一组是 2 号炭与 1 号铅接通；二组是 2 号炭与铅接通；三组是 1 号炭与铅接通；四组是 2 号炭与铅接通。全部安装好以后，就投入了地震前兆现象的预测预报，他们多次报准了地震。如光放大的地倾斜仪，第一次地倾铃响后隔 10 小时震 2.2 级；第二次地倾铃响后隔 14 小时震 3.1 级；第三次地倾铃响后隔 13 小时震 3.5 级。

7 月 1 日西城公社甸心村的一口井，水位下降一公尺多，张从顺等 3 个同志不顾天黑路滑，冒着大雨赶到现场落实情况，并急速向县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地震办公室即时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为预报 7 月 9 日发生的 4.5 级地震提供了依据。

7 月 9 日这次地震测报的情况是这样的，对 6 月 28、29 两晚，以土洋仪器预测的地震前兆，经过分析，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作出了在两天内有 3.5 级地震的结论，震中可能在峨山、曲江地区，6 月 30 日下午 1 时 22 分果然在曲江发生了一次 3.6 级地震。

紧接着，7 月 2 日以来，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收到了从群众中来的许多地震前兆的反映，如西城公社罗吉大队小鱼沟的塘子水忽然变黑，忽然变浑，忽然变清，连续几天都有变化，土地电上升下降变化也很突出。九街公社大梨大队发现大老鼠抬着小老鼠搬家。四街公社土地电南北向由原 32 微安上升为 72 微安，后又下降为 32 微安。木器社的地倾斜也有异常现象。在省、专区地震办公室的指导下，通海县地震预报小组作出了 24 小时内有 4 级地震的预报，果然，7 月 9 日凌晨 2 点 50 分发生了 4.5 级地震。

10 月 15 日，杨广公社黄龙大队的光放大地倾仪向西倾 4 毫米，隔 19 小时在易门震 4.1 级；16 日倾北 3 毫米，他们预报不会发生 3 级以上的地震，隔 17 小时在华宁震 2.8 级。黄龙大队的土地电变化也很显著，如 10 月 13 日第四组电极从 250 微安下降到 110 微安，14 日上升到 150 微安，接着又降到 120 微安，15 日在易门震 4.1 级。震后第一组从 210 微安上升到 290 微安，第二组从 130 微安上升到 210 微安，第三组从 220 微安下降至 80 微安，第四组从 70 微安上升到 130 微安，后又降至 90 微安，17 日凌晨在华宁震 2.8 级。黄龙大队地震测报小组还加上对动物、井水的变化等作综合分析，曾多次填报较准确，不再一一举例。

在开展群众性地震预测预报活动中，木器社的姚海明、王天明两位同志在该社革委会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搞实验，观测地倾斜、土地电的变化，他们二人轮流值班，白天晚上从不间断。红旗百货社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制造了土仪器，还搞了光放大地倾仪，并坚持了汇报。手管局的公孙厘同志负责抓本系统的地震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全系统都搞出了各种不同的土仪器。

通海一中革委会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由主任挂帅，组织了有教师和学生参加的地震领导小组，他们克服了不少困难，发动广大师生建立起了线路比较复杂、规模较大的土地电。其中，有 8 个方向的，有 4 个方向的，有在水井里面的。其中，八个方向的土地电的安装方法

是：

先埋设中心电极（炭极），然后在它的外围按八个方位（即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西北），取相等的极距，埋设八个电极（铅），微安表的一端接在中心电极上，另一端经分线器（转换开关）可分别与其它八个电极接通，逐个地读取八方向的地电值。为了便于分析和对比资料，在埋设八方向电极时，使各方向的极距相等，埋设深度一致，并埋设在同性质的土壤内。八方向地电是用一个公共表头读数，每次接通一组地电时，由于电极产生极化作用，使电流值很不稳定，可用瞬时读数（即一接通就读数），或待电流稳定后再读数。但不论用那种方法读数，八个方向要用同一种方法。通海一中的师生白天黑夜轮流值班，每小时都作了记录。特别是生化组的陈朝贤老师一方面坚持教学，一方面负责搞地震工作，在她的耐心辅导下，学生们学会了观察和记录，当她生病时，学生们仍然坚持工作。李明同学等在建立土地电时冒着倾盆大雨挖洞，有的同学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坚持在观测室里勤勤恳恳地工作。

通海县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同志在全县地震工作会议上指示：要搞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必须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这项工作是一门科学，而对科学的态度就是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尾声：我们永远的祝福

40年了，当年的通海地震灾区已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地震遗下的废墟已经完全消失，曲江河谷已成为发展“绿色企业”的新天地，秀山古城在现代气息中仍不失自己的古朴的风度，“礼乐名邦”和“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更为她镀上了一层层闪烁的金光，杞麓湖畔依然是闻名全滇的“云烟之乡”、“食品之乡”和“蔬菜之乡”……这一带的风光依然“秀甲南滇”，这一带的美名依然“冠冕南州”，依然吸引着大批作家、诗人、学者、画家、音乐家、美术家、旅客到这里采风、访问和观光。

今天的通海、峨山、曲江，都应该在她们的名字前面加一个“新”字，她们都是涅槃的凤凰，新生的凤凰，在共同走过了一条“光荣的修复之路”后，站立起来了，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通海，从大劫难的痛苦中振作起来，不仅完美地医治了震灾留下的创伤，而且一跃成为一个富有朝气和竞争精神的地方。十多个行业的数百种产品，如民族银饰、布伞、高原牌变压器、拨云锭眼药、豆末糖、黄芥菜等等，行销省内外，有的还打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国际市场。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那样：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里，几乎是一个信息的火星子，就有可能燃烧成一个奇迹。有的新产品，仿佛是在街上遛达，不知不觉间冒出来的。现在的通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通海”，高等级“玉通”、“江通”公路北经玉溪直达昆明，东达贵州、广西两省；“通建”高速公路南接建水，与蒙自、开远、个旧连为一体，再从河口出境。特别是随着国际泛亚铁路“玉蒙线”的建设，通海将成为通向东南亚的滇中商贸物流的重要枢纽。人们看到，古城里“劫后余生”的文庙街、文星街、东西街，依然古风犹存，完美地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布局和建筑风格。而南北大街，则街树如盖，路灯如花，笑声如朝。城北一条宽广笔直的“花园大道”，加快了古镇的呼吸。城东、城西两个新城区迅速崛起，奇迹般地增强着古城的体质，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云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湘女也说：“这些年我常去通海，不仅因为那儿有着几位坦诚的好友，更重要的是，这座在废墟中崛起的新城，总能给人一种昂扬不屈的气概。我想，那是因为有着15621不死的灵魂，永远在激励着它发展、奋进。”

是啊，极不平凡40年过去了，当澜沧、耿马地震、孟连西中缅交界地震、武定地震、丽江地震、新疆地震、台湾花莲地震，让人们震惊的时候；当菲律宾地震、日本中部地震、俄罗斯远东库页岛地震、伊朗地震、土耳其地震、汶川特大地震、印度尼西亚地震的不幸消息不断传来之时，我们不会忘记：

——通海大地震

当“通海大地震”40周年到来之际，通海、峨山、建水人民更不会忘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忘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不会忘记情真意浓的医疗队，不会忘记前来灾区救援和慰问的社会各界朋友，不会忘记那些一分两分钱地寄往灾区的捐助者，也不会忘记那些一直为探索通海地震之谜而献身祖国地震事业的人们……你们已看到或将继续看到，通海、峨山、建水在新世纪的跑道上，正走着一条永恒的振兴之路、探索之路、发展之路、创新之路。

在我和我的朋友皮赢、黄剑峰、蔡传斌、向佑铭、石莉、孙敏、任琴、曾云文、蔡建华等等，一次次从当年的地震灾区走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眼里和梦中，常常出现虚虚实实的幻境。

哟！那是什么？

是烛光？是萤火？是星星？是眼睛？是露珠？温暖、祥和、微微闪动着光亮……

哟！那又是什么？

是聚会？是祭奠？是祝愿？是思考？是展望？肃穆、虔诚，一句句话语，汇成一条宽广、凝重、清亮而流淌着思想和诗意的河流……

我们怀着一颗真诚和善良的心，永远祝福通海，祝福峨山，祝福曲江！

2009-10-8 于通海